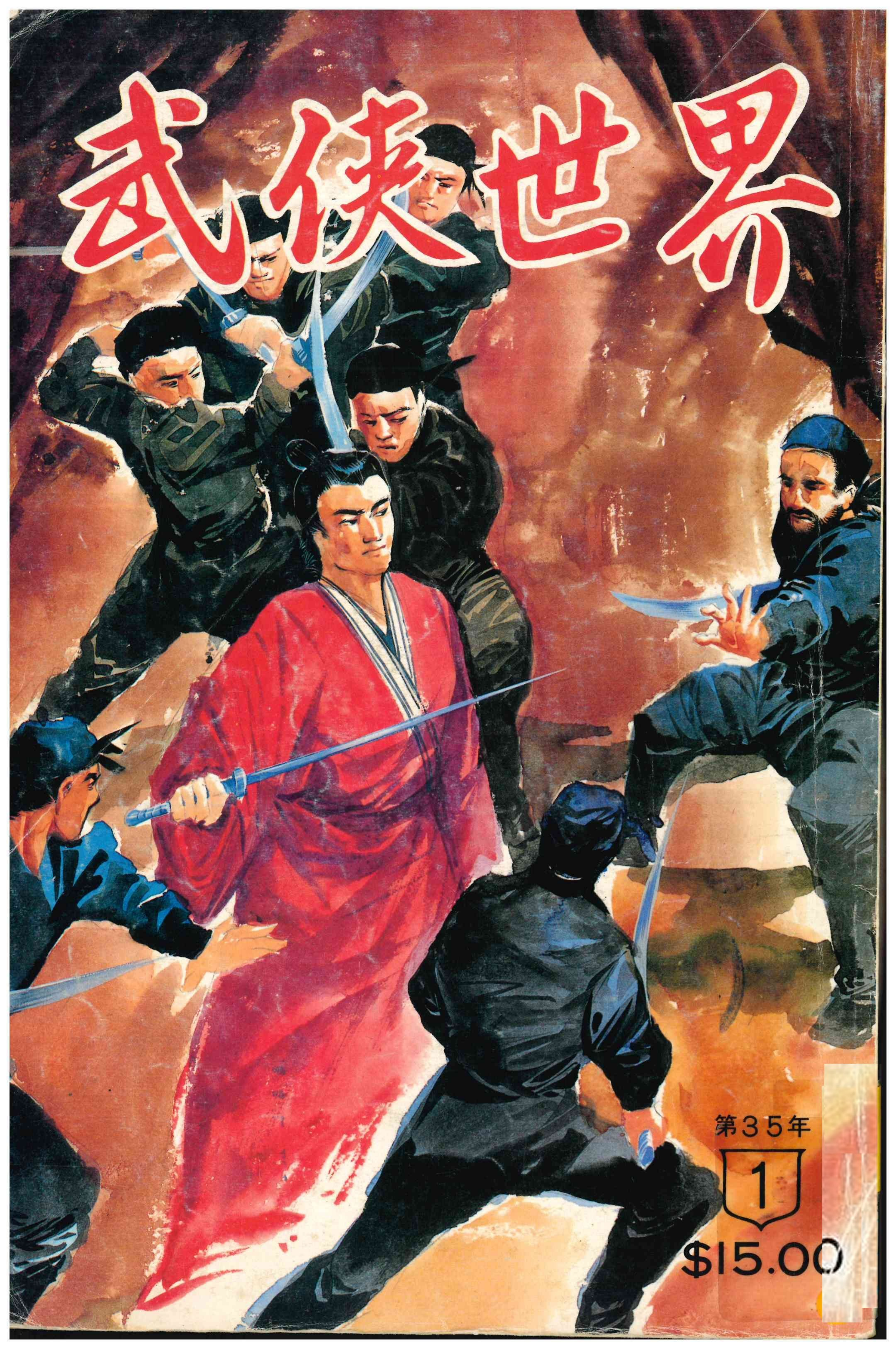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5年
1
$15.00

##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秀先生撰著的「八方風雪會羣雄」。朱棣奪位，廢帝不甘失敗，奪取百萬餉銀作籌備軍費，因而發生了三命二屍案；百萬餉銀不翼而飛……案中有案，「洞庭公子」乃江湖豪傑，爲救師姊上官玉，臨時出任府衙總捕頭之責，結果與白君玉相識，刁鑽、活潑的白君玉乃失去餉銀虎威鏢局局主的姪女，因此乃一路跟踪「洞庭公子」朱天祐。故事有纏綿悱惻的溫馨情節，亦有柳暗花明的大結局，稗官野史生動、有趣，頗堪茶餘飯後欣賞一番，請鑑賞。

* * *

第五十期「丐帮之主」曾有重復段落，此乃我們疏忽，特此向讀者致歉，請多多批評指教。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風流奇俠」。蕭玉寒先生撰寫的故事向以引人入勝稱著，喜歡蕭玉寒先生著作的讀者屆時請留意。

尚有「鐵血男兒」、「一飯之恩」和「雙英戰梟雄」大結局，請拭目以待。狠山夜祭續稿未到暫停。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 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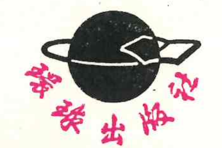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期
(總號175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精選介紹

## 鬼 痕

迷離境界 ⑥ 鬼痕 張宇著

每本HK $ 32

張 宇著

一間茶館的老闆，爲人刻薄，常借故刻扣工人的工資。一個下大雨的黃昏，店裏來了一個客人，工人阿祥殷勤招待，但老闆却看不見那客人，還罵阿祥故弄玄虛，浪費食物，正在此刻，他面上突然被人重重打了個巴掌，之後，面上從此出現一條印痕，這印痕還改變了他的命運。

## 倩女魂

張 宇著

丫鬟小蝶暗戀少爺苗定天。苗老爺將小蝶許配給鄰邨賣豆腐的吳四，小蝶不願，竟吊頸自盡。

廿年後，一個月圓晚上，小蝶之魂附在苗定天身上，不肯離去。家人遍請法師都無法將之驅除。此時，當年要娶小蝶的吳四找到苗家，聲言可驅除附在苗定天身上的倩女魂。




每本HK $ 32

## 火 神




每本HK $ 30

張 宇著

相不相信有火神？

一個在打鐵店當學徒的青年，遇到苛刻的老板要他打造一把削鐵如泥，吹毛立斷的利器才肯給他放假。

怪事在此刻發生了，烈焰竟不能將一塊上好的鐵燒熔，且在學徒鐵牛工作至疲倦欲睡時，焰中竟出現一個美女，從此，接二連三不可思議的怪事接踵而來。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地利店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 八方風雪會羣雄

新派俠情宮幃傳奇故事／石　秀・文
可　飛・圖

## 走馬上任　偵查巨案

茶洞，是位於川、湘、黔三省交滙處的一個小鎮甸。

儘管在行政上是屬於湖南省的永綏縣管轄的，但實際上是一個三不管的地帶，也是一個三方面要管的地區。

這也就是說，有好處的事，湖南省永綏縣固然是當仁不讓，四川的秀山縣，貴州的松桃縣，也會自告奮勇的插上一手，反之，則三方面都裝糊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這，本來就是官場中的通病，不足爲奇。

只是，這麼一來，却苦煞了當地的善良百姓，樂煞了一般爲非作歹之徒。

於是，這個一脚踏三省的小鎮甸，成了犯罪者的天堂，歹徒們的世外桃源。

本來就是處於三省交通孔道而市面頗爲繁華的小鎮甸，也就更加畸型地飛速地發展起來……

＊　＊　＊

四周山色中。一鞭殘照裡。

整個茶洞鎮沉沐在一片靜謐祥和的氣氛中。

一陣敲在青石板街道上很有韻律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不多久，一騎長程健馬止於八方客棧門口，等在門口接客的店小二連忙迎了上去，好像深恐馬上人下馬抵達會摔倒，而特別殷勤地加以扶持，事實上那位馬上人也的確有加以扶持的必要。

因爲，那是一位很年輕，很俊美，也很文弱的書生。

由外表看來，年紀最多不會超過二十四歲。

但是說他是一位難得一見的美男子，那看來未免太誇張，但却絕對稱得上是「中上之姿」，凡是懷春的大姑娘見到了，也必然會忍不住的多看幾眼的。

只是，可能是他的體質本來就是不怎麼樣好，也可能是由於旅途勞頓以及那强勁的朔風，使得他那張清秀的俊臉，顯然有點蒼白。

他穿着也很講究，青緞面白狐皮裡的長袍，外加一件鵝黃色的馬褂，黑緞長褲，足蹬青緞面千層底短靴，派頭別緻，顯然是一位豪門公子。

他的行李倒是很簡單，一隻中型行囊、一隻小型書箱，外加腰間一支古色斑斕的長劍。

對了，文質彬彬，一個斯文的豪門公子，在腰間佩了一支長劍，是當時很流行的風氣。

這位青袍公子在店小二的扶持之下，下馬之後，立即向店小二問道：「聽說這兒的八方客棧是最好的客棧？」

店小二哈腰諂笑道：「是呀，這兒週圍百里之內，絕對找不出第二家像我們這樣的客棧，保證公子爺住在這裡，就像住在自己家裡一樣舒服。」

「很好，有沒有清靜的獨院？」

「有有！剛好還剩下最好的一間獨院……」

「那麼我租下了！」

「是是……」店小二接過韁繩，滿臉堆笑道：「公子爺請隨小的來……」

「慢着！」一個嬌甜而又清脆的語聲接道：「小二哥，我要一間上房。」

那是一位年約雙十年華的黑衣女郎，黑色勁服、黑色披風、黑色小蠻靴、烏光油亮的雙辮辮梢，結着黑緞蝴蝶結，肩頭還插着一支飄着黑色劍穗的長劍。

也由於清一色的黑色，更襯托出她的皮膚顯得更加雪白。

其實，她的皮膚本來就是很雪白。

她的面貌，不算太美，也不醜，應該算是中上之姿。

至於身材，却是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全都恰到好處。

因此，那位正待進入客棧大門的青袍公子和店小二，全都目光爲之一亮，店小二並接着歉笑道：「





姑娘，很抱歉，小店已經客滿了。」

那女郎的俏臉上掠過一絲失望神色，但那美目一轉，向那青袍公子笑問道：「這位公子貴姓大名？」

青袍公子正容笑道：「賤姓朱，草字天祐……」

黑衣女郎笑道：「原來是朱公子，其實你的姓不但不賤，而且貴不可言，因爲當今天下也姓朱呀！」

「姑娘眞會說笑！」朱天祐苦笑道：「小生一介平民，怎能跟當今天子拉上關係呢？」

「至少五百年前是一家啊！」黑衣女郎嬌笑地，拍手指着她自己的鼻子，道：「我，白君玉，白璧無瑕的白，君臨天下的君，金玉滿堂的玉。」

朱天祐脫口讚道：「好名字，人如其名。」

白君玉道：「可惜，你的名字，却有點兒……有點兒……」

朱天祐截口笑道：「我知道，我的名字太俗氣，但這是有原因的，因爲，我自幼體弱多病，家嚴、家慈兩位老人家急得到處求神拜佛，並替我取名天祐，希望老天爺保祐我無災無難，長命百歲！」

白君玉居然輕嘆一聲道：「親恩深如海，可憐天下父母心。」

朱天祐接道：「說來還眞靈，

我今年二十五歲，其間至少經過五次死裡逃生的劫難，却都是有驚無險，到現在我還活得好好的。」

「這叫做人有善緣，天必從之。」白君玉神色一正，道：「朱公子，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朱天祐微微一怔，問道：「白姑娘有何見教？」

白君玉道：「你方才已經聽到了，這八方客棧，已經沒有多餘的房間了。」

朱天祐答道：「是的。」

白君玉道：「可是，你一個人佔了一個獨院。」

朱天祐苦笑無言。

白君玉又道：「一個獨院，通常除了正廳之外，還有左右廂房，少說也有四個以上的房間。」

緊接着，扭頭向一旁的店小二問道：「小二哥，你說是嗎？」

店小二連連點頭答道：「是的，是的。」

白君玉又向朱天祐笑問道：「朱公子，這就是我要和你打個商量，希望你能在獨院中分租一間房間給我。」

朱天祐苦笑訥訥道：「這個……這個……」

白君玉抿嘴笑道：「獨院租金，由我負擔一半，怎麼樣？」

朱天祐急道：「不！不！不是錢的問題。」

白君玉道：「不是錢的問題，那又是甚麼問題？」

朱天祐道：「白……白姑娘，你我素昧平生，如果少男少女共處一個獨院，很……很不方便呢！」

他說完這幾句話後，不但那蒼白的俊臉上憋得一片通紅，在這嚴寒的天裡，居然額上還沁出了汗珠。

白君玉禁不住「格格」的嬌笑起來道：「眞想不到，你朱公子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却還不如一個女兒家的豁達、洒脫，我都不怕，你有甚麼擔心的？」

不等對方答腔，又道：「再說，像你這樣無縛鷄之力的書生，一個人住在一個獨院，也實在太危險，你該聽說過，這茶洞鎭很不平靜啊。」

朱天祐一楞，道：「這個……」

他，不但語不成聲，連臉色也變了。

白君玉又笑道：「不用怕，只要是跟我住在一起，就等於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朱天祐好像下了最大的決心，點點頭道：「好，我讓一個房間給你。」

她的背後忽然傳出一陣邪笑道：「白姑娘，你該看得出來，這位朱公子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

插口的是一位穿着一襲銀狐皮袍、油頭粉臉的年輕人，右頰上有一道刀疤由眼角斜貫整個右臉。

此人年約二十七八年紀，平心而論，如果沒有那一道刀疤，長得却是相當清秀，只是那油頭粉面和那一股子無形邪氣，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白君玉仍然笑嘻嘻地問道：「這位公子貴姓名？」

那年輕人神氣活現道：「在下苗志和，是這茶洞的王子。」

「王子？眞想不到，這茶洞地區還住有一位王爺？」

「不是眞正的王爺，而是這兒的土皇帝。」

「山高皇帝遠，土皇帝比眞正的王爺更有權威。」

苗志和很得意地笑笑道：「正是，正是。」

白君玉笑着問道：「苗公子有何見教？」

「見教不敢，」苗志和含笑說道：「只是認爲，像白姑娘這樣的美人兒，如果住在客棧裡，實在太委屈了，尤其是跟一個陌生的銀樣蠟槍頭的男人住在一起，更是委屈加委屈。」

白君玉道：「看情形，苗公子是有意請我住到你那皇宮中去？」

「不錯，」苗志和含笑接道：「寒家雖然不是眞的皇宮，但我敢保證，絕對比客棧要强上千百倍，而且……」

白君玉截口笑問道：「而且怎麼樣？」

苗志和道：「而且，我是貨眞價實的男子漢，決不是銀樣蠟槍頭。」

＊　＊　＊

「哦……」

白君玉漫應着，臉含媚笑，一雙俏目却在對方身上全身上下溜轉，這情形，使得苗志和有如醍醐灌頂，遍體皆酥。

也可以說，他的靈魂兒早已飛上了九天雲外了。

半晌才邪笑道：「你看，我是不是長得很結實？」

爲了證明他的「結實」，說完之後，突然雙臂一張，全身骨節發出一連串「劈啪」爆響，然後向白君玉擠眉弄眼，好像在說：「怎麼樣？牛皮不是吹的吧？」

白君玉徐徐的走過他身邊，未語先笑道：「不錯，是長得很結實，不過，我要先行試驗一下！」

苗志和飛快的接口道：「行！咱們馬上去寒家。」

「不！就在這兒！」

「這兒？好！妙極了！小二，馬上給我騰出一間上房來。」

「不！不！我說的這兒，就是這兒的這兒……」



白君玉的話雖然是慢吞吞的，但她的行動却快如閃電，話聲才落，她的雙手已搭中了苗志和的雙肩。

像這情形，對苗志和來說，雖然談不上美人兒投懷送抱，但彼此面對面近在眼前，雙方鼻息可聞，也該算是艷福不淺的了。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身受這種「艷福」的苗志和，立即「樂」得變了臉色，整張臉扭曲着，身子也戰抖着，儘管不曾呼痛出聲，但人却已慢慢的蹲了下去。

不！是跪了下去，額上早已滲出豆大的汗珠！

現在的苗志和，即使右面額上沒有那道刀疤，也絕對談不上英俊了。

其實，任誰都明白，當一個人突然之間，被迫而矮了半截，面孔扭曲，齜牙咧嘴之間，再怎麼英俊之人也絕對英俊不起來了。

白君玉若無其事地拍拍手，好像要把對方雙肩上所沾染的脂粉氣拍掉，一面淡淡地一笑道：「苗公子，你一點也不結實，使我非常非常失望。」

只見他直挺挺的跪在那兒，就像一尊塑像似的。

他也沒接腔，只是一張「俊」臉一片鐵青，雙目更是射出無比惡毒的寒芒。

白君玉仍然若無其事，扭頭向朱天祐嬌笑道：「朱公子，你看，就憑這一手，夠不夠保護你的安全？」

朱天祐目注苗志和，雙眉緊皺，聽如未聞的樣子。

白君玉嬌嗔地一頓蓮足，揚聲喝道：「嗨，朱公子！」

朱天祐像是突然被驚醒似的，歉聲道：「抱歉，我正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白君玉嬌笑道：「方才我問你，憑我這一手，夠不夠保護你的安全？」

朱天祐點頭笑道：「夠夠！而且是綽綽有餘。」

一旁的店小二搓手苦笑道：「白……白姑娘，你這亂子可大了。」

經過這一陣子的折騰，太陽已經下山，冬天日短夜長，太陽一下山，也就是黑夜的開始了。

掛在八方客棧門口，那兩旁寫着斗大的字的大燈籠，也已經點着了。

儘管是冬天，街上行人稀少，但目前的鬧劇，却也吸引了二十名以上圍觀的閑人。

那些圍觀的閑人，一個個神情冷漠，而且都是站得遠遠的。

不過，如果是有心人，却也不難從他們冷漠的神色中，覺察到一些只能意會的快意。

僅是這一點，也就不難想見這位以「茶洞王子」相稱的苗志和平日之爲人了。

＊　＊　＊

白君玉嬌笑道：「小二哥，不用怕，即使天塌下來，也有本姑娘頂着。」

苗志和忽然厲聲叱道：「臭婊子，有種你就殺了我！」

白君玉嬌笑如故地道：「你我之間，無冤無仇，我爲甚麼要殺你？」

苗志和道：「既然你我之間無冤無仇，那你爲甚麼要這樣對付我？」

白君玉俏臉一沉，道：「那是因你對我的輕狂聊表薄懲，現在，我嚴重警告你，我雖然不會殺你，但是只要你敢再叫我一聲臭婊子，我一定會在你左頰上加上一道疤痕，你信不信？」

苗志和不敢接腔，也沒敢再罵「臭婊子」。

白君玉却又嫣然一笑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你不愧是一條好漢。」

得了便宜又賣乖，白君玉也不愧是一位妙人了。

苗志和也的確是「一條好漢」，不但沒有再罵「臭婊子」，而且，對於白君玉那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諷刺話，也好像聽而未聞。

一名頗爲精壯的中年人緩步而前，向苗志和笑道：「苗志和，今宵，你算是遇上了尅星了！」

苗志和冷哼一聲道：「你少說風涼話！」

那中年人道：「這不是風涼話，我早就跟你說過，常走夜路總會碰到鬼的時候。」

白君玉插口嬌笑道：「胡捕頭，我不是鬼，是實實在在，正正常常的人。」

那中年人歉笑道：「是我口不擇言，比喻不當，請姑娘多多包涵。」接着，又笑着問道：「白姑娘認識我？」

白君玉嬌笑道：「認識你胡大捕頭不算新聞，如果有人不經介紹，能認出我白君玉，那才是新聞哩。」

胡捕頭笑道：「那也不盡言，至少我也認識你了。」

「那是我自己介紹的，不算，」白君玉笑問道：「對了，胡捕頭，啊……還有宋捕頭、李捕頭，這三不管地區三劍客，都到齊了，難道這兒又發生了甚麼驚天動地的大案子？」

原來，胡捕頭後面又出現了兩位頗爲精明而又精壯的中年漢子。

那較瘦的一個是貴州松花縣的捕頭宋治平，較胖的一個是四川省

秀山縣捕頭李俊，至於那位胡捕頭，却是湖南永綏縣的捕頭胡伯倫。

其實，這三位大捕頭，根本沒有甚麼「三劍客」的稱謂，目前，白君玉之所以這麼說，不過是故意調侃三人而已。

胡伯倫苦笑道：「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子，已經使得三位縣大爺革職留任，咱們三個難兄難弟的家小都押在大牢中，如果再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子，豈不是要了我們的老命嗎？」

白君玉道：「就是那件百萬餉銀被劫的案子？」

「不錯。」

「現在有了綫索？」

「沒有。」

「那麼你們三位連袂來臨，所爲何來？」

「盡人事而聽天命，」胡伯倫苦笑如故地道：「我們三個都有自知之明，憑咱們三塊料子，即使當面碰了那强盜，也是莫可奈何。」

白君玉笑道：「照你這麼說，如果我是那個强盜，是可以高枕無憂了。」

胡伯倫苦笑了一下道：「別開玩笑，白姑娘，對這位苗公子，請賞我個薄面，高抬一下貴手，好嗎？」

一直冷眼旁觀的朱天祐，也附和着道：「對了，白姑娘，得饒人處且饒人，適可而止吧！」

白君玉似笑非笑地道：「看在兩位金面上，我不能不遵命放他一馬，但有條件。」

緊接着，目注胡伯倫，俏臉一正道：「你胡捕頭必須擔保，在我和朱公子住在八方客棧期間，絕對不許前來生事！」

胡伯倫滿面堆笑道：「沒問題……」

白君玉冷笑一聲，道：「其實，你不擔保也沒有關係，誰要是活得不耐煩，可以儘管前來生事。」

話落，揚手凌空向苗志和點了兩下，口中嬌叱道：「快滾！」

也不管對方「滾」了沒有，立即向胡伯倫說聲「失陪」，之後偕朱天祐進入八方客棧的大門內。

* * *

八方客棧，面臨大街，背倚青山，佔地總在畝以上。

但面積雖大，客房並不多，樓上樓下，一共才二十四個房間，只有三個獨院，顯得相當清幽。

一進大門，就是一片花木扶疏的廣大庭院，疏落的臘梅，正傳來沁人肺腑的清香。

如果不是大門口那「八方客棧」的大招牌，不明內情的人，準會認爲這是某一位退休的大員鄉間別墅。

八方客棧的三個獨院，成品字型，建在客棧後面的半山腰上，每一個獨院相距五十丈，週圍林木扶疏，清幽已極。

朱天祐所租的那間獨院，是「品」字形下端右邊的那幢，一共是七個房間，正廳三間，左右廂房各兩個，朱天祐住正廳，白君玉住在右廂房。

* * *

晚飯很豐盛，也很可口，飯後的香茗，更是上佳雋品。

這二位雖是萍水相逢，客居異地的客棧中，却像是一對多年的老友，不！應該說是像一對正在熱戀中的情人。

朱天祐固然是洒脫不羈，白君玉更是口沒遮攔，好像有點熱情似火。

只可惜天公不作美，夜空中已洒下密密麻麻的鵝掌大的雪花。

兩人天南地北的閒聊一陣之後，白君玉忽然起身，推窗吸了一口氣，一口滿含梅花清香的新鮮空氣，並嬌呼一聲道：「好大的雪啊！」

朱天祐一面持鐵鉗往火盆上添加木炭，一面漫應着道：「這叫做天留客，看情形三五天之內，咱們都走不了啦！」

白君玉仍然是面對窗外，也漫聲應道：「你是說由於下雪而走不了？」

「難道不是嗎？」

「對！我想，即使不下雪，你朱公子三五天，甚至十天半月，也未必能走得了。」

「哦！何以見得？」

「官府方面，花半年的工夫仍未查出一點綫索的案子，難道你能馬到功成？」

朱天祐苦笑道：「你把我看成甚麼人了？」

白君玉道：「你究竟是甚麼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朱天祐說道：「白姑娘，你越說越玄了。」

白君玉道：「就算是玄吧，我老實告訴你，你心中所想做的事，如果沒有我的協助，你將難上加難。」

朱天祐道：「你又怎知我心中想做甚麼事呢？」

白君玉嬌笑道：「這可是本姑娘的秘密。」

朱天祐神秘一笑道：「也許我正在想如何設法同你共度良宵。」

白君玉「噗嗤」一聲嬌笑，沒接腔。

朱天祐道：「不相信嗎？」

白君玉道：「相信，像我這樣漂亮的女人，即使坐懷不亂的柳下惠見了，也難免會心動了。」



朱天祐道：「那你爲何發笑？」

白君玉道：「我想起了你方才在大門口時那一副書呆子的模樣。」

「哦……」

「當時，我要你分租一間房給我時，你急得語聲打結，這麼冷的天氣，額頭居然也沁出了汗珠，當時表演得可眞逼眞呀！」

「那是實情，不是表演。」

「現在呢？」

「現在也不是表演。」

「那你是雙重性格的人，一會兒像書呆子，一會兒却又像是個浪子。」

「不是雙重性格，只不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你這位豪邁不讓鬚眉的美麗姑娘在一起，本來拘謹老實的我，也就不老實了。」

白君玉轉過嬌軀，媚笑道：「待會，我倒要好好考驗你一下，夠不夠老實的？」

朱天祐似笑非笑的道：「儘管放心，我決不是銀樣蠟槍頭！」

「但願如此。」白君玉忽然之間岔開話題道：「方才，我刺了這三不管地帶的馬蜂窩，可能會給你惹來麻煩，你怕不怕？」

朱天祐道：「有你這位姜太公在此，我還怕甚麼？」

白君玉俏臉一變，立即穿窗而出，並且回頭嬌笑道：「朱公子關好門窗、房門，不論外面發生了甚麼事情，都有我，不用怕，乖！」

她的話聲未落，四週哨聲此落彼起，一陣人影飛閃，小院中已飄落了高矮不一，包括苗志和在內的九個夜行怪客，將白君玉圍在當中。

朱天祐果然很乖，一瞥之下，臉色一變，立即關好窗戶和房門，並且上了門閂。

苗志和目注白君玉道：「臭婊子，還認識我嗎？」

白君玉一臉嬌笑道：「苗公子，方才我在大門口的警告仍然有效，你何妨再叫一聲臭婊子試試。」

苗志和一怔之下，竟然答不上話來。

他在大門口所受的教訓，還不到一個時辰，再健忘的人，也該記憶猶新。

所以儘管他依仗人多勢衆而來勢洶洶，却不但不敢再叫「臭婊子」，也答不上話來。

苗志和怔立當場，却有人代他出頭，冷笑道：「公子請退過一旁，讓老朽來收拾她吧！」

那是一名年約半百，身材高大，着羊皮袍，手持一根特大鋼桿烟管的漢子。

他那個烟桿子長逾四尺，粗如兒臂，縱然沒有五十斤，總也有四十斤以上。

尤其是他那高大的身材，跟嬌小玲瓏的白君玉一比，簡直眞是令人忍俊不禁。

但事實上却沒有人笑。

不但沒有人笑，還有兩個勁裝漢子在苗志和示意之下，飛身撲向朱天祐的窗門前去。

但他們才撲到窗門前，立即慘呼一聲，雙雙倒地。

當他們二人倒地之前，白君玉曾冷笑着發出二點寒星。

沒有人知道那兩點「寒星」是甚麼暗器，但對它的威力却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那兩個漢子剛剛倒地，白君玉隨即冷笑一聲道：「還有不怕死的儘管再去試試。」

別看她跟朱天祐在一起風情無限，足以迷倒天下男人，但此刻，她的神情以及語聲之冷，却比正在漫天風雪飛舞的雪花與着膚如刺的寒風還要冷上三分。

人，只能死一次！

此景此情之下，誰還敢跟自己的性命過不去哩！

那穿皮袍的半百老漢怔了一下，才冷笑道：「好一個心狠手辣的丫頭！」

「過獎！」白君玉向穿皮袍的老漢冷冷地盯了一眼，然後又向苗志和笑道：「怪不得你敢前來生事，原來找到了有力的助手。」

苗志和冷笑道：「那你最好是束手就擒爲妙。」

那穿皮袍的老漢笑道：「苗公子最懂得惜玉憐香，束手就擒，對你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白君玉笑道：「虧你還是個名震湘西的一代大俠，居然去捧一個乳臭未乾的小雜種的臭腿子。」

一句話刺傷了兩個人。

其中之一當然是被稱爲「小雜種」的苗志和，另一個却是那穿皮袍的老漢。

因此，兩人臉色大變，雙目都射出懾人心魄的光芒。

白君玉又冷笑道：「別裝出那副想吃人的樣子，「不倒翁」翁大元，在湘西固然是响噹噹的角色，但姑奶奶我却還沒將你放在眼中……」

「不倒翁」翁大元就是那個穿皮袍的老漢。

翁大元之所以被稱爲「不倒翁」，並不是由於他年紀較大，而是由於他自出道以來，不曾被人打倒過，又是姓翁的緣故。

事實上，三十歲以前的翁大元，就已經被人尊稱爲「不倒翁」了。

平心而論，翁大元前此並無惡跡，只不過是一個介乎正邪之間的怪人而已，說他是一代大俠也可

以，如果說是一個不辨是非黑白的大混球亦可以。

由於他的不辨是非黑白，那麼，他目前替苗志和撐腰，也就不足為奇了。

翁大元冷笑一聲道：「丫頭，你知不知道，你是最近三十年來，第一個在老夫面前這樣說話的人。」

白君玉漫聲應道：「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是光彩！」

翁大元强忍心頭怒火，沉聲道：「丫頭，你是誰的門下？」

白君玉嬌笑道：「別想套近乎了，我的師門，跟你沒甚淵源。」

「你……你實在夠狂！」

「是不是想教訓教訓我？」

「老夫正有此意。」

翁大元氣極之下，他不管對方有沒有亮兵刃，「呼」的一聲，那根旱烟管，兜頭砸下。

但他的旱烟管挾雷霆萬鈞之勢，兜頭砸下的刹那間，眼前却人影已杳。

如非是他在獨門兵刃已有數十年的造詣，運用之間，已達到收發由心之境，一下子碰在地面上，那才是笑話啦！

當然，他沒有砸在地面上。

而且，他的反應也很夠快速，一擊不中之後，立即收「下砸」為「橫掃」，勁風呼嘯，威勢更是驚人。

但白君玉早已退到丈外，一面點了兩個勁裝漢子的穴道，一面嬌笑道：「沉住氣，兩軍對壘之間，可發不得怒啊！」

連續兩招，不但連對方的衣角都沾不到，而自己這邊又被制住了兩個同伴，此情此景，對翁大元來說，即使白君玉不用言語刺激他，他的臉上也掛不住了。

因此，他像一隻瘋虎，飛身進撲，片刻之間，攻出三十六招。

但很令他遺憾，儘管他的攻勢猶如迅雷閃電，也儘管他的兵刃佔了便宜——以特大鋼桿烟管對對方長劍，但也不過是使得白君玉在這小院落中且戰且退的兜了一圈。

由表面上看來，白君玉是處於下風，被逼而退了一圈。

但當事人翁大元却心中有數，白君玉的後退，却不是由於功力不敵，在他的估計中，白君玉的功力與他是伯仲之間，要想分出勝負，恐非千招以內不可。他也沒有制勝對方的自信。

所以，白君玉之退那一圈，實在是她那刁鑽的本性表演，也可說是借此機會想些甚麼出奇制勝的點子，而決不是功力不敵。

果然，翁大元那三十六招的快攻才告一段落，白君玉已展開了反擊，也將翁大元逼得連連後退，並嬌笑道：「翁老兒、翁大俠，趕快把壓箱底的本領掏出來，否則，你這個『不倒翁』就要倒在本姑奶奶我的面前了！」

翁大元冷笑了一聲道：「作夢！」

也不知是故意還是巧合，這時的翁大元，剛好退到苗志和身邊不足八尺處。

只見白君玉劍法突然一變，「刷刷刷」一連三劍快攻，將翁大元逼退五尺的刹那間，飛身射落苗志和身邊，嬌喝一聲道：「住手！」

話出同時，苗志和的穴道已被制住，劍尖也抵上了他的咽喉。

其實，苗志和也不是省油之燈，其所以先後兩次被白君玉輕而易擧地制住，第一，是由於輕敵大意，目前這一次却是由於激烈的精彩惡鬥吸引而分了神。

當然，白君玉的身手太高明，更是主因。

此情此景之下，翁大元還有選擇的餘地麼？

他，楞了一楞，才冷笑道：「你覺得自己的行動很光彩嗎？」

「別廢話，小雜種我不會殺他，你們由哪兒來，立即滾回那兒去。」

「你說得多輕鬆！」

「你要是不同意也行，我先宰了這小雜種，咱們再決一死戰。」

任何人站在翁大元的立場，都不可能接受這樣的解決辦法。

但不接受，就只好妥協。

翁大元沉思了一下，道：「好，我走！但苗公子也要帶走。」

白君玉笑道：「你要明白，目前，你已沒有談條件的條件了。」

翁大元苦笑道：「那你教我如何回去向他父親交代？」

白君玉道：「那與我不相干！」

翁大元老臉一沉，道：「丫頭，你實在欺人太甚。」

白君玉說道：「欺人太甚，你又能怎麼樣呢？」

翁大元冷笑道：「不怎樣，但老夫要是豁了出去，你也沒有甚麼好處。」

白君玉嬌笑道：「翁大元，你自己先估量一下，有沒有把握能殺死我，即使你自信有把握可以殺我，先賠上苗志和一條命，划得來嗎？」

翁大元輕嘆無語。

白君玉又道：「我相信你是個聰明人，聰明人是不做傻事的，是不是？」

翁大元仍未接腔。

白君玉嬌笑如故道：「而且，我撫心自問，我目前的行為，實在夠不上稱為『欺人太甚』，因為，我不會殺苗志和，也絕對不會虐待他！」



翁大元截口問道：「那你留下他來幹甚麼呢？」

白君玉道：「替一位朋友查證一宗疑案，明天中午，叫他老子前來處理。」

翁大元臉色一變道：「你是六扇門中人？」

「不是，你也不必多問。」白君玉含笑道：「現在，我再補充說明我並非『欺人太甚』的事實，你想想看，你們一共來了九個人，除了留下一個苗志和，兩人死亡，兩人被制之外，還有四個毫髮無損，能完全自由活動的人，剛好一人一個，將兩個活死人和兩具屍體帶回去，你再想想看，我是多麼的厚道，又是多麼的貼體你，怎麼能說我是『欺人太甚』。」

如果說，這些還不能算是欺人太甚，那麼，世間上欺人太甚的事情就不容易找到了。

翁大元連鬍子都被氣得翹了起來，戟指着怒叱道：「丫頭，算你狠！」

白君玉嬌笑道：「天地良心，這實在不算狠，狠的還在後頭呢！」

「好！騎驢看唱本，咱們走着瞧。」

「行，場面話已經交代完了，閣下可以走了，記着，明天中午以前，不許前來打擾。」

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翁大元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但他却不願帶回兩個「活死人」，所以，想將他們被制的穴道解開，却又沒法如願。

白君玉又笑道：「別枉費心機了，如果你能解開他們的穴道，也必然已經知道我的出身來歷了。」

折騰了半天，給弄得灰頭土臉，却還不知道對方的出身來歷，這情形，對翁大元來說，實在是眞夠難堪了。

翁大元還是忍了，只是注目冷哼一聲道：「你這等於廢了他們。」

白君玉道：「不會，一個時辰之後，被制穴道會自行消解。」

* * *

目送翁大元那一行人消失於茫茫黑夜中後，白君玉抖落一身積雪，一把提着苗志和走向窗前，嬌笑道：「朱公子，你好逍遙啊！」

窗門「呀」然而開啟，朱天祐憑窗苦笑道：「我正為你提心吊膽，那還談得上逍遙……」

「這句話還算有點人情味。」

「我本來就很有人情味的，咦，怎麼又將苗公子抓來？」

「才說過一句有人情味的話，這句話又沒人情味啦。」

「此話怎講？」

「我是為了你，才擒住這位苗公子的，難道這小子不是你所需要的人？」

「這個……」

白君玉嬌笑道：「別這個那個的了，快打開大門，你總不能讓我站在外面喝西北風，也不能讓我帶着個活死人穿窗而入吧！」

「是是，是我的不是。」

堂屋的大門打開了，白君玉隨手將苗志和向地下一扔，道：「這小子罪該萬死，平常也舒服慣了，先讓他受點兒活罪也好。」大雪天，天寒地凍的，被制住穴道扔在地上，那種滋味可夠受了。

因此，苗志和抗聲道：「姓白的，妳說過不虐待我的。」

白君玉冷笑道：「這點活罪，不算虐待，也死不了人，且等我跟朱公子說明之後，再決定如何發落。」

接着，却向朱天祐嬌笑道：「朱公子，明人不說暗話，你說，你是不是為了這兒最近所發生的兩宗奇案而來的？」

白君玉所說的兩宗奇案，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第一宗，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百萬兩餉銀被劫的案子。

那是發生在三個月以前的一個晚上，護送的三十名官兵和五十名鏢局人員，全部被殺滅口。

百萬兩餉銀，外加八十條人命，當然是算得上駭人聽聞的大案子，而匪徒們做案的手法，也乾淨俐落得出奇。

儘管劫匪也遺下十三具屍體，却沒有留下一些線索。

因為，那十三具屍體，都是人高馬大的北方人，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出身來歷。

同時，百萬兩餉銀不是一個小數目，出事之後，官府的反應也很迅速，立即封鎖水陸通道，實行地氈式的搜查。

但事情就是那麼不可思議，地氈式的搜查，毫無所獲，封鎖的水陸通道，也毫無發現，那情形，就好像是那百萬兩餉銀，自己長有翅膀，飛離了這個三不管的地區。

第二宗案子，不！其實該說是第一宗才對。

因為那是發生在百萬兩餉銀被劫案前的一個晚上。

那是一宗兩屍三命的姦殺案件，被害者是一對姊妹花，而且還都是具有一身不俗的武功的武林人士，做姊姊的還懷有三個月身孕，所以是兩屍三命。

慘案發生的地點，就在距茶洞約莫半里的山道旁，也就是與百萬兩餉銀被劫的現場同一地點。

兩屍三命，自然也是大案子，但與次夜發生的百萬兩餉銀、八十條人命的案子一比，份量方面，就輕得太多了。

所以本來第一宗大案，就變成了第二宗。

當然，這第二宗慘案，也沒有留下了任何綫索。

也由於連續發生兩宗大案而沒法破案，使得隣近這三不管的地區的三位縣太爺革職留任，三位捕頭的家小押在大牢，作爲限期破案的「抵押品」。

＊　＊　＊

朱天祐含笑反問道：「妳爲何一口氣咬定我是爲了那一宗案子而來的？」

白君玉嫣然一笑道：「別問我爲何能一口咬定，先回答我，我所問的問題，有沒有錯？」

「沒有錯。」

「你是新任湖南省的新總捕頭？」

「也沒有錯。」

「跟兩屍三命案的那兩個女的頗有淵源？」

「不僅是頗有淵源，因爲他們本來就是我的堂妹。」

「跟百萬兩餉銀一案中損失五十條人命的虎威鏢局局主是世交？」

「不錯。」

「所以，於公於私，對於偵破這兩宗大案，你都義不容辭。」

「其實，我根本就是爲了這兩宗大案，才出任這個總捕頭之職位的。」

「這個，我也瞭解，威震三湘的『洞庭公子』，當然不是爲了五斗米而折腰的名利中人。」

說起這位「洞庭公子」，可眞是一位集俠客、浪子於一身的傳奇人物。

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眞實姓名叫朱天祐。

他沒有家，也好像沒有什麼要好的朋友。

在洞庭湖中，他擁有一艘豪華的巨型樓船，所以他自稱號爲「洞庭公子」。

那艘豪華巨型樓船，大概就算是他的一個能移動的家吧！

他的「家」中有些什麼人，沒有人知道，因爲三湘地區中，從來沒有人被邀請去過他的「家」去。

他年輕、俊俏，吃、喝、嫖、賭樣樣都會，也樣樣都齊，出手又大方，好像有用不完的銀子。

因此，在洞庭湖沿岸的各大城市中，都有他的風流韻事，「洞庭公子」的名號也相當響亮，當然也很受歡迎。

但那時候的「洞庭公子」，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或者是一個浪子而已。

如衆所週知，一個出手大方的花花公子或浪子，會受人歡迎，卻並不受人尊敬。

所以，以前的「洞庭公子」，就是一位受人歡迎，却並不受人尊敬的人物。

直到約莫三年之前，他接連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之後，他這個浪子才獲得了受人尊敬爲俠客的身份，而「洞庭公子」的名號，也就不脛而走，不到一個月，不但轟動了三湘地區，也轟動了整個武林。

那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都發生在岳麓山的附近。

第一件是湘、川、黔、桂、粵五省的黑道巨擘三十九人聯手向住在岳麓山邊的「瀟湘劍客」彭玉林尋仇。

由於事出意外，也由於衆寡懸殊，使得業已封刀歸隱的彭玉林力戰身亡，全家七十餘口無一倖免。

也不知是「洞庭公子」朱天祐與彭家有什麼淵源，或者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於無意中獲消息之後，立即兼程馳援。

但不幸的是，還是遲了一步，當他趕到時，彭家已成一片火海了。

悲怒交迸之下，於是他大顯神威，大開殺戒，將那三十九個黑道巨擘盡殲於劍下。

第二件是發生在彭家慘案之後的第三個月。

當時，岳麓山中出現一條千年巨蟒，不時下山吞食人畜，一個月不到，附近居民已被吞掉十八名，尤其是家畜被吞食者不計其數，一時之間，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當地官府祇好發動獵人和民衆，甚至商請當地駐軍協助圍捕。

但由於那千年巨蟒碩大無比，更兼刀劍不入，不但一股圍捕的獵人、兵勇莫可奈何，連一些自告奮勇，參與圍勦的武林高手，不但束手無策，也是莫可奈何，而且，每一次的圍捕行動，都會損兵折將。

一籌莫展，湖南省的布政使，懸賞白銀萬兩，徵求殺蟒勇士，同時也接受幕僚的建議，敦請由於省府的彭案而俠名不脛而走的「洞庭公子」共襄義擧。

結果，「洞庭公子」隻身獨劍，將近半天時間，已將那巨蟒殺死，那一萬兩賞銀，也捐贈給當地受難的民衆。

有着這一段光榮功史的朱天祐，誰說他是爲了五斗米而折腰的名利中人啊！

## 餉銀被劫　涉及復辟

朱天祐笑了笑道：「現在該我問問妳了。」

白君玉嬌笑道：「免啦！我不問你的出身來歷，你也別來問我，我是野女郎，你是浪子，烏鴉棲在煤炭堆，誰也莫嫌誰黑啦！」

朱天祐咧嘴笑道：「野女郎這個名號，是誰給妳取的？」

「跟你那『洞庭公子』一樣，我是自己取的。」

「有意思。」

「也許沒有什麼意思，祇不過由於我有點兒野，算是名副其實而已。」白君玉含笑接道：「現在，我再問你一聲，苗志和這個人，我有沒有抓錯？」

朱天祐道：「妳可以一問再問，却不許我發問？公平嗎？」

「是不公平，但我祇問這一件，其餘的以後再說。」

「好，我可以告訴妳，這個人並沒有抓錯。」

「那麼，人已交給你了，如何處置，你自己看着辦吧！」

「多謝！但我有一句話，必須要問妳的。」

「祇問一句？」

「妳怎麼會知道苗志和是我要抓的人呢？」

白君玉不答反問道：「這問題對你很重要嗎？」

朱天祐含笑說道：「是的，因爲妳不但野，也太神秘，妳對我知道得太多，而我對妳一無所知，在目前情況之下，有這樣的一個人在我身邊，是會使我感到不自在的。」

白君玉嫣然一笑道：「好像很有道理，現在我也回答你一句話，我是趙局主的內姪女。」

「哦……」

白君玉口中的「趙局主」，也就是三個月以前因爲百萬兩餉銀案，在茶洞丟失了五十條人命的虎威鏢局局主趙公明。

朱天祐與趙家是世交，其臨出任湖南省總捕頭，自然是受到趙家的影響，臨行之前，也必然跟趙公明研究討論過案情。

白君玉既然是趙局主的內姪女，那麼，她對朱天祐的瞭解，也就不足爲奇了。

目前的問題，是趙公明既然有這麼一個俏皮、刁鑽、美艷而又身手奇高的內姪女，而且也要到茶洞來，爲什麼不事前知會他一聲？

白君玉又補上一句道：「明白了嗎？」

朱天祐道：「還沒有完全明白。」

「是哪一點不明白？」白君玉一臉似笑非笑的神情。

這也算是朱天祐聰明之處，如果他直接再問一句，白君玉又可能再放刁，因他已說好祇問一句的。

現在，他說半句話，將問題拋向對方，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他劍眉一皺道：「既然妳也要到這兒來，當時，趙伯伯爲什麼不事先知會我一聲？」

白君玉仍然是似笑非笑的笑道：「我姑丈怕我涉險，不許我來……」

「那妳是私自前來的？」

「不錯。」

「簡直是胡鬧。」

「哎喲！好像是一位大哥哥的口脗嘛！對了！從現在起，我叫你朱大哥，好不好？」

她語聲才落，又沉聲喝問道：「外面是誰？」

自己在撒嬌說話之間，還能覺察外面有人來，這一份精明與高明，不由地使得這位從來不輕易讚人的「洞庭公子」，也暗中點點頭讚了一聲。

門外傳來胡伯倫的語聲道：「在下胡伯倫，打擾兩位。」

白君玉打開堂屋大門，迎着對方冷笑道：「胡大捕頭，還記不記得，在客棧大門外所做的承諾？」

胡伯倫滿臉歉笑道：「當然記得，所以，在下特地前來道歉，並解釋其中原因。」

「不是前來替小雜種討情？」

「不是，白姑娘已經給過我一次面子，我應該有自知之明，也應該知足了。」

「那麼，說吧！要解釋一些什麼？」

胡伯倫抖落身上的積雪，想學步進入堂屋，但白君玉雙手叉腰，傲立門口，一點也沒有讓他進來的意思。

此情此景之下，胡伯倫祇好站立在門口，抬手向躺在地上的苗志和一指苦笑道：「這位苗公子之所以前來捋虎鬚，是受了翁大元的慫恿。」

白君玉冷笑道：「他老子不知道？」

胡伯倫道：「事前不知道，現在已經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麼樣？」

「不怎麼樣，他遵照白姑娘的吩咐，決定明天中午前來拜訪。」

白君玉又冷笑道：「照你這麼說，苗天亮這個土皇帝，好像並不怎麼樣霸道啊？」

「白姑娘，那些傳說，並不一定是眞的。」

「是嗎？現在你已解釋清楚，可以走了吧！」

「這個……」

胡伯倫尷尬一笑之間，朱天祐含笑說道：「大妹子，讓他進來吧！」

一聲「大妹子」叫得白君玉眉開眼笑，美目中異彩連閃地道：「遵命。」

接着，又向胡伯倫笑道：「在我朱大哥面前，你這位胡大捕頭，

可要變成小捕頭了。」

胡伯倫微微一怔之間，白君玉已讓開正面，側身擺手做肅客狀，道：「請！」

胡伯倫緩步進入堂屋，向朱天祐拱手行禮道：「見過朱公子。」

白君玉搶先嬌笑說道：「應該說：參見總捕頭。」

朱天祐含笑說道：「胡兄請坐。」

胡伯倫正容說道：「總座面前，那有卑職的座位。」

朱天祐道：「別這麼說，姑且撇開公事不談，咱們過去都是江湖人，所以，最好是不拘俗禮爲妙。」

胡伯倫道：「總座既然這麼吩咐，卑職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朱天祐道：「這才不愧是江湖男兒本色。」

雙方分賓主坐下之後，白君玉也在朱天祐身邊坐了下來，並向胡伯倫笑問道：「胡捕頭！你知不知我朱大哥的來歷？」

胡伯倫苦笑道：「不知道啊！」

白君玉道：「那麼『洞庭公子』這個名號，總該聽說過？」

胡伯倫道：「『洞庭公子』不但名震三湘，也威震武林，在下早已如雷貫耳……」

說到這裡，恍然大悟地啊了一聲，道：「難道總座就是『洞庭公子』？」

白君玉點點頭道：「正是。」

胡伯倫苦笑道：「『洞庭公子』雖然威震武林，卻難得有人知道他的眞姓名，如非姑娘及時示知，在下這一個怠慢上司之罪不可輕恕哩！」

朱天祐含笑說道：「俗語說得好，不知者不罪，這問題，胡兄請莫再提。」

「多謝總座大人大量。」胡伯倫也含笑道：「早已傳說省裡會派大員前來督導，却想不到這位大員，還是一位威震武林大俠哩！」

朱天祐正容說道：「兄弟臨時承接本省總捕頭之職，是在急促之間說定的，所以，省垣致此間三位縣太爺的訓令，也由兄弟親自帶來。」

邊說邊探懷取出三個公文封，遞了過去，道：「另兩封訓令，請胡兄轉交宋、李二兄，分別轉呈貴上。」

「是！」胡伯倫雙手接過三封公文封，展顏笑道：「現在好了，有着總座這樣的高人前來坐鎮，這兩宗拖了三個月的大案子，相信指日可以破了。」

白君玉插口道：「其實，到目前爲止，已經算是偵探了一宗哩！」

胡伯倫目光爲之一亮，道：「啊！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接着，又向朱天祐問道：「總座已經偵破的，是哪一宗？」

朱天祐道：「就是那宗兩屍三命的姦殺案件。」

胡伯倫問道：「兇手是什麼人？」

「苗志和。」

這「苗志和」三個字，就像三根鋼針刺進胡伯倫的耳朵之中，使他身軀一震之後，苦笑道：「這實在是太意外了。」

「是嗎？」朱天祐漫應道：「我想胡兄一定有很多話要問，但現在必須請胡兄忍耐一下，祇等明天中午，苗天亮到達之後，案情就可以大白了。」

接着又苦笑道：「但我瞭解，事實上恐怕今宵咱們都難以安枕了。」

胡伯倫道：「那該不會吧！據卑職所知，苗天亮這人，平常是很識大體的，無論如何，他也不致於大膽與王法對抗。」

「可惜這兒不是講王法的地方。」朱天祐忽然岔開話題，道：「胡兄與宋兄、李兄，是否都住在八方客棧？」

「是的。」

「現在請胡兄將宋、李二兄請來，分住在這裡左右廂房，苗志和就暫時押在堂屋中。」

「是！卑職馬上請他們過來。」

白君玉笑問道：「朱大哥，你將左右廂房都分配給三位捕頭了，我住在那兒？」

朱天祐抬手向右邊的房間一指，道：「妳住那一間，咱們大家提高警覺，但願我的估計不正確，咱們能安安靜靜的渡過這一宵。」

他們能安安靜靜渡過這一宵嗎？

答案是否定的。

* * *

事實上，當胡伯倫將宋治平、李俊兩位捕頭請到，剛剛安頓好，苗天亮的大批人馬，已經將這棟獨院團團的圍住了。

不過，儘管雙方劍拔弩張，暗中殺機四伏，但表面上却還能保持相當的自制。

朱天祐固然是一副處變不驚，泰然自若的姿態，苗天亮也由於自己的兒子在對方手中，投鼠忌器的暫時不敢輕舉妄動。

雙方僵持片刻之後，夜空中傳出了一串蒼勁語聲道：「胡伯倫，這兒是誰做主？」

此人對一縣之捕頭，呼名道姓的，其氣燄之盛，令人側目。

小院內傳出胡伯倫的語聲道：「苗老，這兒是由朱天祐總捕頭作主的。」

原來那語聲帶勁的人，就是這



三不管地區的土皇帝苗天亮。苗天亮對胡伯倫呼名道姓，而胡伯倫却尊之爲「苗老」，地方惡勢力之囂張，好像古今中外，都是一樣。

苗天亮又沉聲說道：「那麼，老夫請朱總捕頭答話。」

胡伯倫道：「朱總捕頭有請苗老入內待茶，但祇限苗老一位。」

苗天亮冷笑一聲，大步走向獨院門前。

此時，地面上已有四五寸的積雪。

雪光反映下，看得很清楚，苗天亮是一個身材高大，顯得不怒而威的老人。

鬚髮斑白，紅光滿臉，雙目精芒四射，也顯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他剛剛走到獨院，大門已「呀」然而啟，蕭灑飄逸的朱天祐，當門而立，抱拳長揖，含笑說道：「苗老別來無恙？」

連朱天祐也尊苗天亮爲「苗老」，這實在是令人驚詫之事，連他身邊的白君玉、胡伯倫兩人，也爲之現出一片困惑神情。

不但白君玉、胡伯倫兩人困惑不解，連苗天亮本人也當場爲之一愕，道：「你認識我？」

朱天祐笑容可掬，道：「是的，而且苗老還是我的救命恩人。」

兒子是兩屍三命姦殺案的主犯，而老子却是總捕頭的救命恩人，這以後的戲，可有得看了。

也怪不得當晚時分，朱天祐在客棧大門口見到苗志和時，曾經雙眉微鎖，對白君玉問他的話，聽如未聞的樣子。

苗天亮又是一愕道：「可是，老夫實在想不起來，曾在何時何地，救過像閣下你這樣的一位貴人？」

朱天祐道：「這兒非談話之所，且請入內待茶，再作詳談。」

進入正廳堂屋，分賓主坐下之後，苗天亮精目橫掃，並沉聲問道：「我的兒子呢？」

別的不問，先問自己的兒子，父子骨肉連心，這也是人之常情。

當然，此刻的苗志和，不在堂屋，而早已移到另一房間中。

朱天祐含笑說道：「到目前爲止，令郎是仍然毫髮無損。」

苗天亮道：「老夫先要見見他。」

朱天祐道：「話說明白之後，自然會讓苗老見到令郎。」

苗天亮道：「好，說吧！我兒子犯的是什麼罪？」

朱天祐神色一正道：「令郎是三個月前，兩屍三命姦殺案的主犯。」

苗天亮驚得幾乎跳了起來，沉聲問道：「可有證據？」

朱天祐道：「當然有，像這種血案，豈可無憑無據，亂入人罪。」

「好！拿來！」

「請看。」

朱天祐亮出一塊約莫三指寬四寸長，上面刻有龍鳳花紋的綠玉珮，注目問道：「這是不是佩在令郎身邊的東西？」

「不錯。」

「這算不算證據？」

「不算。」

「爲何不算？」

「我兒子人在你手中，他身上的東西在你手中，不足爲奇。」

「說得有理，這好像有點兒故入人罪。」

苗天亮冷冷的笑道：「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朱天祐仍然是笑容可掬地道：「但我還有人證。」

「好，叫他出來。」

「現在沒有，必須明天中午才能夠到達。」

「那是什麼人？」

「那人是獵戶，也是你的佃戶，就住在姦殺案現場約莫箭遠之外。」

苗天亮一怔道：「你說的是苗子碩？」

「不錯。」朱天祐含笑說道：「那是你苗家的人，總不能說我故入人罪吧！」

「爲何要到明天中午才來？」

「因爲，當他說明眞相之後，爲防萬一，我已將他送往一個安全的地方。」

「是他向你主動告密？」

「不是，是我查到他身上去的。」

「那麼，你到這兒已經很久了？」

「也不算太久，到今天才十四天。」

苗天亮沉思着問道：「苗子碩跟你怎麼樣說？」

「說來也該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吧！」朱天祐輕嘆了一聲，道：「當我經過多日的明查暗訪，毫無綫索可尋之後，終於想到了現場附近的人家，而苗子碩却是離現場最近的一戶。

「起初，他一口拒絕，什麼也不知道。經過我一再曉以大義，並保證他的安全之後，才將眞相說出。

「他說，當時天黑不久，他由山中打獵回來，剛好看到這慘案的尾聲！」

苗天亮冷笑道：「有點不對吧！」

朱天祐笑問道：「哪兒不對？」

苗天亮道：「假設你是兇手，

當你察覺自己的秘密被人發現之後，你不會一不做二不休地殺人滅口？」

「好像很有道理。」朱天祐含笑接道：「如果當時的苗子碩換上你苗老，你會貿然走近去送死嗎？」

苗天亮沒有接腔。

「在那種情況之下，除非是自信武功足以當場擒兇，否則，祇要微有點頭腦的人，都會明哲保身，遠遠地隱身，靜待兇手離去。」

苗天亮仍然沒有吭聲。

事實上，當時的苗子碩，就是這麼說的，他一直等到兩個兇手離去之後，才繞道回家去。

苗天亮注目地問道：「你是說兩個兇手嗎？」

朱天祐道：「是的……」

「另一個兇手又是誰？」

「是你手下的大將黑虎。」

「好，繼續說。」

「當苗子碩繞道回家時，就在現場約莫三丈之外，撿到這塊玉珮。」

苗天亮道：「苗子碩也知道這玉珮是我兒子身上的？」

「不錯。」

「我兒子身上的東西，怎會在現場三丈之外。」

朱天祐道：「這一點，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當令郎施暴時，被對方抓下來扔出去的，事後，由於令郎臉上的創傷也不太輕，並且急於離開現場，也就想不到那塊玉珮了。」

苗天亮忽然頓足嘆道：「這該死的小畜牲！」

朱天祐正容說道：「苗老還有什麼懷疑？及其他問題？」

苗天亮答非所問，恨聲道：「這小畜牲，他瞞得我好苦。」

朱天祐訝問道：「苗老對這件事情居然一點也不知道？」

「事實如此。」

「那麼，他那臉上的傷痕，是如何向你解釋的？」

「他說是追一頭豹子時，不小心被樹枝劃破的。」

「你居然也會相信？」

「我根本沒有想到他會幹下這種壞事的。」

「但樹枝劃破傷與刀劍傷是有分別的，你這個老江湖，應該看得出來。」

苗天亮苦笑一聲輕嘆道：「當時，他已上了藥，包紮好了，自然是看不到。」

朱天祐也輕輕一嘆道：「現在，大錯已成，我就是想週全也週全不了。」

苗天亮目光一亮，道：「你眞的有意週全？」

朱天祐正容說道：「大多數的執法者，都會盡可能替犯人減罪、開脫，除非這個犯人罪大惡極，案重如山，那才愛莫能助。」

接着又苦笑道：「很不幸，令郎的情形，剛好使我愛莫能助。」

苗天亮精目橫掃，壓低語聲說道：「朱總捕頭，這兒都是你自己的人，我想跟你打個商量，怎麼樣？」

「噢……」

「有道是，公門之中好修行……」

「這道理，我懂得。」

「那麼，祇要你能放過我兒子一馬，任何條件我都接受。」

朱天祐神色一正道：「如果我能放過令郎一馬，絕對不談任何條件，還記不記得剛才進門時，我曾經說過，你曾經是我的救命恩人？」

苗天亮目光爲之一亮，道：「不是你再提起，我差點忘記了。」

朱天祐沉思未語。

苗天亮又笑問道：「那究竟是何時何地所發生的事？怎麼我一直想不起來？」

朱天祐苦笑了一下道：「約莫是十年以前，在雪峯山中，你曾經由虎口中救下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還記得嗎？」

苗天亮抬手拍拍自己的額角，「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那天正好也下着很大的雪。」

「正是。」原來朱天祐也是湘西地區土生土長的人。

也由於他是湘西地區土生土長的人，自然精於附近地區的方言，因而他目前負責承辦茶洞地區的兩大疑案，能駕輕就熟，事半功倍之效也。

* * *

當他十四歲那年的冬天，在雪峯山中被一頭餓瘋了的老虎躡上，在生死一髮之間，剛好被正在行獵的苗天亮一箭射中那老虎的右眼，及時將朱天祐由虎口中救了出來，事後，朱天祐由苗天亮的隨員中獲悉救他的人是茶洞地區的土皇帝苗天亮。

從那時起，苗天亮的影子，在他的腦子裡生了根。

從那時起，他暗中立下了報恩、揚名的宏願。

從那時起，他開始闖蕩江湖，到處訪求名師，勤練絕藝。

光陰似流水般的過去，一晃就是十年了。

皇天不負有心人。

他這十年的光陰並未白費，儘管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來歷，但事實上，他已練了一身傲視當代的武功，也闖出了威震江湖的「洞庭公子」的名號。

現在，他以力量報恩了。

而目前，也正是他報恩的機會。



但不幸的是，目前這情況，是任何想報恩的人所不願碰上的，也極難處理的。

朱天祐也當然不能例外。

所以，他說過「正是」之後，仍然是一臉苦笑。

苗天亮好像已經忘記了目前的煩惱，拈鬚微笑道：「眞想不到，十年前的毛頭小伙子，今天居然是湖南全省的總捕頭。」

白君玉嬌笑插口道：「總捕頭算不了什麼，威震江湖的『洞庭公子』的名號，才是眞的神氣啦！」

苗天亮目光也就爲之一亮，「哦」了一聲道：「原來朱老弟就是新近崛起，威震江湖的『洞庭公子』！眞是失敬得很。」

朱天祐仍然是不自然的笑道：「那是江湖上的朋友抬愛，苗老請莫見笑。」

也由於朱天祐的「放不開」，使得才暫時忘了目前煩惱的苗天亮，又回到現實中來。

祇見他，突然神色一黯，長嘆一聲，道：「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如果不告訴我這些，不是可以放開手腳，公事公辦嗎？」

朱天祐正容道：「告訴了你之後，我還是公事公辦。」

苗天亮冷笑道：「你不打算報恩？」

「恩也要報。」朱天祐侃侃而說道：「俗語說得好，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以報，何況我所受的，還是救命之恩。」

「救命之恩，功同再造。」

「是的，如果不是你十年之前救過了我，我早已葬身入虎口，又那會有今天，像這樣的再造之恩，如果不報，那我還能夠算人嗎？」

苗天亮又冷冷的說道：「如向你求情都不接受，那你這個恩，又打算如何報法呢？」

朱天祐道：「在不背天理，不違王法，不悖人情的原則之下，我想是有法子可以兩全其美的。」

苗天亮沉思了一下，才冷哼一聲，道：「別拐彎抹角，直截了當說吧。」

朱天祐道：「好，我的意思是令郎必須依法嚴懲，我也知道，苗老只有這麼一個獨子，又沒有孫子，這是一個難題……」

「難道你打算做我的義子？」

「我正是有這個意思，或者以後由我所生的第一個兒子承繼苗家的香火也行。」

苗天亮冷笑道：「你眞是仁至義盡，天理、王法、人情，面面俱到，公事有了交代，自己也報了恩，還可以繼承我苗家的財產……」

朱天祐臉色一變，道：「苗老，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刺傷你的自尊了。」

「我不在乎這點刺傷，我問心無愧，也自信此心可表天日。」

「好像很有點兒慷慨激昂的味道。」

對於對方的冷嘲熱諷，朱天祐好像一點也不在乎，仍然是侃侃而說道：「我要補充說明的是，我祇管分出一個兒子繼承苗家香燈，却又不接受一文錢的財產，所有苗家的財產……你可以在生前捐做慈善事業，或者捐獻給官府都可以。」

苗天亮截口冷笑道：「朱大俠，朱總捕頭，別替我瞎操心了，我的兒子一定會好好的活下去，活到一百歲，你信不信？」

朱天祐臉色微微一變，說道：「打算抗命？」

「抗命，笑話！」苗天亮沉聲說道：「在這兒，老夫就是王法，也就是天理，誰夠資格命令我？我又去抗誰的命令？」

朱天祐正容道：「苗老，你要是一意孤行，吃虧的一定是你。」

苗天亮又是一聲冷笑，說道：「老夫已經是一意孤行了大半輩子，從來沒有吃過虧，也決不相信，你這毛頭小伙子能夠有資格給我虧吃的。」

朱天祐沉思不語。

苗天亮又道：「當然，老夫也不是不通情達理的人，祇要你能好好的送給我兒子，除了以往的事一筆勾銷，兩不相欠之外，老夫還會感激你一輩子。」

朱天祐苦笑道：「如果我能這樣做，也就不必費那麼多的唇舌了。」

「這是說，咱們之間，已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好像是的。」

「很好，」苗天亮臉色一沉，道：「既然談不攏，那祇好以武力解決……」

朱天祐也沉聲喝道：「苗老，請冷靜一點吧！」

「老夫一直都很冷靜，」苗天亮冷冷地道：「朱天祐，聽着，現在，咱們各憑眞本事，搏一個強存弱亡，同時，老夫爲了避免持恩要挾之嫌，也爲了免除你面對恩人放不開手腳，老夫鄭重聲明，過去的一切，都一筆勾銷了……」

朱天祐苦笑道：「事實就是事實，不是一句話就可以勾銷。」

苗天亮道：「還有，當年老夫救你是無意的，是湊巧，也算是你命不該絕，老夫也早就忘了，所以，你大可不必耿耿於懷，現在，別再婆婆媽媽的了，小子起來，咱們就放手一搏可也。」

說罷，虎地站了起來。

朱天祐祇好站起來苦笑道：「這兒地方太窄，不便施展，咱們到外面去……」

接着，又扭頭向白君玉道：「大妹子，煩請看住苗志和。」

白君玉笑道：「放心，他跑不了的。」

外面的小院，約莫十丈方圓，雖然還是不夠寬敞，却已勉强夠這兩位高手活動的了。

朱天祐右手持劍，左手揑訣，做了一個起手式，並含笑說道：「苗老，請！」

苗天亮使的也是劍，他可一點也不客氣，一聲「接招」，手中長劍已「刷刷刷」地一連攻出了十三劍。

朱天祐也不含糊，從容地揮動手中長劍，不！都不算揮動，嚴格說來，就像一個完全不懂用劍的人拿着長劍在胡亂地比劃着，既不像攻，也不像守，好像很從容，也好像有點兒手忙脚亂。

但事實上，他這種看似不成劍法的劍法，却是每一招都將對方攻勢恰到好處地封了回去。

所以，儘管朱天祐不過是小試牛刀，却使得苗天亮心中暗暗驚心。

苗天亮號稱「茶洞王」，屹立在這三不管地區近三十年，決非倖致。

實際上，他那套七十二式的風雷劍法，也確已進入爐火純青之境，使將起來，那份快、狠、準，都沒話說。

但目前，他的又快、又狠、又準的劍法好像是走了樣似的，接連十三式快攻，竟然連對方的衣袂都不曾碰上。

這情形，又怎能不叫他暗暗驚心。

但驚心歸驚心，他的風雷劍法還是滔滔不絕的使出。同時，也隱隱地傳出愈來愈激烈的風雷之聲。

朱天祐仍然是漫無章法地在比劃着，並朗聲說道：「下雪天還會打雷，眞夠意思……」

苗天亮厲聲叱道：「小輩，爲何祇守不攻？」

朱天祐苦笑道：「苗老，你這是趕鴨子上架，我可沒反擊的理由呀！」

苗天亮冷笑道：「那你就乖乖地領死吧！」話落，突然劍化千鋒，幻成一片晶幕向朱天祐兜頭罩落，並爆出三聲巨響。

這是風雷劍法中的最後三招，也是最精采的連環三絕招，名爲「雷電三式」。

苗天亮自出道以來，使出這三絕招的機會，連這一次在內，一共才十八次。

在以往的十七次中，他的對手都死在他的劍下，而且都死得很慘。

所以，這「雷電三式」，等於是苗天亮的看家本領，不是功力特別强的對手，決不會施展出來對付。

無可懷疑，以往死在這連環三絕招之下的十七位高手，也都是響噹噹的角色。

但這一次，竟然大出他意料之外，却失效了。

當他滿懷信心地使出這三絕招之後，朱天祐居然毫髮無損地卓立當場，而且，氣定神閑，笑容可掬的抱劍長揖道：「多謝苗老賜招！」

這是朱天祐厚道之處。

如果換上一個稍欠厚道之人，很可能會說出略含譏諷意味的「多謝苗老手下留情」的話來了。

但事實上，儘管朱天祐厚道，苗天亮的老臉却仍然大大地掛不住，而爲之一陣青一陣白，默然不語。

朱天祐臉色一正，以非常誠懇的語氣說道：「苗老，武力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咱們還是平心靜氣地，再坐下來談吧！」

* * *

室內的白君玉忽然發出一聲驚呼：「朱大哥，苗志和失踪了。」

苗志和失踪了，而且還失踪得非常神秘。

苗志和本來是安置在正廳的堂屋內的，於苗天亮進入堂屋之前，才移置於朱天祐自己的房間內。

當時朱天祐還特別對白君玉交代過。「大妹子，小心看好苗志和。」

而白君玉也曾很自信地說道：「放心，他跑不了。」

當時，白君玉也曾打開房察看過。苗志和還是好好地呆在房間中，門窗也關得好好的。

但現在，苗志和居然神秘地失踪了。

門窗也還是關得好好的，室內也毫無異狀，而在門外的白君玉也沒聽到可疑的聲音。

也許由於方才外面那一場精采的惡鬥，使得白君玉分了神而影響她的聽覺，但以白君玉的功力之高，這情形也好像不太可能。

但事實上，苗志和是那麼的神秘失踪了。

偌大的一個大男人，竟然是突然之間，在空氣中消失了似的。

這一意外的變化，使得朱天祐瞪目結舌，也使得苗天亮暴跳如雷地怒叱道：「朱天祐，你好卑鄙，好陰險！」

朱天祐並沒有生氣，祇是一臉苦笑道：「苗老認爲是我玩的花樣嗎？」

「不是你，難道是我嗎？」

「此時此地，苗老認爲我有玩花樣的必要嗎？」



「你自己心中明白。」

白君玉插口說道：「苗老，可以讓我說幾句話嗎？」

苗天亮冷然的道：「你們是一個鼻孔出氣的同黨，說不說都是一樣。」

「不一樣，而且絕對不一樣！」

「噢……」

「由於你對我不會有過救命之恩，我毋須顧忌，也毋須禮讓。」

「這麼說來，妳的朱大哥，好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事實如此。」

「那麼，由妳說吧！妳可以暢所欲言。」

「多謝苗老！」白君玉嬌笑道：「如果我『暢所欲言』時有什麼冒犯之處，尚請多多包涵。」

苗天亮道：「祇要有理由，老夫不會介意的。」

白君玉笑問道：「苗老，以方才那一戰來說，如果你不是我朱大哥的救命恩人，那會是怎麼樣的結果呢？」

苗天亮默然無語。

白君玉又說道：「所以，我朱大哥沒有在你面前玩什麼花樣的必要，再說，令郎苗志和是重大嫌疑的犯人，朱大哥身爲執法人員，當然拘捕他，更沒有理由玩什麼花樣的。」

苗天亮默然點頭。

白君玉道：「苗老沒有反駁，這表示我說的話是頗有道理？」

苗天亮「唔」了一聲，沒否認，也沒有承認。

白君玉又道：「所以，眞要有人玩什麼花樣的話，以你苗老的嫌疑最大。」

苗天亮冷笑道：「好，說出妳的理由。」

白君玉道：「第一，這個莊院外圍，都是你苗老帶來的人。」

「妳見過我手下進來過嗎？」

「沒見過。」

「那不是廢話？」

「不是廢話，因爲……這是第二，這兒是茶洞的八方客棧，而你苗老是茶洞之王，對這兒的一切都會瞭如指掌……」

「瞭如指掌又如何？」

「這個嘛……」白君玉意味深長地一笑道：「我認爲，這獨院中可能另有秘密通道。」

這眞是一語提醒夢中人。

朱天祐、苗天亮兩人都同意白君玉的見解。

經過他們三人合力仔細搜查之後，終於發現朱天祐房間的雕花大床後，有一道暗門。

那暗門與雕花牆壁顏色一致，加上蚊帳遮蓋，故不易被人發現。

暗門外的一條約莫二十丈長的地道，一直通達客棧圍牆外的排水溝中。

而且，那劫走苗志和的人，也好像料定他們終於會發現這一條秘密通道，而在出口處留下一紙便箋。

便箋的字跡很秀麗，顯然是出於女人的手筆。

而便箋上的語氣也很托大，是命令式的。

字付「洞庭公子」朱天祐，明夜三更正，獨自前往鎮北山神廟聽訓，附帶通知苗老兒，不許暗中前往窺伺，否則，最吃虧的是他的兒子。

便箋沒有署名，也沒有什麼表記。

這便箋的語氣固然大得驚人，而其所具有的輕功，也同樣的驚人。

因爲，此刻的地面上，已有深達六、七吋的積雪，那人帶着一個苗志和，居然沒有在雪地上留下一絲痕跡。

* * *

這情形，已經證明了朱天祐、苗天亮雙方都沒有玩花樣。

因此，他們雙方的爭執，也就不了了之。

但苗天亮却將一口無法發洩的怨氣，轉向客棧的主人。

同時，朱天祐也很自然地站在苗天亮的一邊。

八方客棧的主人複姓東方單名一個正字，是一個五短身材，屬於短小精幹型的中年人。

當東方正被苗天亮派人叫到獨院中來，厲聲質問爲何這獨院中有秘密通道時，東方正顯得誠惶誠恐地說道：「苗老，這情形，小的也是現在才知道的。」

苗天亮冷笑道：「如果你是我，你會相信嗎？」

東方正道：「苗老說的固然是理，小的身爲客棧主人老闆，說不知道客棧中有秘密通道，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但小的說的是實情，苗老也知道，小的接手經營這八方客棧，才不過一年多一點，而這秘密通道，却顯然不是最近一、兩年內所開闢的，關於這一點，苗老、朱公子、白姑娘都可以看得出來，足以證明，小的說不知情，決非信口胡言。」

他說的也的確有道理，使得苗天亮一時之間，也找不出反駁的理由來。

朱天祐却向苗天亮問道：「苗老，以前那位客棧主人是什麼人？」

苗天亮苦笑道：「是個外地人，早已走了。」

白君玉插口說道：「這兒過去顯然是黑店，難道以往苗老沒有聽到過一點兒風聲？」

苗天亮苦笑無言。

朱天祐笑道：「大妹子，妳好像還是太嫩了一點。」

白君玉道：「是我問錯了？」

「沒問錯……」

「那麼……」

「祇是不該問。」

「爲什麼？」

朱天祐侃侃地道：「妳想想看，這秘密通道的出口，在深山林密的後山，再遠一點，又有一道人跡罕到的千仞絕澗，如果這兒是黑店，做案之後要毀屍滅跡，實在是太方便了。別說是身爲『茶洞王』的苗老難以知道，即使是土地公恐怕也察覺不到。」

白君玉仍然不服氣的道：「難道沒有苦主請求官府偵查？」

朱天祐道：「經過這兒的都是萍踪不定的異鄉人，苦主又不知道他是那兒出事的，能向那一個官府去告發？」

白君玉嬌哼一聲，道：「我不跟你抬槓，我說的是道理。」

苗天亮却向朱天祐苦笑道：「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朱天祐也苦笑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且等明宵見過那人之後再說吧！」

苗天亮頹然一嘆道：「看來祇有暫時如此的了……」

這位不可一世的「茶洞王」，好像突然之間蒼老了十歲。

＊　＊　＊

還是下雪天。

今宵的雪花兒比昨宵的還大，眞密，北風也比昨宵更勁、更狂，也更冷冽。

大地已成一片銀白，地面至少已積雪三尺以上。

所以，儘管是三更半夜，但在地面積雪反映之下，視綫還是相當清晰。

風雪中，朱天祐輕捷地飄落山神廟的滴水簷前，朗聲說道：「我來了。」

這座山神廟，顯然是由於年久失修而呈半廢棄狀態，連兩扇大門都不見了。

黑黝黝的大門內，有一位幽靈似的白衣人當門而立，並嬌笑道：「朱公子好守時。」

那幽靈似的白衣人邊說邊緩步走向門口。

那是一位花信已過，却絕對沒超過三十歲的美艷少婦人。

論姿色，她可能祇夠七分，但由於她的那天賦的特殊媚勁，加上那濃得頗爲適度的化粧，却予人以十分美艷的感覺。

她的身材也是恰到好處，仍然具有少女美妙的綫條，却比少女更具有一股成熟美。總而言之一句話，這是一個對所有男人都具有强烈誘惑力的天生尤物。

還有，像目前這等冰天雪地的天氣，她居然穿着一襲絲質白色的羅衫而了無寒意，不但了無寒意，而且由於强風的吹拂，更使她那美妙的胴體若隱若現地，顯得格外撩人遐思。

朱天祐一雙星目很放肆地在對方的週身上下掃視着，一面笑道：「佳人有約，理當準時報到。」

白衣少婦笑着，就地以舞蹈姿勢轉了一圈，道：「你看我還算過得去嗎？」

朱天祐道：「妳是很過得去，但對我這個臭男人來說，妳這樣子却使我非常之過不去。」

「過不去又怎麼樣？」

「妳敢讓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嗎？」

白衣少婦「格格」媚笑道：「想到就說，單刀直入，你，不愧是名震三湘的浪子。」

朱天祐道：「這也算是盛名之下無虛士。」

白衣少婦退後五尺，也就是退到大門門檻之內，美目流盼，抿唇低笑道：「在這廢棄的山神廟中約見你這位總捕頭，實在不成敬意。」

朱天祐緩步踱向屋簷下，一面抖落身上的積雪，一面笑道：「反正我是來聽訓，不是赴宴，什麼場所，都無所謂。」

「你認爲我那張便條的語氣太過托大嗎？」

「難道妳自己不覺得嗎？」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我正想請教。」

白衣少婦仍然是一臉的媚笑，道：「我叫上官玉，是當今天子寵妃兼貼身侍衛，兼查辦百萬餉銀被劫案的欽差大臣。」

朱天祐披唇一哂，道：「失敬。」

「你好像不相信？」

「是不相信。」

「爲何不信？」

「因爲我沒有聽說過。」

上官玉笑道：「你不過是一名省級的總捕頭，怎會知道朝廷大事？」

她一頓話鋒，又道：「何況，這還是最機密的軍國大事，即使是朝廷大臣和封疆大吏都不知道。」

說完，她探懷取出一幅黃綾，嬌笑道：「這是聖旨，但現在，咱們都是江湖人的身份，可以不必跪接。」

那的確是聖旨，而且是永樂皇帝朱棣的御筆。

「茲派上官玉爲查辦百萬餉銀案特命爲全權欽差大臣，文武百官、江湖豪傑，一體稟遵，接受節制，欽此。」



朱天祐剛飄落山神廟前，從內走出一個少婦……

黃綾上，不但蓋有「受命於天，仙壽永昌」的傳國玉印，還加蓋上了朱棣的小印章。

朱天祐目光一掃之下，皺眉不語。

上官玉將聖旨揣入懷中，笑問道：「還不相信？」

朱天祐道：「已經相信了，但還有疑問。」

「好，問吧！」

「百萬餉銀被劫，固然是一宗大案子，但却還不致於嚴重到要當今皇上親自過問的程度，妳說是嗎？」

「有道理！如果還有什麼疑問，請一併問出來，然後我再一一解答。」

「很好，妳貴爲當今皇上寵妃，爲何沒有保護人員？」

「繼續問下去。」

「妳暗中劫走苗志和，原因何在？並爲何會知道，我所住的獨院中有暗道？」

「還有嗎？」

「暫時到此爲止吧。」

上官玉笑道：「你提出的疑問，表面上是三個，其實祇是一個問題，現在，請聽我做一個綜合性的解釋。」

她一頓話鋒，接着却反問道：「朱公子，你到這裡來，已暗中活動了半個月了，除了已偵破兩屍三命的姦殺案之外，對那百萬餉銀劫案，已獲得多少綫索？」

朱天祐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什麼顯著的綫索，但我斷定與苗老父子必有牽連。」

上官玉道：「眞是智者所見相同，明乎此，那麼，我暗中劫走苗志和的理由，也就明顯了，那就是免得你在苗老兒面前左右爲難，也預防他們父子倆有串謀或節外生枝的機會。」

「這麼說來，倒是我錯怪妳了。」

「本來就是。」

「那麼，關於那秘密通道……」

「因爲，我所住的獨院中，也有一條同樣的秘道，我就住在品字形獨院的最上面一幢。」

「哦……」

「我有八名錦衣衞護駕，另外還有兩個經我特殊調教的宮女。」

「她們也都住在那獨院中？」

「兩名宮女當然跟我住在一起，但八名錦衣衞，却祇有兩名在身邊，而且都化裝成老僕人。」

「那其餘另六位呢？」

「他們分別以各種不同的身份，住在別的地方。」

朱天祐沉思了一下，道：「未入禁宮之前，妳也是江湖人？」

上官玉道：「不錯，我跟皇上結識，是在皇上以燕王身份，發動

『靖難』之役的事件中。」

朱天祐道：「如此說來，妳也必然替皇上立過不少汗馬功勞？」

上官玉道：「這也是事實。」

朱天祐道：「現在，好像祇有一點還沒有解釋明白？」

「你是說，就是爲何這案子會驚動皇上的原因？」

「不錯。」

上官玉笑問道：「對於建文帝下落的傳說，你聽說過多少？」

朱天祐道：「祇聽說他在武當山當和尚。」

「沒聽到別的傳說？」

「沒有。」

「那麼，我現在告訴你一個最大的秘密，百萬餉銀被劫案的幕後主持人，就是建文帝的老部下，也是他的死黨。」

「啊……」

「你感到很意外？」

「是很意外，也很遺憾，同時，也教我這個客串的總捕頭很爲難。」

上官玉黛眉一皺，說道：「此話又怎麼說呢？」

朱天祐不答反問道：「妳方才所說的消息，是否十分眞實？」

「絕對眞實。」

「這是說，建文帝的忠實部下，捲土重來，劫掠百萬餉銀，是做軍費的一種手段？」

「不錯。」

「所以，當今皇上必須暗中拔掉這個眼中之釘才能安心？」

「這也是情理中事。」上官玉接着問道：「這些又怎會使你遺憾並爲難呢？」

朱天祐苦笑道：「這個道理說來很簡單，當今天下是朱家的天下，不論永樂皇帝也好，建文皇帝也好，都是朱家的子孫，爲了爭奪皇帝寶座而骨肉相殘，令天下生靈塗炭，影響所及，又豈僅是令人遺憾而已！」

上官玉嬌笑道：「你知道說這些話的後果會如何嗎？」

朱天祐笑道：「我知道後果足以滅族，但現在，妳我暫時都是江湖人的身份，所以，我一點也不用擔心。」

上官玉道：「那麼，所謂『爲難』又是怎麼回事？」

朱天祐道：「因爲，我不是官場中人，目前却有一個半官方的身份，對於聖上的家務事，管下去吧！有違我的良心，不管，又好像沒法交差，如果你是我，會不會感到爲難呢？」

「這倒是事實。」上官玉嬌笑道：「看情形，你好像很同情建文帝？」

「同情弱者，這也是人之常情。」

「話是不錯，我也很替你爲難，說實在的，你的運氣並不怎麼好，目前兩件案子，都使你左右爲難。」

朱天祐劍眉一揚，却沒有接腔。

上官玉又道：「但你也該明白，目前，你已成了象棋盤中過了河的卒子，不能後退了。」

「我明白。」

「明白就好了，我也明白，如果我以官方的身份命令你跟我合作，可能會得到相反的效果……」

「不是可能，是必然的。」

「我知道，所以，我祇是以江湖人的身份請求你協助我。」

朱天祐笑問道：「妳想我如何一個協助法呢？」

上官玉道：「祇要幫我追回那百萬餉銀就行了，其餘可以不必問。」

朱天祐道：「很好，其實，我也正是這麼想的。」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因爲，這也是我此行的任務。」

「我還以爲你是爲了同情建文帝，不肯插手了！」

「我同情建文帝，也更同情劫鏢案中那八十個枉死的冤魂。」

上官玉輕嘆一聲道：「是的，那些人的手段也實在太殘忍了，如果再讓他們興兵作反，眞不知還有多少人，多少黎民百姓要遭殃了。」

「不錯。」朱天祐侃侃而道：「老實告訴妳，我也是想到這一點才決定不半途抽身而退，同時也心安理得，不再感到左右爲難了。」

上官玉嬌笑道：「好，這才不愧是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的一代大俠。」

「別灌迷湯，」朱天祐神色一整，道：「現在，請告訴我，妳所知道的那位幕後主持人，究竟是個怎樣厲害的人物？」

上官玉道：「此人複姓淳于，單名一個仲字，曾經是建文帝的三品帶刀侍衛，身材中等，面目平凡，並精於易容術，現在，是約莫五旬上下年紀。」

「出身來歷呢？」

「沒有人知道。」

「妳見過他？」

「沒有見過。」

「妳就這樣斷定他目前就在茶洞？」

「是的。」

朱天祐苦笑道：「照妳這樣說法，即使咱們當面碰上了他，也沒法認得出來。」

上官玉也苦笑道：「不錯。」

朱天祐皺眉沉思未語。

上官玉又道：「這個案子，表



面上看來好像很困難，但實際上，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而且可以說，我們已經可以勝券在握。」

朱天祐仍未接腔。

上官玉笑問道：「你好像不相信。」

朱天祐道：「我是相信事實。」

上官玉道：「好，我說事實，苗家父子就是一條很好的綫索，必要時，咱們可以嚴刑逼供。」

「這不是上策。」

「我也沒說是上策，但我已猜測到淳于仲的秘密巢穴，而且有七成以上的把握，同時我也相信，你也一定到過那個地方。」

朱天祐道：「妳說的是那鬼屋？」

上官玉笑道：「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所謂「鬼屋」，也就是最古老的八方客棧，離山神廟約莫半里以上，離茶洞市區當然就更遠了。

那是一幢比現在八方客棧還要宏偉得多的建築物。

據傳說，那是以前的茶洞鎭的菁華地區，由於若干年前，整個茶洞鎭毀於一場大火，居民死亡一半以上，以後重建的茶洞鎭才遷移到現在這個地方。

由於那老的八方客棧大部份是以花崗石建成，所以，儘管附近的原有建築物已杳無踪跡可尋，而這古老的八方客棧的斷瓦殘垣，却仍然能供人憑吊。

一片荒煙蔓草中的古老廢宅，自然會引起附近居民的遐想，何況，那地區還曾燒死了那麼多的人。

於是，時間一久，鬼屋之名，也就不脛而走。

甚至有人繪聲繪影，說是於夜間附近的居民聽到凄厲的鬼哭，也見到過恐怖的鬼影子。

於是，膽小的人，連白天也繞道而過，而這個地區也就更加籠罩上一層神秘而又恐怖的陰影了。

## 欽命皇妃　全權辦理

很不幸地，最近發生在茶洞地區的兩屍三命姦殺案，和百萬餉銀被劫的現場，都距離這座鬼屋不足一里之遙。

也因爲這個原因，前此，官府中人在茶洞地區實行地氈式的搜查那百萬餉銀時，也曾搜查過那間鬼屋。

甚至連朱天祐也曾暗地搜查過，而且還不止一次。

但那些搜查，並未發現什麼可疑的蛛絲馬跡。

現在，上官玉等於是「舊話重提」，因此朱天祐也苦笑道：「我已經暗中搜查過三次，兩次是夜間，一次是白天。」

上官玉問道：「沒有任何發現？」

朱天祐答道：「連一個鬼影子都沒有見到。」

上官玉道：「你才去過三次，算得了什麼，我已經去過了八次哩。」

「成績如何？」

「比你還要好一點，我已經有兩次見過鬼影子。」

「妳很幸運，結果呢？」

「見到了鬼影子，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我想，如果有兩個人分頭攔截的話，結果就一定不同了。」

朱天祐笑問道：「妳是希望我跟妳一道去捉鬼？」

上官玉媚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朱天祐「唔」了一聲，道：「半夜三更，正是鬼物出動的時候，也正是捉鬼的好時光。」

「那麼，馬上就走。」

「請……」

兩道人影長身飛射而起，閃了一閃，消失於漫天風雪之中。

* * *

朱天祐、上官玉兩人才離去，山神廟內又走出一道幽靈似的人影。

而且，無獨有偶，廟前十多丈外的一株參天古柏中，也捷如飛鳥地飄落一個白衣人。

那一個白衣人眞箇是「反穿皮襖裝羊」。

他，生得五短身材，約莫六旬開外年紀，鬚髮都已經白了。

可能是爲了便於雪夜行動，不但頭上纏着一塊白布，也將一襲羊皮裡的長袍反過來穿。

白衣人由參天古柏上瀉落的同時，那由山神廟中出來的人影，已長身而起。

白衣人沉喝一聲：「玉丫頭回來！」

那已經長身而起的人，急打「千斤墜」，瀉落白衣人身前，訕然一笑道：「姑丈！」

原來這人就是白君玉。

由白君玉的稱呼中，也可以知道，這位白衣人就是虎威鏢局局主趙公明。

趙公明是百萬餉銀被劫的苦主，所以他出現在這兒，也是不足爲奇。

他，目光如電，在白君玉全身上下一陣掃視之後，才皺眉道：「妳也要去鬼屋？」

白君玉居然以撒嬌的語氣說道：「姑丈，您一向都很疼我的。」

「現在不是撒嬌的時候，聽着，」趙公明板着臉，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必須跟在我身邊，未

經許可，不許出手。」

白君玉俏皮地一笑道：「遵命……」

「跟我走！」

趙公明、白君玉兩人離去之後，山神廟前的積雪中又冒出一個人來。

那是一個「反穿皮襖裝羊」的白衣人，不過他是一身短裝。

皮膚白晰，三十上下年紀，相貌也頗爲清秀，但臉上却是一臉濃厚得化不開的憂鬱。

他雙眉緊皺，目注趙公明、白君玉兩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語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說完，祇見他一銼鋼牙，也長身飛射而去了。

一批跟着一批，這是否也算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 * *

風怒號。

雪狂舞。

鬼屋——老八方客棧的斷瓦殘垣，也不例外地淹沒在漫天風雪之中。

冒着狂風大雪，聯袂前來「捉鬼」的朱天祐、上官玉兩人，到達之後，雙雙站在一道最高的牆壁上，舉目四望。

目光所及，盡是一堆堆用花崗石砌成，目前却被皚皚的白雪覆蓋，高矮不一的牆壁。

儘管還可以約略地辨出大小不同房間的輪廓，却不見一絲木料，這也就是說，整幢鬼屋，由外表看來，祇是一片光禿禿的石質牆壁。

就當他們兩人舉目四望之際，夜空中忽然傳出一聲難聽已極的呼號聲。

那呼號聲搖曳長空，不知從何處來，也分辨不出究竟是出於人口還是野獸的口中，但那一份難聽，却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因此，上官玉俏臉一變，並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也下意識地挨上了朱天祐身邊。

朱天祐笑道：「咱們是來『捉鬼』的，妳怎麼反而怕起鬼來了？」

「我不是怕鬼。」上官玉索性將嬌軀偎向他胸前，仰首媚笑道：「這叫做有機可乘呀！難道你不珍惜這飛來艷福？」

朱天祐道：「飛來艷福固然值得珍惜，但我更珍惜我自己的性命……」

「你怕我將你一口吞下去嗎？」

「那倒不是。」

「那是爲什麼？」

「因爲，妳是當今天子的寵妃，具有娘娘的身份。」

「但我現在是江湖中人……」

她是得寸進尺，手臂也已圈上了他的腰間來了。

但朱天祐像是個不解風情的男子，對於對方投懷送抱，一點也無動於衷。而且，還眉峯一皺道：「即使妳是江湖人，現在也不是談這個的時候。」

上官玉媚笑道：「我知道，現在是捉鬼的時候。」

朱天祐道：「謝天謝地，妳總算並沒有忘記這一點。」

「此等大事，怎可以忘記？」

「嘖」地一聲，她突然在他的俊臉上親了一下，道：「這也算是工作不忘娛樂，風流而不下流。」

媚笑聲中，她已從牆頭飄落地面。

朱天祐苦笑了一下，也跟踪飄落，並正容說道：「這一間的下面有地下室。」

上官玉道：「而且是一連三間。」

「不錯。」

「是否曾有什麼發現？」

「有蛛網、有骷髏、有老鼠，還有一個女人的足印。」

「是的，那是我的足印，我也曾發現過一個男人的足印，現在，我已想到，那是你的足印。」

「好，咱們再下去看一下。」

* * *

地下室的入口就在壁爐的前面，掃除積雪，石質的地面上現出一個銹蝕斑剝的鐵環。

朱天祐握着鐵環輕輕一提，一塊圓形石板隨手而起，現出一個可容一人出入的圓形洞口，並笑道：「這出入口是公開的，看情形原先這地下室，並非是做爲黑店用的。」

上官玉漫聲應道：「誰知道哩。」

朱天祐點燃了火摺子，當先循梯而下，上官玉也跟隨而下。

梯道僅十五級，地下室約莫四丈見方，三間並列，有門相通，但木門已倒塌並腐蝕。

由於長年密閉，一進入，一股霉腐氣味，令人觸鼻欲嘔。

他們兩人在三間石室中巡視了一遍，一如以前所見，除了蛛網、骷髏，和七、八隻由於見了生人、火把而驚惶的「吱吱」尖叫、四處亂竄亂撲的老鼠之外，並無別的發現。

上官玉苦笑道：「鬼叫聲是聽到了，但却沒見到鬼影子。」

朱天祐道：「妳以前見到了鬼影子，是在什麼地方？」

「在外面，像一道幽靈一晃而逝。」

「那鬼影子逃向何處？」

「後山。」

「當時，妳沒追查？」

「是的，但白天我曾查過三次，除了原始森林之外，什麼都沒有見到。」



「大白天，那些鬼物怎麼公然會現形啊！」

上官玉給了他一個嬌媚的白眼，道：「你還好意思取笑。」

朱天祐目注牆角，皺眉未語，牆角下正有一隻老鼠，目光灼灼地注視着他。

上官玉媚笑道：「這隻老鼠一定是母的，也看上你這位洞庭公子了。」

朱天祐聽如未聞。

上官玉美目一轉，「咦」了一聲，道：「好奇怪的啊！」

朱天祐笑道：「是很奇怪，妳居然一眼斷定這隻老鼠是母的，也斷定牠是看中了我。」

上官玉輕輕的擂了他一拳，道：「人家是在跟你說正經的。」

朱天祐笑說道：「怎麼正經法？」

上官玉道：「你想想看，這地下密室不透風，這些老鼠由何而來？又如何的生存下去？」

朱天祐道：「這些鼠輩的存亡是鐵的事實，牠們決不是鬼影子。」

「方才，你就是想這問題？」

「不錯。」

「你認爲……」

「這地下室三面都是人工砌成的花崗石壁，老鼠是不可能通過的，所以，有問題的一定是那面天然岩石的石壁。」

上官玉一怔，道：「天然岩壁的那一面，是通往山腹的呀！」

朱天祐笑道：「如果山腹中有天然石洞，不也是很平常的事嗎？」

朱天祐的研究沒錯，經過細密的察查之後，終於發現那唯一的一面天然岩壁上的最下端，有一個可容老鼠出入的小洞，而且還有微弱的涼風透入。

由於那天然石壁斑剝不平，那個小洞又剛好隱藏在一片突出而彎曲下垂的鐘乳石塊後面。所以，不是有心人，實在是不易察覺的。

這一發現，已證明天然岩石壁的那一邊，一定有山洞，否則何來涼風？

上官玉俏臉上充滿了興奮神色，道：「現在，咱們怎麼辦？」

朱天祐道：「第一件事，是如何打開這兒的門戶。」

他是即說即做，立即抽出長劍，在天然岩壁上敲敲打打起來。

經過仔細的敲打辨別，終於發現最左邊一間地下室的天然岩壁傳出了異樣的迴聲。

上官玉色然而喜道：「大概就是這兒了。」

朱天祐苦笑道：「眞絕，以前的三次，我也敲過這些天然的岩壁，就剩這一間沒敲過。」

上官玉道：「可是，如何找出控制門戶的機紐，還得另下功夫才行。」

朱天祐道：「既已找到了門戶所在，以後的問題那就簡單得多了。」

接着，他又在天然岩壁上一陣的細敲細打之後，忽然歡呼一聲道：「就是這兒。」

他所說的「這兒」，是天然岩壁上突出的一個剛好能一把握住的形如鐘乳狀的玩藝兒。

由於經過僞裝，又加上太多的塵埃，因而由外表看來，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上官玉目光一凝，接着問道：「何以見得呢？」

朱天祐道：「因爲，它是鐵質的。」

在迴聲不同的天然岩壁上，有這麼一個鐵質的玩藝兒，其理由自不可言而喻了。

因此，上官玉立即說道：「那……趕快試試看。」

朱天祐並沒有立即「試試」，却出人意表地一掌將上官玉推得倒在一具白骨森森的骷髏上，並橫身攔在她身前，頭也不回地沉聲道：「不要動。」

朱天祐這極端意外的行動，自然使得上官玉大吃一驚，而驚呼出聲。

但她祇驚呼失聲，又被朱天祐的話聲打斷了。「妳看看剛才所站的地方。」

上官玉剛才所站的地方，有什麼蹊蹺呢？

那是一條長約五尺，全身墨黑，粗如拇指的鐵綫蛇。

兩顆高高昂起的三角形蛇頭，紅信伸吐，「噓噓」有聲，做擇人而噬的樣子。

上官玉看清楚之後，又驚呼了一聲，並且戰聲說道：「快……快打死牠！」

朱天祐苦笑道：「要打死牠，談何容易。」

上官玉訝問道：「此話怎講？」

朱天祐道：「妳認不認識這種毒蛇呢？」

上官玉道：「不認識。」

朱天祐道：「這是毒蛇中最毒，也最難纏的一種，名爲鐵綫蛇，已具有刀劍難傷的特性，目前這兩條長達五尺，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毒蛇，要殺死牠，就更加困難了。」

「難道已成了精？」

「雖然沒有成了精，却已具有靈性，否則，牠不會祇是虛張聲勢而不進攻。」

「牠怕你？」

「不錯。」

上官玉一聽鐵綫蛇會怕朱天

祐，不由半信半疑，寬心略放地輕吁了一聲，轉動一下嬌軀，這才發覺自己躺在多具白骨森森的骷髏白骨上，禁不住又是一聲驚呼。

朱天祐笑道：「別怕，王侯白骨，紅粉骷髏，人死後都是一樣的。」

「我……我可以起來吧！」

「可以，但站在原地別動，也該向那位仁兄道道歉才對。」

朱天祐口中的「那位仁兄」，指的就是被上官玉壓散的那具骷髏。

上官玉怯生生的站了起來，並未向「那位仁兄」道歉，却狠狠地白了朱天祐一眼，道：「你還好意思取笑人家。」

朱天祐手中的火摺子忽然向那兩條鐵綫蛇一指，沉聲叱道：「孽障找死？」

原來就當上官玉怯生生地站起來的同時，那兩條蛇頭高揚的鐵綫蛇，已作勢向上官玉飛撲過去，却被朱天祐一聲沉叱制住了。

上官玉入目之下，禁不住的嬌笑道：「看情形，牠們眞是怕了你。」

朱天祐笑道：「妳以爲我是吹牛，老實告訴妳，如果不是我朱天祐的確有兩把刷子，咱們兩個早已就橫死此地了。」

「你會驅蛇？」

「雕虫小技，算不了什麼東西。」

「也很會吹牛！」

朱天祐沒接腔，祇見他口中唸唸有詞，目注那兩條鐵綫蛇，沉叱一聲：「孽畜，還不給我滾回去！」

眞邪門，隨着朱天祐這一聲沉叱，那兩條鐵綫蛇，立即掉轉身軀，魚貫地消失於那個有涼風透入的小洞中。

朱天祐笑道：「牛皮不是吹的吧？」

上官玉媚笑道：「佩服！佩服！」

朱天祐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洞庭公子朱天祐，天賦異稟，迭獲異人指點，雖然談不上功參造化，學究天人，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星卜醫相，下至諸子百家，三教九流，都懂得那麼一點兒。」

上官玉「格格」地嬌笑道：「夠啦！我的公子爺，再吹下去，我都會替你臉紅哩！」

就這說話之間，朱天祐斷定那可能是暗門的天然岩壁內忽然傳出一陣機關開動的「軋軋」之聲，並傳來一陣冷笑道：「死到臨頭還在打情罵俏，肉麻當有趣。」

語音是由暗門的那一邊傳來。

由於還隔着一道石門，也由於混和着那機關開動的「軋軋」之聲，因而聽起來，顯得很模糊，也更增添一份神秘的氣氛。

也剛好在那時候，朱天祐手中的火摺子，也「油盡燈枯」，地下室中，頓成一片漆黑。

不知是由於女人天生膽小，還是又認爲有機可乘，上官玉又投懷送抱，偎入朱天祐的懷中。

朱天祐左手輕擁她的纖腰，笑道：「今宵，咱們收穫不錯，已經聽到鬼說話了。」

這時，那道暗門已徐徐地向地下室的這邊打開，現出一條可供兩人併肩而入的通道。

目光所及，通道中每隔五丈，置燈一盞，燈光慘綠，不但通道中一片慘綠色，倍增恐怖，連還在地下室的朱天祐、上官玉二人，也成了全身慘綠的怪人。

朱天祐、上官玉兩人由暗窺明，對通道中的一切，自然是一目瞭然。

那通道完全是自然的天然石洞的本色，門口較窄，但愈深入愈寬大，可惜的是，他們祇能看到三盞綠燈的深度，也就是約莫十五六丈左右的距離。

上官玉嬌笑道：「這鬼地方，眞有點兒像是陰曹地府，祇是，爲何沒有見到鬼影子呢？」

石洞中又傳來一聲冷笑道：「這兒雖然不是什麼陰曹地府，但你們兩個，馬上就要變成死鬼了。」

朱天祐心中一動，說道：「你可是苗天亮嗎？」

那神秘語音道：「不錯，你小子耳朵眞夠靈敏。」

朱天祐苦笑道：「苗老，你這是何苦來哉？」

苗天亮的語音道：「少廢話，老夫已經開門迎客了，爲何還不進來？」

朱天祐劍眉緊皺，沒再接腔。

苗天亮的語音又道：「放心，老夫不屑用毒，這慘綠色的燈光，不過是唬唬愚夫愚婦的小玩藝兒，騙不過你這位技通三教九流，見多識廣的洞庭公子。」

朱天祐沉聲說道：「我知道，即使你用毒，我也不怕。」

苗天亮的語聲又道：「那你還等什麼，那百萬兩餉銀，就在這山洞中呀！」

朱天祐以行動代替了答話，與上官玉兩人並肩大步走入了通道。

由於那綠色的燈光作用，他們兩人進入那山洞中，身上的綠色也更形加重而顯得格外令人恐怖。

上官玉邊進邊苦笑道：「這鬼燈光，可眞有點邪門。」

苗天亮的語聲笑道：「上官玉，深宮內苑的榮華富貴不去享受，却跑來這窮鄉僻壤來送死，老夫眞替你可惜。」

仍然是聞聲不見人，上官玉冷



笑一聲，沒有接腔。

當他們走到第三盞燈處時，通道右折轉，視界也豁然地開朗。

那是一個寬度足可容納二三百人活動的天然石洞。

洞中成北斗形狀，安置了七盞綠燈。

由於洞內甚爲寬敞，那成北斗狀的七盞綠燈彼此間的距離也拉得很長，因此那慘綠色的燈光，也顯得幽暗而更增加恐怖的氣氛。

洞的四週，有大小不一的五處通道，由於那些通道中沒有燈光，黑黝黝地不知究竟有多深。

暗淡而慘綠的燈光映照之下，不見一絲人影，但那些洞頂下垂的鐘乳石，地面的石荀，好像都幻成了猙獰可怖的妖魔鬼怪。

視覺上雖然令人不舒服，但空氣却相當清新，比在地下室中，感覺上要舒服得多了。而且，由於深處的山腹，顯得格外溫暖如春的感覺。

朱天祐一面游目四望，一面沉聲說道：「苗老，我已經進來了。」

「老夫已經看到了，」苗天亮的語聲仍然是聞聲而不見人。「你我之間，不必再說什麼廢話了。」

上官玉搶先說道：「至少你該亮亮相呀！」

苗天亮的聲音道：「祇要你們能通過這七星劍陣，自然會見到老夫。」

上官玉道：「聽你這口氣，好像已經沒有一點商量餘地了。」

「不錯。」

「苗天亮，別忘了，你那寶貝兒子，還在我們的掌握中。」

苗天亮的語音道：「老夫已經想通了，老夫寶刀未老，還可以再生，所以，對那個不成材的兒子生死，老夫已不在乎了，你可以愛怎麼樣便怎麼樣就是。」

上官玉扭頭向朱天祐苦笑道：「這老小子夠狠，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要了，現在祇好看你的了。」

朱天祐也苦笑道：「妳是欽差大臣，妳都咒我這個臨時客串的小捕頭，我還有什麼辦法？」

上官玉道：「咱們先闖他的七星劍陣。」

「然後呢？」

「這老小子說過，通過他的七星劍陣，他自然會亮相，到時候，由我來收拾他，免得你左右爲難。」

「好，就這麼說，」朱天祐沉聲說道：「苗老，將你的七星劍陣亮出來吧！」

苗天亮的語聲冷笑道：「老夫的七星劍陣早就擺好了，祇怪你有眼無珠，視而不見。」

一語驚醒夢中人，朱天祐恍然大悟。

那成爲北斗七星狀的七盞綠燈，不就是一個現成的七星劍陣嗎？

那七名劍手就是七個燈枱。

由於那七名劍手穿的都是一身黑衣勁裝，燈在他們頭頂上，燈光慘綠而又黯淡，加上距離又遠，因此如非特別注意，誰也不會想到綠燈之下會有人。

朱天祐精目橫掃，冷笑道：「玩這種玄虛，我認爲沒有什麼意思。」

苗天亮的語音道：「老夫也沒說他有多少意思，祇不過是先給你們一點精神上的威脅而已。」

話落，火光連閃，四周亮起二十四支松油火把，七盞綠燈同時熄滅。

也就在這同時，七名黑衣劍手已縮短距離，將朱天祐包圍在七星劍陣之中。

朱天祐和上官玉之間，好像已經有了默契，他們兩人本來是並肩站在一起的，那七星劍陣合圍時，也顯然有將兩人一起圍住的企圖，但事實上，却祇圍着了朱天祐一人，而上官玉却已閃過五丈之外。

在二十四支松油火把照耀之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手持松油火把的，一律是腰跨單刀的彪形大漢。

至於那佈成七星劍陣的七名黑衣劍手，却是年約三旬左右的壯年人，一個個左手揑訣，右手持劍，沉穩得有如嶽峙淵停。

當然，由於鬼火似的綠燈熄滅，並且大放光明，方才那種森森恐怖的氣氛，已一掃而空了。

朱天祐屈指輕彈劍葉，一陣清越龍吟聲中，淡淡一笑道：「苗老眞有辦法，居然連武當派的鎮山絕藝七星劍陣也搬了過來。」

上官玉搶先說道：「這跟苗天亮不相干，這七名黑衣劍手是淳于仲的死黨。」

朱天祐問道：「淳于仲是不是出身武當？」

上官玉道：「不知道，但很有可能。」

朱天祐道：「妳也認識那七位？」

上官玉道：「不錯，他們本來是伏牛山的七個强盜頭兒，心狠手辣，武功也很不錯。」

苗天亮的語聲冷笑道：「朱天祐，你們的廢話有沒有完啊！」

朱天祐笑道：「苗老別急，我保證他們七個見不到明天的太陽就是……」

話落，沉叱一聲：「接招！」

話出招隨，一式「笑指天南」，攻向七星劍陣的「天樞」。

「天樞」位是七星劍陣的樞紐，祇要消滅「天樞」位的劍手，七星劍

陣算是瓦解了一半了。

朱天祐一出手就攻向「天樞」，這表示他是大行家，同時也表示他的速戰速決的主意，因此，他的劍勢一出，對方的七星劍陣也有如走馬燈似地快速移動，七支長劍同時攻向他全身七處不同的要害。

但朱天祐固然打的是速戰速決的主意，他那一式「笑指天南」卻是虛招。

招發一半，已改爲「橫掃千軍」，同時，左手一記「金剛指」，點向「開陽」位上的劍手的眉心。

一陣震耳交鳴聲中，也傳出一聲驚叫，危機一髮之間，他避開要害，却掉了一隻左耳。

朱天祐「聲東擊西」之計，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心頭一凜之間，對方已展開連綿不絕的快速攻勢。

＊　＊　＊

所謂「七星劍陣」，就是能在對敵之間，始終保持北斗七星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之下，可以分進，可以合擊，可以互相換位，也可以互相支援，變化萬千，威力無匹，七個人可以分成七股力量，被困入陣中的人，除非是懂得陣勢的變化，而功力也至少跟七個人的總和相等，才有脫困的希望，否則，祇有死路一條。目前，構成七星劍陣的七名黑衣劍手，其個別功力都很高，對陣法的變化也很純熟。

因此，一經發動快攻，朱天祐即陷入壓力奇重的綿密劍幕之中。

一時之間，祇見一片走馬燈似的人影，一片令人目眩神迷的晶幕，一陣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鳴之聲，却沒法看清楚被圍在陣中的朱天祐究竟是佔了優勢，還是處於劣勢之中。

這緊張激烈的情形，連在一旁掠陣的上官玉，也好像爲之悠然神往地楞住了。

就當上官玉悠然神往之間，「茶洞王」苗天亮却像幽靈似的飄落在她身邊。

跟在苗天亮身邊的，還有「不倒翁」翁大元，和苗天亮的寶貝兒子苗志和，還有一個年約二十五六，皮膚黑得發亮的短裝漢子。

上官玉的警覺性很高，苗天亮等人才飄落她身邊，立即扭頭嬌笑道：「你老兒終於亮相了……」

緊接着又俏臉一變，目注翁大元冷笑道：「苗志和是你救出來的？」

翁大元微笑道：「苗公子由老夫手中失掉，當然也該由老夫手中救出來。」

「你很了不起。」

「過獎。」

「我的三個手下也給你殺了。」

「這也值得大驚小怪？」

「是不值得大驚小怪。」上官玉冷笑一聲道：「但你必須替他們三個抵命……」

一聲慘呼，打斷了她的話。

原來這時候的七星劍陣中，已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開陽」位上那名幸逃一命却失去一隻左耳的劍手，心懷失耳之痛，急於報復，趁着已可發動的快攻，而朱天祐也好像是被鬧得手忙脚亂之際，貪功燥進，擅自脫離了陣法的正常運行，一劍刺向背後空門大開的朱天祐的「靈台」大穴。

由於他對時機的掌握稍微緩慢了那麼一點點，也由於是他擅自行動，失去同伴的掩護，朱天祐一個電旋之下，不但避過了他那致命的一擊，也盪開了另外六支長劍，同時順勢一掌，擊中他的前胸。

朱天祐是何等的功力，這當胸一掌已註定那名「開陽」位的劍手必死的命運。

更絕的是，他不知是巧合，還是朱天祐的手法妙到無以復加之境，那名被一掌震得飛了起來的劍手，竟然迎向「搖光」位上那位劍手的劍尖，算是「槓上開花」地被一劍穿胸。

像目前這種驚險而又激烈的戰況，雙方爭的都是一刹那的先機。

像朱天祐這種絕頂高手，自然不會放過已經掌握住的先機，因此，那名將自己同伴一劍穿胸的「搖光」位上的劍手，心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已經被朱天祐飛起一脚，踢得向「天權」位上的劍手激射而去，嚇得那名「天權」位上的劍手，忙不迭地橫後五尺。

七星劍陣「搖光」、「開陽」，兩名劍手慘死，「天權」位劍手又被逼離原位，等於已瓦解了一半，說得實在一點，這個七星劍陣已經不成爲劍陣了。

打鐵趁熱，朱天祐一陣清嘯，騰身而起，精虹所至，首當其衝的「天權」、「玉衡」位上的兩名劍手，已身首異處。

片刻之間，七名黑衣劍手已去其四，剩下的「天樞」、「天璣」、「天璇」等三名劍手，儘管心膽俱裂，但仍然頑强地做困獸之鬥，三個人成品字形，重新向剛剛飄落地面的朱天祐展開一輪快攻。

這三個，也許沒奉到他們的主子命令，不敢逃命，也可能自知逃也逃不了而冒險作死裡求生的打算，而這一陣快攻，儘管沒有陣法的妙用，而人數却也少了四個，但由外表上看起來，也並不比方才那七星劍陣的威力差上多少。

這時的朱天祐是暫時採取守勢。

也由於朱天祐的暫時祇守不攻，更加襯托出那三名劍手的攻勢，顯得無比的凌厲。



就在這當兒，祇見一道黑色人影以身劍合一之勢，快如雷掣地射向朱天祐的上空，以雷霆萬鈞之勢凌空下擊。

朱天祐朗笑一聲道：「來得好……」

朗笑聲中，精虹暴長，首當銳鋒的三名劍手已於慘叫聲中濺血橫屍。

緊接着，一陣震耳金鐵交鳴之聲中，那個想撿便宜，乘機突擊的黑衣人凌空一個觔斗，飄落三丈之外。

不難想見，那名黑衣人不但沒有撿到便宜，反而促使三名劍手提前畢命，至於他本人，儘管沒有受傷，却也受了一場虛驚，頭上的髮髻已被削去，祇要朱天祐方才那一劍略爲偏下三寸，他的腦袋就祇剩一半了。

誰都明白，腦袋被削掉一半，之後是怎麼樣的後果。

所以，那黑衣人臉色煞白，額頭上沁出了汗珠。

朱天祐的臉色也有點蒼白，額頭上也有輕微的汗珠。

很顯然，那名黑衣人是驚定思驚，給嚇出來的冷汗。

而朱天祐的汗珠却是累出來的熱汗。

朱天祐之所以累成這個樣子，不難想見，方才那七星劍陣的威力，是如何的强大。

在旁觀者的表面角度看法中，朱天祐方才破解那七星劍陣時，好像很輕鬆。

但實際上，當事人的朱天祐却心中有數，這是他自出道以來最艱苦的一戰，即是三年以前，在岳麓山邊，一舉殲滅三十九名巨擘和搏殺千年巨蟒的那兩次惡鬥，也沒有付出目前這麼一戰的那麼多的精力。

其實，這道理也至爲明顯。

對方既然將他列爲第一號强敵，自然會以自己認爲最堅强的陣容來對付他。

不但如此，而且還乘他體力消耗太多之際，另派高手加以突襲。

但名震江湖的洞庭公子，畢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到目前爲止，對方的如意算盤都落了空。

一時之間，石洞中靜得落針可聞。

朱天祐手橫長劍，凝注那黑衣人，冷然一哂，道：「你……不是淳于仲。」

那黑衣人却反問道：「你認識淳于仲嗎？」

「不認識。」

「那你怎能斷定我不是淳于仲？」

「我想，淳于仲不該這麼差勁。」

上官玉嬌笑插口道：「這斷本來就不是淳于仲。」

朱天祐向那黑衣人揮揮手道：「去叫淳于仲自己來。」

那黑衣人冷笑道：「但願你命長，能見得到咱們的淳于大哥。」

說完，飛身射入左邊一條通道中。

朱天祐目光向苗天亮那夥人一掃，抬手指着那個黑皮膚的短裝漢子喝道：「你就是那個黑虎？」

那個短裝漢子傲然的點頭道：「不錯。」

朱天祐「唔」了一聲，點頭道：「很好……」

上官玉插口笑道：「是很好，該來的都到齊了。」

黑虎、苗志和兩人是兩屍三命姦殺案的主兇，而百萬餉銀的主犯也顯然在這石洞之中，所以，上官玉才有此一說。

黑虎冷笑一聲道：「到齊了又怎麼樣？妳還能將老子的鳥咬掉了嗎？」

一句髒話使得上官玉眉宇之間閃過一片殺機，但她沒發作，祇是冷冷地一笑，道：「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卻闖進來。」

朱天祐輕輕一嘆道：「也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上官玉却注目笑問道：「朱公子，咱們的君子協定，還記得嗎？」

朱天祐一楞道：「什麼君子協定？」

上官玉道：「咱們說過，收拾苗老兒，由我來代勞。」

朱天祐「哦」了一聲，道：「這當然記得。」

「記得就好。」上官玉轉向苗天亮笑問道：「苗老兒，你是自動受縛呢？還是要我親自動手？」

「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苗天亮怒叱一聲道：「妳算是什麼東西？」

上官玉冷笑一聲道：「出口傷人，你這一大把年紀眞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嗆」地一聲，已亮出了肩頭上的長劍。

那是一支三尺七八的銀色寶劍，通體銀白，連劍柄和護手都是白金鑄成的，劍身上並刻有兩條栩栩如生的飛龍。

劍一出鞘，一股森寒劍氣，使得遠在兩丈之外的苗天亮、翁大元兩人臉色爲之一變，功力較差的苗志和、黑虎兩人，更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寒噤。

此情此景，即使是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那是一支吹毫斷髮，削鐵如泥的寶劍。

上官玉右手持劍，以左手食、

中兩指輕撫劍身，像是爲別人介紹，也像是自語似地道：「此劍名『白龍』，是皇宮中珍藏的最佳寶劍，其鋒利程度，絕不遜於前古名劍『干將』、『莫邪』。」

接着，抬眼向苗天亮笑問道：「苗老兒，你信不信？」

苗天亮神情漠然，嘴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沒有接腔。

朱天祐插口正容說道：「苗老，請聽我一言。」

苗天亮冷笑道：「你我之間，已沒有什麼可言的了，你大可不必記着我過去對你的救命之恩，儘管公事公辦。」

朱天祐道：「但我仍然要說。」

苗天亮氣呼呼道：「有屁就放，沒有人阻住你。」

朱天祐道：「你有沒有想過，你所犯的是要誅九族的滔天大罪？」

「老夫知道。」苗天亮咧嘴笑道：「老夫也知道，成功之後，可以封爲一字併肩王……」

朱天祐截口笑道：「別做夢了，你自己也該明白了，憑你們這點力量想作反，等於是蜻蜓撼石柱。」

苗天亮也截斷他的話道：「我們不是作反，是幫助建文皇帝奪回原有的江山。」

朱天祐道：「苗老，不論是當今皇上或建文皇帝當權，江山都是朱家的……」

「不錯，但皇帝身邊的文武百官就不一樣了。」

「苗老，王侯白骨，紅粉骷髏，即使你獲得了一個一字併肩王的封號，等到兩眼一閉，雙腿一伸，那一切還不都是別人的。」

苗天亮呵呵大笑道：「老夫吃的鹽比你吃的飯還多啦，還用你來說教？」

朱天祐正色說道：「那你何苦受別人利用，企圖掀起令生靈塗炭的戰爭？」

苗天亮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咱們不必再談下去了。」

朱天祐道：「但我必須進最後一言，最後一次忠告，我不但希望你自己能懸崖勒馬，也希望你能勸導淳于仲及時回頭，只要繳回餉銀，解散徒衆，並毀去武功，我可以一肩承擔，請求皇上，不再追究。」

苗天亮冷笑道：「你想得眞是太天眞了。」

朱天祐苦笑道：「我好話已經說盡了，你一定要執迷不悟，那眞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多謝你的好意。」

「還有，你對我再造之恩，我也一定有適當的補償。」

苗天亮笑問道：「是不是準備殺了老夫父子之後，以孝子之禮，在老夫靈前披麻帶孝？」

朱天祐正容點首道：「不錯，而且，我也將以我的第一個兒子，繼承你苗家的香火。」

苗天亮怒笑道：「別說夢話了，今宵，死的一定是你們這兩個小輩！」

朱天祐長嘆無語。

上官玉却嬌笑的道：「朱公子，你已經是仁至義盡了，既然忠言逆耳，頑石不肯點頭，你也該死了心，靜觀我的表演吧！」

手中寶劍輕輕地一揮，劍尖上冒出尺許長的炁芒，向黑虎沉聲道：「匹夫，還記不記得你自己方才說過的髒話？」

黑虎距上官玉在三丈以上，又自恃有苗天亮、翁大元等高手撐腰，因而有恃無恐地邪笑道：「當然記得，妳是不是想照我的話實行呢？」

黑虎方才所說的髒話是：「……妳還能將老子的鳥咬掉。」試想，如果照這句話去「實行」，那成何體統。

因此，黑虎的話聲未落，上官玉的俏臉上已湧上一片殺機。

黑虎又火上加油地邪笑着做了一個不雅的下流動作道：「來吧！」

同一剎那，翁大元、苗天亮二人同聲大喝道：「黑虎快退！」

但他們的及時警告並沒有發生作用。

黑虎是否曾經「退過」，也已經沒有辦法考究了。

因爲，在銀虹飛閃中，已當場陳屍兩具。

兩具屍體中，其中一具自然是黑虎，另一具却是苗志和。

苗志和是身首異地，黑虎却是全身被斬成無數塊。只有一個腦袋是完整的，可以說是慘不忍覩。

上官玉的殺人手法，算得上是既殘忍，又快速，快速得使那近在咫尺感到情況危殆的苗天亮、翁大元二人，也來不及搶救。兩個死者，更是連發出慘呼聲的機會都沒有。

＊　＊　＊

朱天祐直皺眉頭。

翁大元呆若木鷄。

苗天亮更是臉色一片鐵青，鬚髮怒張，雙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上官玉却是若無其事地嬌喚一聲道：「胡捕頭，還不將那兩顆人頭撿起來。」

一聲恭應，胡伯倫飛身向前，將苗志和、黑虎二人的人頭拾起來。

原來就在片刻之間，胡伯倫和宋治平、李俊等三位捕頭都已到達了入口處，另外還有三名手執彎刀的中年漢子。



上官玉又嬌笑的吩咐道：「這是你們朱老總銷差的證物，可得好好的保管啊！」

胡伯倫又恭聲應道：「是。」

上官玉向朱天祐微笑道：「朱公子，兩屍三命姦殺案，算是已經完結了。」

朱天祐似乎正陷入沉思中，只是微微的點首道：「謝謝妳。」

現場中又恢復了一片死寂，只有那四週的松油火把發出不規則「劈啪」之聲。

苗天亮的激動，好像已經平靜了下來，但他那握着劍柄的右手背上，却是青筋鼓起，雙目中神光如電，凝注上官玉。

這是暴風雨之前的寧靜，眼看一場石破天驚的惡鬥，即將展開。

突地，石洞深處傳來一聲淸越而急促的嘯聲。

只見苗天亮、翁大元二人臉色一變，翁大元立即一個倒翻，飛身而起。

同時四週的松油火把，也一齊熄滅了。

突的一暗之下，只聽得上官玉一聲嬌叱：「留下命來。」

黑暗中看不到行動，只聽得一聲慘呼之後，接着是人體倒地聲音。

朱天祐的語聲隨即响起，問道：「殺的是苗天亮？」

上官玉的語聲道：「不錯。」

「一劍畢命，高明！」

「過獎。」

「我是言出由衷！」

「多謝！」

火光一閃，上官玉已點燃起火摺子，並且嬌笑道：「敵暗我明，諸位當心暗算。」

火光之下，苗天亮已被斜肩帶背，斬成兩段。

朱天祐目光一掃，禁不住長嘆出聲。

上官玉苦笑道：「你認爲我出手太辣了？」

朱天祐道：「沒有，任誰要殺人，都是一樣的。」

上官玉笑問道：「你眞要實踐你的諾言？」

朱天祐道：「什麼諾言？」

上官玉道：「就是要給苗天亮披麻帶孝的那回事？」

朱天祐道：「當然。」

上官玉道：「可是你忘了，他是朝廷的欽犯。」

朱天祐道：「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上官玉道：「你眞迂。」

「不是迂，這是做人的原則。」

朱天祐正容接道：「苗天亮縱子行兇，本身又是企圖造反，其死固然是罪有應得，即使妳不代勞，我也會親手殺他，但由於他曾經救過我的命，即使是由我親手殺了他，我也須實踐我的諾言。」

上官玉嬌笑道：「好，恩怨分明，公私分明，眞不愧是年輕一代中的頂尖兒奇俠。」

「妳太誇獎，我只不過是盡我個人做人的本份而已。」朱天祐正容接道：「大敵當前，現在，閒話少說，還是辦正經事要緊。」

上官玉點頭表示同意，美目橫掃，不由皺眉道：「這石洞中支洞太多，你看……」

朱天祐抬手一指一條較爲寬敞的通道，道：「方才，燈火熄滅的剎那間，我看到翁大元逃入那兒，我想，即使對方是誘敵之計，咱們也祇好硬闖。」

上官玉點頭笑道：「對！這才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朱天祐從懷中取出一顆大如鴿蛋的夜明珠，道：「此時此地，只有這玩藝兒最管用……」

說着，已將夜明珠嵌入頭頂的髮髻中，並含笑接道：「上官姑娘，請將火摺子熄掉。」

上官玉熄掉手中火摺子，道：「不錯，手中拿着火摺子，斷殺起來，是有點不方便的。」

＊　＊　＊

這時，整個石洞中，一片漆黑，只有朱天祐頭頂上發出一團並不怎麼亮的光亮，却是很柔和的乳白色的光芒。

好在目前八位的當中，除了朱天祐、上官玉二人是高手中的高手外，其餘的三名錦衣衛、三名捕頭，都不是庸手，也都練有夜視功夫，有着目前這一片不怎麼明亮的光圈，已經足夠應付了。

朱天祐道：「現在，我開道，上官姑娘斷後，其餘三位居中。」

上官玉道：「另外三位，要不要我先行介紹一下？」

朱天祐道：「不必，我知道他們三位是錦衣衛中的高手，且等事完之後再互相介紹，現在，大家隨我來。」

說完，他已當先走入那條最大的通道，緊隨他後面的是胡伯倫、宋治平、李俊等三名捕頭，三名錦衣衛，上官玉走在最後。

這條最大的通道中，蜿蜒曲折，怪石嵯峨，完全是天然的石洞的本色。

最寬的地方，可以讓他們八人並肩通過，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一個人俯身而行。

上官玉邊走邊嬌笑道：「朱公子，你的目標最顯著，等于是敵人的箭靶，可要特別的小心啊！」

朱天祐道：「謝謝妳，我會特別小心的。」

此情此景之下，除非是自己活夠了，誰不會特別小心哩！

一行人魚貫前行，邊走邊談，已深入了約莫半里之上，洞邊除了鐘乳、石筍和千奇百怪的嵯峨怪石，以及不時掠起一些蝙蝠、蛇、鼠之外，却沒見到一個敵人，也沒遇到什麼兇險。

因此，上官玉不禁又嬌笑道：「這鬼氣森森的鬼地方，眞有點像陰曹鬼地府。」

不遠處傳來一串陰惻惻的怪笑道：「是的，你們已經進入了陰曹地府了。」

朱天祐朗聲笑道：「這也算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朋友，我們已經進來了，你也該亮亮寶相金身了吧！」

那陰冷語聲道：「我就在這兒，只要你能活着走到這兒來，自然會見到我的寶相金身了……」

「你就是建文帝駕前的淳于仲了？」

「不錯。」

「翁大元已回到你身邊？」

「唔……」

「方才，我跟苗天亮說的話，翁大元已經轉告你了？」

「不用別人轉告，方才的一切，我都親自耳聞目見。」

朱天祐苦笑道：「高明，高明，也使我慚愧！」

朱天祐的言外之意是，對方已耳聞目見方才的一切，而自己竟然不知道。

淳于仲的語聲笑道：「別替我戴高帽子，你也不用慚愧，你我都心中明白，方才的情形，我在暗裡，你在明裡，對不對？」

朱天祐道：「聽你這幾句話，你好像是一位很明理的人。」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明理的人！」

「很明理的人，似乎不可能做出不明理的事情來？」

「不錯，所以，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情合理的。」

不等朱天祐接腔，他又反問道：「現在，我計劃替故主奪回原有的江山，你說，是那一點不合情、不合理？」

朱天祐苦笑了一下，道：「這麼說來，你對我方才向苗天亮所說的話，完全不予考慮？」

「我爲什麼要考慮？」

「那麼，你我之間，好像是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本來就是。」淳于仲的語聲道：「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來吧！我再說一遍，只要你能活着見到我，我一定給你公平一戰的機會。」

朱天祐長嘆一聲，道：「晨鐘暮鼓，驚不醒迷夢中的人。」

他一面嘆息，一面也在暗暗地忖想着，由語聲判斷，對方好像還在百來丈之外。

淳于仲的語聲又道：「別貓哭老鼠假慈悲了，來吧！」

朱天祐冷笑一聲道：「好，縱然是劍樹刀山，我也要闖一闖。」

說完，大踏步向前走去。

## 誰眞誰假　難逃厄運

目前這一段通道，甚少曲折，也頗寬敞，一行人「沙沙」的脚步聲，清晰可聞。

說來也算是一個奇異的行列，在危機莫測的天然石洞中，一個微弱光圈之下，八個人默默魚貫而行，像一隊幽靈，顯得旣神秘又是恐怖。

約莫又行前了三十丈之後，通道忽然由寬變窄，窄到只有丈五左右的寬度。

據說，丈五左右的石洞，不能算窄，但這一段的石洞有點兒特別。

那就是洞頂和地面，佈滿了大小不一，奇形怪狀的鐘乳和石筍，尤其是地面的石筍，密密痲痲地，一個接一個，難得有一點空隙，所以，儘管通道的寬度有丈五左右，但能通行的空間，却是少之又少。

朱天祐停了下來，悄聲說道：「對他們來說，這兒是很好的奇襲陣地，各位要格外當心。」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颼」地一聲，一支激矢朝他疾射而來。

朱天祐左手抓着箭矢，順手甩了回去，並冷笑一聲：「還給你！」

一聲慘呼聲遙遙傳來，在石洞中聽來，令人格外爲之毛骨悚然。

很顯然，那發射暗箭的人，已死在朱天祐的一記甩手箭下。

緊接着，弓弦連响，破空之聲大作，密如飛蝗的激矢，密集射了過來。

朱天祐沉喝一聲，道：「大家當心……」

沉喝聲中，手中長劍翻飛，八成以上的箭矢都被他長劍格落，剩下極少部份，也被他後面的人的兵刃所格落。

朱天祐揚眉冷笑道：「淳于仲，這些玩藝兒也敢拿出來獻醜，我眞替你臉紅。」

淳于仲的語聲遙遙傳來道：「別急，這不過是一段前奏曲，精采的還在後頭，老夫保證決不使你失望就是。」

朱天祐僅僅冷笑一聲，沒接腔，扭頭向後面七人沉聲說道：「各位各自當心啊……」

說完，立即當先進入了石筍陣中，其餘七人，也仍然各自戒備着魚貫相隨。

約莫進入二丈左右之後，只見寒芒連閃，兩劍一刀，悄沒聲襲



來，一齊襲向朱天祐的下盤，那陡然出現的兩劍一刀，不但悄然無聲，也沒見那使刀劍的人，因爲，那使刀劍的人，是藉着石筍的掩護，只見石筍不見人，乍見之下，就好像那些石筍都會使刀弄劍的似地。

朱天祐長劍一揮，劍光上冒出尺許長的劍炁，就這麼漫不經意地信手一揮，那攻向他的一刀二劍，已於慘呼聲中「嗆」然掉落。

緊接着，寒芒連閃，四把鬼頭大刀以合擊之勢閃電攻到，同時，「颼颼颼」連响，二十七把柳葉飛刀，也一齊向朱天祐疾射而來。

以朱天祐的身手，對付四把鬼頭大刀，絕對是輕輕鬆鬆的，但對付四把鬼頭大刀的同時要對付二十七把柳葉飛刀，可就不簡單了。

而且，目前的情況，內行人都知道，那四把鬼頭刀不過是想分散朱天祐的注意力，攻擊的主力，却是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朱天祐是個大行家，自然一目瞭然。

所以，他對那四把鬼頭大刀，好像視如不見，一雙精目只是凝視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

當然，朱天祐對那四把鬼頭大刀「好像視如未見」，也不過是「好像」而已。實際上，他不但已經見到，也注意到，並已有快速的行動。

只見他左手順勢一抓，抓住其中一把，借刀攻敵，寒芒一閃之間，四聲慘呼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發出。

很顯然，那四把鬼頭刀的主人，已經濺血橫屍了。

慘呼聲才落，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已到達了朱天祐身前約莫八九尺處。

朱天祐仍然卓立原地，有如嶽峙淵停的一般。

事實上，朱天祐連環誅七個頑敵，除了雙手動過一下之外，他的身軀一直不曾挪移動過。

現在，他手橫長劍，目射神光，凝注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身子紋風不動。

眞絕，那疾射而來的二十七把飛刀，竟然好像是被朱天祐的威勢嚇住了，就在距朱天祐身前約莫八九尺遠時，那激射之勢忽然一緩，而發出一串「叮叮噹噹」的悅耳聲音。

柳葉飛刀絕不可能被朱天祐的威勢嚇住，而是那發射飛刀的人的手法，已臻化境。

那二十七把飛刀，奇的是分三行，每行九把，成直綫疾射而來，由於前頭飛刀疾射之勢忽然一緩，後面的飛刀撞在前面的飛刀上，不但發出「叮叮噹噹」的悅耳之聲，也使得原先那「三行縱隊」的「陣法」大亂。

因此，刹那之間，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像一羣黃昏出洞的蝙蝠，也像是一羣被剛剛刺掉了窩的馬蜂縱橫四散交錯，左右環飛，像是有靈性似地，由各個不同的角度，一齊向朱天祐圍攻。

朱天祐一臉肅容，全神貫注，頭也不回地沉聲說道：「飛刀的目標是我個人，各位請就地蹲下，以免誤傷，並謹防其他暗算。」

「噓噓，」連响，其中兩把飛刀以剪刀之勢，攻向朱天祐的前胸，另兩把却以「海燕掠波」之勢，攻向他的背部。

朱天祐身形仍然紋風不動，右手長劍輕搖，左手反手凌空點了兩下。

他這劍指兼施，雖然將那四把飛刀擋了回去，却並未將其擊落，不但未將其擊落，而且，「噓噓」銳嘯聲中，分別劃了一個半弧形，又激射了回來。

同時，其餘的飛刀，三四把一組，五把一組，分由前後左右，不斷地輪流攻擊。

朱天祐劍指兼施，儘管不會受傷，却一直沒法擊落其中任何一把飛刀。

不但如此，那些柳葉飛刀，經過朱天祐的劍指反擊之後，不但不曾被擊落，反而好像加强了它的環飛激盪的活力。

這情形，對朱天祐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尷尬的局面。

由於一時之間，還沒有想出一個破解那批柳葉飛刀的辦法來，所以，儘管他表面上表現得很從容，可是心中却不由地焦急起來。

淳于仲的語聲又道：「朱天祐，老夫這一手，還算過得去嗎？」

朱天祐笑道：「高明……高明……想不到這還是你親手的傑作……」

淳于仲的聲音又道：「過獎，雕蟲小技，倒教你這位名滿江湖的洞庭公子見笑了。嘿嘿……」

朱天祐道：「本公子是言出由衷的！」

淳于仲的語聲又道：「是嗎？老夫更高明的手段還在後頭哩！」

朱天祐接道：「好好，本公子拭目以待。」

他口中說着，劍指也照樣在忙着，但僵局仍然沒法打開。

這時，上官玉突然插口道：「朱公子，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朱天祐剛好腦際靈光一閃，想出了破解柳葉飛刀的方法，因而含笑道：「盛意心領，待會再說吧！」

說話之間，左手順手在身邊的一支石筍上抓下一把石屑，以「滿天花雨」的手法撒了出去，並朗聲

笑道：「淳于大人，朱某人這一手，也算不賴了吧？」

他這一手，的確不賴。

因爲，他這麼順手一撒，已有十二把飛刀失了踪跡。

其實那十二把飛刀也不是失了踪跡，而是被他手中的石屑，以「順風相送」的方式打得嵌入了兩旁的石壁之中。

這也是急出來的靈感。

這一陣子的經驗，使他親悟到，既然指劍的格擋只能收到反效果，那麼，爲什麼不順着對方發出的飛刀的特殊巧勁，來一個以巧攻巧呢？

果然，這一招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也證明他的暗器手法，也同樣的妙不可言。

可惜的是，他方才那順手向石筍上一抓，只抓下了十二粒石子，如果能多抓下幾粒，那戰果一定更加輝煌得多了。

不過，僅僅目前這戰果，已足以使在暗中頑抗的淳于仲深感震驚了。

因此，淳于仲並未答話。

淳于仲不答話，並不影响朱天祐的行動。

他一擊奏功之後，依樣畫葫蘆，接連兩把石屑拋出，剩下的十五把飛刀，也全部嵌入了兩旁的石壁中了。

直到那批飛刀全部失了踪之後，才傳來淳于仲的語音道：「高明……高明……」

朱天祐笑道：「高明二字還是不敢當，請莫見笑。」

淳于仲的語聲道：「閣下不要太謙虛了，平心而論，你的暗器手法，決不在老夫之下。」語音略爲一頓，又道：「現在，諸位可以放心前行，在未見到那百萬餉銀之前，不會再受到任何狙擊。」

上官玉搶先笑問道：「見到那百萬餉銀以後呢？」

淳于仲的語聲道：「那就是你們的死期，所以，你們如果想活多幾年，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朱天祐接口笑道：「現在回頭，咱們冒險犯難，所爲何來？」

淳于仲的語音冷然道：「老夫是實話實說，既然你們都活得不耐煩了，就快點前來領死吧！」

朱天祐也冷笑一聲，仍然由他當先開道，繼續向前深進。

那段滿佈石筍的通道，約在五十丈以上。

通過石筍陣之後，通道變得更窄了，更矮了，寬度不足五尺，高度也在七尺以下。

但這段既窄又矮的通道並不長，最多不過三十來丈。

然後，視界再度豁然的開朗。

現在，以朱天祐爲首的八人，已站在一間頗爲寬敞，而且顯然經過人工修飾的石室前。

石室之中有四支巨大的松油火把，且顯然是剛剛才點燃的。

在四支松油火把照耀之下，石室內光如白日，一切盡收眼底。

石室正中，很規律地砌着一堆小形木箱，那就是半年前被劫去的百萬兩餉銀的木箱，木箱外面蓋着有官府大印的封條還是完整無缺，此外，石室內不見別的東西，也不見人跡。

當朱天祐八人站在石室外凝神打量時，石室的另一通道口傳來淳于仲的語聲道：「朱天祐，老夫沒騙你吧？」

這間石室，一共只有兩處通道，也就是一個進口，一個出口。

現在，朱天祐與淳于仲之間，隔着一間石室，分別站在進口與出口處，雙方距離最多不過五丈左右。

五丈左右的距離，在燈光通明之下，自然雙方都看得很清楚。

呈現在朱天祐眼前的淳于仲，是一名身材瘦高，身穿黑色長衫，鬢髮斑白的年約五旬出頭的精壯老人，一張馬面上，嵌着一雙三角眼，一隻鷹勾鼻，和一張血盆大口，那長相雖然令人不敢恭維，却具有一股無形的懾人的威嚴相。

朱天祐答非所問地笑道：「閣下就是建文帝的三品護衛淳于大人？」

淳于仲傲然點頭道：「不錯。」

朱天祐又笑道：「在下橫看豎看，都看不出閣下具有什麼一字併肩王的相格來哩。」

上官玉也附和的嬌笑道：「他本來是短命相啊！」

淳于仲冷笑道：「死到臨頭，還敢調侃老夫！」

上官玉嬌笑如故道：「吃吃你的老豆腐又何妨。」

「妳就是朱棣的妃子上官玉？」

「是啊！」

「很好！」

「什麼很好？」

「待會兒妳就知。」淳于仲轉向朱天祐道：「朱天祐，答我所問！」

朱天祐含笑反問道：「就是方才那句你沒有騙我的話嗎？」

「不錯。」

「這句話很重要？」

「是的，對你，對你們八個人都很重要。」

「但我想不起來，你有沒有騙我？」

「方才你們由石筍陣這兒來，有沒有受到什麼狙擊？」

「哦，原來你說的是這個，不錯，方才你是沒有騙我。」

淳于仲冷笑道：「方才沒有騙你，現在老夫也沒有騙你，你只要膽敢進入石室，必然是有死無生。」



朱天祐笑道：「眞的？」

淳于仲道：「眞的假的，進來試試，不就知道了嗎？」

朱天祐扭頭向上官玉笑道：「上官姑娘，看情形，這位淳于大人說的不假。」

上官玉一笑問道：「那你要不要進去？」

朱天祐道：「當然要進去，我這個人，就是受不了激，所以，明知有死無生，也非得要闖一闖不可。」

上官玉媚笑道：「看來，請將不如激將，這句話，是有點道理的。」

朱天祐道：「不只是有點道理，而是大有道理，不過，只有我一個人進去，你們七人不必冒險。」

上官玉道：「那怎麼行，咱們既是一道進來，自然是禍福共享，生死與共。」

胡伯倫也附和道：「對，我們相信總座神功無敵，算無遺策，必然是有驚無險，逢凶化吉……」

朱天祐截口笑問道：「所以，你們也都要進去？」

「對！」

「你們要明白，兵兇戰危，未來的變化誰也沒法預料的。」

「我們知道，不論如何，我們都要進去追隨總座左右。」

朱天祐精目環掃，沉聲問道：「各位都要進去？」

那七個人同聲答道：「是的。」

「不後悔？」

「決不後悔！」

「好！各位跟我來……」

朱天祐說完，一馬當先，大步進入石室中，其餘七人也魚貫而進了石室。

淳于仲拇指翹起，笑道：「各位視死如歸，佩服，佩服！」

朱天祐冷笑道：「淳于仲，別說廢話，有什麼鬼蜮技倆，儘管使了出來。」

他的話聲才落，「轟」地一聲巨响震過處，石室的進出口都被一道粗如兒臂的鐵柵封死了。

淳于仲站在鐵柵外面，呵呵大笑道：「現在你該相信了吧！」

朱天祐撇唇一哂道：「你以爲這區區的鐵柵能困得住我們？」

「老夫當然是這麼認爲。」淳于仲冷笑道：「現在，除非你是會五行遁法，否則，即使你插上雙翅膀，也絕對飛不出去了。」

朱天祐道：「我不需要插翅膀，也不必使五行遁法，但我斷定你這鐵柵，絕對封不住我們的。」

「老夫不信！」

「你知不知道，上官姑娘手中，有一口削鐵如泥的白龍寶劍？」

「老夫知道。」

「知道還敢口出狂言？」

「不是吹牛，老夫有不讓她使用白龍寶劍的辦法。」

朱天祐扭頭向上官玉笑道：「這老小子越說越玄了。」

上官玉也嬌笑道：「我倒要看看他如何不讓我使用這白龍寶劍。」

說完，大步走向進口的那道鐵柵前。

淳于仲急聲道：「上官玉，妳是不想活了，是嗎？」

但由於淳于仲的語氣又急又沉，顯得無比的嚴重，使得正在揮劍砍向一根鐵枝的上官玉心頭一凜之下，不得不半途而中止，並轉身冷笑道：「你鬼叫些什麼？」

淳于仲冷冷一笑道：「妳且看看，在老夫身邊的人手中拿的是什麼？」

淳于仲身邊已多出了三名勁裝漢子，其中一個手持一支已經點燃着的綫香，另外兩個人每人手中捧着一個比鵝蛋還大的黑色圓球，圓球的一端，還垂一根長約尺許的白綫。

朱天祐目光一觸之下，臉色爲之一變，他搶先問道：「那是鐵球？」

淳于仲傲然點頭道：「不錯。」

朱天祐接口問道：「那裡面裝的是火藥？」

淳于仲冷笑道：「你很識貨。」

鐵球中裝滿火藥，另一端的白綫，當然是引信，一邊加上旁邊那支已經點着的綫香，其危險性，已經是非常的明顯了。

因此，朱天祐皺眉無語了，其餘七人也都一個個臉色陰晴不定，都沒吭聲。

沉寂了少許，淳于仲才得意地笑道：「上官玉，即使妳寶劍砍斷了進口的鐵柵，妳自信能逃得過老夫這玩藝嗎？」

上官玉起初還是臉色爲之大變，但當她看到了朱天祐於臉色一變，又立即恢復鎭定的情況之後，好像受了感染似地也鎭靜下來，並含笑反問道：「既然你那麼自信，爲何還不施展？」

淳于仲也含笑反問道：「方才，當我問明妳的身份之後，曾經說過『很好』二字，還記不記得？」

「記得。」

「當時，妳也問過『什麼很好』的話，是嗎？」

「不錯！」

「現在，新舊兩個問題，老夫拼做一次解答，妳好好的仔細聽着。」

上官玉淡淡一笑道：「我在

聽。」

此刻朱天祐的臉色、神態，都是一片安詳，靜靜的卓立當地，完全像是一個局外人，更予人以莫測高深的感覺。

這情形，當然也使得淳于仲起了疑心。於是向朱天祐深深地盯了一眼之後，濃眉一皺，却是欲言又止。

上官玉對朱天祐的神態，也同樣有莫測高深之感，但同時因而有一份安全感，仍抿嘴微笑着。

淳于仲冷笑着自語似地說道：「我不相信，煮熟了的鴨子會飛掉了。」

言爲心聲，由這句話，已足以證明淳于仲的內心已深感不安了。

上官玉笑道：「這可說不定哩。」

淳于仲冷笑道：「咱們走着瞧吧！」

「我也這麼的想。」上官玉含笑接道：「淳于仲，我提醒你一句，你還沒有解答問題。」

「老夫沒忘記。」

「那就快點說吧！」

淳于仲冷笑道：「妳知不知道，這玩意使用之後，是怎麼樣的結果？」

上官玉道：「那結果自然是血肉模糊，玉石俱焚。」

上官玉也眞是妙人，此刻，她的神態居然跟朱天祐一樣的安詳，語氣更是無比地平靜。那些想像中可能發生的血肉模糊的慘景，好像跟她完全沒有相干。

淳于仲又冷笑的道：「你們這些人，都是死有餘辜，死不足惜，但其中有一個人，老夫却捨不得讓她玉石俱焚。」

上官玉居然媚笑道：「那個人一定是我。」

淳于仲笑道：「妳的確眞夠聰明。」

上官玉道：「這算不了什麼，好美色是男人的本性，我這個人無別的特長，只有姿色方面還有點自信，如果有一個男人見了我而不動心，那這個男人一定不是正常的男人。」

「老夫絕對是一個正常的男人。」

「這一點，我已瞭解。」

「還有，妳手中的白龍寶劍，也跟妳這個人一樣，不能讓牠玉石俱焚，老夫必須完整無損的得到手，所以，老夫決不能讓妳動手去砍那鐵柵。」

「我一動手砍鐵柵，你就要拿出你的法寶來，是嗎？」

「不錯，老夫得不到的東西，決不能讓別人去享受。」

「雖然太自私了一點，但美人、寶劍，畢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所以，你的自私，是可以原諒的。」

淳于仲笑了笑道：「我想，我這樣解答，你已經夠明白了？」

上官玉也笑了笑道：「這一點，我也有同感。」

「那麼，方才的問題也就不須再加解釋了。」

「我同意。」

「也同意做我未來的王妃？」

「抱歉，我手中的寶劍不同意。」

淳于仲神色一變道：「妳想死！」

上官玉嬌笑道：「我現在正是花樣年華的人，爲什麼要這麼快想死？」

淳于仲被氣得臉色鐵青，目光移注朱天祐，沉聲問道：「朱天祐，你爲何裝聾扮啞？」

朱天祐含笑反問道：「是不是想請我替你那未來一字併肩王王妃，做個現成的大媒？」

淳于仲居然楞了一楞才苦笑道：「高明，居然能一口道破老夫的心事。」

朱天祐道：「這一次『高明』二字，我自己也認爲實至名歸。」

「那麼，你是否願意做這個現成的媒人？」

「不願意。」

淳于仲臉色又是一沉之間，朱天祐又含笑接道：「我早已說過，你老兒不是一字併肩王的相，而上官姑娘已是天子寵妃，我又沒吃錯藥，爲什麼要一位天子寵妃下嫁你這個八字還缺少一撇的一字併肩王呢？」

淳于仲老臉鐵青，厲聲叱道：「朱天祐，今宵你們都死定了！」

朱天祐安詳地笑道：「不會，絕對不會，來此之前，五殿閻王曾經跟我拉過手，他說，我還有九十年的陽壽。」

淳于仲冷笑道：「閻老五算是老幾，老夫要你死，你就必須死。」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打斷了他的話，只見翁大元向他飛奔而來。

淳于仲臉色微變，沉聲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翁大元悄聲道：「洞口有强敵侵入，敵勢甚强。」

「是什麼人？」

「黑暗中沒法分辨，其中一個是女的，好像是白君玉。」

淳于仲目中厲芒一閃，沉喝一聲道：「劉彪，點燃引火！」

「點燃引火！」也就是點那些鐵球的引信，這表示淳于仲已不顧一切，不保存美人、寶劍，而要拿出他的「法寶」了。

這刹那之間，鐵柵內的八位，除了朱天祐仍然像局外人似地平靜



之外，其餘七人全都臉色大變。

上官玉並於臉色大變中急聲喝道：「且慢……」

淳于仲冷冷一笑道：「現在已經太晚了。」

的確是太晚了，因爲已經有一枚鐵球的引信被點燃了。

鐵球上的引信不過是尺許長，一經點燃，就必須要扔出才行。

所以，目前危機已到了間不容髮的程度了。

也就在這危機間不容髮之際，翁大元忽然閃電出手，一下子弄熄了引信上的火花，也制住了燃點引信的劉彪，和那兩個手持鐵球的勁裝大漢子的穴道，並順手一掌擊向淳于仲的前胸。

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實在太意外，太快速了。

因此，不但淳于仲措手不及，幾乎挨了一掌，連鐵柵內的人，也一個個目瞪口呆怔立當場。

但仍然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朱天祐。

朱天祐還是若無其事地笑道：「這下子，眞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

淳于仲「幾乎挨了一掌」，是表示他那一掌並沒有挨上。

以翁大元身手之高，又是近在咫尺，猝然發難的情況之下，未一擊奏功，淳于仲的身手之高，已不難想見了。

翁大元不但未能一擊見功，而且還受到了對方快速而凌厲的反擊。

「呼呼呼」接連三掌，翁大元被迫退三步，他手中那根特大的旱烟管，居然礙手礙脚地施展不開，而被迫得險象環生。

上官玉好像被方才的意外變化和目前的驚險惡鬥震驚得呆住了，竟然忘記利用寶劍破圍助陣。

朱天祐祇好含笑道：「上官姑娘，請借寶劍一用。」

上官玉這才好像大夢初醒，訕然一笑，道：「怪不得你方才那麼鎮靜，原來……」

這檔口，翁大元總算全力反擊之下，勉强穩住頹勢，但也還是處於「挨打」的情況。

淳于仲一面加强搶攻，一面冷笑道：「翁大元，算我瞎了眼睛，誤將敵人當做朋友，現在，我一定在十招之內，教你這個『不倒翁』，濺血橫屍……」

朱天祐沉聲喝道：「上官姑娘，請快將寶劍借我一用。」

上官玉嬌笑道：「還是讓我自己來，寶劍雖利，削斬鐵柵，還是消耗很多眞力的，你是主將，應該保持眞力，去對付淳于仲。」

話聲中，精芒連閃，已砍斷了兩根鐵柵。

只聽得淳于仲厲叱一聲道：「翁大元，這是第十招，納命來！」

朱天祐已由鐵柵口缺口中仗劍飛身而出，振聲大喝道：「翁老休慌，我來幫你。」

淳于仲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左手抓向翁大元的旱烟管，右掌全力叩向對方胸膛之際，朱天祐的劍尖距他的背部已不足一尺。

此景此情之下，如果淳于仲繼續迫攻，翁大元固然難逃一死，他自己也必然被朱天祐一劍穿胸。

一命換一命，儘管淳于仲對翁大元恨之入骨，也還是覺得不化算。

所以，危機一髮間，他身形一偏，收回右掌，抓住對方旱烟桿的左手順勢向裡一拉。

收掌、偏身、回拉，三個動作於同一刹那之間完成，不但避過了朱天祐那致命的一擊，也使得翁大元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迎向朱天祐的劍尖。

這情形，說險可以說險到了極點。

也幸虧朱天祐在劍上的造詣已臻化境，收發由心。

於危機一髮之間，右手長劍一偏，伸手托住翁大元迎上來的身子，輕輕一送，送到二丈之外。

翁大元才脫險，淳于仲手中已持着一把緬刀，向朱天祐飛撲過來，並怒聲道：「今宵有你無我！」

朱天祐一面長劍揮洒，從容應付，一面笑道：「淳于仲，吹牛不管用，還是將你那壓箱底的本領快點使出來吧！」

淳于仲發動攻勢，一連三十六刀，將朱天祐迫退八尺，並冷笑道：「這是壓箱底的本領，還不錯吧？」

「好像平常得很。」

朱天祐朗笑聲中，立還顏色，接連八招快攻，你來我往，戰況形成拉鋸戰，好像誰也奈何不了誰。

好在這一段石洞相當寬敞，足夠兩大高手的週旋。

這時，翁大元正以衣袖在揩額頭上的冷汗，以上官玉爲首的七人也都已到達鐵柵之外。

上官玉向翁大元訕然一笑，道：「翁老，非常抱歉，方才我不知您老是自己人。」

翁大元苦笑道：「事情已經過去，上官姑娘請莫再提。」

「多謝翁老大人大量！」上官玉接問：「翁老是否受朱公子之託，在這兒臥底？」

翁大元目注正在龍爭虎鬥的現場，口中却漫應道：「其實，應該說是受趙局主的吩咐才對，老朽跟趙局主已有二十五年的交情。」

「翁老說的是虎威鏢局的趙公明局主？」

「不錯。」

「趙局主也到了茶洞？」

「是的，他現在正和白姑娘在洞口力戰淳于仲的得力助手。」

上官玉「哦」了一聲，道：「怪不得這兒只剩下淳于仲一個人。」

翁大元輕嘆了一聲道：「老朽是不中用了，在淳于仲手下，竟不堪一擊。」

上官玉嬌笑道：「翁老，淳于仲當年進入皇宮之前，就是北六省中的第一高手，所以敗在他手中，不能算是丟人。」

翁大元苦笑了一下，道：「上官姑娘，妳看，朱公子能制得住淳于仲嗎？」

「對朱公子，我絕對有信心。」上官玉含笑說道：「如果連朱公子都奈何不了淳于仲，那麼，當代武林中，就難得有人能制得住淳于仲了。」

翁大元訕然一笑道：「上官姑娘，老朽不放心洞口的戰況，現在我去打個接應，這邊請諸多費心，必要時助朱公子一臂之力。」

上官玉道：「那是我義不容辭的事，翁老請放心，也儘管請便。」

「那麼，有勞上官姑娘了。」

翁大元說完，向洞外疾奔而去。

朱天祐與淳于仲的戰況，仍然是難分高下的膠着狀態。

上官玉目注鬥場，俏臉一片似笑非笑的神情，默然無語。

沉思少頃，她才將三名錦衣衛叫到身邊，悄然交代了幾句，那三個錦衣衛連連點首，也循着翁老離去時那條通通疾奔而去。

現在，現場中除了正在殺得難分難解的朱天祐、淳于仲二人之外，已只剩下了上官玉，三名縣捕頭，和三名已被翁大元制住穴道的勁裝漢子等七人。

通道出口處，已隱約地傳來激烈的叱喝聲和兵刃相擊的金鐵交鳴之聲。

朱天祐與淳于仲的激戰，似乎已進入決戰的階段。

只見兩道人影像走馬燈似地迴旋着，交織着，快速得令人分辨不出誰是誰，也令人沒法分別出究竟是誰佔了上風。

沒有兵刃相擊之聲，只有連續不斷的令人入耳心驚的勁風呼嘯聲。

很顯然，他們雙方的招式還未用老，也就是說，雙方都是招發一半，一看對方已有破解的可能，又立即半途改招變式。

沒有人替他們估計招數，但他們那招式的快速，在這一段工夫中，至少也該已交手了四百招以上了。

忽然，金鐵交鳴之聲大作，在朱天祐的凌厲搶攻中，淳于仲被迫退了五大步。朱天祐並朗聲笑道：「淳于仲，你已經黔驢技窮了。」

淳于仲冷笑道：「老夫的玩藝兒，還多着哩。」

話聲中，「刷、刷、刷」地一連攻出了二十七刀。

但那既快又狠的二十七刀，都被朱天祐從容地接下來。

接着，他又再朗聲笑道：「淳于仲，你已經是強弩之末，我有把握，十招之內一定生擒於你。」

「作夢。」

朱天祐沒答腔，長劍翻飛中，又將淳于仲迫退五步。

接着，「噹」地一聲，淳于仲緬刀落地，雙臂下垂，並駭然道：「你……你是大理段門門下？」

朱天祐搖頭道：「不是。」

淳于仲奇道：「但你會使段家的一陽指。」

原來，淳于仲是敗在朱天祐的指力之下。

在方才那無比激烈的惡鬥中，能夠以指法凌空點穴，制住像淳于仲這樣武功的超級高手，其認穴之準與手法之奇，眞是神乎其技了。

朱天祐淡然一笑道：「我所使的指法，也不叫一陽指。」

接着，又笑問道：「我說十招之內要生擒活捉於你，沒吹牛吧！」

淳于仲道：「你爲什麼不殺我？」

朱天祐道：「因爲你是欽犯，我必須將你交給欽差大人上官姑娘。」

緊接着，向上官玉笑道：「上官大人，卑職現在可以銷差了吧？」

「現在還不行，至少你也該幫我將餉銀護送到長沙才行。」

上官玉邁着春風俏步，扭動水蛇腰，走過了他的身邊，媚笑道：「這一戰，你一定消耗了太多的眞力，看，額頭都滲出汗珠了。」

說着，並掏出一條香馥馥的絲帕，替他輕輕地揩拭着。

最難消受美人恩。

此情此景，這位一向醇酒美人，有「浪子」之稱的「洞庭公子」，好像得其所哉地有點兒渾陶陶了。

他，像是有點兒得意地笑道：「不錯，這是我出道以來，所遇到的第一個最難纏的高手了。」

淳于仲插口笑道：「多謝誇獎。」

朱天祐笑道：「我是老實人，說的也是老實話。」

說着，他忽然身子搖晃了一下，道：「咦！奇了！」

上官玉一把扶住他的肩頭，笑問道：「是不是有點頭昏？」



朱天祐苦笑道：「是啊！」

上官玉又問道：「全身是有點發軟，但頭腦還很清醒。」

朱天祐又「啊」了一聲，道：「妳怎麼會知道這些？」

上官玉媚笑道：「因爲，我才是你所遇到的第一個最難纏的高手。」

說着，扶住他肩頭的手臂一收，朱天祐已被她「軟玉溫香」抱個滿懷。

朱天祐臉色大變。

他極力想掙脫對方的擁抱，却是力不從心了。

這一意外的變化，連在一旁的淳于仲也爲之雙目中異彩連閃地笑道：「高明！高明！」

上官玉根本不理會淳于仲的訕笑，她「嘖」地一聲，在朱天祐的俊臉上吻了一下，道：「乖一點，也請放心，我不會殺你。」

朱天祐道：「爲什麼不殺我？」

上官玉得意洋洋地道：「因爲，第一，我捨不得殺你，第二，我還有借重你的地方。」

朱天祐苦笑道：「我還能有利用的價值嗎？」

「不是利用，是借重。」

「好，借重也好，利用也好，只不知怎麼樣的一個借重法？」

「辦法是利用你這省總捕頭的身份，幫我將這茶洞百萬餉銀運送出去，只要到達沅江中段，就沒有你的事。」上官玉臉含媚笑，又在他臉上親了一下道：「當然，你也不是沒有代價的。」

「我能有什麼代價？」

「這一路上，你有享不盡的艷福。」

「然後，就將我扔入沅江中去餵大魚？」

「如果你好好的跟我合作，不會有那些的結果的。」

朱天祐苦笑道：「看來，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上官玉媚笑道：「爲什麼要選擇，我給你安排了這條路，很不錯呀！」

「是很不錯。」朱天祐苦笑如故地道：「我之所以被制，是由於妳那條拭汗的香帕？」

「是啊！」

「妳……究竟是什麼人？」

「我……複姓上官，名如玉，比你們的欽差大人上官玉多了一個字。是湘、川、黔省中專幹黑吃黑的女強盜。」

「怎麼我以前沒有聽說過？」

「一舉成名天下知！」上官如玉嬌笑道：「從今以後，我就會名震江湖的了。」

朱天祐沉思了一下，道：「今宵，妳有很多暗算我的機會，爲何到現在才制住我？」

上官如玉笑道：「你眞是聰明面孔笨肚腸，想想看，有你這位武功卓絕的洞庭公子替我開道，我爲什麼不樂得坐享其成？」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着道：「老實說，對於淳于仲這頭老狐狸，我還沒有把握制服他，所以不得不借重你了。」

朱天祐苦笑無言。

上官如玉又道：「怎麼不說話？」

朱天祐道：「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上官如玉道：「比方說，像那位欽差大人上官玉姑娘和她的手下的生死下落，難道你不關心嗎？」

朱天祐道：「我當然關心，但我毋需一定過問。」

「你斷定他們都死了？」

「不！我斷定他們都還活着，活得好好的，而且，已經到了這兒來了。」

這時，通道中的打鬥聲已停止了，代之的是，越來越近的步履雜沓和笑語喧嘩聲。

上官如玉臉色微變之間，朱天祐已欠身而起。

而且欠身而起的同時，已出指如電的點了上官如玉的「雙臂穴」和「七坎」等五處的要穴。

上官如玉駭然驚呼間，胡伯倫、宋治平、李俊等三名捕頭，居然也一齊悄沒聲地向朱天祐飛撲過來。

片刻之間，這三名縣捕頭都好像被眼前的意外變化震驚得怔愕住了，不言也不動。

但目前這一驟起發難，所顯示的身手，可相當高明哩！

不過，不論他們如何高明，三個加起來也抵不上半個淳于仲。

只見朱天祐冷笑一聲道：「米粒之珠，也想放毫光。」

冷笑聲中，電疾揚手，凌空點了三點，三名縣捕頭立即變成了木頭人。

現在，輪到上官如玉苦笑了，道：「你……居然不怕我的迷魂香帕。」

朱天祐抬手指一指嵌在他髮髻上的夜明珠，含笑道：「知道這顆夜明珠的名稱嗎？」

「不知道。」

「它名叫『辟毒』……」

「啊！那就怪不得了！」

「有它在我身邊，任何劇毒，都奈何不了我，區區的迷魂香帕，又能有什麼作用？」

「那麼，方才你爲什麼故意裝成已被迷倒的樣子？」

「讓妳先高興一下，不也是很有意思麼？」

上官如玉輕輕一嘆，道：「是我太大意，方才我該趁機點你穴

道。」

朱天祐笑道：「那也是沒有用的，你一開始走回我身邊時，我就施展移筋易穴的功夫了。」

「高明！」上官如玉苦笑如故地道：「看來，你早就知道我這個上官玉是假的了？」

朱天祐道：「不錯，我不但早知道妳這個上官玉是假的，也早就知道這三名縣捕頭是經過改裝易容的冒牌貨。」

「既然早已知道我是假的，爲何一直到現在才揭穿我？」

「因爲，我要讓妳在毫無警惕的情況下，才便於使趙局主和白姑娘營救欽差大人的工作能夠順利完成，且能收事半功倍效果。」

上官如玉沉思道：「我自信我的行動絕對謹愼，上官玉那夥人乃中我的暗算，已一網打盡，不可能走漏消息……」

朱天祐截口道：「妳太低估了當今皇上了，妳作夢也不曾想到，除了上官玉那夥人之外，皇上還派了另一名心腹高手暗中保護，而那個人連上官玉也不知道哩！」

朱天祐口中的「那個人」也就是方才在山神廟前，由積雪中鑽出來的，緊躡在趙公明、白君玉後面，那位滿面憂容的短裝漢子。

此人姓胡名剛，是永樂帝朱棣駕前三品帶刀侍衛。

由於他奉命暗中護駕的上官玉神秘失踪，儘管已請來了朱天祐這樣的高手，但兵凶戰危，未來吉凶難卜。

所以，他當時憂容滿面，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上官如玉「哦」了一聲，道：「那個人一見他們暗中保護的人失了踪，立即向京城求援了？」

朱天祐道：「不是向京城求援，而是向湖南省的都指揮使李將軍求援，由於這兒發生的兩屍三命案的苦主與我淵源極深，我正準備暗中插手，於是，在趙公明局主協助調派之下，我這個江湖浪子就臨時客串了湖南省總捕頭來了。」





上官如玉道：「你到茶洞才不過半個多月，就將兩大奇案的來龍去脈都查緝得這麼清清楚楚？」

「不！如果連欽差大人失踪一案算上，應該是三大奇案。」朱天祐含笑說道：「至於時間方面，我認爲半個多月，已經是浪費太多時間了。」

上官如玉冷笑道：「你認爲趙公明那批人，一定能完成任務？」

朱天祐道：「當然，由於妳認爲軟禁上官欽差的地方很秘密，看守的人實力也就較差，所以，我斷定他們一定能完成任務，退一步來說，即使他不能完成任務，我已制住了妳，也等於是完成了任務。」

此時白君玉的嬌笑聲，已在十多丈外傳了過來了。

朱天祐揚聲喝道：「白姑娘，當心暗算，通道中還有三個强敵。」

朱天祐口中的「三個强敵」，也就是不久以前上官如玉支走的那三名假裝的錦衣衛。

朱天祐話聲未落，金鐵交鳴之聲連響，只聽白君玉冷笑道：「鼠輩找死！」

前後也不過只是喝一杯熱茶的時間，三聲慘叫相繼傳了過來，便一切歸於靜止。

接着，只見白君玉一馬當先，首先出現。

接着，趙公明、翁大元也快步走了過來，緊隨在後面的是一名冷艷無雙的少婦，兩名青衣使女，八名勁裝大漢。

那名美艷少婦就是永樂皇帝的寵妃兼欽差大臣的上官玉——眞正的上官玉。

兩名青衣使女是宮女改裝。

八名勁衣大漢，也自然是正牌的錦衣衛中的高手。

白君玉首先高叫道：「朱大哥，這兒都解決了嗎？」

「是的，都解決了。」朱天祐轉向上官玉笑問道：「我該叫妳欽差大人，還是叫妳師姊呢？」

上官玉白了他一眼道：「你還好意思調侃我。」

白君玉一雙美目瞪得大大的，看看上官玉，又看看朱天祐，口中都訝問道：「你們還是師姊弟？」

「難道不可以。」朱天祐笑接道：「這也是我管這宗閒事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啦。」

接着，又向上官玉一笑道：「師姊，不是我又調侃妳，官場中人是不適合在江湖中混的，像妳，如果不是貴爲皇妃，又何至於減低警覺，而導致陰溝裡翻船。」

上官玉嫣然一笑道：「你這是教訓我？」

「不敢。」

「我要罰你，你服不服？」

「那，倒要看看妳如何罰法。」

「罰你同我進京面聖，也讓你試試官場中的滋味。」

「謝啦，師姊。」朱天祐連連搖手，笑道：「我的責任已完，善後事宜，恕我不再幫忙，再見。」

他邊說邊走，說完，陡地一個車輪轉，向洞外疾奔而去。

白君玉揚聲嬌呼道：「朱大哥，等一等啊……」

趙公明一把拉住拔腿就要追的白君玉，笑道：「痴丫頭，別急，他走不了的。」

白君玉掙扎着頓足道：「還說走不了，人都不見了呀！」

趙公明道：「妳知不知道，茶洞王苗天亮父子都已伏誅？」

「怎麼不知道，方才翁老不是已經說過了嗎？」

「妳也知道苗天亮是妳朱大哥的救命恩人嗎？」

「哎呀！人家急都急死了，您怎麼儘問些廢話。」

趙公明道：「以妳朱大哥的爲人，他是不是該去主持苗家的喪事，亦協助辦理善後的事情。」

一語提醒夢中人。

白君玉「哦」了一聲，焦急的俏臉上，浮現一片喜色。

趙公明又道：「所以，妳只要守在苗天亮家附近，我老人家敢保證，妳一定能找到他。」

白君玉抿嘴笑笑，沒有接腔。

上官玉握住她的玉掌，笑問道：「大妹子，妳眞是那麼愛他？」

白君玉一聳瑤鼻，道：「才不哩！」

上官玉笑道：「我是過來人，女兒家口中說『不』，就是表示已經愛得要命了，是不是？」

白君玉低頭不語，俏臉上一片酡紅。

趙公明呵呵的大笑道：「這下子可說到妳心坎裡去了。」

上官玉又含笑說道：「我那師弟年紀已不少的了，但他一向就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沒人管得了，大妹子，妳的心事，包在我的身上，但妳必須準備一套功夫，以便以後好好的管束他！」

白君玉頓足嬌嗔道：「你們都尋我開心，我不來啦。」

說完，猛一掙，掙脫了上官玉緊握着她的左手，一溜烟似地的向洞外跑去……

（完）

民間歷史俠情故事／凌　霄・文　可　飛・圖

# 瘋魔棍

犧牲護主　重整門戶

宋，紹興十一年，歲次辛酉，公元一一四一年——十二月廿七日，大理寺獄中突然有了異樣的舉動。

陰森森的詔獄中，竟然又再提審獄囚，在一陣震撼呼喝之下，鐵鍊聲中，出現了一個精壯、沉着的壯士，年才卅來四十歲左右，雖然，囚衣囚褲，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得到他的威嚴，他的誠懇，憔悴的臉色，却讓此人無比的精神掩蓋着，雖然有不少衙役的推擁，可是，他脚步沉穩地，走着他不應走的路。

後面還有犯人，唉，這兩個看來可憐，全是被折磨得血跡模糊，刑傷遍體，由於受刑太多，故而，囚衣囚褲是東一片，西一片的，讓你可以看清了他倆的受罪之酷、之深。

不過，這三個囚犯全是一個樣，並不顯露出他們的可憐，反而，是坦然的，沉着的步向大堂。

他們是誰？他們就是震天動地的民族英雄，卅九歲的少保公，副樞密使，岳飛！及其養子岳雲，名義上的女婿張憲。

還是那幾個喪盡天良的秦檜黨羽，万俟卨、羅汝楫等人提審，不過，今天的審訊是有着幾分特別的氣氛，岳少保來到這法堂之地，已經嗅出了這股特別的氣氛。

「雲兒！憲兒！」

這一對爲金人視之爲虎的勇將，他倆那能想得到，自己在沙場馳騁，身歷大小數百戰，殺得金人叫爹呼娘的，而今却會讓自己人折磨得如此狼狽……當兩人聽得自己父帥呼喚時，心中突的湧起了一陣心酸。

「父帥……」聲音有些抖戰。

「你我早已經明白，何必爲權奸看輕呢？」

「父帥，唉！不是孩兒畏死無能，而是突有所感，你我生離死別之期已臨，孩兒不怕死，只可惜，死不得其所，如此而已……」

「是！末將也有如此的感受，人生百年，誰能保個長生不死，再說，處於如此之時局，不死又待如何？忍辱偷生？睜眼看中原百姓，飲泣吞聲，不過，末將不明白，精忠岳飛這面錦旗，是皇后親繡，皇帝親賜，而現在竟然將我岳家軍，視之爲反叛，將你視之爲罪魁禍首，難道，沒有天理嗎？」

「有民意，史書會證明，誰奸誰惡，誰忠誰勇！」

「岳少保，嘿嘿……百年後，也難能證明誰奸誰忠的！」是万俟卨的奸笑，陰森森的答話。

「這裡有供狀一紙，你請畫供，其實，畫與不畫也全是一樣，朝廷是吃準了你，皇上也認準了



你，你不放漂亮些，還想苟安活命，那又何必呢？」是羅汝楫手中拿了張供狀，很鄭重其事地親手送到了岳飛的面前。

岳飛十分明白，這是他最後的時刻到了，他眼中威光吐露，還想講，還想斥責，突然他嘆了一口氣，想到慘死的張保。

少保公在戰場上智勇善戰，對軍將士卒，甘苦與共，而親信將領，有廿來卅個，由於大家的戰鬥目的一致，以驅除韃虜，還我河山爲主的，因此，少保公對軍事有所措置，一定先召集這幾十個將領，大家提出意見，共同參商考訂，可以說是，謀定而動，也因此，岳家軍之得以長勝，臨敵不亂，甚至於博得金人八字評語：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岳家軍中的統制，大將，在岳飛被陷害而入寃獄時，有的是不敢與權奸碰，有的想擅離軍隊，他們無人來臨安，來到詔獄，甚至，還有幾個爲秦檜收買，作了岳少保的對頭，指證他所擬的子虛烏有，捕風捉影的罪名，令少保痛苦，令岳少保感慨。

今年十一月的上旬，岳家軍中與那些大將、統領具有相等戰功，却又永不居功，甘心情願爲岳少保家將的馬前張保，不顧一切，來到了臨安的大理寺獄中，他來探監，並且帶來了更爆炸性的消息。

張保見到了岳氏父子，乃同老伴張憲受到如此之刑辱時，如此英雄的張保，大串大串的淚珠奪眶而出，他慘厲地說道：「朝廷如此的殘酷虐待功臣，爲甚麼？元帥，你爲何忍？好，走！」

「到那裡去！」

「隨末將打出這個鬼地方！」

「如此容易？」

「元帥，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講個明白，末將之所以直到今日趕來，我是走了不少路，我找到了梁小哥，他已得到了消息，秦檜是無論如何都要陷害你，又何況，皇上已與金狗締和，言辭之卑屈，簡直是有血性之人，也難忍其萬一，可是，朝廷上有人接受了，這一接受和約，不打緊，却令中原父老傷透了心，也恨透了秦檜。元帥，只有你敢與金狗對仗，也只有你令金狗畏服，梁小哥是鐵定了心，要翻牢劫獄。」

「張保。」這一聲是威嚴、沉着，並且有着森厲之氣。「你在胡說甚麼？」

「句句眞言！」

「這麼一來，豈非坐實了本帥之罪名？」

「是非將來自然明白。」

「岳某不奉詔，擅自出獄。唉！張保，岳飛就算跳入西江，也難有清白之一日，這是違犯法紀，這是叛上亂國，這會令天下人看到了岳某的不幸，而令權奸嘻笑。」

「梁小哥說，權奸處心積慮，皇帝只顧自己龍位，他們永不會放過你，因此，元帥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可別忘了，岳飛被陷而死，好過身敗名裂。」

「於事無補，元帥，你時時以直搗黃龍爲主旨！」

「張保，岳某身敗名裂，試問用甚麼來號召天下軍民，支持我直搗黃龍啊！」

「這個……」

「張保，好好走吧！」

「走！」

「到那裡去！」一聲令人心震的呼叫，傳到衆人之耳裡，而一個青衣客，突的在張保身後出現。

「你走不了啦，哈……」

岳飛首先感到一陣寒意，分明來的是秦檜門下。張保勢必成爲一個證人，自己父子，翁婿，死，就死了，目下最重要的是保全實力，張保再有甚麼不幸，一生戎馬，貞忠貫日月的岳少保，想到這裡，他突的流下了眼淚。

在如此酷厲的「蔴衣拷」重刑之下，我們的岳少保，武穆公非但沒有叫，連眼淚也沒有一滴，這表示了，岳少保對權奸手下的卑視，對酷刑的藐視。

今日，他流淚了，是對部屬的感動，對張保的關心。

但是，張保又如何？他是不畏懼，身形微起，冷冷的，看了這青衣客一眼，將自己的長衣下襬提了一提，束束緊，突然，像他一陣風似的，一招天門開，雙掌一拱一迸，一股勁風向那青衣客抖到。

「甚麼？還想動手，張保，哼哼，你可不是我的對手！」青影閃動，青衣客是一個大旋轉，首先滾過，張保這一招，唉，這個青衣客他是吃了虧，吃了甚麼虧，吃了狂妄自大的虧。

青衣客是江湖人物，他自以爲在江湖上有極大的聲望，也因此，爲權奸千方百計的邀請了出來。然後，在臨安府安排了個名堂，算是府衙門中的捕頭，不過，他一不須見官，二不須上印，他只是嚴密監視着京城中一切來往的生客，老奸也怕有岳飛部將屬下，會來對他們不利，這個青衣客是他們無形的保鏢。

青衣客，當然是明知茲事體大，所以也帶來了八個弟子，所謂代其分勞，有些保護老奸及其手下的宅第，有些代其四出查訪。張保的出現，就爲這個青衣客探知，照理，應該召集手下，或者，再不濟，也得與衙門打個招呼吧！唉！

他自以爲是，始終認爲，戎馬生涯，攻城野戰，與江湖上的小巧功夫，近身搏擊有極大的差別，自己有獨特的內功，對付這些戰將，以一對一，脫離戰場的近身搏擊，還不是手到擒來，所以，他就是這樣的，單身捉賊，希望能代老奸立個大功。

那想到，岳武穆是當年江湖大俠，又是東系八十萬禁軍總教頭周侗之門生，武穆非但長槍大戟、戰陣六韜有超人之成就，就是內家武功，也是一代名家，武穆公練軍用的是基本技藝，也是後人所奉爲圭璧的岳家散手(招式)，就是武穆公參考武當長拳而化成的。

張保爲岳公之家將，跟隨岳公出生入死的，有十幾年，着着實實學得了岳公的不少技藝，又何況，張保乃步兵將領，對於近身搏鬥，更有專長，今日，張保即使暗中有劫獄之打算，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將自己兵刃帶了進來，如果，瘋魔棍在手，嘿嘿，青衣客是三招之內，就得送命了。

張保心痛主人，這口惡氣就此噴向青衣客這個人了，第一招爲青衣客避過，他已看清了對手的本領，恨其爲虎作伥，心中已有了主意，稍爲一停，青衣客的回龍手已展開，好，不壞！這個青衣客是掌法巧妙，出手又緊又密，將個張保困了個密不透風。

張保是見招拆招，看得出有幾下，應付得十分勉强，這就更引起了青衣客的狂妄。「張保，乖乖的，跟我走，咱們可以交個朋友，只要你招子放亮些，見風使艃，哈！將來有你的好處，否則，哼哼，對付你，可不會像岳家父子們那樣，說不定，你會死得比他們更慘。」

一邊說，這出手就更爲精彩，在他們以爲是精彩，而神態是越驕狂。張保又如何，只見他愁眉苦臉，步履跟蹌，有幾次，幾乎給青衣客的掌風拖翻了。

「張保，再硬撐，也挺不了幾個照面，我一用勁，就能把你壓翻在地，你信是不信？」

不必你講，青衣客的壓字訣展開，第二招「力壓滄海」，一股拖力，先將對手拖入壓圈，一壓之下，於是一個跟蹌，跌了個觔斗，唉！青衣客，你是個江湖前輩，就該看個清楚，張保這一跤，跌得有些怪，這是一着「八仙跌」這是藏頭收腿，而雙手却分陰陽，這一着有個名堂，「鐵拐伏地採芝」這八仙跌有正着，有輔着，有實着，還有變着，並且，循環往來，一變八，八變六十四，張保爲甚麼要用這一着來對付青衣客，下文自有交代。

現在青衣客是大爲得意，張保倒地？自己大獲全勝，好了，可以押解他走，走入秦相府，這是個大好的證人，有了張保劫獄的題目藉口，岳飛是無論如何都得有罪。至少，可以令朝廷上反對派，張口結舌。

青衣客雙手順勢想壓，壓碎張保的背骨，大椎，好，你算是陷入了圈套，青衣客雙手只離張保之背部三寸時，眼前一花，壞了，青衣客立即有所警覺，但是，張保更快，「伏地採芝」，立即化爲「純陽飛劍斬黃龍」，一個旋捲，人已從側滾出，而一個「黃龍現」，人已到了青衣客之背後，青衣客喊聲才起，頸後一痲，就知已中了道兒，突然，胸前一股逆氣上沖，心神大震，他，他那裡會這種手法。

「老賊，我是要你死得身無傷痕，這才故意讓你打了這許多拳，現在，你已爲我的抖亂訣門中，你死後一無傷痕，我可以保全了我元帥的聲名，老賊，你，是人不是？你……」

說到這裡，張保簡直是想笑起來。

青衣客是目定口呆，漸漸的，漸漸的，他癱倚在牆，慢慢的，慢慢的，滑倒在地，死了，死得十分自然，張保呸了一聲，然後，對岳少保跪地請罪。

岳少保痛苦地搖了搖頭道：「張保，你該走了。」

「走，元帥，走到那裡去？」

「鼓勵人心，不可二意，抗金……」

「唉！元帥，我一生未違過你的命令。」

「你是我的好將領。」

「不，現在，不是了，我……」

「張保，不可。」

「元帥恕罪，」張保言聲未畢，只見他頭往往牆上撞，一聲响，血光現，腦漿逆裂，這一個抗金大將，就此死在大理寺獄中，死在敵方身邊，岳少保、岳雲、張憲因爲有刑具在身，而且又身受刑傷，無法出手阻攔，岳少保心如刀割，他慢慢的走近張保身旁，抱起了這個微溫的屍體，眼淚猶如斷線珍珠，流落張保這個微笑的臉上。

張保是死得十分滿意，死在自己故主的身邊，他的同伴會如何傷心？

「父帥！」

「嗯！想不到，如此好身手，如此忠勇有爲的好漢，爲我送命。」

「末將以爲，他應爲民而死！」

「應該死在沙場，憲兒，你我全應該死在沙場的啊！」

是的，他們應該死在抗金的沙場上，可惜，是權奸剝奪了他們的這個權利，而今，卻要他們父子，



翁婿畫供，死在大理寺中，岳少保不得不想起張保……

現在，他突然明白了，張保不是爲他而死，是爲了無法抗金、無法拯救中原百姓，無法能達到還我河山的目的，然後，他失望，他死……

自己與他一樣……他甘心情願的受權奸的擺佈、受刑、審訊，直到今天。

但是，他不甘心，是的，即使是到了死的時候，他還得有所表示提醒朝廷……

他取了供狀，他仰天長嘯……

他取過筆來，在供狀上寫了八個大字。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氏父子，還有張憲死了，岳飛被毒死，岳雲、張憲棄市，奸臣在笑，百姓在嘯……

臨安城响了滿江紅詞，可憐的百姓只能用此來表示他們對英雄的追思，崇敬！

* * *

在廬山，岳莊中正亂成一窩蜂，岳夫人已接到了惡耗，人人在過新年，人人在爲新春忙碌，而李氏夫人却召集了所有家丁……一個方面大員的家，簡直與普通的平民無甚麼分別，岳飛的清廉自潔，眞該那些吸取民脂民膏的皇朝大官汗顏，岳府：一個夫人，四個孩子，一個女兒，僅有七八個家丁，婢女，李氏夫人在遣散那些家僕，她說出岳少保已死，大少爺——岳雲雖是養子，可是，在李氏夫人眼中，他始終是大少爺——他殉難了，朝廷已下旨，全家流配嶺南，自己已是罪官之家人，不可避免的，得向充軍的路上走，至於家僕們，他們沒有罪，他們不必，也沒理由跟隨他們一起充軍去的……

這是岳夫人的善解人意，可是，家僕們無論如何不肯撇下岳府人等，他們寧願受苦受難，他們那怕死在半路，也得跟隨岳府人去……去充軍……

可是，裡面傳來了痛苦的號啕聲，是岳小姐……投井了。

岳夫人幾乎暈了過去，二少爺岳雷與這個妹子最好，如飛般趕到後園，他立即下井，他撈起妹子，可惜，已經是屍體了，而小姐的手中還持着一個銀瓶，岳雷是泣不成聲！

只要稍有人性的，有幾個不爲岳氏門中遭遇不幸而掉下同情之淚，這一來，幾個男家人咬牙切齒的向岳夫人請示，請示夫人別撇下他們。因爲，他們眞的怕，還有不幸的事情發生。

二月上旬，岳家莊已成了個空莊，岳門的男女老少，全已踏上了流配之路，而押解他們的公役頭兒，是個面白無鬚，劍眉鷹鼻，一對小眼睛，配得十分兇狠，再加上他冷傲之氣，令人一看就有着悚然之感，在路上，他是辦他的公事，在他的勒令下，岳府中人，只有岳夫人，算是他稍留情面，其他不論男女，沒一個不讓他打，或罵……其餘的護配軍卒，即使有同情之意，却也不敢有所表示……

「趙將爺」是岳府中的家丁——岳山，一個年紀五十開外的老人，他在請示這個冷面孔的押解頭兒：「我家四相公，他脚底起泡，得挑一挑，請你通融一下……」

「不……能……」是這樣的冷，又是這樣的無情：「到午間打尖時分，再挑不遲！」

「可是，腫得難受，將爺……」

「是你作主，還是俺作主？」

「將爺，你也未免太過不講人情。」

叭的一聲，岳山臉上一熱，眼前金星直冒，這個趙將爺說打就打，並且，還不講理呢？既打了人，還臉帶不憤之色的道：「告訴你，說明白的，你們一個個打定主意，給我自殺死，老實說，你趙老爺是出了錢，買來這趟差，爲甚麼？我是來報仇的！」

「你……你……」岳山急得說話也不利便了！

「爾等的性命！已在我掌握之中，現在，山高皇帝遠，你們不肯死，我……哈，我就會慢慢的消遣你們，岳震你的脚，走出了水泡，哈！到前面鎭上，我會服侍你……」這服侍你三個字，是緩緩的出口，面色更爲冷峭，而一聲笑聲中，他是一提馬韁，飛步向前，順手抖起長鞭，叭叭連聲中，可憐幾個趕路的配囚，莫名其妙的，爲這個將爺打了個衣破肉損。

大家全聽得明白，這個趙將爺是來報仇的，並且，還挺陰狠……分明，他不將岳府中人害死他是不甘心的，如果，希望捱到嶺南，那麼，不知道這個人會有多少陰險手段來對付大伙——岳雷、岳霖、岳霆、岳震——這四個將門之後，可算是生死皆難，如果，忍受，忍受得多少，唉！後果不堪設想。

父親，大哥被奸臣所陷害，看來，奸臣並未放過忠良之後啊！圖個自盡，可又成何體統，堂堂一代英雄之後，難道就如此不好種，自殺……不！忍！唉，又怎知這個畜生會如何對付他們。

岳震是走一步，捱一步，水泡不挑破，這個罪就受了個夠，再聽了這樣的刺心傷肝的話，他越形難過，他眞想揀個地方，或者，一頭撞死，或者來個投崖自盡而亡！

一陣馬蹄聲由後趕上，刹那間，一行人馬已由大伙兒身邊掠

過，大家全看得清楚了，是三個青衣人，在掠過這些人時，全回過頭來，好似戀戀不捨似的，直到馬匹帶他們走出了老遠，岳府人是看不見他們了，想來他們已經騎馬趕路了，不過，岳府中人全看清馬背上的人面孔，這三個人面孔，却使岳雷等人心中直冒冷汗……因爲，這三個人看來全不是好相與，一路看，一路向他們大夥兒笑，笑得如此陰險，又帶着三分殘酷之意。

難道也是對頭，天啊！岳家到底作了甚麼孽？少保公生前，又究竟作過些甚麼傷天害理的事啊？到如今，却有這麼多對頭來尋仇！又何況，我們已受刑配，如此，還不能消了他們的氣？非得令岳家死盡死絕不可？

突然，一騎人馬飛來，是那個趙將爺，他對岳震看了一眼，陰惻惻笑了笑道：「好啦，前面有個村集，俺已代你準備了！哈……」笑聲中，他又向前飛馳而去了。

誰也不明白，趙將爺準備了甚麼？不過，這笑聲如此的陰冷，令岳震是眼中含淚，不是嚇得哭，實在是被氣得苦……

還有，他根本無法猜透，他在前面代自己準備了些甚麼？

一行人進入了鎮集，是小鎮集，乃是赴贛州的要道，趙將爺是悠悠閑閑的，牽馬等待，岳山扶着岳震來到了趙將爺面前，他是冷冷的將馬韁繩交給岳山。

一手將個岳震由脅夾縫挑起，他直接是將個岳震拖進個小鎮店裡……有個小二在侍候着，岳震是神色不寧的看看趙將爺，他是將岳震的鞋襪褪了，手中有一根竹籤，看來是好心吧，他是一個又一個的，將岳震腳底下的腳底水泡挑了……然後，用桑皮紙抹去了瘡水，嘴一嘟，小二持來一盆水，而趙將爺臉面帶笑，雙手將岳震的腳踝抓緊，直往盆中按去，一聲慘叫，岳震已昏死過去！

又聞得趙將爺一陣震心肺的長笑！雙手一抖一放，可憐，岳震直僵僵的，仰面朝天倒了下來……

岳雷發覺不對，在刑具牽絆之下，趕到兄弟躺倒之處。這一盆不是水，是剛煎好的豬油，怪不得他看不見熱氣，其實，這一招，令岳震比受重刑更厲害十倍，試問，腳底水泡才挑，而有這等狠心的人，將人腳放在滾熱的豬油中，你想想這對腳，還不腫得可憐，也難怪岳震在慘呼聲中，回不過氣來，而暈了過去。

岳雷是心疼萬分，他抱住了兄弟，他厲聲對那個趙將爺道：「你……怎可如此……作賤我的兄弟……你是何居心？」

「你是聾子嗎？哈……俺早已說過了，乖乖的，自己尋個自盡，否則，太爺有的是侍候之道，一個又是一個，我不消遣得你們生不如死，你老子就不姓趙！」

岳府中人個個看到了岳四相公的慘狀，個個眼含痛淚，却又無可奈何。岳震在岳霖的推血過宮，讓其一口氣回復了過來，唉！岳震是慘然一聲叫：「好！賊子……」一口氣又接不上來，尚幸岳雷的手掌抵住了他的心口……勉强的，算是將岳震緩了口氣。

但是，岳雷十分明白，這一醒來，兄弟的苦痛就得明白忍受，他恨不得以己代替他……却又是辦不到，岳震是疼得汗下如雨……這還不算數，以後，又該如何？兄弟這對腳是不能行動，如果沒有良藥之敷治，他可能全毀了。

還有，這個陰狠的趙將爺，他已掛出了招牌，來者是與他們做了死對頭，他又怎會照顧他們？

不！兄弟的腳就是承蒙他照顧得如此的！再想他照顧，好！命也讓他照顧掉了。

但是，怎麼辦？束手無策。

有幾個公差的是可憐岳府中人，可也有不少是趙將爺的人啊！你看，他們都在這鎮店中，開懷暢飲，嘻笑鬧酒，至於配犯！由幾個好心的公差弄了些飯、菜、饅頭，來餵他們，可憐，又有誰能吃得下……

岳震一雙腳腫得又光又亮，可想而知，內裡是肉腐血注，這！怎麼走？

「扶住他，扶緊他，不可令他掙扎！」聲音如此的清楚，岳雷等人，並不知道面前多出了身穿黃蔴衣的中年文士，此人是滿面含笑，右手抓了一柄式樣古樸的玉刀。左手已抓住岳震的右腳，他右手的刀已刺在腳背面……而口中却是萬分柔和的道：「別怕，別怕，你很快會不疼……咬牙，嗯……」一邊說，一邊他是已將這腫得怕人的腳背已劃破了，一股血漿般的液體，在其手指的按捺下！壓擠而出……而岳震痛得面色蒼白……戰聲哼哼……

「我是爲你好，我不想毀了你的功……唉！只能硬下心腸，不點穴，不截脈，唉！我該死啊！我貪酒誤事，唉！岳少爺，你駡我，別謝我！我才消氣！」

岳雷等人已看出這個蔴衣中年文士，是個有來歷的人，雖然，他是令岳震痛得死去活來，但是，却已可看出，這雙腳算是能保存了！這一揉一按之下，本來，腫得發光的腳，漸漸的，在回復原狀，岳震的面色越來越自然了？分明這苦痛在減少，減少了……

後面叭的一聲響，一道黑影掠



來，正是那個趙將爺來打岔了……

「甚麼東西，敢來多管閑事？你難道不怕王法嗎？」是趙將爺在斥責，兼打人，那個中年人並不有所行動，這條長鞭可不客氣，着了左肩，然後長鞭趁勢一捲，好，中年人喉間已讓長鞭以毒蛇般箍了個狠的。

岳雷心頭大震，面色大變，看來，二相公是忍不住，他得拔傢伙了，他得闖禍了……可是，中年人一抬頭，對岳雷又是一笑，笑得萬分歡暢呢！這就令岳雷莫名其妙，至於那個趙將爺又如何？

他一招得手，心中大喜，本來，他爲人萬分殘忍，見長鞭已箍住了中年人，手一運勁，他是想將那中年人抖了起來，唉，喉間被箍，他這樣一抖，長鞭必一緊，這可不是將個中年人活活勒死了……對，他就是希望把這個中年人勒死的。

可是，壞了，甚麼？趙將軍武功不算弱，並且，佔得上風，憑他這一抖手，就該將那個中年人抖得半天高才對！嗨嗨，見了個大頭鬼，這一抖，氣用岔了，趙將軍發現這右手關節格的一響，心中一怔，不對，如果不鬆手，看來，自己的手眞能崩斷了……他心神大震中，還算見機得快，手一鬆，長鞭脫手……唉！還有鬼可見呢！不知怎麼一來，呼的一聲響，一股勁風，兜頭兜面的擊到，趙將爺連看也沒有看得清楚。

又呼的一聲響，劈面中了一鞭，喉間又是一緊，好像有條大蛇纏住了自己的一般，喉間箍得實實的，幾乎閉了氣。

趙將爺於是又驚又怕又恨之下，才發現了自己剛脫手的長鞭，纏住了自己，可弄不明白，那會這樣快，又打又纏的？他算是看清了情形，身子一立，雙手將纏住了自己的長鞭解了下來，唉！趙將爺！依我看，你就不必去找蔴煩，你是打人却會反被人打，人家根本沒還過手，你還去找死！這不是自討沒趣嗎？

趙將爺他是氣昏了，還有，他有恃啊！恃的是勢，因爲，他是個官，因此，他提鞭起步，來到岳雷弟兄之面前，一聲怒喝道：「是甚麼人？敢對官差無禮，你有幾顆腦袋，起身！快點與我起身！」

趙將爺，你跳你的，至於那個中年人，他依然全神貫注在岳震這雙腳上……這一段時間雖說不多，但是，中年人的手法實在不慢，第二隻腳也已破了皮，擠出了血，再加上按摩，已漸復舊觀，但是，中年人或者怕自己手術有所疏漏，所以，他在左搓右摩，右搓左摩的，並且，還在道歉，數說自己的不是，至於那個趙將爺！哈！他根本沒當他是一回事。

趙將爺可發了狠啦……手起又是一鞭……唉，這就是趙將爺的不是了。

第一鞭幾乎令自己弄得閉過了氣，第二鞭又怎能有效了？如果是個聰明人，就該走了，越早走，越走越遠越好，稍一遲緩，哼！有你的好看了！

果然，鞭聲中，微聞中年人冷冷一笑道：「岳家幾位公子，看老夫代你們消消氣。」衆人眼前微微一花，黃影飛動，趙將爺的皮鞭沒了聲，再看清，不知怎麼一來，趙將爺變了個空手，皮鞭已到了中年人的手中了。

趙將爺可冷得很，背上一探，一柄綠鯊魚皮的單刀出手，好，是柄寶刀，怎見得，這柄刀一出鞘，就寶光耀目，並且，這柄刀的款式，刀身四指寬，雙起綫，刀尖微微上翹，趙將爺寶刀出手，刀鞘隨手一擲，嘴角帶着一絲絲冷冷的笑意，一雙小眼睛，冷光四射，兀立當地，不站門戶，好！中年人也不得不點點頭，此人實在不是個庸手。

腳步聲中，又來了四個公差，是從鎮店中趕出來的，分明這是趙將爺的伙伴。一個個單刀出手，中年人突然記起了一個人的江湖流派。

「你們是山東齊家的？」

趙將爺冷冷的點點頭。

「如此說來，你是齊家門中弟子！」

「目下的掌門人……」

「如此說來，你姓齊？」

「對！我姓齊！」

「這就奇了，姓齊的與岳家又怎結的仇？還有，啊！難道齊家的老人死了！」

「死了！」

「死在那裡？」

「大理寺獄中。」

「噢！原來就是那個奸相的爪牙。」橫裡傳來了這一聲清脆的呼叫聲，嗨！在長草中，走出了個少年，而這個少年生得可眞不討人喜歡，臉上東一塊，西一堆的，不知是胎記，還是天花，抑或是出痘疹的疤痕，總之，這個面容是不太討人喜歡的，至於年紀，啊！看清了，還年輕得很，至多十八歲，一個青布包袱，斜跨在前胸後背，手中拿了一根桿棒，不，熟銅棍！

「這位老先生，請你代我家小主人療傷，這幾個人，交給了晚輩是也……」

「小伙子，你辦得妥？」

「辦不妥，也得辦……」這小伙子是說得如此清爽，聽得出還夾雜三分憤慨之意。

「齊天健，我老實告訴你，你父死在我父手中。」

「你是誰？」

「我乃先元帥帳下，馬前張保之子，我名張英。」

「張英，你的老子呢？」

「你就算是個盲公聾啞，也該聽說過，先父已撞死在大理寺獄中了，爲甚麼？因爲先父不能救得出少保公。而你父，却在這個時候，爲虎作倀，想捉先父爲人質，逼口供，哼哼，齊天健，憑你父這點道行，怎能是先父的對手，好，他爲先父的玉蟾步、八仙跌，再加上抖亂手毀了，身上毫無傷痕，這就令奸相無法可以利用獄中屍身作文章，雖然，先元帥依然無法脫難，但是，京中父老百姓，却是看清了奸相的陰狠，更因此，令我輩知道了忠奸不並立的道理，齊天健，我勸你快點走，脫下這張老虎皮，乖乖回你的山東，這神刀門還可保存，否則，如果一意孤行，步你父之後塵，我怕你們的結局是會慘不堪言！」

張英侃侃而談，那想到白刃已臨後身，錚的一響，張英大吃一驚，一個黃龍倒翻，背後包袱被刀削破，包袱中一副鐵甲幾乎跌出。

張英心中一凜，明白了，自己如不是那副鐵甲，背上早已受了傷。

神刀門果然有其獨特之技藝，能練到出手無聲無息，分明已達到一流的境界，自己不可托大，雖然，魯家的絕技，在己手中，若果目空一切，自命不凡，嗨！極可能因此而毀了，自己死，不要緊，再說：父親一死，他是滿懷悲憤，眞想一死了之，可是，那個苦根和尚說得好，留下一門絕技，可算是留下一份抗金的潛力！

金人入侵，非但毀了我們的莊園田宅，生靈塗炭，也毀了不少武林絕技，得號召，得保全這些尚未被毀的江湖絕技……張英，他不能死，並且，他還想保全神刀門！

現在，他是萬分痛苦地，解下了這個包袱，然後，一長身，金光閃鑠中，勁風如潮的，熟銅棍首先向那個趙將爺面前點到，好個神刀手，右臂一迎，噹的一聲響，刀棍相交，張英暗中叫好，可是，你慢叫好，突然白光如虹，疾如星光般，沿棍而直滑下去，張英變招稍慢，兩手手指就得給這一刀，毀了幾隻。

張英一個車輪轉，身形一個大迴旋，雙臂運勁一格一盪，這就令趙將爺等人嚇了一跳，原來，這一轉，非但迸開了趙將爺齊天健的單刀，更且連消帶打的，與其他四刀手拚了一招，你說快手不快手？

「神手五刀」是神刀門中最高最沉的殺手絕招，五刀手如五星聯珠般，將對頭困在這五星交織的「五刀禁」網中，五刀聯珠，刀刀有去有來，刀刀密如繩網，貫如聯珠，說得嚴格些，是織成了一張刀網，試問血肉之軀，又如何能闖得出這個刀網的。

岳氏門中，全已看出了這神刀的風雨不透的刀法，誰也得代張英擔心，岳震首先對中年人道：「恩公，請你出手，請你……解開？」

突然，一聲長嘯，錚錚，金鐵交鳴聲中，一條黑影直竄長空，而五刀手却是兩個已順勢追擊而上。這就可以看出，雙方已面臨最後一決之招式了。張英是仗靠棍法打出一條路，而五刀手是啣尾窮追。

果然不錯，是殺手絕招出現了，張英人在半空，一聲大喝，熟銅棍簡直是亂打亂點，而人是仗着這一股亂打亂點的勁風支持着，兩個聯手尾追的神刀手，首先爲一股捲天潑地的勁風所吹至，何況張英的棍點，看來是一無章法可言，但是，招招向其眉心點來，這是甚麼棍法呢？

這是威震羣魔的瘋魔棍法，而且，又是瘋魔棍法中三大神式之一，「天門開，羣魔縱横」的絕着，神刀手五星聯珠，雖說可以困住張英，但是，張英的「倒翻天，靈魔飛昇」就已將自身的神勁玄力，掙破了這一面五刀禁網，現在，只有兩刀手啣尾而上，其餘三刀是佔三才位，希望將張英逼入禁圈，可惜，兩刀手那能擋得住這一式神招，就算是二刀手展開浮雲掩月的護門式，瘋魔棍的羣魔縱横，立化爲魔影幻閃的，破門而入，兩聲怒吼，兩條人影已爲瘋魔棍一左一右的，在半空挑翻落地。

張英仗雙刀手的勁力支持，然後半空變式，一個天魔飛升，天神迴馭式，棍影縱横中，環打三才位的三刀手，主刀齊天健功力較高，他一撲身，單刀如虹，長空一整，一股刀風，直掠張英中門，如果爲其削中，張英起碼有一半身軀分了家。

張英現在是瘋魔招式已出，週身已爲棍勁迴護，五星刀的「長空一擊」掠到，便是喝聲來得好，雙手一迴，棍身半指天空，錚的一聲，單刀爲其熟銅棍相格，就勢左手一封，向前踏進一步，右手一反，指向半空的熟銅棍，立刻壓住了齊天健的單刀，雙臂再一凝勁，齊天健的單刀被張英制住，齊天健眼前一花，耳中一陣龍吟聲，張英人影不見，而自己兩同門的單刀，已與自己的單刀絞在一起，分明張英是借勁還招，並且，令自己人扭在一起，齊天健發覺不對，但是，身後又有勁風臨身，喊聲不好，一



個雲裡翻，希望避過來招，唉！你祇避開刀，錚錚兩響，兩柄單刀脫手，齊天健就知這一次是一敗塗地了。

齊天健可陰險得可怕，發覺不妙，單刀一揚，身形一動，他可不理受傷不輕的兩同伴，也不去看望脫手的同門，他是三十六着，來個走爲上着，爲甚麼？他自知手段太辣，十分可能落在岳府的友人手中，會受到更厲害的報復，他身形一動，竄出老遠，在他以爲是可以衝出重圍。

對不住，背後呼的一聲響，一條似龍非龍，似蛇非蛇的傢伙，當頭捲到，齊天健發覺不對，單刀一個雪花蓋頂，希望護住頭面，對不起，錚的一聲響，單刀爲一股勁力，震得幾乎虎口迸裂，而黑影一阻一架之下，變勢將齊之頭頸捲住，一看清，分明是自己的馬鞭……

「老前輩不可下毒手……」遠處傳來一聲求饒聲，齊天健已覺得勁風透出，一陣疼，疼徹心脾，自己已爲人將自己頸皮一把抓住，幾乎扯入了骨。

看一看清楚，果然是那個身穿黃麻衣的中年人，還是滿面笑容，可是，這兩眼神光，透着些煞氣。

齊天健與這對眼神相對，禁不住心頭一陣寒戰了。

「老前輩請高抬貴手！」張英已趕過來了。

「你敢來干涉我的事！」

「不，老前輩，我是，別有所求！」

「我不理你求我何事，這個惡徒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放過的！」

「……不可多嘴，齊天健，你好大的能耐，你竟敢如此刻毒，陰殘，你敢作賤岳家後人……哼！你可認得我嗎？哈，諒你也不會認得，老夫是有名的大殘山人。」

齊天健如此陰狠厲害的人，一聽到大殘山人四個字，竟然臉色大變，而冷汗直淌，爲甚麼？

須知大殘山人的大殘手，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慘酷殘毒，誰要是爲其認準了，那麼，朋友，這位先生本領，叫你一日受三百六十五種奇刑酷磨，每一種刑罰，都是令人啼笑皆非，而萬分難受，你不會死，但是，比死更苦痛。

齊天健對岳震這一手，表面上看來，殘忍刻毒，而又陰損可惡，現在，他大叫爲甚麼……一陣劇疼，由心底裡泛了出來，立刻，有一股極細，極陰的氣流，在全身大穴游轉……轉到那裡，那裡就如同骨髓裡痛出來的陣痛，蔓延，蔓延……

他冷，越來越感到冷，咬牙，抖戰，越來越厲害……牙齒與牙齒如同打鼓般。而齊天健的口角流血，這是他抖戰得太厲害，咬碎了舌頭。

「老前輩，不可！不可！」張英在急叫中，伸右手來按齊天健的靈門穴。

大殘山人却是冷冷一笑道：「小子，你非得讓我連你也扣住了不可？」

「不！老前輩，何必自相殘殺？」

「自相殘殺？你說甚麼？」

「老前輩，不錯，齊天健他該死，可是，在他以爲，他是爲父報仇。」

「哼！齊伯全又算是個甚麼東西？他該死，爲虎作倀，意圖殘害忠良，你父親是成全了他，令他死於自然。」

「先父爲了保存少保公。」

「應該將他碎屍萬段！」

「少保公就是不想被權奸找到了藉口。死，他不想死得不清不白啊！」

「我不與你爭執這些，齊天健他如此殘刻惡毒，我是非叫他死，死得更殘，更刻毒更慘更狠。」

「老前輩！齊天健一死，神刀門算是毀了！中原武林又弱了一個，你是代金狗做了好事了，他們殺不夠，我們自己再來湊數？」

啊……張英的話是畢竟有道理……對！殺了一個人事小，毀了一個門戶事大，任誰也知道，江湖人隱跡風塵，並不是眞正的無所事事！至少，不必如民間的可憐自嘲語：「金人有狠牙棒，我們有天靈蓋」那樣的凄慘，皇朝是不爭氣，軍隊更加不爭氣，那麼，將來的抗金，就得仰仗民間百姓，而民間之百姓能夠爭氣，得憑仗江湖道。

唉！大殘山人鬆了手，而齊天健却癱瘓在地，還在抖戰，還在受罪，這餘波，唉！雖是餘波，齊天健是死去活來了三次！

「依你之陰狠毒辣，我眞恨不能叫你歷盡千死萬難，不過，張英的話，令我別有所悟！唉！你……你該明白，國事如此，全是秦檜作的孽，而你老子，却全貪圖富貴，受老奸之禮聘，隱身六扇門，殘害忠良，岳少保如此英雄……」

「他不是……我父……所殺。」

「他助紂爲虐，他是幫兇。」大殘山人又露出了殺氣，齊天健又如何？他低了頭，他不開口，他不爭辯……

「你明白了沒有，本來，你非死不可，現在，我不想殺你，因爲，唉！除非你不是大宋子民，你認賊作父，否則，你也該爲天下子民盡一責任。」

「對！齊天健，老實說，你父親已死，我與你本就該是水火不相

容的，我來，是找你們拚命的，可是，我碰到了苦根和尚，我受他點化，他更代我指出一條路，是聯絡武林道路好，還是戕伐武林道路對，一家一姓的仇大，還是一國一族之仇恨重要……齊天健……你是神刀門的傳人，你爲權奸所愚，我不想殺你，我更不想毀了你的神刀門，我只求你有所明白，我們無法如少保公那樣壯懷激烈，大喝一聲……還……我……河……山！但是，我們得盡力保護自己鄉里、親人，不受金狗的欺凌，我們能保衞社稷，我們總可以保護一個鄉里無恙……齊天健……你我後會有期。」

* * *

張英與大殘山人走了，他們去求見岳夫人，再與岳氏家人見面，至於齊天健又如何？

他現在算是緩過一口氣來，但是，他是暗中立誓，他還是非報父仇不可，本來，他是補了個長解護軍頭，現在，眞面目撕破，他與幾個同門就不必再混在岳氏這一批配軍叢中，他還是暗算……

「旣然身份已露，並且，是不可以再以皇命消遣他們，好，我非殺他們一個乾乾淨淨，我可不會甘心罷休！」

從此，神刀門中五刀手是暗中在籌設毒計，可是，才過贛州城，齊天健却爲三騎馬阻住了！

這三個人看來萬分的不順眼，而且可以列入面目可憎的項下，當他們現身時，這說話更爲可惡，其中一個青面孔，濃眉虬髯漢子先開口：「你叫齊天健，你叫駱天清，你叫萬天湖，你叫阮天明，還有你，叫做徐天行，對不對？」

五刀手可弄了個莫名其妙，嗯！此人說話却是生硬得很，不像中原人士，啊！是金幫來的，齊天健突有所悟，立即另有打算。「三位是……」

「我們！哈……我想你們已看出，我們不是南朝人……我叫完顏慶，這一個是我的師叔李延明：這一個是我的僕人，伏充……」

「請問三位到此有何貴幹？」

「本來，我們想對付岳蠻子的家人的，當我們發現你是個大大的好人，所以，我們也不想理了！可是，出來個甚麼張英啊！大殘山人啊！哈！我們眞高興，你們自相殘殺，那非常非常的好，可惜，你們打了幾下，不打了，那，可大大不好，再聽那個甚麼張英的說話，我師叔就留了心，我們立即發出靈鴿，傳遞消息，哈！我們就來找你們了，找你們幹甚麼，哈……拿來！」

拿甚麼，齊天健那裡明白了？自己與他們不相識，又不賒，又不欠，有甚麼得拿出來了？突然，他看到自己師弟阮天明已越衆而出，首先對那個完顏慶理論——好，自己再聽聽，然後另作打算。

越聽，越不是味兒，火越往上竄……甚麼金人是主，南朝是奴？甚麼你家趙構如何如何，又說甚麼他們要甚麼，你們就當奉獻，阮天明首先翻了臉……

「完顏慶，你可知你是滿口噴糞？」阮天明還想繼續說下去，那想到右邊的那個面色木然的老人，突然由馬背上飄落。

向阮天明的腰際出手，阮天明是一個「脫袍讓位」，卸去來勁，一揚手，單刀出手，眼前一花，全身宛如爲一個無形箍，箍了個全身難動，鼻端微聞一絲血腥，頂門一疼，可憐，連聲也未出，天靈蓋已爲人震破……又是一陣旋風來，阮天明的屍體轉到了齊天健面前，仰面倒下。

「哈哈，看見了沒有，你們的南朝人，就有個天靈蓋，哈！可明白了沒有，得小心侍候我們，我們說甚麼，你們聽甚麼。我們要甚麼，你們獻甚麼！否則……」語音突然轉狠道：「他，就是你們的榜樣了……」

同仇敵愾，照理……齊天健應該與完顏慶等人拚命，可是，他面色變了，冷冷的對阮天明屍體看了一眼，然後，對完顏慶等人拱拱手道：「在下……明白了……」

「哈哈，那就好了，聽話了！」

「奉命唯謹！」

「哈……好，來，先把駱天清的雙臂卸下。」

駱天清面色微變，全神貫注在齊天健的身上，看看齊天健究竟怎麼做，不想，齊天健面色不變，倏的一個轉身，手中鋼刀現，向駱天清的左右斫下。

那邊傳來一聲急呼：「不可！」鋼刀被阻，嗆然一聲響，看一看，是徐天行出的手，「師兄……你……你發了瘋不成……你……竟然忍心自相殘殺！」

「天行，走開！」齊天健的單刀，其疾如風，在五刀手中，齊天健因深得其父親傳，刀法就高出幾個師弟一籌，而今，他是希望保存自己，因此，非得奉完顏慶之命唯謹不可，他怕死，並且，單從這個李延明的出手殺了阮天明來看，自己五人聯手，也不可能是對方的敵手，又何況，阮天明祇得一招，就落得個頂上開花，死……死得極慘……只得全力出刀，保全性命！

徐天行是看出了形勢危急，他展開渾身解數，他希望能阻得一時得一時，他在叫其他兩個師兄走，快些走……駱天清與萬天湖又如何？兩人的心中苦痛萬分，他倆突



然想起了張英的話，金人殺不夠，自相殘殺湊湊數……」想到這裡，不想走，想死，再一凝神，張英另一番說話又在耳邊响動。

我們得盡全力保護自己的鄉里、親人……不受金狗欺凌，嗨嗨，明白了，走，將自己的武藝，傳授與鄉里、親人，這才是正經，走……那怕是走出一個……現在，駱天清也已看出了這形勢，分明，極難走出這些金人的羅網，希望也只能希望，走得一個是一個了。

徐天行是拚命的與齊天健糾纏，這說明了，他也是抱着這個希望，走得一個是一個。

齊天健即使刀法比徐天行高，可是，你理虧，他理正，更加上徐天行是抱必死之心而戰，聲威氣勢，全佔了個上風，這就令齊天健幾下重招，全在理虧義缺之影响下，發不出全部威力，而駱、萬兩人却已越離越遠了。

馬蹄聲响，鞭聲中，一騎青驄馬似飛掠過，正是那個所謂僕人的伏充，他大概是奉命來追。

駱天清回望有人來追，他是一聲厲喝：「萬師弟，速去！」邊說已一個側身卸勢，而右手刀，光華閃爍，稍一偏過來騎，反手就是一刀，由下而上的「倒翻七星」直掠伏充。

伏充見刀來，他是一聲獰笑，左手一探，臂一彎，剛剛避過這刀鋒，立即以下扳上，駱天清的刀鋒已老，刀背被束……一股勁力傳來，駱天清不由大驚，爲什麼？

原來自己的單刀已爲伏充抓住刀背，如果不放手，自己勢必爲伏充連人帶刀，一齊拖了過去。

伏充又如何？他可是兇殘得可以，雙腿一用勁，這匹青驄馬竟然一個一旋轉……試問，人怎能與馬鬥力，一股急勁轉動。

駱天清就只能將柄單刀脫手，一個「倒踩陣風」人飄出老遠，可是，伏充的馬，正是向前急馳，一聲怪叫，駱天清只見一彎銀虹，其疾如箭的向前投去。

萬天湖是發覺身後勁風臨身，背心一疼，前心一窒，啊字也只叫了一半，單刀已由後背透胸而出。萬天湖的勁未衰，走了幾步，才算倒翻地上，屍橫地上。

駱天清想走，已來不及，這個伏充就將他當作獵物，騎了馬東阻西攔，漸漸地，慢慢地，將駱天清逼入了原來的地方，身邊聞得徐天行的叫聲……

駱天清放眼一看，徐天行在滿地亂滾，一隻右手……已爲齊天健砍了下來。

「哈哈，師叔，看來，南蠻子的話，有些道理。」

「不錯，可惜他們練不到高處。」

「是……嗨……齊天健……」

「小人在！」

「我叫你幹什麼？我是叫你砍誰的手啊？」

「是，小人即刻辦！」

「不必了，我看，你就將你們中的拳譜刀訣獻了出來，獻出了後嘛，你自己抹了脖子算了！」完顏慶輕描淡寫的說着話。

而齊天健又如何，他面色大變，聲音抖顫地，還想向完顏慶求饒呢……但是，他忘了，外族的侵略者，永遠不會可憐他們視之爲垃圾的人物。除非，你在他們心目中尚有利用的價值。

駱天清是面帶冷笑的看着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師兄，他在想，如果你是人，你曾經對岳氏門中，利用職權，氣燄薰天，對金幫韃子，你也能抬一抬頭，挺一挺身，那麼，你死了，我依然當你是師兄……永遠會記住你……

可惜，他是如此之可耻，在哀叫……在懇求，他只求活命，希望完顏慶能放生了他一條命……

「你說完了沒有……」完顏慶面帶卑笑之色，冰冷傲骨的說話：「咱家要你交出拳譜刀訣，然後死……」

「何必一定要他死？」來了救星了！

駱天清已聽出說話的人是誰，大殘山人。

「哈……你也來了！」

「韃狗，你來得，我又爲什麼來不得，你得放明白些，這兒是大宋的地界，可不是你金狗的地方，對不對？你們憑什麼任意來往，又憑什麼隨意殺人？」

「哈……老兄，你該看清楚了的啊，是他們該死，他們甘心情願的，哈……自相殘殺。」

「這也不錯，這些個王八蛋，不是個東西，該死，不提這些，可是，誰又叫你們任意來往的。」

「你說什麼？啊！師叔，這老兒他斥責你我，不該任意來往於大宋的地方，唉！可惜，他不是大宋皇帝。」

「就算是，又怎麼樣？還不是做兒子皇帝，受咱們大金皇帝的封號，受咱家大金皇帝的册封……」李延明冷冷的說道。

「對！老鬼，你該明白了吧？」

「我當然明白……不過，金狗！」

「你這一次是正式罵我了！」

「哼！老夫對你說個清楚明白！」

「好……我聽……」

「有降金的皇帝，有降金的權奸，可是，沒有降金的大宋子民……」

「可是他又算是什麼?」

「這個是無恥的畜生。」

「好，罵得好。」倏然，完顏慶面色一變，暴喝一聲:「老鬼，你與我躺下吧!」語聲中，就見他擧手一抖，一連串亮晶晶的光彩，向大殘山人全身射到。

好個大殘山人，他是冷冷一笑，身形一動，如一股旋風，首先轉到駱天清的身邊，一揚手，將駱天清一把抓起，這就可看出此老的功力不淺，這個人出手，而身形依然輕靈如燕……完顏慶所打出的暗器，乃是絕跡於中原的銀星串!這種暗器是陰狠、詭異，兼而有之的暗器，在完顏慶心目中這種暗器已絕跡中原卅年，再也不會有人習練、發放。大殘山人即使身懷絕技，可是在這種暗器襲擊之下，也是難於避免。

不過，完顏慶可是錯了!這銀星串雖說已在中原失傳，但是，中原武林道見多識廣的老前輩，尚未死盡死絕，又何況大殘山人乃是中原有名的暗器祖宗，別說銀星串，就算是威震中原武林的暗器之王——蛇蜕鏢，他也是能發能收。

須知在北宋末年，武林中之暗器排列是:

一、蛇蜕鏢。

二、一着先。

三、銀星串。

而一致公認，蛇蜕鏢是十死無生的暗器之王的。

蛇蜕鏢是余家的獨門暗器，也是威震天下江湖多年的唯一暗器祖宗……至於一着先，却已是絕跡江湖多年了，不過，從完顏慶打出這一串銀星串，隱約已看出，或者，金幫中人不會使用這種暗器。但事實俱在，完顏慶能打出這一串漂亮的銀星串，而一着先這一件中原有名暗器入了金狗手中，也在情理之中了。

完顏慶是十拿九穩。

大殘山人是視爲兒戲。

銀星串爆炸聲中，環打了個空，非但空放，完顏慶連個帶頭的也沒傷到……

原來，完顏慶的出手，非但對付大殘山人，有一串的是照顧了駱天清，至於齊天健，他根本不放在眼中，因此，這出手就算是認準了大殘山人與駱天清，他那裡想到大殘山人非但不受這銀星串之打擊，並且還能將駱天清帶出了重圍。

完顏慶可心驚了，當然心驚，今次，他之所以敢來中原，敢來追殺岳飛的後人，他就是憑着自己武功。至於李延明是他的另一個靠山，而自己最得意的絕活，就是這一着銀星串，但是，今日，他的銀星串失了效，他已是面無人色，唉!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完顏慶這種惡徒，他恃勢橫行，自命不凡，在其手下沒有一個討得了好。

並且，沒有一個不受盡折磨而死，可是，當他遭到了挫損時，他比隻老鼠還不如，他會怕……怕什麼?怕死!

大殘山人已將駱天清安置妥當，然後，冷冷一笑，斜睨着完顏慶，陰惻惻的一笑道:「你還有什麼暗器?」

完顏慶在馬上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悶住了，他實在想不出個回答來……在目前這個情況下，他希望馬上走，離開這個可怖的地方……

* * *

大殘山人見完顏慶的神色，他又是冷冷一笑，一步一步的，向三人三騎走去。不想眼前一花，只見那個神態木然的李延明，倏的人似大鳥般，由馬背上躍上半空，大殘山人身不變，步不變，並且，連眼神也不向上望，只是認準了完顏慶。

可是，李延明這一式天鷹式是疾如狂飈般，摟頭蓋頂的直向大殘山人撲到……

李延明十指彎曲，形如鷹爪，在他也並不奢望一招見功，因此，這一式後面，連藏七個變招，不想，雙手一落，掌中有物，不由又驚又喜。

看來這個蠻子，只是個吹大氣的傢伙，在自己天魔爪下，對手是無所遁形，既已一招見功，不客氣，殺了這個傢伙吧!因此，雙手十指用力……只聽得一聲慘叫……李延明不由大吃一驚，眼一凝神，這才看清楚，自己天鷹爪所扣住的，乃是伏充……

前面也傳來驚叫聲，是完顏慶!李延明還算功力收發自如，才算將伏充傷了，不過，可也已令其受痛苦萬分，一鬆手，又聽了完顏慶的驚呼聲……那敢怠慢，身形一轉，已看清了完顏慶，萬分狼狽的在地下翻滾，那個大殘山人是面帶笑意——他永遠是一張笑臉，似影附形的，在完顏慶的四週踱步。

李延明乃是西夏第一能手，眼光如炬，心細如髮，自己一招出手，大殘山人既然能聲息不動，在石火電光立瞬之間，可以展開其殺手法，此人之武功，當得神出鬼沒四個字了，如今再看清了這個步法，是步步封死了完顏慶的出處，也就是說，完顏慶根本已陷入大殘山人的禁圈中，只等你精疲力竭，好，他可以一招見效。

事到如今，李延明是不得不展開自己的奪命神招，全力一拚，於是一運勁，全身骨節格格作响，他這功勁一運即到，步法凝重的……慢慢，慢慢走向大殘山人……



一聲怒吼，李延明的雙掌已緩緩推出，好功夫，掌起處，勁風似雷。三十年前的威震江湖的風雷伏魔掌出手了，本來，現在，大殘山人發現強敵後臨，他可不是個狂妄自大之人，不敢怠慢，一個迎風拂柳，看起來是輕飄飄的軟綿綿的，可是，李延明心中佩服，這分明是滲透了剛柔之道的出手。風雷伏魔掌就怕對手來個以柔制剛，越是輕靈柔和的出手，越是令風雷掌失色……

現在，得憑功力、勁力來比輸贏了!

完顏慶又如何?他當然脫出禁圈，一個倒縱步，蜈蚣翻，人已離地而起，可惜他已氣喘如牛，額頭現汗，不過，當他一起立，先去看望伏充。

大殘山人看來是落於下風了，爲什麼?李延明的風雷伏魔掌是打得威風凜凜，聲勢不凡……轟轟隆隆之聲，配合了李延明之伏魔吼，簡直是天神下凡相仿，而大殘山人就如棵牆頭草，在李延明之掌風勁力下，往來搖擺……李延明的掌風向東，大殘山人身形飄向東，迫擊向西，大殘山人隨風向西……

突然，伏魔掌中的「天震地拆」……大殘山人一個旋風轉，人由上而轉下，就如沒知覺的物體，爲李延明的隨手帶動般……這不是大落下風?

不!看清李延明又如何?他是面色端重，鬚髮戟張，目射兇光……可是，聽得出……他的吼聲越來越高，越高就聽得出……有嘶嘶之聲……還有，噴氣也越來越粗……遠不如大殘山人的輕鬆……莫非李延明不濟……

一股勁風掠過，一條長大的黑影，在大殘山人身後掠過……原來，他來了幫手了!好!這就令大殘山人分神了，事實俱在，憑李延明、完顏慶、伏充這三個人，單打獨鬥，那都不是大殘山人的對手，缺一個李延明，大殘山人依然是穩操勝券，少一個完顏慶，大殘山人也不至於束手無策，獨是李延明、完顏慶之聯手，就可以威脅大殘山人了!

李延明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至於完顏慶何嘗不是獨當一面的狠人，你大殘山人的靈飛玄訣，的確是不凡，可是，風雷伏魔掌，再加上完顏慶的五丁六甲式，兩般神功會合，就可令你靈飛玄訣無法發揮得淋漓盡緻。本來，李延明爲大殘山人的靈飛式弄得苦惱不堪，就因爲大殘山人功力高出李延明，可以隨風而舞，逼令李延明不敢怠慢，全力使勁發掌，稍有不支之象，大殘山人就可以反客爲主，以柔制剛，現在，有完顏慶在打岔，他就不能如此從容的暗尅風雷掌了，反而，李延明脚步站穩了，漸漸的，能展開反擊……

完顏慶明知自己絕非大殘山人對手，只是牽制大殘山人而已，因此，狠牙棒在五丁力士、六甲天神的招式催動下，猛打猛擊，以完成其牽制對方而已……

駱天清是個精靈之人，看清了目前之情況，他在低聲對齊天健道:「師兄，並不是我求你，是你也得救自己，他們兩打一，我們不妨來個三打二。」

「三打二，自己救自己!」

「唉!師兄，如果這個老前輩有個三長兩短，試問你，能有活命嗎?」

「齊天健，你聽明白了，快把駱天清解決了，咱家成全你，並且，還可以封個官兒給你!」完顏慶可眞怕齊天健幫手，因此，先許了個心願……好，齊天健果然又在左想右想，猶豫不決了!

突然，齊天健鋼刀翻飛，眞的向駱天清殺來，駱天清面色慘變，世上竟有這種小人。

「齊天健，你是人不是?」

「反正我是個小人、走狗，我不殺你們滅口，我還不是給你們一輩子的話柄?」

「哈!你怕我挑你的底!」

「哼!我殺了你們，我再幫大金使者，這老鬼必死無疑!我……」一聲狂叫:「我可以殺死岳門中人，我要代父報仇，我要代父報仇……」

駱天清可眞給齊天健這個王八蛋氣傷了心，天下眞有他這樣的畜牲……

一陣馬蹄聲，由近而遠，而齊天健還在金光閃閃的，圍住駱天清猛剁猛劈，可是，突然，他發現不對，爲什麼?沒有了伏魔吼聲，也沒有了完顏慶的叫聲、打鬥聲，四外靜悄悄的，奇怪，那會這樣靜?再看看駱天清，他的面色變得萬分古怪，怎麼回事?他不禁手上一慢。而遊目四顧，好，他幾乎連心也嚇得停住了，爲什麼?他背後站立一個面帶微笑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大殘山人。

「他們人呢?」

「你的主人?」

齊天健可無法回答了，大殘山人的眼光越來越恐怖了。「小子，究竟你是人，抑或是畜牲?張英的勸說，令老夫幾乎誤了大事，他希望能保存你們，保存江湖流派，希望將養成另一股抗金力量，可是，那知道你與漢奸一般，陰狠毒辣，哈……」這一陣笑，笑得齊天健毛骨悚然!

「快拿出來!」

「什麼?」

「神刀門的拳譜刀訣，然後，你去死！」大殘山人學完顏慶的語氣，這可令個齊天健啼笑皆非，他明知自己無論如何不是他的對手，但是，他卻是想不明白，明明李延明、完顏慶等人可以取得勝利，並且，可以殺了大殘山人，他們為什麼走，你們走嘛，也該帶我走啊！

「齊天健，你還在想什麼？」

「他們為什麼逃？」

「哈……他們根本無取勝我之把握，如果，駱天清出手，只要能擋得住完顏慶三招，我就可以打敗那隻金狗，然後，逼死李延明，又何況，我已開始展開凌波步，引使他們來你們相打之處，李延明老奸巨猾，看出不對，只要我助了駱天清再殺了你，他們的死期即至，他們為求保得自己狗命，走了，哼哼，我已解了你的疑問，如此，你可以交出拳譜刀訣，你死得瞑目了吧？」

「前輩饒命！」

「我還能饒你？畜牲，如果再不自盡，莫怪我的大殘手要照顧你了！」

齊天健是在叩頭，跪拜着口中叫道：「前輩饒命！」此時，突然，錚的一聲，一蓬光影，直如一窩蜂般向大殘山人射到。

駱天清大叫不好，人由橫邊撲出，擋在大殘山人身前，意圖代擋這一門絕毒陰損暗器，不料，你快，有個人更快，誰？徐天行！

他一隻手已被齊天健砍斷，痛得伏地翻滾，現在，他已靜止了，他也不能起身，他看清一切，他恨極了齊天健，唉！為師父報仇，這不錯，但是現在就該明白，師父是該死，何況，人家又曉以大義，應該回頭是岸，那想到這個畜牲是如此無恥，當齊天健追擊駱天清時，他已緩緩的翻動，希望出其不意，助駱天清一臂之力，大殘山人出場，齊天健假叫饒命，他在地上，已看見齊天健的狠戾之色，就知不妙，背弩一窩蜂已現，他不再怠慢，身形一個橫迸，好，阻在駱天清身前，大殘山人之前，全身為這背弩，釘個身如蜂窩……

駱天清是發了眞火，就算大殘山人又何嘗不恨透了心。齊天健滿以為這種無聲無息無形的暗器，定然可以傷了大殘山人，只要大殘山人一死，駱天清可不是自己對手，徐天行是半死不活，哼！無毒不丈夫，殺了他們滅口，然後，再去暗中害了岳門中人，走，找到完顏慶嘛，做個武官，從此，棄武從官，有何不可？他是滿肚密圈，那想到，事情猝變，大殘山人未死，而是死了個半死不活的徐天行，這可不太方便了，乘此混亂之時，走了！

齊天健的輕功不凡，何況，駱天清全神貫注在徐天行的身上，至於大殘山人，也為這猝然變故，亂了方針，他自命醫術超凡，第一個念頭是救人，好！一亂之下，給個齊天健逃出了生天！

大殘山人看清了這暗器的狠毒，徐天行是死了，他是大為難過，唉，老鬼啊老鬼，你狂得很呢，現在，一點事也沒辦，金狗是見機而遁，齊天健竟然在自己的眼底飛過，試問，你還能做些什麼事，你簡直該愧死。

「老前輩。」駱天清向大殘山人叩頭，大殘山人幾乎嚇了一跳，實在，這背弩一窩蜂射出令人寒了心，不過，駱天清是如此的誠懇，語音帶笑：「是你們教訓了我這混蛋，也令我看清了為什麼少保公會如此之受人愛戴，我只恨我糊塗、無知，更恨我學技不精，可是，從今以後，只要是金狗、韃子，駱天清與他們勢不兩立。」

「嗯，駱天清，你有什麼打算？」

「晚輩有什麼打算？」

「放你媽的屁！」大殘山人一邊罵，一邊抖手一個大嘴巴，打得駱天清滿天星斗，昏天黑地：「沒打算？你敢說你沒有打算？剛才說得好好的，什麼？只要是金狗、韃子，你與他們勢不兩立，一會兒就說了反悔話了？」

「前輩，我當然沒有忘，我也不會反悔，但是……」

「但是什麼？啊！我告訴你，小張英說的話，你聽明白了？」

「呃！我那敢不明白？」

「得保存江湖流派！」

「是！」

「你是神刀門的？」

「是！」

「該不該保留！嗯！你點頭了，好啊！請教，現在神刀門誰作主，是齊天健，齊天健是什麼東西？是個認賊為父，為虎作倀的狗東西，神刀門已不是中原的神刀門，是金狗的神刀門，你說該怎麼辦？」

「前輩，你命我清理門戶？」

「代中原保留一個門派，然後，重振門戶，可是，以後不論收徒，或者結交朋友，先決的條件在抗金，殺韃子。」

唉！這是眞正的保留了，大殘山人講得透徹，可惜，難為了駱天清，為什麼？現在，他自覺學技不精，並且人孤勢單，自己是僥倖留得命在，到今日，他是算眞正的理會到「江湖風險惡」這五個字的眞義，自己這點武功，簡直是滄海一粟，重振門戶，勢必先行清理門戶，憑自己能鬥得過齊天健嗎？根本不能，唉，如果清理不了齊天



健，又焉能談到重振門戶？

「你怕了？」大殘山人何嘗看不清駱天清的難處，不過，他必須要問清楚駱天清的心志，如果駱天清是個有志之士，那麼，自己可以助其一臂之力，假使他並無大志，那麼，唉！他只能抖手一去了之！

「前輩，你我後會有期！」

「好！你到那裡去？」

「我去找齊天健！」

「哈！你鬥得過他？」

「打不過。」

「那你去與他言和？」

「我與他不共天日。」

「好，你去與他拚命？」

「我要清理門戶，但願神刀門歷代祖師有靈，助我成功，前輩，我已思前想後，我不能容忍這個畜牲，我更不能給這畜牲出賣了我們的神刀門……常言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雖云天意，實靠人為，前輩這一打，把我打得更清楚了，我得有所安排，安排如何保存神刀門。」

好！大殘山人不由心底泛出個好字來，然後，他拖住了駱天清，慢慢的，慢慢的走……一同走，大殘山人在講，駱天清在聽，講什麼？不知道。至於駱天清知道不知道，我想，他不應該不知道吧！

* * *

這幾天，天色不壞，岳氏一門已走出了江西省，向嶺南進發，現在，岳氏門中人，可以說是平靜了，沒人來作賤，也無人來糟塌，在前面，有公門中人輪流侍候，在後面，有張英的人暗護……一路上，張英已代岳家擋了不少的橫，也代他們鋪平了旅程，可是，今夜，張英是放了個夜哨，突然，他為一陣馬蹄聲震住了。

四外是靜悄悄，是官驛大道的所在，張英心細，一個伏地追風，他已竄入了堤溝邊，然後，他借着這些長草掩護，看看來的是什麼人。

一式打扮，六個壯士騎六匹大馬，飛也似的向前馳去，張英想長身探視，只聽得車輪聲，好，再伏一陣，看見一輛大車，四週窗幔緊圍，看來有女客，一晃而過，張英再聽了半响，沒有其他聲响。走！他長身竄出堤溝，嗨嗨，他可是與個矮子，幾乎撞了個滿懷。

「嗨！想不到還有行家在。」

那個人雖矮，可是中氣充沛，聲浪不低，張英再看清，此人矮得十分不勻稱，頭大，身不短、腳短，手臂簡直可以點地，不恭維說一句，這不是人，簡直是頭人猿，再看，這面相，倒不壞，濃眉橫眼，獅鼻寬口，國字型面孔，一把銀髯，是個老人。

這不是個普通人，張英十分明白，可惜，他卻不多事嚕嗦，打一恭，作一揖，道聲驚吵，走之乎也，他弄清了六騎人馬，一大車的來龍去脈，張英是心有預感，怕的是漏夜趕路，與岳氏滿門有關。

不過，張英，你走不了，為什麼？那個大頭矮子不放他走啊！

「行家，你得講講，你我是否眞正行家？」

這個就難弄清了，是你叫我行家，不是我自稱行家，至於眞假，我又怎能作主了？張英是不便回答，他只是想走，因此，微微一笑，腳底一動，想走，矮老頭可是面色不對了。「淑兒，你去追，我得阻住這個娃娃……」

張英眼前一亮，只見一個青衣少女，星眸鳳目，長眉入鬢，生得極美，在張英身邊一掠，好個張英，身形一動，一個仰看浮雲，人已仰面卸開！

那少女面色一變，明明是向前飛奔，竟然會一個反折，左手已勾探張英之背。張英不禁大吃一驚，為什麼？少女的出手，太玄、太神，並且，他還是個有為而來，她是知道自己背中有要物，如果，矮老頭乘機來插手，嘿嘿！後果不堪設想了。

果然，張英料準了，少女第一手，老頭尚未有所表示，少女一反手時，矮老頭其疾如風，已到張英身前，手中那柄蒲扇已落在胸前，這是逼張英「仰看浮雲」這一招用老，不能避得過少女的勾手。

張英是小輩中第一條好漢，又何況，他為上京收屍，然後，護送岳氏滿門時，半路上遇見了當代一怪——苦根和尚，代他打通玄關，更授他十三門絕技，今夜，是被逼施展他的絕技了。

明明是無可躲避的處境，矮老頭與少女看清自己一方穩操勝券，不料，眼前一花，張英就似一具木偶，為人抽走般，凌空滑出老遠！

「啊！小子，你竟然會這門功夫！」

「老祖師，這是什麼功夫？」

「飛天蜈蚣功，哼哼，王炳公死後，別無傳人，你……這小子，從那裡學來這麼功夫？」

張英實在不想多事，他只是身形一停，立即吐聲：「老前輩，你我後會有期！」

「不可走！」矮老頭的輕功着實不凡，張英剛動步，老頭兒已到了眼前，阻他前進，至於那個少女，算是死了心，似飛的向前趕去，看來，她也是在留意這六騎人馬及這大車，可惜自己卻為那個老頭纏了，打，還是講……張英主意還未打定，矮老頭可已代他打了，一陣勁風，劈面飛來，老頭兒動手了，張英的熟銅棍抖起了一圈光影，算

是阻了一阻。

「好，瘋魔棍，正宗，好。」矮老頭眞是個識貨的大行家，並且還看得出這一招！張英不得不佩服這矮老人的眼光，祇不過是一個護門招數而已，老人已可說出是正宗門派，大概是自己人，不必再打，因此，他開口了：「老前輩，你我無仇無怨，擺平了吧！」

嗨嗨，張英只講了一句，矮老頭已經連進三招，這三招全是匪夷所思的殺手了。

張英算是邊講邊架……好，就來了一身汗，爲什麼？老實說，憑你張英的本領與老人可以打個半斤八兩。不過，得一心一意的對打，像這樣現在邊說邊架，你分了神啦，這一分神，好，落了下風，一落下風，招架得勉强，還吃力萬分，那會不弄了一身汗呢？

矮老頭是有了些誤會，以爲張英的武功，勝在招式——瘋魔棍，至於應變、回打、經驗、功力，與自己相差很遠啦。憑自己大可以把他打得趴了下來，好，這一誤會，就落了下風。張英三招一過，知道不能善罷，聚足了精神，反手一棍，瘋魔式中的淨壇八變出了手。

矮老頭蒲扇一引，本來還想借勢進招，陰陽扇中的追魂十八扇圍打張英，可是，一棍進門，矮老頭不得不退步還架，一個虹橋玉架接住了張英的棍子。那想到，張英突然的棍尾向上挑，挑回老人的頭面，這乃是淨壇八變中的變招，「倒提金鼎」。

矮老頭想不到張英之瘋魔棍法，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看他變招輕靈，出手老辣，不由一怔一呆，唉！武家對手，那能稍有懈怠，他這裡一怔一呆，張英的瘋魔棍法，立即展開，由大九變到小九變，七十二手修羅亂舞棍點，直向矮老頭橫身打到，如不是張英不想多事，矮老頭是非得掛彩不可。

「前輩，你我罷手休戰。」張英是突然收棍住手，跳出戰圈，然後，雙手一供：「前輩，你我後會有期。」走了，實在是張英關心岳氏滿門，打這種沒來由的架，又有什麼用，所以，見好即收，一收即走，讓矮老頭怔怔的望着張英背影嘀咕着。

「是張兄弟。」走了一大程，嗨嗨，有人喝住張英，看清楚，是齊天健，啊！他那會走到此地來的，齊天健一見張英，冷峭的臉上，掛着一絲笑容：「張兄弟，好久不見！」

「齊兄，你那會在此地。」

「啊，我是來追殺幾個惡漢的。」

「什麼惡漢？」

「意圖謀害岳府中人的惡漢，張兄，你來！」齊天健帶引張英離開驛道，走入左側一個叢林中，天色已明，晨光曦微，張英放了些心，否則，黑咕嚨咚的，有什麼埋伏暗算，又該怎辦？

才走入樹林，張英已聞得一股血腥味，舉目望去，不遠的樹枝上，倒掛着兩具屍體，是六騎馬上的二人，張英那會看得如此明白，是他們的這一身打扮，張英是深有印象，但是，還有四個呢？還有，是誰殺了他們的？他們正如齊天健所說，那麼？他們是該死，不過，也不是非殺不可啊！

「齊兄，是你殺了他們，他們是何來歷？還有，是否非殺不可？」

「當然非殺不可。」樹林中緩緩的踱出三騎人馬，張英是尚未弄清事件之始末，突然，眼前一花，張英發覺不妙，正想掙扎，這張漁網已將其纏了個實，看清楚，是齊天健的暗算，唉！張英不由大爲懊惱，嗨嗨，明白了，是他們，原來，自己看到的六騎人馬，就是他們，難道齊天健還是不甘心，自己放過他，而今，他是恩將仇報。

「張英，對不住，你是不會認識這幾位好手的，我代你介紹，這五位是柴王府中特聘的雲南苗家拳五位老師，這位苗紅纓，這位范旺，這位華伯英，這位是范士選，這位是當家苗紅琳。」

「齊天健，你們意欲何爲？」

「奉秦丞相之命，殺岳氏滿門，哈，我是知道你厲害，不過，苗家幾位當家不大相信，我是言之再三，總算聽了我的話，現在，張英，請你大方一點，交出你身上的東西，然後，苗家兩位會送你歸天。」

張英已看見那個苗紅琳手中有個血紅葫蘆，對着自己，而苗紅琳却已在獰笑，他心中一動，啊！難道是毒蠱，果然不錯，給張英猜中了，雲南蠻瘴之鄉，江湖中人對他們也少來往，今日在嶺南之地出現，乃是受人於禮聘而來，苗家人比較粗魯爽直，再則，他們也根本不知中原人物的一切詳情，他們只是抱着得人錢財，爲人消災的主意而來，齊天健是此行之首，他們也就以齊之馬首是瞻。

齊天健恨極了岳家後人，故而對張英也是念念不忘，張英的出現，齊天健早已發現，直到今天才出手，實在，他要有所安排，現在張英可算是陷入困境中，齊天健非但想殺張英，還想得到些好處，張英是不再言語，心想，死了就死了，何苦多言其他。

苗紅琳的葫蘆塞已打開，裡面爬出了一隻五彩斑爛的巨型蜘蛛，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天地間極



毒極毒之物，一般蜘蛛八足而已，這隻蜘蛛竟然生有十二足，形態越顯得猙獰可怖，還有，行走如風，在苗紅琳的噓聲下，已飛也似的向張英爬來，齊天健突然將魚網一抖，抖在半空，一面冷冷地道：「張英，如果你識相，我給你個痛快，否則天王蜘蛛照顧你，我眞怕你死得慘不堪言……你看如何？」

「三哥，我看先將這隻毒蜘蛛解決了，然後再辦你的事！」半空中傳來一聲清越的語音，而齊天健的手上突然一緊，天香網不知什麼的，如有大力擁住，再一看清楚，樹上有個黑影，手中一柄銀光耀目的匕首，一劃一挑，好，張英是束縛全脫，眼前又是艷光一點，疾如星光，一晃即沒，那隻十二足的毒蛛，吱的一聲慘叫，已爲人不知用何物解決了。

苗紅琳怒吼一聲，雙手箕張曲折，其形極怪，向樹上竄去，可是，張英一脫羅網，雙手的瘋魔棍依然在握，一聲長笑，朝天香抖起半空，苗紅琳首先爲其所阻，齊天健發現不對，身形一晃，他是想溜，可是，面前已有人阻住，看清楚是駱天清，還有個少女。

齊天健冷冷一笑道：「是你，好，走，我們換個地方交手。」在他以爲，駱天清他是極有把握取勝，換個地方，勝不了他們，哼，就勢溜之可也，所以，說完話，他是直往密林中竄去。

至於張英却與苗家五個高手打在一起，好，張英總算又陷入一場苦戰之中，須知苗家拳，根本是模仿五毒之神態而練成的，五種毒物乃是：蜘蛛、蛤蟆、蜈蚣、蛇、守宮。

瘋魔棍陷入五毒陣，又何況苗家雙煞更善於放毒，弄得個張英狠狽不堪！

到底是祇有十八歲的少年，即使有苦根和尚的大力相助培養，可惜，遭了時運不好之苦，如果不是遠遠傳來大殘山人的呼叫聲，可能張英今日得毀在五毒行者之手，遠處一條火龍遊來，看清楚，原來是大殘山人與那個矮老頭各執一端，這一條不知是山籐還是繩索的火索，火烟中微雜着有腥香之味，而二人來到了張英戰圈之前，首先由大殘山人喝令「天門開，靈魔飛天！」

張英聞得這股腥香，精神一振，一個瘋魔幻舞，棍子轉了個大圈子，將五毒行者逼出十來步，然後一個靈魔飛天，身子飛竄半空，好，就在此時，大殘山人喝一聲：「玄武騰蛇」，火龍竟然如活的，一個大翻身，由兩人手中抖出，這一股勁風可眞厲害，頭尾相啣，五毒行者大聲吼叫中，可憐已爲不知名的火龍，燒個慘不堪言，幾聲厲嘯中，五條毒火人影分五個方向竄出，吼聲搖曳中，走了個無影無踪。

「矮神爺，這小子你看如何？」

「不壞。」

「師爺，還有我呢？」是那個少女步出叢林，後面跟着駱天清。駱天清手中抓住了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是齊天健的。

「天清，你殺了這個惡漢了，好！」

張英看看大殘山人，面露着凄涼之色，大殘山人怒聲喝道：「你還可憐這個惡漢！」

「不！我可憐的是神刀門。」

「神刀門第四代弟子駱天清，敬謝張少俠保存之德。」

張英突然明白了，神刀門由駱天清繼承下去了。

矮老頭滕全衞乃是神刀門中的長老，大殘山人與駱天清的說話，就是引出這位老人來。

還有一輛大馬車，車中又是誰？大殘山人對張英看了一眼，道：「暫時不要理會，岳氏的後人能夠到達了嶺南，你放心，奸黨是再難以動他們一根汗毛。」聽得出，大殘山人會留在嶺南，陪岳氏後人。神刀門也會在嶺南重振門戶。

張英是目中有淚：「先元帥，少保公，你英靈不遠，你，大可瞑目了。父親，孩兒還未辱家聲，奸臣們，等得天道好還，看看你們如何結果。」

是的，看你們這羣奸黨如何避得過這一招了！

（完）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 雙英戰梟雄

## 誤會比武　結伴助陣

女俠黑牡丹與南宮年等，一衆五人馳向夏館南面，然後繞道八里崗直往西口鎮，那西口鎮也是一座山城，北面西面全是絕嶺高山，東南面一片丘陵小山坡，有一條寬約一里的大河，從城西面順着高山崖邊流向南去。

女俠一行人走這條路往荊紫關，準備從丹江僱小船入漢江，然後南歸，準備儘快的先趕到南宮年的家過完年，然後出海找宮雄那幫海盜去。

當天中午時分，一行來到草嶺，沿着官道走，路邊有一家牛肉鋪，除了燒酒外，這裡就只有牛肉。

這地方相當適中，南往是縣城，北上西口鎮，中午正就要在這地方打尖，更奇怪的，是這地方只有馬家牛肉店一家，別無他家，而且賣的東西也簡單，一口大鍋，燉的全是牛肉，連牛骨頭也一起鍋裡燉，長年燒火不斷，所以鍋中牛肉燉得可着實地道，外帶燒酒，不能隨客要，有一兩的、二兩的、四兩的，至多賣你半斤，再想喝，馬掌櫃就不賣了，爲甚麼？馬掌櫃說的可算是公道話：「留些給後來的客人喝！」

女俠五人到了馬家牛肉店，馬掌櫃正在屋裡發脾氣罵人呢，屋子裡除了他老婆外，連個客人也沒有，當然是在罵他的老婆了。

「妳這個老糊塗蛋，咱們就那麼一個兒子，你讓他躲到西口鎮上，就能安全了，咱們這是路邊開店，沒有城裡人有錢，閻半仙領人馬打過來，頂多我馬回子糟蹋一鍋牛肉、幾斤燒酒，總不能見人就砍吧，妳今瞞着我，叫兒子逃到西口鎮，妳……妳……唉，西口鎮要是被閻半仙攻破，我看妳怎麼辦。」

女俠一衆把座騎拴在馬家牛肉店左面的竹林邊，這時五個人望向對面的山崖，仰頭看不見峯頂，高山就在五丈外，再向屋子後面看，一片竹林，不遠一條小河環繞着，遠處幾里地全是黃土崗。

南宮年先進到店裡面，這日天氣好，房子上的雪溶化了一大半，在暖陽的照射下，屋簷正在滴水。

這時只見一個老太婆坐在一口大鍋後面，正用一條鐵棍在通火呢，一個灰鬍臉色卻紅潤的虬髯大漢，邊往大鍋裡放牛肉，在罵着，那口鍋足夠兩個人下去洗澡，那大漢把半隻牛腿丟進鍋裡，立刻就被滾湯漫到裡面，五個人頭一次見這般大的鍋，皆嘖嘖稱奇。

女俠五人走進屋中，兩夫婦連打個招呼也沒有，好像與他們不相干似的，只拿眼睛瞟了幾人一下。

那虬髯大漢順手在灶台邊的兩疊大海碗上取過五隻碗，立刻自鍋中裝滿了五碗牛肉，每塊牛肉皆有鴨蛋大小，一碗十塊左右，熱騰騰的送到一張大方木桌上，桌子上有筷筒，自已拿取。

緊接着，又送來一個錫壺，約莫着一斤燒酒，伸手一摸，還是熱的。

女俠黑牡丹望望桌上的東西，不由一皺眉，南宮年道：「他把剛殺的牛肉放入鍋中，卻又給咱們端上這些牛肉來，也不知乾不乾淨。」

不料虬髯大漢回頭怒道：「你在嚕嗦甚麼？馬家牛肉店已經開了三代，從未聽說甚麼不乾淨的，你要是怕不乾淨就別吃。」

南宮年一怔，覺得這人說話這般火爆，女俠却一笑，道：「掌櫃的，你這裡有沒有大餅或饅頭？」

「沒有。」

周通也道：「麵條也好啊。」

「沒有。」

這時燒火的老太婆對五人道：「我們就賣牛肉湯同燒酒，各位湊和着吃了上路吧！」

虬髯大漢一瞪牛蛋眼，冷哼一聲道：「吃牛肉喝燒酒還算是湊和呀，你們該看看中原十幾縣逃過來的難民，連喝口稀飯也不容易，這年頭就只有你們這些攜刀帶劍的人才整天吃香喝辣的不顧別人死活！」

牛大壯怒道：「我們攜刀帶劍又惹你甚麼了！」

這時那虬髯大漢正拿着一把厚背刀，抓住一條牛腿在猛砍，聞言一長身，跨前一步，道：「我馬回子是個直腸子，心裡擱不住一個字，老實說，打從你們一進門，我就看着不順眼。」

黑牡丹一笑，道：「你看我們甚麼地方惹你不順眼了？」

馬回子咬牙冷哼，道：「你們自己看看，每個人攜刀帶劍，幾個人可全了，要是唱台戲那正好，老生小生黑頭花旦的全有了，我問你們，閻半仙可是你們頭兒吧，是不是他派你們來打前站的，哼！你們那幫殺胚的甚麼時候來呀，我的兒！」

女俠黑牡丹一聽閻半仙三個字，臉色立變，半晌巧嘴閉得可緊着呢！

不料虬髯大漢手中刀一掄，又罵道：「娘的，我說中你們心眼裡了吧，哼！」

牛大壯一看女俠的模樣，以爲被這回子氣的，不由颯的一聲站起來，戟指馬回子罵道：「我罵你這不吃猪肉的東西，老子們進得店來，是在照顧你的生意，說穿了也是你小子的衣食父母，合着你眞想不要命了。」

深沉的一聲冷笑，馬回子厲聲道：「娘的，說着說着你那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不用說八成是閻半仙的人。」

突見燒火的婦人忙走過來，道：「你這毛張飛的性子又犯了，就算他們是閻半仙的人，干你何事，你快切你的牛肉去！」

暴伸左手，一把又把他老婆推坐在鍋灶後，怒罵道：「妳懂個屁，怎麼同我沒關係，我兒子就是爲了他們才跑的，我怎麼不生氣！」

周通早忍耐不住，一拍桌子，怒道：「混賬東西，你兒子跑了關老子們甚麼事，娘的，有你這種老子，十個兒子也會跑上五雙。」

一聲冷笑，馬回子道：「五個人中，就你最叫我馬回子不順眼，你好比老子牛肉鍋裡死老鼠，又好比羊羣中間一頭猪，有你小子在，另外四個人也全走了樣，變了形。」

周通大怒，緩緩逼向馬回子，道：「看我周大爺怎麼來修理你！」

馬回子的雙肩聳動，冷然一笑，道：「要打架，成，你等着，咱們宰牛場上比劃去！」說着右手刀往案板上「咯」的一聲砍上去，這才解開腰帶，牛皮襖子脫下來，一伸手道：「咱們後面幹。」他才走到二門，突然回頭對楞在桌邊的牛大壯道：「傻大個子，你楞在那兒可是怕了？」

牛大壯道：「你說甚麼？」

馬回子道：「老子這是要你們兩個一齊上，一個同我馬回子比劃多不夠勁！」

周通與牛大壯二人的力氣，黑牡丹十分清楚，不料這馬回子竟敢以一敵二，早引起她的好奇心，於是，她一施眼色，立刻隨着邱太冲南宮年，三人也跟着向二門走去。

只聽灶後老太婆咕噥道：「誰不知道你殺牛不用綑綁，說要打架，好像有癮，不打就身上難過似的！」

馬家牛肉店後院，一個空場子，這時地上一灘牛血，敢情馬回子才剛剛宰了一頭牛。

院子底處，有一道圍牆，從牆外壓下一堆竹子，在西北風的吹動中，不時的有雪花自竹葉上洒下來，一邊有個廂房，另一邊是個牛棚，棚中還拴着兩頭牛正啃草吃呢！

這時只見馬回子足蹬老棉鞋，穿一條夾褲，白色內衣，那條原本勒着牛皮衣的帶子，已被他繞纏在腰上，他兩條青筋快要弩出來的大巴掌，在雙臂下垂中一鬆一握，然後雙肩一陣鬆弛，牛蛋眼直逼着周通與牛大壯二人，道：「你們那一個也不夠個兒，以我看你兩個一齊

上吧。」

牛大壯的個頭比起馬回子來，也不相上下，只是牛大壯沒有他那一臉的大鬍子，加上年輕長得有些嫩，看起來沒有馬回子那種皮粗肉厚的味道，然而周通雖比馬回子矮上半個頭，但粗細二人差不多，那周通也是一臉一身粗毛。

如今周通聽說這姓馬的要他同牛大壯一齊上，顯然是一種侮辱，不由大怒，道：「殺牛的，別在你周大爺面前擺那種唬人樣，我要是不把你摔個狗吃屎，算你行！」

說着，手中哨棒往牛大壯手中一遞，道：「兄弟，你一邊站着，娘的，他眞把咱們當老牛看待了。」

周通那賽周倉的面孔有些肌肉抖動，雙臂下垂，兩膝微彎，兩腳開始遊走，慢慢的往馬回子身前接近。

馬回子心中一動，他是個摔角行家，有道是：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沒有。面前這個毛黑子，一開始這種動作，絕非一般混小子可比，閻半仙手下有這種人物，西口鎭可有得瞧的了。

心念間，馬回子突然一個蹲襠式，低聲沉喝：「咳！」

周通但覺面前掌影晃閃，巨靈掌迎着他的面門抓來，忙使個金蟬脫殼，就在塌腰之間，下面已交互踢出三腳。

不料馬回子十分了得，他在雙手抓空之下，大屁股一陣扭動，躲過周通三踢，立刻上身前傾，雙腳交錯，右手上撩如閃電，左手下面勾掃有如一支大掃把。

周通道：「來得好！」

倏然奮力以左臂硬架，右腳一收，右手跟着搗向馬回子心窩，不料馬回子一聲「嘿」笑，雙手一合，正抓住周通左臂，腰身側扭，大屁股向上一翹，口中叫道：「去你的！」

那眞是一個狠摔，只要聽馬回子的沉喝，再看他那種狠勁，顯然是要把從他頭頂飛過的周通摔成零碎。

一旁的牛大壯及女俠等，還眞替周通捏一把冷汗，却不料周通在雙腳騰空，右臂沒有及時圈住馬回子脖根時候，他竟冷哼一聲，右肘一頂馬回子肩頭，借力使下沉身子一停瞬間，雙腳已先落在地上，只見他不等馬回子腰桿挺直，早奮力箕張雙臂，狠狠的摟住馬回子的粗腰，馬回子本能的施力摟住周通雙肩帶脖子，成了個大毛臉貼緊大毛臉。

到了這時候，就看誰的力氣大了，地上的牛血一灘，加以半溶化的積雪，全被二人踩踏得變了樣，再看二人那種力的表現，兩個鼻孔熱氣連着聲音，帶出許多清鼻涕，全黏在粗鬍子上，有時被周通抱得雙腳離地，時而馬回子雙腳踏空，兩人就這麼一陣僵持，誰也沒辦法把對方摔倒，早見二人額角冒汗，氣喘如牛。

不料二人僵持中，却在同時用力的踩到一處溜滑地方，竟然「轟」的一聲，兩人同時摔倒在地，終於二人分開了。

牛大壯一見，衝着女俠咧嘴一笑，刀與哨棒往邱太沖手上一遞，大踏步走了過去，伸出兩手去拉二人，却不料馬回子似是打得性起，趁着牛大壯不防，就地扭住牛大壯左腕，奮力向一邊摔過去。

牛大壯原是好心，想把二人拉起來，想不到這個騷回子竟然又對自己下手，就在他不防備下，連着「蹬蹬蹬蹬」七八步，一頭撞到茅棚下面的一頭老黃牛身上才被擋住，總算沒有被摔在泥雪地上。

「唬」的翻過身來，牛大壯眥目欲裂，咬牙切齒道：「你簡直不可理喻！」

說着，惡狠狠的大步向馬回子逼過來，口中沉聲道：「我就不信你這宰牛的有多大能耐，讓我牛大壯來掂掂。」

馬回子那一招扣腕側摔，就算是一頭牛也要就地滾出去，想不到這大個子硬是一路竄出去沒有倒下，這時又見牛大壯氣吞河嶽般的衝過來，早丟下周通不理會，大叫一聲：「嗨！」

只見他連頂帶撞，雙臂暴伸，衝着牛大壯狠命的抓去。

牛大壯見來勢洶洶，橫着右肩頂過去，就聽「蓬」的一聲，兩個人誰也沒有退後半步，但二人雙腳已陷在泥地上，連腳背也看不到了。

就見二人抓腰拉肩，左扭右摔，就是雙腳不動，一陣狂扭中，二人的腳陷得更深，只怕一時間還眞難以拔出地面來。

牛大壯終是生力軍，在他奮力大喝聲中，生生把個馬回子擺坐在泥地上，只因牛大壯無法拔出腳來，所以上身全壓在馬回子的身上。

就在這時候，突聽二門口那個老太婆拍手叫道：「好，好，好，跟了你一輩子，終於叫我看到你也被人壓在地上，哈……」

牛大壯雙手按住馬回子，奮力拔了一陣，總算把雙腳拔出泥地，雙手叉腰，口中厲喝道：「地上滑軟，這不算數，起來咱們再較量。」

馬回子連拔出腳來也沒有，一屁股就坐在雪泥裡，齜牙咧嘴喘大氣的道：「老婆子，妳可稱了心如了意啦，還不快來拉我起來。」

只見那老婆子冷笑的走到馬回



子面前，伸出手直在馬回子臉上點着道：「人家一進門，我就給你施眼色，他們絕不是閻半仙一夥的，你偏不信，非要同人家比力氣，你也不想想，人家要是土匪，早就同你動刀子了。」

說着，伸手握住了馬回子的右手，斜身一翹大屁股，沉喝一聲：「起！」

馬回子借力長身而起，衝着牛大壯笑道：「小伙子，算你行，屋子裡喝酒去。」

立刻，他像變了個人似的，逗得牛大壯與周通二人啼笑皆非。

女俠黑牡丹微笑着走近馬回子夫婦前面，道：「你們夫婦看我們可像是幹強盜的？」

馬回子手指周通道：「我見過不少的强盜，就是他那付德性樣。」

其實馬回子還眞有眼光，因爲周通確是在荊紫關附近的臥虎山莊幹過幾天强盜，這時周通在聽了馬回子的指叱，並未多說甚麼，誰叫自己有那個汚點在心裡嵌着呢！

却是女俠早說道：「人不可貌相，我們這位周仁兄可是個漢子，死在他手下的强盜，比你殺的牛還要多呢！」

馬回子一怔，立刻走到周通前面施禮不迭的道：「冒犯，冒犯，只是你們怎麼不早說呢？」

周通心酸酸的，對於女俠的幾句話，心裡着實受用，不由望望女俠，早又聽南宮年道：「自我們進得你店裡來以後，你幾會讓我等有解釋的機會，說話的餘地？擺出一副張飛臉，可眞叫人難以消受你這種咄咄逼人的氣焰。」

馬回子不怒反笑的道：「你小兄弟算是說對了，人家都叫我毛張飛，甚麼事情惹惱了我，我毛張飛是只認拳頭不認人的。」

女俠這時在想，這馬回子的力氣不小，而他的老婆力氣更大，只剛才那麼腰桿一挺就把個高大粗壯的馬回子從泥坑中拉出來，就知一般了。

這時馬回子把五個人桌上的牛肉又倒回牛肉鍋中，邊對坐的五人笑道：「這幾天生意淸淡，只因傳說閻半仙那個雜種，領了幾百人要攻打西口鎭呢，來往縣城的人全沒了影，我這鍋牛肉已燉了幾天，不過爛得香，爛得也夠味，大鍋裡牛身上的零件全有，各位想吃甚麼只管說，像是牛蹄筋、牛肌腱、牛心、牛肺、牛盤腸、牛眼、牛腦、牛舌頭、牛肚也是下酒好樣的，說吧，我全照辦。」

女俠笑道：「隨你的意，吃完了我還得請教你一些事情呢！」

馬回子站在鍋台前，聞言一怔，他不懂女俠的意思，不由問道：「甚麼請教，難道你也想同我毛張飛打一架不成？」

微微一笑，黑牡丹道：「我不同人打架，只是想問你一件事。」

呵呵一笑，燒火的老婦道：「你呀，就知道打架。」

一面對桌上坐的五人又道：「我這個老伴，他要是三天不打架，就會拉着兒子在後院玩摔角。」

五人哈哈笑起來。

馬回子立刻又把熱呼呼的牛肉連湯，每人端上一大碗，邊對女俠道：「有甚麼話不用急，先把牛肉吃完，再把燒酒喝光，身上有了火，也袪了寒再問。」

別看馬回子有些粗魯，說起話來還是挺坦率的，而且不帶一個虛假字，就因爲這樣，女俠才覺得他有率眞的一面。

於是，幾個人也不多說，匆匆把大碗牛肉吃完，一壺燒酒也由周通等四個男的喝光。

周通正想再要一壺，不料馬回子提了另一壺去到桌前，道：「這一壺不算銀子，算是我請客。」

牛大壯不解的問道：「爲甚麼這壺酒算是請客的，免了吧，酒銀照給。」

馬回子突然回身，大手按住酒壺道：「要是算銀子，這壺酒各位就喝不到了。」

周通道：「爲甚麼？」

馬回子老婆笑着過來道：「各位有所不知，這兒是草嶺，再往前走就有一條河，河上面有座木橋，年久失修上面盡是窟窿，酒喝多了包不準就會摔到河心裡，挺冷的天可是要命呢！」

女俠明知搪塞之詞，不由笑笑道：「這點酒醉不倒他們，既然這壺酒不算銀子，那就謝謝你了。」

周通接過燒酒一壺，女俠却向一旁的馬回子問道：「剛才你說閻半仙要領人馬攻打西口鎭，這消息實在可靠嗎？」

馬回子一瞪眼，道：「姑娘家妳問這些幹甚麼？吃完了快上路吧。」

黑牡丹臉無表情的道：「我就是出來找閻半仙，難得他會從桐柏山那面流竄過來。」

馬回子驚怒道：「妳怎麼認識閻半仙那個魔王？」

黑牡丹冷笑道：「何止認識一個閻半仙，流竄在這八百里伏牛山區的八大盜，我全認識。」

馬回子一聽，牛蛋眼幾乎瞪出眼眶外，雙手叉腰，大踏步站在女俠前面怒喝道：「你這女子，究竟是誰，快說！」

這時那老太婆也手舉燒火棒走過來，一臉怒容，只等女俠開口了。

牛大壯一看，手指馬回子喝道

：「你們這是幹甚麼？是不是想找女俠打架？」

周通笑道：「要是想找女俠打架，再加上兩個也不是玩兒！」

馬回子怒道：「呸！還他娘女俠，女盜還差不多，說來說去妳同伏牛山區八個魔王扯上關係了。」

女俠故示輕鬆的一笑，道：「是有扯不清的關係，前兩天我才把老爺嶺上的趙長腿送進閻王殿，這就要來找那閻半仙呢！」

馬回子夫婦一怔，早聽周通道：「我老實告訴你吧，陀螺谷『陰陽廂面』王幹，大鬍子曹彪他們全都死在女俠寶劍之下呢！」

突聽老太婆道：「眞的呀！」

馬回子一巴掌打在自己臉上，邊罵道：「我這毛張飛眞是有眼無珠，經你這麼一說，我才忽然想起來，早些時有災民傳說山區裡出現個女劍客，專找大盜殺，却原來是妳呀！」

女俠黑牡丹一笑道：「閻半仙也是我要找的呢！」

馬回子雙眉一皺，道：「傳言山中女劍客是獨自一個人嘛，如今突然這麼五個人，怪不得一時沒有想起呢。」

說着，一回頭對老伴道：「你還楞在這兒幹甚麼，還不快把我鹵的百香花醬牛肉切來，好讓客人下酒！」

牛大壯道：「原來你還有醬牛肉啊！」

馬回子得意的一笑，道：「我這醬牛肉可與衆不同，五隻小牛裡脊，三隻老牛蹄筋，大籮筐一隻，把這些醬上十天的筋肉，一層層的塞在籮筐中，上面壓上千斤石，直到壓成肉筋一體，然後拿刀片着切，用來下酒，吃起來那才夠味呢！」

周通笑道：「你這醬牛肉不用說吃，單只是一聽就知道好，那就快快來上三斤吧。」

正說着呢，老太婆早切了一大盤淨紅帶花的醬牛肉送上桌來，香味之濃，幾個人不約而同的舉筷夾去，那眞是片片牛肉薄如紙，吃到口中筋又脆，且有一種說不上來的醇香味道。

幾個正吃得高興呢，突然間外面有了馬蹄聲，戛然而在門口停下來，馬回子衝到門口看，不由哈哈大笑，道：「你們看我兒子多有出息，離家三天就混上馬騎了。」

早聽門外一個青年高叫道：「媽，我回來了，你們看誰跟我一起來的。」

說話中早見一個年輕的，模樣同那馬回子差不多，只是臉上光溜溜的沒有鬍子，那個頭看起來同牛大壯差不多。

他走地有聲的走進屋來，在他的後面跟的一個中年壯漢，頭戴一頂圓氈帽，狐尾巴圍在脖子上，牛皮外衣藍棉褲，長長毛襪套棉靴，一張國字臉上長了一雙大眼睛、大鼻子，闊嘴巴四週全是修飾整齊的短鬍子，黑忽忽的長到脖子根。

這個人馬回子認識，那正是西口鎮的團練封大洪封團練，他今天跟着兒子到草嶺，倒眞是令馬回子吃一驚。

封大洪一進門，先就向馬回子抱拳笑道：「馬老哥，咱們久不見面了，你還是一副威武樣嘛！」

馬回子一捋大鬍子，道：「你在西口練兵馬，我在草嶺賣牛肉，咱二人八竿子打不着，你今突然跟我兒子來，有何貴幹？」

馬回子老婆拉着凳子請封團練坐，兒子早拿出大碗盛了兩碗牛肉，放在另一張桌子上。

封團練指着桌子上牛肉湯笑道：「許久沒有吃你馬回子的牛肉湯，趕着來過癮呢。」

老太婆坐在兒子一邊，看着兒子連吃帶喝的樣子，呵呵笑着道：「兒啊，這三天你是怎麼混的？」

青年人咧嘴笑，含着一嘴牛肉看着他媽，道：「我在西城清眞寺門口碰到封團練，他就把我叫到他那兒去，說是要把爹媽全請去西口鎮上呢！」

老太婆道：「請我們去幹甚麼？」

馬回子沉聲道：「妳說幹甚麼，還不是想利用咱們這兩把老骨頭，幫着他們打那閻半仙！」

封大洪放下手中碗，拍着大腿，道：「對，對，對，馬兄眞是一語中的，我就是要搬請住在草嶺這兒的天將下凡呢。」

一面豎起大拇指又道：「誰不知馬兄殺牛不用繩，一手操刀，一手扭着牛脖子，馬大嫂一腳踢死一頭牛，大夥全都看到的，西口鎮上如果有二位助陣，不定閻半仙就會栽在咱們西口呢。」

女俠幾人邊吃着醬牛肉又喝着燒酒，聞聽老太婆一腳踢死一頭牛，還眞令幾人吃一驚，原來老太婆比之馬回子來還要高明許多，怪不得他們不怕土匪來。

突然間，馬回子捧腹哈哈大笑起來，牛蛋眼笑得直淌淚水不停，只見他邊拭淚，手指女俠等人，道：「我的封團練封大人，封大老爺呀，西口鎮這回有救了，你回頭看他們是誰。」

「誰？」

封大洪國字臉扭向女俠一桌看來。

馬回子聳肩道：「他們就是你要搬請的天兵天將啊！」

「哦！」封大洪急忙的站起來，走到女俠桌前，馬回子指着女俠，



對封大洪道：「你猜這位是誰？」

封大洪一楞，皺眉反望向另外四人。

馬回子笑道：「她就是伏牛山區傳說中的黑衣女俠呢！」

封大洪驚喜的道：「果眞是女俠來到，西口鎮算是有救了。」

女俠黑牡丹幾人這時也站起來，大家見過禮，封大洪拉過凳子擠坐一邊，道：「我提個人，不知女俠可知道？」

女俠心中有數，姓封的在證明自己的身份呢，當下一笑，緩聲道：「我認識的人不多，不知團練要問的是何人？」

「朝陽山莊的團練楊定邦。」

周通早哈哈大笑，道：「別提那楊團練了，我周通還替他妹子出嫁呢！」

說得幾人全笑了。

封大洪見眞是女俠到了，這才笑嘻嘻的道：「馬兄，如今有了女俠到來，還有這幾位英雄，馬兄夫婦的大駕，我就不敢再勞動了。」

馬回子突然大怒，伸手一拍桌子，道：「你這是甚麼話，我馬回子本來是不打算去的，却就是因爲黑衣女俠到來，我馬回子才要一同前去呢，我要站在西口鎮那五丈高的城牆上面，瞻仰女俠殺賊的本事，那可是一生中難得一見的。」

老太婆呵呵一笑道：「經你這麼一說，我老婆子也想去瞧一瞧呢。」

封團練知道馬回子的張飛脾氣，不由笑道：「敢情好，你們快些收拾一下，咱們立刻上路。」

馬回子道：「也沒甚麼好收拾的，大鍋封火，燒酒下窖，院裡兩頭牛，我夫妻各騎一頭，咱們立刻上路。」

女俠歛然的望望邱太冲道：「邱家兄弟，看來要回南方，又得等幾天了。」

邱太冲道：「只要這閻半仙是女俠的仇人，那也是我邱太冲的仇人，只是便宜那宮雄老賊，叫他多活幾天罷了。」

女俠向南宮年望去，不料南宮年立刻笑道：「師妹怎麼說，咱們就怎麼辦。」

封大洪一聽大喜，立刻自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往桌上一放，邊對剛吃完的青年人道：「馬寶，告訴你爹，我們先走了，你們收拾好就快些跟來！」

叫馬寶的青年人點着頭，封大洪領着女俠等往門外走，不料在後面叨拾的馬回子突然一蹦三跳的叫着衝來，道：「這銀子是誰的？」

封大洪一笑道：「是我替女俠幾位付賬的。」

「你拿回去吧，合着你封大團練往我馬回子臉上抹顏色呀，不要說女俠只吃了我一頓，就算吃上個年兒半載的，我馬回子照樣一文不收，我的大團練，你回回手吧！」

封大洪哈哈一笑，道：「連我那碗牛肉你也全請了？」

馬回子笑道：「我馬回子不會吃虧的，只等到了西口，往你封團練那兒一住，還不是又吃回來了！」

於是，連騎上黑驢的女俠聽了也笑了。

從草嶺到西口鎮騎馬不過兩個時辰，只是冬天天黑得早，一行趕到西口鎮的時候，南城城門已經關了一半，四個青年鄉丁，俱都手持紅纓長矛，守在城門樓下面。

要知這西口鎮的城牆四週，全有護城壕，城壕寬約十丈，城壕中水深丈五，爲的就是防禦土匪强盜攻城，如今城門前面的兒臂粗繩索，正要準備吊起來呢，封團練已到了城壕邊，鄉丁見是團練回來，馬上推開城門，等着一衆進了城門，就要拉起吊橋呢。

封團練請女俠等先進城，這才對守城門的道：「後面還有兩個騎牛的，就快到了，等他們進城以後再把吊橋拉起來。」

他吩咐已畢，立刻把女俠等請到緊接南城門的團練所中。

女俠等五人全都是初次來到西口鎮，雖說天已黑，但五人望過去，西口鎮的街道至少有兩里長，街道也相當寬大，看來少說也有幾千戶人家，南北兩城，中間有短牆相連接。城高人多，閻半仙如果想攻西口鎮，沒有一兩千衆，實難對西口鎮有何威脅。

衆人走入團練所，靠大門處有一排房子，裡面住了兩百多個鄉丁，封團練馬上交代在大廳上準備一桌酒席。

走入大廳中，只見除了兩張長方形大木桌外，兩邊全是放的刀槍矛叉之類兵器，往後面看，却有一道屏風遮住。

衆人就在這大廳上，四盞燈籠的光亮下，也不過才喝了一杯茶，馬寶已領着他父母也走入大廳裡來了。

於是一桌酒席擺在大長桌上，却全是雞鴨牛羊肉之類，因爲馬氏三口全是在敎。

酒席筵上，女俠問封團練道：「可知那閻半仙今在何處？你們是如何知道那閻半仙來攻打西口鎮？」

封團練道：「這事說來可就話長了。」

說着，起身從一個架子上取過一封拆過的信，遞給女俠又道：「等妳看過這封信以後，就全明白了。」

就着燈光，女俠大略看了一

遍，冷然一笑，道：「閻半仙可眞有出息，竟然領着七八百人馬幹起那綁架勒索買賣了。」

封團練忙道：「可是妳別小看這家姓曾的，他可是我們這地面上最大的富戶，雖不富可敵國，但也足比半個西口鎭的。」

女俠不解的問道：「姓曾的住在西口鎭上足不出戶，他又如何會被閻半仙的人把一十三口全擄去，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封團練一聲嘆息，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這兒住的曾大戶，家有良田千頃，全都在雙龍灣，就是離這兒往東三十幾里的地方，曾老太爺那兒也有個大宅子，平日也有十幾個護莊院的師父，前不久突然過來七八十個土匪，揚言他們是閻半仙的人，馬上就要捲進西口鎭了，這些人殺進曾家莊院，當場擄去曾家老小十三口，打死幾個護院師父，且放下話來，要曾家拿出十萬兩銀子贖人，限期十天，銀子送到二郎廟溝，同時要西口鎭也要湊足十萬兩銀子，才能免去一場浩劫，如果西口鎭想過太平年，臘月二十日就得送上，否則閻半仙就會領人馬把西口鎭圍個水洩不通，一朝殺進城，管叫雞犬不留。」

他一頓之後又道：「西口鎭上曾大戶就住在南城裡，城裡開了兩個大生意，一個是萬象老山藥材行，既零賣也批發，另一個字號叫更新綢緞莊，三間門面高門檻，裡面只相公把式就有二十多人呢。」

南宮年點頭道：「單只這兩個字號，就知是有錢人家開的。」

封團練道：「所以說曾家年輕的人全在鎭上，鄉下只有老太爺夫婦同小孫子們，再加上丫環下人護院的住着，如今出了這樁事，曾老大同曾老二天天往我這兒跑，他們催着我要西口鎭快湊十萬兩銀子，要及時同他們的十萬兩一起送上二郎廟溝，可是我是一方團練，要我封某人拿銀子送給土匪，往後我那還有臉再幹這一鄉團練了！」

女俠道：「這事情有問題，因爲我在山中打聽，閻半仙把人馬從鄧縣拉向南面的桐柏山去了，怎麼會突然又流竄到這裡來呢？難道閻半仙又要與棋盤山李大鼻子合着扭成一股？」

封團練立刻道：「這幾股土匪流竄不定，忽東又飄西的，那棋盤山就在重陽以北，李大鼻子把那一帶已經踩成稀泥巴了。」

南宮年正要開口，突聽馬回子道：「要以我馬回子的想法，乾脆咱們湊個一二百人，一口氣衝殺過去，先解決二郎廟溝的八十來個土匪，救出人質，然後就等閻半仙來，大家也好豁上大幹一場。」

封團練搖頭道：「馬兄的想法，同我當初想的一樣，可是後來再細研商，覺得曾家十三口人在土匪手中，曾家又備了銀子贖人，萬一咱們救不出人來，反而害了那十三口曾家的人，所以我正遲疑不決呢！」

就在這時候，一個鄉丁領着一位穿着十分體面的人，黑緞帽、紫長袍、狐皮馬褂，一臉焦慮無限的走進來。

封團練立刻起身，不料這人急怒交加的道：「封大人，你怎麼還有心情在這兒談笑風生，舉杯飲酒啊，須知我曾春生的父母兒女快沒命了呢！」

封團練木然一笑，道：「爲了應付閻半仙，我特意去了一趟草嶺，不但請來馬家父子三口，還幸運的遇上這幾位英雄，大家皆願幫助我們一臂之力，如今正在商議怎麼救人，如何對付閻半仙呢，曾掌櫃既然也來了，那就大家一齊商量着辦吧！」

不料曾掌櫃怒道：「我的團練大人，你怎麼不聽我的，你既沒有上千人馬同閻半仙一拚，更沒有能耐獨自找那閻半仙理論，眼看着十天已過一半，怎還不見行動呢，西口鎭上大家攤湊十萬兩銀子應該不難吧！」

女俠黑牡丹道：「大掌櫃，誰要處在你的境況中都是這樣，不過封團練之職責，是安定地方，如今他正在盡力而爲呢，終究他會向封西口鎭有所交代的。」

不料，曾春生聽罷，冷笑道：「姑娘，妳說的輕鬆，我聽的可沉重，如今落在閻半仙那批土匪手上的可是我的父母兒女，單就一聲交代就能把人救出來？妳可曾知道，連北城汪家也在拍手笑呢！」

女俠不解的望向封團練，道：「怎麼半天又鬧出個姓汪的，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封團練一嘆，道：「在這西口鎭上，南城曾家與北城汪家，全是大戶人家，兩家生意全一般，就因爲同行寃家，所以兩家誰也不服誰，表面他們見面打哈哈，暗中卻又各不相讓的勾心鬥角，自從出了這件事以後，北城汪家自然要拍手笑了！」

馬回子怒道：「土匪就要攻城了，姓汪的還能笑得出來？」

他聲若宏鐘而氣憤形之於色，卻不料門外早有人高聲道：「誰說我汪家笑來着？」

說着，走進一個半百老者，只見他雙手插在袖管裡，山羊鬍子翹得老高，一臉的不高興樣子，道：「到了這個節骨眼，你們還要在這兒無中生有的派我姓汪的不是呀！」

（未完・一）



武俠奇情短篇故事／麥菁・文　可飛・圖

# 翦徑

## 多行不義　自食惡果

三伏天。

火辣辣的太陽照着大地。

這個地方很荒涼，不論眼睛投向哪一方，都看不見一戶人家，廣闊而貧瘠的野地上，野草東一簇西一簇，像一隻患癩皮病的狗。

不過，這個地方有一棵大樹，一棵高大的老榆樹，它像一把巨大的涼傘單獨撐在野地上，看上去很惹人注意，令人喜愛。

令人喜愛的是它有一大片樹蔭。

行人至此，都會在樹蔭下來歇歇脚，涼快涼快。

今天，就有一個人路經此地，看見老榆樹下有一大片樹蔭，就趕緊三脚併兩步的跑到樹下乘涼。他是個書生，年紀大約尚未超過三十，穿着一襲不太光鮮的白色儒衣，右肩上掛着個包袱。

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來歷，也不知道他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反正這個人運氣不佳，今天走到這裡是他人生旅途的盡頭。

他在一條露在地面上的粗大的樹根上坐下，掏出汗巾抹去頭臉上的汗水，剛剛透出一口大氣的時候，一顆石頭從樹上掉了下來。

「砰！」

正好打中他的腦袋！

可憐這個窮書生，就此一勾頭，撲地就氣絕！

然後，從樹上跳下一個年輕小伙子。

他只有十七八歲，赤裸着上身，露出一身相當結實的肌肉。

他很熟練的一把抓起窮書生的屍體，背到自己背上，立刻拔步便跑，快得像一隻老鼠。

奔跑二三里，越過一座小小的山坡，就到了一間茅屋門口。

他將屍體往地上一擲，便大聲道：「娘！我回來了！」

茅屋裡，走出來一個中年婦人。

這婦人一身村婦打扮，但容貌不差，風韻猶存，還殘留着幾分風騷味兒。

她走到屍體身邊，一把扯下肩上那個包袱，就地解開看了看，見只有幾兩碎銀和幾件舊衣，登時不痛快起來道：「又是一匹瘦馬！」

年輕小伙子分辯道：「沒奈何啊！我等了老半天，就只等到這麼的一個。」

婦人將那幾兩碎銀揣入懷中，又伸手到屍體上摸了一陣，再也摸不出一件值錢的東西，不禁嘆口氣道：「大寶，你眞夠笨的，比起你爹來，眞叫虎父犬子！想當年，你爹威風八面，手下百多個兄弟，他不出手也罷，一出手便是大買賣，白花花的銀子堆得山一般高！而你呀，就是會做小買賣，弄了半天，

就只這麼幾兩銀子，沒的笑死人了！」

大寶覺得很委屈，道：「娘！小本經營也不壞嘛，每次弄幾兩銀子，也夠咱們母子混日子，何況這個小買賣最是穩當，不怕驚動官府，爹當年就因爲幹得轟轟烈烈，所以才落到那般的下場！」

婦人罵道：「閉住你的鳥嘴，你懂個甚麼？有道是『三年不發市，發市吃三年』，你爹當年專幹大買賣，那才夠味，你呀！唉……想是老娘肚子不濟事，黃鼠狠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一代不如一代了！」

大寶不理她的嘮叨，逐自入屋取出一隻磁瓶，在屍體上倒了一些似水的東西，那屍體登時開始冒烟潰爛……

婦人仍是不停的嘮叨，說道：「你爹快回來了，等他出了監獄，老娘叫他幹一票給你看看，管叫你眼皮上掛鎖匙……開眼界！」

大寶笑笑不語，這句話他也已記不清楚聽了多少次了，只記得打從自己懂事開始，她就經常在說「你爹快回來了，等他出獄……」但他是心裡清楚得很，爹這輩子是不可能回來了，雖然也從未聽說父親被「正法」的消息，但他知道父親必已不在人間，就算當眞還活着，那也絕不可能重見天日。

窮書生的屍體，在婦人的嘮叨中繼續潰爛溶化，化爲一灘血水，露出令人怵目驚心的白骨。

對此，他們母子都視若無睹，完全不當一回事，因爲這事情他們已幹得太多了。

爲了做得「乾淨」，不留一絲痕跡，每次都將死人背回來，使用祖傳秘方的「化屍水」化掉屍體，然後將骨頭埋入地下，乾淨俐落，神不知鬼不覺。

但是，今天……

正當屍體完全溶化的時候，他們母子忽然聽到一陣「得得得」的馬蹄聲由遠處响了過來。

「有人來了！」

婦人臉色一變，急急忙忙的將屍骨放入包袱，交給兒子大寶道：「快！快拿去埋好！」

大寶提着包袱，飛也似的跑了。

婦人接着將堆在屋外的一堆柴薪移到那灘血水上，將地上的血水蓋住，隨即轉入屋內。

蹄聲漸近。

俄頃，一個騎士出現了。

任何人一眼看見這個騎士，都看得出他是一名衙門的捕快。

這捕快馳馬來到了茅屋前時，擧目四下望望，然後慢慢的下馬，伸手摸摸腰上的佩刀，才開聲道：「有人家在麼？」

「來了！」

婦人一邊用梳子整理着頭髮，一面從裡面走出來，她一見來了個捕快，心中一驚，但臉上却笑着道：「這位官爺，你打那兒來的啊？」

捕手面無表情道：「城裡來的！」

婦人仍是笑嘻嘻道：「是，是，您官爺是不是要在這兒歇歇？您請進來坐，喝杯涼茶，咳……這個鬼天氣可眞熱死人，這兒又是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您請裡面坐呀！」

捕快輕「唔」一聲，又回望一眼，問道：「這一帶就你們一家人住着？」

婦人道：「是呀！」

捕快道：「妳丈夫呢？」

婦人答道：「他早死啦，死了十多年了，如今就只我一個和我兒子住着。」

捕快目光一凝道：「妳兒子有多大年紀的？」

婦人道：「他今年才十七歲，正在後山邊田裡幹活。官爺，你有甚麼貴幹？」

捕快不答，臉上的表情是精明而沉着，他走近茅屋門，向裡面望了幾眼，才又問道：「妳們母子在這裡怎麼過活？」

婦人嘆了口氣道：「還不是全靠後山邊那塊薄田！還好老天爺可憐我們母子，這幾年的收成倒是夠糊口的，我二十二歲那年紀就守寡，要不是有個兒子，眞不知能不能活到今天！」

捕手淡淡的問道：「這附近有翦徑賊麼？」

婦人嚇了一跳道：「翦徑賊？我的天！這兒要是有翦徑賊，我們母子那能活到今天？官爺，你可別拿話嚇唬我，你問這個幹甚麼呀？」

捕快走來走去，這裡望望，那裡望望，一面答道：「最近有不少人失踪，經我們明查暗訪，好像是在這一帶出事的……」

婦人笑道：「官爺，您一定弄錯了，我們這兒一年半載也難得見到一個人，怎麼可能有人在這兒出事？」

捕快屋前屋後繞了一個圈，然後一指屋中道：「我可以進去看看麼？」

婦人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官爺您只管入屋去看，唉！我們寡婦孤子的，官爺你若是懷疑我們母子兩人是翦徑賊，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了。」

捕快入屋搜查。

婦人扯高嗓子叫道：「大寶！大寶！你回來一下，咱們來了個官爺啦！」

大寶背着一把鋤頭跑回來，道



：「娘！妳說甚麼呀？」

婦人向他使了個眼色，說道：「來了個官爺，他說咱們這附近有翦徑賊，你說怪不怪？」

大寶莫明其妙的道：「翦徑賊？甚麼叫翦徑賊啊？」

捕快就在這時候從屋內走出來，接口道：「翦徑賊就是對行人打悶棍的，劫財害命的。」

他要過大寶的肩上鋤頭，仔細的看了看，見鋤頭上沒有血跡，便將鋤頭還給他，問道：「你叫甚麼？」

大寶道：「我叫大寶。」他裝得一副傻楞楞的樣子。

捕快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番，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你長得結實啊！」

大寶傻氣一笑道：「是啊！」

捕快笑問道：「可曾見過附近出現過可疑人物？」

大寶搖搖頭道：「沒有啊！」

捕快沒有懷疑了，向坐騎走去，道：「要是發現可疑人物，須得趕快入城去稟報。」

婦人連聲道：「是，是，官爺你不坐坐麼？」

捕快一脚已跨上了鞍子，就在這時，他忽然露出很詫異的樣子，鼻子向下嗅了嗅，道：「咦！有一股刺鼻的腥味，這是甚麼味道？」

他縮回了脚，目露精光，又對四周打量起來了。

於是，他發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他發現那堆柴薪不該堆在空地上，它應該堆在屋簷下才對，事實上那屋簷下也還有一些乾柴堆着，因此，顯示那空地上的一堆柴堆得不是地方，不合情理。

他因此指着那堆柴薪問道：「這些柴薪怎麼堆在這地上？」

婦人笑道：「那是剛劈好的，還沒有堆放到簷下去罷了。」

捕快趨前走近去柴堆蹲下聞了聞，眉頭一鎖道：「這下面有一股腥味，拿開看看。」

婦人道：「好的，大寶，你將柴搬開，讓這位官爺看看。」

大寶應了一聲是，背在肩上的鋤頭順手一掄，猛然向捕快的腦上劈了下去。

捕快反應敏捷，就地一滾，躲過了大寶的襲擊，跳過一旁拔出佩刀，大喝道：「好啊！差點兒被你們矇混過了，原來妳們母子是翦徑賊！」

「我砸死你！」

大寶猛掄鋤頭，兩個人就在屋外空地上大打出手，大寶一柄鋤頭，掄得呼呼風响，銳不可當，但捕快沉着應付，將他的攻勢一一破去！

婦人站在一邊觀戰，見兒子有勇無謀，始終壓制不住捕快，心中老大不高興，便喝道：「大寶，你退下，讓你娘來收拾他！」

大寶聞言虛晃一招，然後跳到母親身邊。

婦人接過他手上的鋤頭，卸下上面鐵鋤，說道：「仔細看看你娘怎麼出手！」

她提着那木棍迎着那個捕快，格格的乾笑着：「你這斷沒來由遠巴巴的跑到來這兒送死，你知道老娘是誰麼？」

捕快橫刀胸前喝問道：「妳是誰？」

婦人笑道：「十多年前，綠林道上的朋友稱呼我爲『俏羅剎』，也有人叫我『小母老虎』的。」

捕快面色一變道：「妳是羅彩娘？」

俏羅剎哈哈笑着道：「正是你家老娘呀！」

捕快駭然道：「妳……妳丈夫『插翅虎』于老九，不是已死……」

俏羅剎眉毛一揚道：「已經怎麼樣？已經死在牢中是不是？告訴你，我當家的有九條命，他是死不了的，老娘這些年隱居在此，就是等他回來，他快回來了，等他出了監獄，老娘便與他血洗這魯西十三縣，以報他當年被擒下入獄之仇！」

捕快換上一副嚴肅的表情道：「羅彩娘，妳聽我說……」

俏羅剎手中木柄「呼」的橫掃而出，尖笑一聲道：「少廢話，老娘今天就拿你先開刀！」

她招式一出，果然不同凡响，又快又猛，而且招中有招，確是比她兒子大寶要高明得多了。

捕快不敢怠慢，連忙揮刀迎出，打算以自己利刀砍斷木柄。

但俏羅剎變招極速，掃出的木柄，忽然硬生生地一撤，隨之旋身上挑，木柄快速的挑向他的面門。

捕快不及破解，被迫後退。

俏羅剎立刻化挑爲撞，搶步欺上，木柄連續猛吐，連擊他胸前三大穴，出手眞個狠辣無比。

捕快手中雖有一把鋼刀，無奈出招不及她快，反處於挨打的局面，他使盡渾身解數，才躲開她的連續撞擊。正想揮刀反攻，忽覺眼前一花，俏羅剎已失踪跡。方自一怔之間，身後襲來一勁風，心知她已轉身到自己身後，當即反手一刀掃出。

「砰！」

他一刀沒有撈着，右脚反而被木柄擊着，登時骨折踣跌在地上。

俏羅剎一聲尖笑，跟着一招砸下，只聽得「卡查」一聲，捕快頓時腦袋開花，當場喪命了。

大寶拍手喝道：「娘，你眞好本事啊！」

俏羅剎擲下木柄時，笑了笑道

：「這斷武功差，娘就是赤手空拳也有能力取他的性命。」

大寶道：「我去取化屍水來。」說着，轉頭便要入屋去，俏羅剎道：「慢着！」

大寶頓足道：「怎麼了？」

俏羅剎道：「這人不能用化屍水。」

大寶道：「爲甚麼？」

俏羅剎道：「大寶，你腦筋就是這般不靈通，你想想看，這人是衙門裡的捕快，他今天出來辦案，你說衙門裡的人知不知道他的行踪？」

大寶點頭道：「應該知道！」

俏羅剎道：「那麼，他現在被娘打死了，再過三五天，衙門裡的人不見他回去，他們會怎麼樣？」

大寶道：「會來此追查。」

俏羅剎道：「是的呀！」

大寶道：「既是如此，咱們用化屍水化掉他，再將他的骨骸拿去掩埋，他們那裡追查得出來？」

俏羅剎冷笑道：「他們也許追查不出，可是咱們母子從此便脫不了嫌疑。」

大寶連忙問道：「要不，咱們應該怎樣處理呢？」

俏羅剎道：「今天晚上你將屍體放在他的馬上，然後馳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丟棄。」

大寶道：「這樣妥當麼？」

俏羅剎繼續道：「棄屍地點，最少要距離此地三十里才行，丟棄之後，你便須循着原路回來，將留在路上的馬蹄印痕一一除去……」

大寶笑着道：「我明白了，這樣一來，當衙門裡的人找到了他的屍體時，便不會懷疑到咱們母子身上，是也不是？」

俏羅剎笑道：「正是，如此行事，以後你仍然可以去翦徑打劫，不會有人知道。」

大寶連連點頭道：「好！好！就這樣辦吧！」

俏羅剎蹲下身子，伸手入捕快的懷中掏摸，摸了半天才找到幾十個銅板，不禁破口大罵道：「這混帳的東西，出門辦案只帶這麼幾十個銅板，眞是寒酸到透……」

這天晚上，大寶便將捕快的遺體放在馬鞍上，然後牽馬離家，揀荒涼無人的地方走去，走了大半夜，看看離家已有三十里之遠，才將屍體推落地上，把鋼刀丟到旁邊，一腳踢上馬屁股，口中叫道：「走呀！」

那馬匹一驚之下，撥開四蹄，向前奔去，很快便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之中。

大寶拔了些野草紮成一枝掃帚，開始循着原路回，一邊走一邊用掃帚撥着地上的馬蹄脚印。

這是一件很麻煩的工作，不過





爲了便於今後繼續翦徑打劫，他很耐心的做着，幸好這一帶荒無人跡，白天也很少有行人，夜裡更是鬼都見不到一個，不怕被人看見。

走着撥着，一直到次日朝陽昇起的時候，才回到老榆樹下。

這時候，他實在累了，便在樹下躺落，伸直雙腳，以手作枕，睡了。

一覺醒來，已經是炎陽高掛的晌午時份。

他坐了起來，揉揉惺忪的睡眼，看看他用來打死那窮書生的那顆石頭，想起自己曾用它打死了許多過路行人，可是每次所得的均難令母親滿意，不禁輕嘆一聲道：「唉！什麼時候才能叫我碰上一條大魚？最好今天就讓我碰上，他的包袱中，最好有許多許多的金銀珠寶，好讓娘高興高興……」

想到這裡，不覺舉目遠望。

哈！眞巧，果然來了個人！

那個人仍在遠處，正慢慢的向着老榆樹這邊走過來。

大寶十分高興，經驗告訴他，來人在這個時候行經此處，一定會到老榆樹下乘涼，當下捧起那顆石頭揣在懷中，輕捷的爬上樹去。

他屏息靜待着，心中默默禱告道：「老天爺請幫幫忙，讓我大寶發一筆大財，我便從此洗手不幹了。」

來人漸漸走近了。

是個年近五旬的老者，一臉黑忽忽的鬍子，模樣頗爲粗獷威武，可是從他蹣跚的步履上看，分明是個患病的！

大寶大爲失望，因爲老者身上穿的是一件破衣，雖然背上有個包袱，可想而知沒有什麼油水。

他很想放棄，但轉而一想：「管他的，既然碰上了，就順便做他一票，得幾十個銅板也好了！」

思忖間，那老者已走到了樹下，果然在樹下歇了下來。

老者舉袖拭去臉上的汗水，口中喃喃自語，似在咒罵天氣太熱，接着便解下背上的包袱，放在跟前地上。

通常在這個時候，樹上的大寶便要丟下石頭，但他見老者似要解開包袱，也就暫時不採取行動，想看看老者包袱裡究竟是有些什麼的東西。

老者果然打開了包袱。

包袱裡沒有大寶所想像中的衣服，卻是有一包糕餅和一口小小的百寶箱。

百寶箱很是陳舊，上面沾滿尚未清除乾淨的沙土，倒像是剛從地下挖掘出來的東西。

呈現在大寶眼眶下的，竟是一堆令人暈眩的珍珠，一顆顆明珠，光采奪目。

大寶暗叫一聲：「我的媽呀！」捧在手上石頭一鬆，重達六十斤的石頭便畢直墮下來了！

「砰！」正中老頭子的腦袋。

老者啊的一聲，身子向前一撲，頓時靜寂不動了。

大寶一躍而下，將包袱打好背起，隨即提起老者的屍體，發足向山坡上的家狂奔。

一口氣跑到家門口，習慣的將屍體往地上一擲，便大呼大叫：「娘！娘！我逮到了一條大魚，您快出來看啊！」俏羅剎在門口，一見那老者的模樣，很不高興的冷笑道：「哼！你尋老娘的開心？」

大寶急急忙忙的打開了包袱，放在地上解開，叫道：「您看！」

百寶箱一打開，俏羅剎也呆了，然後才一個箭步跳過去，搶過百寶箱看看，雙手發抖起來道：「好大的明珠，好漂亮的明珠，一共……一共是幾顆？」

大寶眉開眼笑道：「不知道，我沒有數，大概有二三十顆吧？哈哈，這下咱們發財了！這一箱珠寶，拼算銀子不怕有幾萬兩吧？」

俏羅剎笑道：「正是，正是，少說也有五萬兩銀子！」

她瞥了那老者一眼，忽然面色突變，甜笑變成苦笑，全身一軟，昏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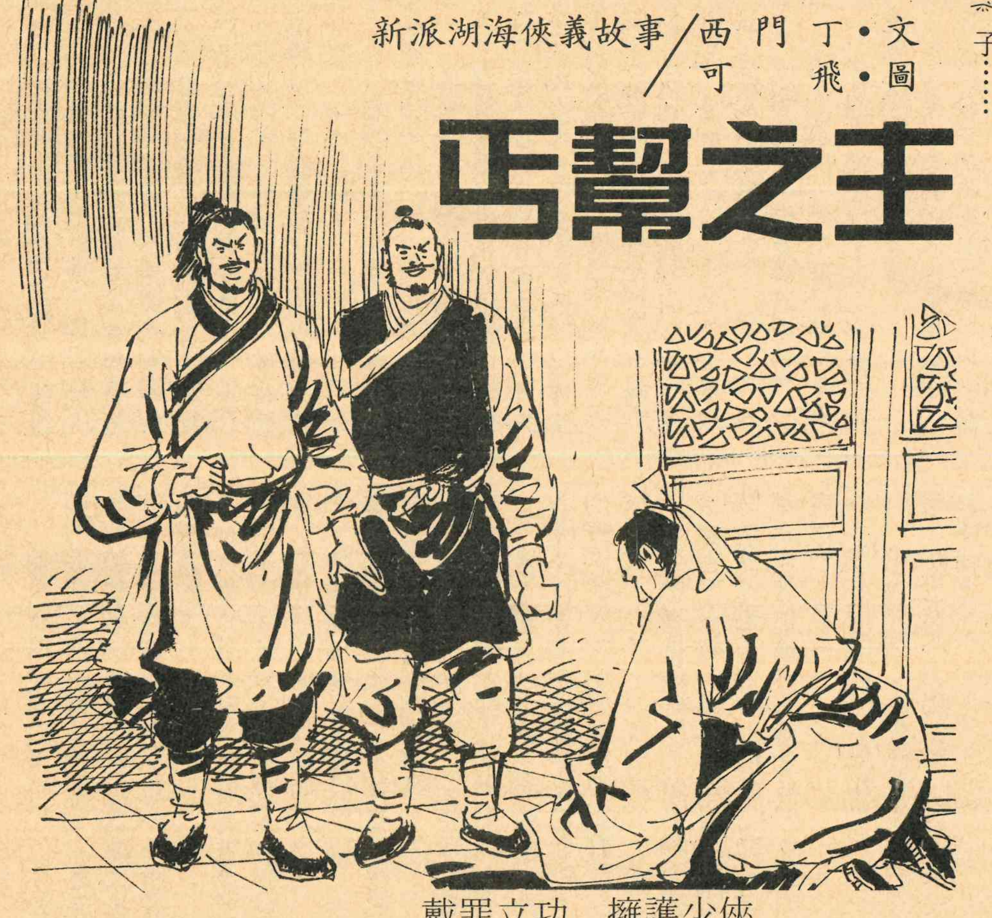
（完）

**上文提要：**展玉翃聽西方仙子解釋後，才明白她爲何要殺優悠丐幫的幾名弟子，並知道優悠總舵的賬目有問題。優悠丐幫上下對西方仙子所爲不忿，展玉翃却不便直接說出原因，只好從旁引導駱長達，最後查到主謀人是方安家時，他已留信假稱是去赴西方仙子之約，展玉翃揭穿了他的陰謀，並在他家找到了賬簿及銀子……

# 丐幫之主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戴罪立功　擁護少俠

展玉翃道：「因爲我見過西方仙子的筆跡，兩者相距太大了，教我怎能相信，我只相信……」

黃書截口道：「咱們還是到聚英廳再商量吧！」當下四人返回聚英廳，把搜查的經過告訴羣豪。

龍侶軍不由叫了起來道：「好小子，眞有你的！」

駱長達沉聲喝道：「龍堂主休對副幫主無禮！今日大家尚有何話好說？」他目光自衆人臉上掃過，見無人作聲方續道：「如今還是請副幫主爲大家分析一下。」

「那在下便獻醜了，不過須先說明一點，這些都只是展某個人之看法及推測，不一定是事實。」展玉翃輕咳一聲續道：「貴幫近年來已出現了不少忘記幫規及立幫宗旨的人，從分舵至總舵都有，而且很多都已上下勾結，方安家可能只是其中一串線之線頭而已……」

「好……副幫主，你認爲還有很多問題？」龍侶軍一副不相信的神情。

展玉翃擺擺手。「無錫分舵魯直用幫內的錢去賭場裡豪賭，欠了公款，只好想辦法孝敬總舵的人，剛好這兩年駱幫主常不在，徐總堂主也鬆懈了，是以一切便落在方安家手中，此是理所當然之事！」

柳千斤問道：「分舵公款上繳要通過好幾個人，方安家能隻手遮天？」

「當然不止他一個人，朱老七是其中一個，夏寧也是一個，還有些什麼人，在下便不知道了，也許顧堂主多少能知道一點。」

龍侶軍道：「顧家妹子，這當兒你可得說話呀！俺是相信妳被他所騙，但是……」他話未說畢，顧愛已痛哭出聲，把龍侶軍鬧得手足無措。

駱長達道：「顧堂主，你平日常跟他在一起，多少應看出點東西來，就算你往日不知其爲人，對他許多事都往好處想，如今既然知道眞相，就應該能挖出點東西來。」

他不說猶自可，一說之下，顧愛哭得更大聲，掩面而奔。展玉翃便向駱長達打眼色，駱長達即令黃書跟着她，別讓顧堂主自殺！

他目光如刃，在手下們臉上掃過，接道：「時值非常，强敵在外環伺，內患不淺，我幫正處興衰存亡之際，因此自此時起，任何人未得本座允許，均不許外出！」他拂袖而起，忽又道：「你倆先在此處商量，找找看誰跟方安家有關係，稍候本座再來，副幫主，請移玉到書房喝杯茶。」

展玉翃隨他回到書房分頭坐下，駱長達又爲適才之態度道歉。「副幫主雅量包涵，說起來實是本座太過無能，至有今日！」



「幫主說那裡的話來，這種事怎怪得了你！」展玉翃暗呼慚愧，若非他已跟西方仙子見過一面，瞭解其作風，又怎瞧得出方安家之陰謀？

「賢弟，如今依你看，咱們下一步該如何做？」

「先安慰顧愛，她充其量只是個被利用者，若我沒有看錯，幫內有問題的人，還眞不少！」

駱長達立即喚人傳令顧愛過來，却爲展玉翃所止，「還是咱們去見她，否則她怎肯說？」

駱長達尷尬地一笑，「愚兄眞是氣糊塗了，若再有失當之處，請賢弟隨時提醒！」當下兩人到顧愛房外，只見黃書在門外苦勸，但顧愛就是不開門。

駱長達用力拍門，「顧堂主，本座來看你，請開門！妳一向拿得起放得下，今日爲何這般軟弱？那種男人不要也罷，何須傷心！」

房門終於開了，顧愛雙眼腫得像胡桃一般，怯生生地站在門後，不斷抽泣。駱長達對黃書道：「黃堂主到我書房等本座。」言畢將門關上。

顧愛霍地在駱長達面前跪下。「幫主你懲罰屬下吧！」

駱長達心頭暗喜，却露出一副驚詫之色道：「妳有何罪，要本座懲罰？」

「屬下無意中替方……死賊做了不少壞事，有損我幫利益……」顧愛未說罷又哭起來。

駱長達一把將她扯了起來。「快坐下來說，顧堂主，我若不相信妳，又怎會連會也不開，便與副幫主來看妳？本座知道妳受騙了。」

展玉翃低聲道：「顧堂主放心，幫主非常信任妳，在下亦很敬重您。」

顧愛盯了他一眼，恨恨地道：「我也不知該恨你，還是感激你！」

「當然應該感激他，若不是他，妳還不知道被方安家欺騙多久，他若對你眞心實意，就應把一切告訴妳。」

「我什麼也不知道，不過他常要我幫他做一些事……」

駱長達問道：「他要妳做些什麼事？」

「例如要我派人暗中保護您……但現在看來他只是要瞭解你之行踪，以利其貪汚！」

駱長達恨恨地拍一拍桌子，「果然可惡！還做了些什麼事？」

「利用黃犬堂之方便，替他聯絡一些分舵的人，以及傳遞東西。」

「是那些分舵，那些人？」

「不少……讓我慢慢回憶一下。」

展玉翃道：「總舵這邊應該有人跟他有關係，否則又怎能上下瞞得這般死？沒有關係的，我最肯定的有黃書、龍侶軍，其他人就難說了！」

顧愛舉袖拭去眼淚，一副欲言又止之態，駱長達道：「話無不可對人言，何況本座親自來找妳，除了副幫主之外，又沒有別人。老實說，本座早已有所警覺，否則又怎會把展副幫主拉來，將來他不但是四海丐幫之副幫主，也將是我優悠丐幫之副幫主，妳還有什麼擔心的？」

「這個這個……」顧愛十分奇怪，一對眼睛在他倆臉上來回移動。「這是眞的？武林中似乎還沒有這種例子……」

「沒有先例便不能由我開創？副幫主今日露了這一手，難道幫內還有人不服？」

「屬下倒不是這個意思……幫主，你今天似乎恢復了點昔日之魄力，這實是本幫之福！」

駱長達暗嘆一聲，臉上不動聲色道：「是故，妳更該助本座整頓整頓！」

「徐天從也得了方安家之好處，還有禮堂之蘇義堂主，黑虎堂柳千斤，嘉興分舵的白向天、雷威，與方安家都有勾結。」

駱長達問道：「他到底刮了本幫多少錢？」

展玉翃則問：「方安家要這許多錢，目的何在？他欲自立爲王？另起爐灶？」

「他沒有說，但我看他確有這個意思，其實他經常離開總舵，不過都是在城內轉，朋友可不少！」

駱長達急又問：「他的朋友，妳認識麼？」

「不認識，他從來不讓我見他外面的朋友，不過有一次有個人來找他，有兄弟認得是城內的一個小混混，叫做楊森，人不出名，但似乎很吃得開！他匆匆來找方安家，只說了幾句話，方安家便要隨他去了，我問他去那裡，却吃他一頓罵，那是他頭一次對我發脾氣！」

駱長達冷笑道：「憑他那點微末之技，能另起爐灶，自立爲王？」

「屬下發覺他平日歡喜僞裝，當然那時候屬下只道他善於收斂，有涵養，不喜爭名奪利……嗯，依屬下推測，他武功應在徐天從他們之上，而不在其下。」

展玉翃接問：「徐天從他們爲何肯拿他的好處呢？是不是有把柄讓他捏着？」

「應該是！」

展玉翃毫不客氣，步步進迫，「既然妳知道這許多事，爲何還會喜歡他？爲何還肯替他做事，

爲何不進一步瞭解其用意？」

「當我知道蛛絲馬跡，早已……失身給他了……你知道我年紀已不輕……」

駱長達接口問：「爲何不進一步瞭解他之目的及其他？本帮那幾個人除了拿他好處之外，是否已成其心腹或黨羽？」

「這點屬下便眞的不知道了，帮主可以慢慢調查。」

駱長達長嘆一聲道：「內患外憂，有時間讓本座慢慢調查麼？而且牽涉的人這麼廣泛，弄個不好，全部造反，那還得了！」

展玉翅在他耳邊輕語一陣，只見駱長達愁客舒解，不斷點頭。「眞是旁觀者清，一言驚醒夢中人！那就如你的主意辦！顧堂主，妳先到我書房等我，千萬不要做傻事，本帮日後還要重用妳！」

顧愛道：「屬下已經沒事了，不必再請黃堂主勸我，帮主如果有事，可派人到此找屬下，屬下隨傳隨到。」

「那本座就放心，副帮主，咱們走！」

兩人離開之後，駱長達嘆惜道：「展兄弟，敝帮如今這個情況，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能不能兩帮合併？」

「此事不是小弟一人能決定的……」

「那好，此事完了，我陪你走一趟合肥，跟沙帮主說清楚！」

說着話，兩人已到了聚英廳。廳內羣豪本來低聲商量的、來回走動的，此刻全都停了下來。

駱長達拉着展玉翅一直走到中正之虎皮交椅上，兩人並排而坐，他乾咳一聲道：「方安家的事，本座已瞭解得差不多，說起來眞教人喪氣，原來西方仙子所殺之人，都是本帮之叛徒。」

他目光如同利刄，在每一張臉上掃過。「在座諸位有不少人犯了帮規，如今本座念在你們對本帮都曾有過貢獻，所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他提高聲音，「跟方安家有過勾結或得到其好處者，請站出來，這是本座給你們一個自新之機會，若不自動認錯，便休怪本座要以帮規來處置了！」

龍侶軍問道：「帮主，誰跟方安家有勾結？我最恨這種人了！」

只見徐天從慢慢地自人羣中走出來，緩緩跪在駱長達身前。低聲地道：「帮主，屬下……錯了，我得了方安家的好處……」

龍侶軍叫了起來道：「老徐，你還有臉說！」

駱長達揮手止住龍侶軍，沉聲問道：「你得到方安家什麼好處？」

「他給過屬下幾次錢，但其實那些錢都是分舵送上來的……」

「方安家及其黨朋，自然不會無端端送錢給你，他有何條件或要求？」

「他只要求屬下給他方便……」

「不會這麼簡單吧？你是總堂主，爲何反會受制於他？有什麼把柄被他捏着？」

徐天從期期艾艾地道：「是……屬下被他捏住把柄……跟一個弟兄的老婆有染……讓他知道……」

駱長達冷冷地道：「本座對你實在失望，念你立過不少功勞，望你以後戴罪立功，若敢再犯，可就不客氣了，你先站在一旁！」

只見柳千斤也走了上來，「帮主，屬下亦拿過他的錢，前後共四次……因爲屬下賭錢，欠了賭場不少債……」

「沒有那麼簡單吧？方安家去了那裡？」展玉翅道：「你以爲駱帮主會無端端請在下來此當副帮主麼？因爲在下從別處瞭解到不少眞相，你跟徐天從不一樣，你是他的黨羽！你們暗中把不聽話的弟兄殺死，再嫁禍給西方仙子！果然聰明，不過有失厚道……」

龍侶軍標前一把扯住柳千斤，罵道：「娘的，我一向把你當作親兄弟！你却去幹這些事，老子揍死你！」

駱長達道：「柳千斤，本座再給你一次機會，」

柳千斤道：「龍堂主，你先放開我，我供出一切……」駱長達下令龍侶軍放開他。

「其實屬下還不算是他之黨羽，不過他是有意用我……只是尚有顧忌，他這人做事十分謹愼，只是利用帮內兄弟，並不會重用咱們。」柳千斤跪在駱長達面前，「帮主，屬下知錯了！」

展玉翅道：「你還未供出一切，換而言之，尚未盡你之責任，故意拖延時間，是否還想包庇他？」

「不是不是，屬下不敢！他那些黨羽大部分在本城，據我所知，他準備另起爐灶，但不是丐帮，聽說背後還有武林大人物支持他……」

駱長達急問：「什麼大人物支持他？」

「這個屬下便不知道了，因爲他不肯說。但他有一個黨羽叫楊森，似是專責替他聯絡，此人所知必多……」

展玉翅急問：「楊森住在何處，你可知道？」

柳千斤道：「知道，屬下去過他家兩次，在西瓜巷裡……」

駱長達喝道：「你在他家還見過甚麼人？」

展玉翅忙道：「幫主，這個慢



慢再問，先派人去西瓜巷找楊森才是正理，只恐去遲了抓不到舌頭！」

駱長達道：「有理，誰去？」

「在下願帶隊，徐總堂主，其他人手由你安排，要精銳的，不必人多；第二隊人馬則由黃書率領，安排在四周，龍堂主負責總舵安全，別中了人家調虎離山計！」

當下徐天從很快便點齊了人馬，拉着柳千斤，火速趕去西瓜巷。西爪巷離優悠園還有一段路，路上行人見狀都有點側目，但時間緊迫，顧不得那許多，一口氣奔到楊森家。

柳千斤用力拍門道：「小森子，是我，快開門！」

他拍了好幾遍，裡面却沒有反應，展玉翅便問：「他一個人住這裡麼？」

「還有他姘頭。」

「沒有爹娘嗎？」

「不住在一起！」柳千斤剛說完，展玉翅已擧起一腿，把門板踢翻，連屋子都晃動了一下，柳千斤暗暗吃驚，心神未定，已讓展玉翅提着進去，後面的人亦一湧而上。

屋子裡空空蕩蕩的，東西沒有搬，人影却沒一個。展玉翅回頭道：「總堂主，把弟兄們分散，在附近查一查楊森的底細，小心他們躲在附近民居。」

其他人都離開了，徐天從只留下一個叫癩痢頭的小夥子，供他使喚。展玉翅便放了柳千斤，「副堂主，這是你立功的機會，此處有可能是方安家之巢穴，他們會立即疏散麼？除非附近還有其他巢穴。」

柳千斤抓抓頭皮，結結巴巴地道：「副幫主的意思，屬下還不明白。」

「我估計他們有地窖或地下通道之類的設備，你知道麼？」

柳千斤誠懇地道：「承蒙幫主原諒，我那還敢隱瞞，屬下眞的不知道。」

「那好，咱們三人分頭搜一搜，用兵器敲地板，或者有意料不到之收穫。」

當下三人分開搜索，展玉翅却悄悄溜出去，見到一名優悠丐幫的弟兄，便着他悄悄請徐天從帶幾名好手埋伏在四周，然後他再進去，先搜查楊森之住房。

可是三個人費了不少力氣，都找不到暗道。最後展玉翅見客廳有個大橱櫃，上面放了幾盆盆栽，顯得十分突出。一個小混混，會有這般雅緻？

他雙掌運勁，幾記力拍，把橱櫃擊碎，再用掌風將木片掃開，然後以劍柄敲地。他有心賣弄，果然收了效，使躲在暗處的徐天從大吃一驚：「怎地這小子功力這般深厚？看來不在幫主之下，就算他在娘胎裡就開始修練，也不該……除非有了奇遇！」

「有了，柳千斤過來，就在這裡，把磚頭撬開。」

癩痢頭首先奔過來，與柳千斤把紅磚撬起，想不到下面竟是一大塊石板，却撬之不動。

「哼，他們把通道封死，出口必定是在附近另一棟民居內，那裡說不定就是楊森父母住的地方。」

徐天從在屋外聽見，便令手下去調查！癩痢頭再撬開附近幾塊紅磚，便露泥土來，這已足以說明，下面必有地道。

露出泥土便好弄了，柳千斤十分賣氣力，取了鋤頭，用力挖掘，使青石板有一半露出地面，展玉翅有心賣弄道：「行了，讓我來！」他雙手抓住首尾兩端之石邊，默運玄功，先顫動幾下，然後用力一提，青石板離地而起，露出下面一個黑黝黝的洞口。

柳千斤到灶房拿了一根乾柴，點了火往下一探，地洞深有丈餘，黑漆漆的看不到邊際。他爲了贖罪，二話不說便躍了下去。

展玉翅對癩痢頭道：「你守在這裡！」他隨後輕輕躍下去。

柳千斤擧着火把走在前，地道十分平坦，而且有點潮濕，拐了個彎後，便到盡頭了，抬頭望去，上面横着兩條石板，兩邊以石片固定着；展玉翅想了一下，道：「還有一個出口。」

柳千斤訝然問道：「副幫主如何知道？」

展玉翅冷哼一聲道：「這邊出口跟剛才那個入口，青石板都封得死死的，那封石的人如何出去？」

柳千斤輕嘆一聲道：「副幫主果然不同凡响，屬下實在難及萬一，那咱們找另外一個出口吧！」

展玉翅微微一笑道：「不，由這裡上，另一個地方若沒有封口，証明上面沒有『東西』，重要的是這兩點，小心，退開一點！」展玉翅言畢，用力把架石板的石片扯出來。

「蓬！蓬！」兩塊青石板先後跌落地道裡，塵埃落定，上面還有紅磚封頂。

展玉翅暗暗跺足，「適才太魯莽了，這兩聲悶响，上面的人一定聽得到，先不要動！」他把柳千斤拉後幾步，低聲道：「你上去通知徐天從，準備裡應外合殺進去，然後你再下來。」

柳千斤不敢吭一聲，轉身便跑了。展玉翅把那幾塊石片放在懷內，運功凝神靜聽。此時，他內力之深，已到了落葉之聲也能聽到之地步，是故進入忘我境界後，便聽到上面有步履聲，估計對方都站在

洞口等候他上去。

展玉翅直等到柳千斤下來以後才問他：「老徐他們行動了麼？」柳千斤點點頭，展玉翅又道：「你先抓幾塊石頭在手，準備出擊。」

展玉翅默運玄功，左掌一招，一股罡風凜然而生，撞在紅磚牆上，「嘩」的一聲，兩塊紅磚往上飛起，上面立即傳來一道驚呼。

展玉翅右掌隨之擊出，另兩塊紅磚亦隨之飛掉，展玉翅人隨之躍了上去。

明知敵人在上面等候，他仍縱身躍上去，証明是藝高人膽大！他人「穿地」而出，尚在半空，右手已把長劍抽出來，左手揑了一塊石片，舉目一掃，見一條漢子抱刀躍上，他長劍突然在刀上用力一敲，借力翻開，左手石片脫手飛出，正中另一個大漢的胸膛，只打得他哇哇痛叫。

雙脚落地，反向人羣中迎去，喝道：「方安家在何處？快叫他出來！」同時發出長嘯，召徐天從他們。

他劍出如風，把七八個大漢全招惹上來，慢慢退開。柳千斤亦同時躍了上來，他先把石片拋出，再揮棒加入戰圈。

展玉翅問道：「老柳，你看清楚，楊森在此麼？」

柳千斤道：「就在你背後靠柱子站着的那個矮漢。」展玉翅輕嘯一聲，返身向他迫去。

楊森大概武功不高，急忙往內堂跑去，展玉翅左手再摸出一塊石片，向他拋去「卜！」石片正中其右小腿，他人亦隨之跌倒地上。

與此同時，徐天從等人亦已趕至，展玉翅忙道：「老徐，把地上那個楊森抓住，提防方安家尚在屋子內，他會乘亂溜掉。」

徐天從道：「溜不掉的，黃書那批人早已把四周圍住！」他把楊森交給一位手下，着他先將楊森送回總舵，然後抽刀殺進重圍。

柳千斤爲了將功贖罪，悍不畏死，反而讓他先得了手，砍斷一條大漢的大腿，然而他自己亦受了輕傷，徐天從跟他一樣賣力。

展玉翅壓力減輕之後，威力大盛，亦隨手殺了一人，道：「你們看來不是方安家之實力，方安家去何處？你們不吭聲，少爺便不客氣了！」

那幾個漢子的形勢已十分危急，仍無人吭聲，展玉翅反而斷定方安家便在內堂。當下加緊施爲，逐一收拾了那些大漢。

柳千斤回身欲殺進內堂，却讓展玉翅喝住。「別魯莽，他如今已如煮熟的鴨子，飛不上天的！你們先留在這裡！」他翻上屋頂，舉目而望，發現這屋不大，廳後估計有四五間臥室，假如方安家或其他黨羽都在裡面，斷無可能不知道優悠丐幫已殺上門之理。

那麼他在等候什麼？最大可能是裡面有機關埋伏，他欲以逸待勞。

展玉翅把黃書召來，着他辦兩件事，一是準備四塊大石頭；二是準備一些易燃品，以便應用。黃書領令之後，又派人回總舵報訊。

雙方便這樣堅持着。過了兩頓飯工夫，只見龍侶軍帶了二十多個精壯弟子奔殺過來，展玉翅躍下地問道：「龍堂主怎地輕易離開總舵？」

「咱們問了楊森，他說方安家和幾個高手尚在屋內，裡面有機關，因此幫主派在下來援。」

黃書道：「副幫主想出一條妙計來，管教他那些機關白搭！」

龍侶軍急問：「是什麼妙計？」

「打破屋頂，用火攻，不怕不把他們迫出來。」

龍侶軍拍掌道：「妙計，火種準備好了麼？」說着話，黃書那批人已把應用的物品帶來了，展玉翅先把易燃物搬上屋頂，又把幾個輕功較好的弟子叫上去。

「你們守在下面，估計對方會破窗而出！」展玉翅言畢，扛起一塊大石躍了上去，用力砸在屋頂上。

「嘩啦啦」一陣聲響，屋頂已破了一個大洞。丐幫弟子把棉花蘸油點了火，立即往洞裡拋下去。展玉翅又扛起第二塊石頭砸開第二個洞，丐幫弟子依法施爲。

大概火種燒及房內之物件，未幾一股濃烟自屋頂冒上來，當展玉翅砸了四個洞之後，下面已响起一陣打鬥聲，証明已有人被火迫出來了。

又聞黃書叫了起來道：「方安家在此！」展玉翅立即又躍下地去。果然，方安家一柄長劍，迫得黃書左支右絀，旁邊丐幫弟子一上前，便被刺倒。

展玉翅抽出長劍，一劍格開兩人，一翻腕，長劍洒下一片劍網將方安家罩住。「副總堂主好功夫！」

黃書喘了幾口氣，道：「方安家，你碰到展副幫主算是倒霉到家了。」

方安家雙眼似欲噴出火來，恨恨地道：「姓展的，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彼此河水不犯井水，何必來淌渾水！」

展玉翅故意道：「只是我這個人比較喜歡多管閒事，你若不是要造駱長達的反，我也不會多管閒事。」

方安家冷冷地道：「方某若要造他的反，說不定優悠丐幫已經垮了，男人大丈夫，豈能長年累月屈



居人下？方某只是想另起爐灶而已，有何不對？又礙了你什麼事？」

展玉翅道：「你要另起爐灶，大可以直接跟駱長達說清楚，他不可能不放你走！」

方安家不吭聲，展玉翅又道：「我也瞭解你爲何不做個明白人，因爲你開寨立幫的經費，得由優悠丐幫那裡取得，在下有沒有說錯？」

方安家道：「我爲優悠丐幫出生入死，流了不少血汗，拿他一點錢，也不過份！」

「問題不是這麼簡單！其實你自己心裡也十分明白，如果不過份，你爲何不向駱長達提出來？」展玉翅冷笑道：「正因爲你也認爲太過份，是以你才會將反對你的人，暗中殺掉，再嫁禍給西方仙子。」

方安家臉色一沉，怒道：「誰要阻礙我，誰得死！我爲了要另起爐灶，已準備了五六年，足足五六年！這五六年既爲自己，也爲優悠丐幫做了不少事，總算對得起駱長達以及幫內之弟兄！」

「你是陸英之黨羽？」

「哼，我若是陸英之黨羽，又怎會在陸英事件之後，反而晋陞一級？陸英膽大心粗，他怎能跟我比。」

「我眞佩服你，隱伏了這許多年，其實你根本不必這樣做，要弄點錢開幫還不容易。」

「你還年輕，武功高的人都可以立幫？錯了，以前已有許多人失敗過，等於有本錢的人做生意未必會發達一樣。世上有許多沒有錢的人，最後反而發了達！要統率幾千個人馬，可是件大學問，我加入優悠丐幫，便是爲了學習如何掌管一個幫會！我破壞幫規、上下勾結、行賄，其實也有作用！」

他這番話，大出展玉翅意料，這些道理他以前都未想過，是以又問：「請問這有何作用？」

「瞭解幫中頭目爲何會受賄，日後我便可以想出堵截漏洞的辦法來！我殺朱老七是迫不得已的，因爲他知道得太多，我知道我的事一暴露，優悠丐幫便不會放過我，因此很多事尚不能公開，否則便會胎死腹中，但若非你出現，駱長達根本不知道！」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但在下仍不以爲然！若我是你，必然跟駱長達開誠布公明說。」

方安家忽然大笑起來道：「你到底還年輕，江湖事懂得不多，就算駱長達肯，其他人也未必肯，何況此例一開，其他人都學我，不用多久，優悠丐幫便會散了，我教你一個道理，既爲幫主，必要下屬絕對忠誠。」

「你的確是個人材，人又聰明，在下眞的很佩服，不過可惜呀可惜！」

方安家問道：「可惜什麼？」

「可惜你最後還是要失敗。」

「你要什麼條件，但請開口，只要今天放我一條生路，其他的什麼都好商量。」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本來我想放你的，如今聽了你的話之後，決定將你交給駱長達！」

方安家怒極反笑道：「你有把握生擒我？」

「除非你要自殺，不然有八九成把握。」

「口說無憑，你敢發個毒誓，假如你不能生擒我，是否便放我一條生路？」

「好，一百招內，我必能生擒你，未滿百招，你不許自殺。百招一滿，我若未能得手，便放你走。」

「好，一言爲定！」

兩人各自發了毒誓之後，便盡展平生所學爭取勝利，鬥了二三十招，方安家佔不到一絲便宜，心中便忖道：「我何須跟他搶攻，只要守住一百招，便是勝利。」

却不知展玉翅之劍法與人不同，不管你採取守勢還是攻勢，總是以敵招制敵，又鬥了十來招，方安家忽覺壓力比剛才更重，形勢更危，心頭十分震驚，不由生了溜掉之念頭。

展玉翅有心示威，那容他逃跑？何況他自訂一百招，已經給足了方安家面子。

眨眼間，雙方已交換了幾十餘招，方安家形勢越急，突然改變打法，瘋狂進攻，以攻爲退。如此一來，更中展玉翅下懷，他故意先防守，引對方更加肆無忌憚。

方安家一刀緊過一刀，一記「鐵練鎖江」，力劈展玉翅腰間，展玉翅伸劍來架，突見他手腕一沉，刺向展玉翅右腿，這招不可謂不妙，因爲「鐵練鎖江」使來力沉勢猛，完全不像虛招，下一招「老牛耕地」便可收效！

不料展玉翅更快，長劍並不下垂擋招，而是振腕刺出，「颼」地一聲，接着又是「嗆郎」一聲响！當刀尖離展玉翅右腿二寸時，展玉翅的劍尖已刺在方安家腕脈上，鋼刀立即落地。

方安家反應亦快，立即往後跳開，但展玉翅比他更快，雙手抱劍上身暴長，下身不動，劍尖刺在其腰間麻穴上，方安家登時不能動彈。

劍尖刺穴這等上乘功夫，莫說方安家，龍侶軍等亦未曾見過，就是駱長達亦聞而緣慳一面。展玉翅

亦是頭一遭大膽試驗，不料一試成功。

方安家長嘆道：「方某敗在你劍下，夫復何求，要殺要剁，悉從尊便！」

展玉翃恐力道不足，又上前以指連封其六個穴道，然後呼人來看守。最後跑去找尋對手。此時，屋頂上之丐幫弟子，見裡面的人已全被迫跳出來，又下屋運水撲火，四周均有烟硝味，嗆人口鼻。

被方安家請來的幾位高手，武功都不低，也幸虧有龍侶軍來援，否則可能還要被其突圍。

展玉翃又制住了兩個敵人，解除了其他人之威脅，剩下與黃書、徐天從及龍侶軍捉對廝殺之三敵。「方安家及另外兩位貴友，均已落在我手中，三位還要負隅抵抗麼？」

那三人仍纏身苦鬥，展玉翃一怒之下，着黃書讓開，他再度下場。三十招過後，又將那人刺倒，剩下那幾個漢子見大勢已去，只好棄械投降。

優悠丐幫大獲全勝，遂凱旋而歸，待返回總舵，天方濛濛亮。駱長達見到方安家，便怒不可遏，將他大罵一頓。方安家淡淡地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駱長達今日我落在你手中，但求速死，不必辱罵！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

他話未說畢，駱長達已怒道：「來人，抓下去以本幫幫規伺候！」

展玉翃忙道：「且慢，幫主，小弟有一言相勸，可否先將其囚禁起來再慢慢處理？」今日全靠展玉翃方能清除內奸，駱長達不能不給他面子，只好改令收禁於牢。

這一料理，龍侶軍等人便忍不住說起展玉翃之高超劍術來，言者眉飛色舞，聽者半信半疑，但大敵被捕爲事實，總得相信，展玉翃則道：「幫主可否到書房說幾句話？」

駱長達自無反對之理，兩人到了書房，分頭坐下，展玉翃乃將方安家所述，仔細說了一遍，駱長達沉吟道：「副幫主要本座放他一條生路？」

「小弟只是把其所述相告，你可慢慢審問，若他作惡不多，不妨斟酌處理，但又不能不辨！至於其黨羽，小弟建議軟禁幾天便放其離開，免多惹仇恨！」

「方安家之黨羽，若非大奸大惡之輩，倒可放他們走。但他身爲副總堂主，却不能不細心推敲利弊，待本座與其他人商量之後再說！」駱長達長身道：「副幫主累了一夜，請先回房休息一下再說！」

展玉翃知機，料他跟心腹商議，而其中可能牽涉到一些幫內之秘密，此刻不便讓他知道，是以告辭回房。

他躺在床上，精神興奮，那裡睡得着！今日能拉出方安家來，全靠西方仙子給的一些資料，否則他說話怎敢那般肯定？

一想至此，西方仙子的倩影又襲上心頭，不禁又暗問一句：「她到底是正還是邪？」若照她所說，表面上她行事作風雖然有些邪味，但實際上十分正派，比許多自命白道的人還正派！

只是她又要維持邪魔會主之身份，又要行正派之行，若有一天讓下面那些邪魔知道，又豈會放過她？

至此，他恨不得立即找到她，將自己之顧慮告訴她，她會接受自己之好意麼？

以前他不敢承認自己愛上她，乃因她是女魔頭，如今既知一切，當然再無顧忌！可是表面上尚不能讓人知道內心秘密！

就算她有甚麼危險，自己在公在私都應該幫助她！想起以劍刺穴，一擧擒下方安家，他信心大增，不期然又想起白袍客來。若無他，自己焉有今天？每次想到他，展玉翃都深覺遺憾，自己在其身上得益良多，終生受用不盡，居然連他之姓名都不知道！

忽然他坐起身，盤膝運起功來。駱長達贈送的治傷藥的確神效，胸膛之劍傷已痊癒。俄頃，只見他頭頂上冒起一股白烟，白烟越來越多，亦越來越濃，把他緊緊裹住。此時，他功力之深，已躋身在宇內十名之內！

正午時分，禮堂黃書親自跑來邀請。「副幫主，幫主有請。」

展玉翃長身便欲隨他而去，黃書却不好意思地道：「副幫主請換套乾淨的衣服及梳好頭再去未遲！」

一夜激戰，汗流浹背，展玉翃被他提醒，尷尬一笑，當下先梳洗一番，然後換好衣服方隨他去。

展玉翃只道優悠丐幫此役大獲全勝，而設下盛大的慶功宴，但一進聚英廳，却不是那回事，只見廳內丐幫羣英薈集，人人神情均十分嚴肅，但見到展玉翃一到，不是面露笑容，便是露出恭恭敬敬之色。

人羣分兩邊而立，空出中間一條寬敞的路來，展玉翃自外而入，接受兩邊之注目禮，心情有點異樣。

只聽黃書高聲呼道：「幫主，副幫主已帶至！」

駱長達興奮地道：「典禮開始！」黃書複述一次，這四個字便一直往外傳，展玉翃心頭剛一動，外面已傳來一陣鞭炮聲，大廳外鑼鼓打起來，還有人在唱蓮花落。

展玉翃正想說話，駱長達已揮



手止住他，然後長身高聲道：「本幫副幫主之職，已懸空了幾載，乃因一直未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今日咱們終於找到了，而且上下均能接受及擁戴，他光大本幫之日可期……」

聚英廳裡驟然响起一陣熱烈的掌聲，駱長達揮揮手，續道：「相信大家均已知道他是誰，他便是日來爲本幫立了大功之展玉翃副幫主！」

大廳又爆起一陣震耳的掌聲，只見龍侶軍及黃書，不由分說，將他拉至駱長達旁邊那張虎皮交椅，再把他按坐其上，隨即龍侶軍迎面給他一口唾涎。

黃書也隨後給他吐一口，其他人要上來，駱長達喝道：「你們怎地忘了規矩？」他回頭也飛出一口，正中展玉翃之額頭，接着其他人才一擁而上，往他身上直吐。

展玉翃已惴惴不安，像石像默默接受，鬧了頓飯工夫方停下來，駱長達道：「請副幫主鼓勵鼓勵！」

展玉翃呆呆的站了起來，頭臉、剛換的衣服上掛滿了唾沫，駱長達心中暗喜：「看來他是本幫自立幫以來，最受尊敬及歡迎的人了！」心裡不禁又泛上幾絲酸味。

「諸位弟兄……本座不知該說些甚麼……誰都知道我早已是四海丐幫之副幫主，優悠丐幫本是同宗，若是有難，本該互相照應……」

他話未說畢，徐天從已叫了起來道：「優悠四海本就是一家。副幫主，這種話且不要說他，說些別的吧！」

展玉翃苦笑說道：「承蒙弟兄們之厚愛，本座唯有盡力爲本幫做點事了！」廳內再度响起一陣掌聲。

龍侶軍道：「副幫主說得太客氣了，不知有什麼計劃或好辦法，領導咱們對付西方仙子？」

展玉翃道：「目前本座尚未有計劃，只能先採取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之策了！龍堂主，本座並非客氣，因身兼兩幫之職，只恐力有不逮，將來若所作所爲，未能盡人如意者，尚請弟兄們原諒！」

黑豹堂另一名副堂主蔣亮祖則道：「副幫主可不可介紹一下，如何識穿方安家之陰謀？」

「這個不宜自我吹噓，且有點誤打誤撞，幸好沒有冤枉好人。」

駱長達見差不多了，便開腔道：「今日到此爲止，反正日後機會多得是，將來再慢慢請教副幫主未遲。如今請退出廳外，以便開席！」

羣豪紛紛出廳，黃書則低聲對展玉翃道：「副幫主先回房更衣洗澡，稍候再來！」

展玉翃渾身唾沫，心頭極不舒服，恨不得他有此一話，是故立即告辭回房，房內已放了一大盆澡水，床上另放了一套乾淨的衣服。

展玉翃匆匆洗滌乾淨，又匆匆回聚英廳，只見羣豪都已入席，只剩首席一個空位，他乃坐到那裡去。

駱長達心情似乎極好，席間不斷勸酒。這一頓飯菜雖極爲普通，但人人心情舒暢，是以菜酒全部掃光，許多人均喝得酩酊大醉，駱長達恐鬧出事來，遂宣佈散席，着喝醉者回房休息。

大廳裡的人逐漸散去，只剩下幾個頭領。黃書道：「幫主，顧堂主不出來喝酒，要否派人去安慰她一下？」

駱長達沉吟道：「雖然她爲方安家做了不少事，幸虧沒有造成大影响，也念她被蒙騙，因此准她戴罪立功，總堂主你代我去安慰她一下，希望她振作起來，再爲本幫弟兄做點事。」

龍侶軍道：「叫她不要傷心，西方仙子那女妖魔尚在蘇州，讓她多殺幾個敵人，心情自然會好。」

徐天從走後，駱長達嘆了一口氣，道：「徐天從亦犯了幫規，而且絕不應該，雖然他已把吞下去的公款吐了出來，但總不能像沒事人般！」

龍侶軍憤憤不平地道：「不錯，尤其不應該跟幫內弟兄之妻子勾搭，簡直豈有此理！」

駱長達道：「本座問過了，那女人跟他的確相愛，主要是她丈夫待她不好，常加打罵，唉，清官難審家庭事，當眞至理名言！」

龍侶軍道：「他是否答應跟那女人斷絕來往？」駱長達搖搖頭，龍侶軍又叫了起來。「這如何使得，這不是叫弟兄長期當烏龜？」

「老徐說，若斷絕他跟她來往，他倆寧願自殺！那女人多番下堂求去，只是她丈夫不許……」

「不行不行，老徐一定要處罰，否則如何服衆？」

駱長達自己有好幾位老婆，人又風流，深明情愛之爲物，當不如龍侶軍那麼魯莽，是以一直搖頭，半晌方抬頭問展玉翃，「副幫主是否有良策？」

「本座建議降他一級爲副總堂主，反正方安家原職已空懸，上面又沒有新任之總堂主，他這個副的跟正的還是一樣，但法理上咱們已處置了他……」

龍侶軍搶着道：「這個俺不反對，但他勾引良家婦女這個罪名可不輕！」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鐵山被人誣陷偷了西天大藏殿的金采衣，大藏殿四公子夢玄姿追到神狐宮向鐵山索還，結果只好兵戎相見。豆蔻姑娘戰勝神鷹桑田……夢玄姿則親自挑戰鐵山……張小芸挽留鐵山等人，道義上鐵山只好多留幾天叫孫采蓉授予張小芸武功，以應付羌笛怨的再來犯。晚流香在京師找不到鐵山，想去錦衣門探詢，在鎮口被人狙擊，戰況慘烈……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 玉笛天戈

## 中計失散　昏迷被救

在河北新樂縣以北的明月店，有一條山不太高，但密林夾峙的險道，相傳此地常有盜匪出沒，要買路錢的綠林朋友，常在此地攔截偷襲。

這天晌午時分，鐵湘菱諸葛麟師兄妹，及武烈等三人正經過這條險道，他們不在乎要買路錢的，却想不到會有人施放冷箭。

鐵湘菱久走江湖，見識過不少兇險的場面，她一踏上這條山道，粉頰上忽然湧出一股殺機。

「師兄，這條山道不好走，咱們要當心一點。」

她向諸葛麟及武烈提出警告，語音甫落，密林中已傳來一陣狂笑道：「小姐兒眞高，不愧是野侯鐵山的女兒，可惜妳已經踏上死亡之路了，老夫只能表示一點歉意。」

一股濃煙瀰漫，眼前的景物變得一片模糊。

視線受阻，煙中帶毒，這已經叫人無法消受，再加上弦聲震耳，强弩攢射，說它是死亡之路絕不爲過。

不過這設伏之人，太低估鐵湘菱了，在濃煙湧現的一瞬之間，她已當機立斷，作了最佳的選擇。

「師兄、武烈，上樹。」

鐵門的潛形身法，在當代武林無人能出其右，祇不過動念之間，她已冒上樹梢，脫出毒煙及箭陣的雙重埋伏了。

但她舉目四掠，却沒有發現諸葛麟及武烈的人影，莫非他們陷在那條險道之中？

武烈她不敢擔保，以諸葛麟的一身武力，毒煙弩箭絕對傷不到他。

那他人呢？

人，她瞧到了，在西北的山林之間，有一條人影一閃而沒。她雖然不敢斷定那人影就是諸葛麟，瞧那人的服色，八成是她的師哥。

如果他當眞是諸葛麟，他會不顧鐵湘菱而獨自逃跑麼？不會，因爲這對師兄妹情深似海，縱使面對死亡，他們誰也不會獨善其身的。

再說以他們那身超絕的功力，既已闖出毒煙箭陣，何須逃跑？

也許鐵湘菱太關心諸葛麟了，一瞧到相似的人影，就忘記考慮其他了，口中高喊一聲「師兄等我」，身如激箭破空，直向西北急追而去。

一追兩個時辰，業已進入山區，此時落日含山，視綫業已不夠清晰，加上濃蔭瀉地，找人豈不更加困難。

但她終於找到了。

「啊，師兄……」

她瞧到諸葛麟俯臥在一株大樹之前，口中一聲驚呼，騰身就向大樹撲去。



「師兄，你怎麼啦？」

她蹲在諸葛麟的身旁，焦急的呼喚着，同時伸出雙手，想查看他的傷勢。

她的雙手剛剛伸出，忽然面色一變。

原來她脅下一痳，竟然被人點了穴道，一聲哈哈長笑，諸葛麟翻身跳了起來。

不，他不是諸葛麟。

此人面目清朗，身長玉立，年齡約莫二十七八，是一個長相英俊的美男子。

鐵湘菱見對方不是她的師兄，而且設計暗算，不由勃然大怒道：「你是誰？爲什麼這麼無恥？」

偷襲者雙拳一抱道：「在下陽無毀，由於鐵姑娘功力過高，不得不出此下策。」

鐵湘菱道：「爲什麼？咱們有仇？」

陽無毀道：「這個麼，姑娘要這麼說未嘗不可。」

鐵湘菱道：「咳，姓陽的，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咱們素昧平生，那來的什麼仇恨？」

陽無毀道：「鐵姑娘說的不錯，咱們的確是素昧平生，也沒有仇恨，可是妳却是鐵山的女兒。」

鐵湘菱一怔道：「你跟我爹有仇？」

陽無毀道：「不是我個人，只要是西天大藏殿的門下弟子，都跟妳爹有仇。」

鐵湘菱怒叱道：「西天大藏殿也太霸道了，只爲了你們向我爹找痳煩，沒有討得好去，就大興無名之師？」

陽無毀道：「鐵姑娘誤會了，大藏殿還不至如此小家子氣。」

鐵湘菱道：「那是另有原因了？」

陽無毀道：「不錯，令尊竊據了本殿的傳家之寶。」

鐵湘菱愕然道：「傳家之寶？那必然是稀世奇珍，價值連城了？」

陽無毀道：「可以這麼說。」

鐵湘菱哼了一聲道：「我爹視金錢如糞土，視富貴如浮雲，野侯之名天下皆知，貴殿如此栽贓嫁禍，祇不過令人齒冷而已。」

陽無毀道：「這個……咳，在下只是依令行事，是非功過在下就管不到了。」

鐵湘菱撇撇嘴道：「閣下以卑鄙的手段暗中偷襲，也是奉命行事？聽說西天大藏殿以武林主宰自居，怎會容得像你這等無恥的小人，一旦被他們發現你這個冒牌貨，閣下就難脫殺身之禍了。」

陽無毀面色一變，雙目神光暴盛，射出兩股駭人的殺機，鐵湘菱激怒了他，他可能會出手傷人。

她穴道被制，眞力無法提聚，只要陽無毀一掌劈下，鐵湘菱必難倖免。

但，陽無毀突然收斂了殺機，目光變得一片柔和，同時微微一笑道：「妳憑什麼說我是冒牌貨？」

鐵湘菱道：「大藏殿特殊的服色，江湖上人人皆知，怎麼，還要我說下去？」

陽無毀哈哈一笑道：「不錯，天藍土黃二色，代表皇天后土，地載天覆，是大藏殿弟子規定的服色，也說明天地之間，惟有大藏殿才是主宰……」

鐵湘菱櫻唇一撇，不屑的哼了一聲道：「狂妄自大，厚顏無恥，這種話虧你說得出來。」

陽無毀面色一沉道：「姑娘，妳可以辱駡在下，但不能侮辱本殿，否則……」

鐵湘菱道：「如果閣下當眞來自大藏殿，就應該解開我的穴道，咱們憑眞實本領一搏，暗中偷襲的下流手法，豈不有辱主宰者的名頭？」

陽無毀舉掌一揮，震開了鐵湘菱的穴道，雙手一垂，目光平視，全身冷靜得有如山嶽，却流轉着一股無形的罡炁。

鐵湘菱心頭一懍，她絕未想到此人的功力竟然如此之深。他必然來自西天大藏殿，還可能是大藏殿的核心人物。

這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她自然不敢掉以輕心，立將兜天引提到九成，凝神提氣，引勁待發。

雙方靜靜的相峙一盞熱茶，陽無毀忽然一聲怪嘯，一掌直出，風雷俱動，此等駭人的掌力，是鐵湘菱出道江湖以來，第一次遇到的高明人物。

「來得好！」她口中一聲嬌叱，兜天引已隨掌而發，兩股掌力在空中相遇，發出一聲轟然巨响，但見草摧木折，飛塵揚空，這一擊之威，竟是如此的厲烈。

一掌互拚的結果，陽無毀退了一步，鐵湘菱則多退了一步，顯然陽無毀的內力稍勝一籌。

那就糟了，內力稍弱，必然不耐久戰，而且男人的內力强過女人，一旦纏鬥下去，鐵湘菱必敗無疑。

一聲哈哈長笑，陽無毀第二掌已然發出，他要乘勢追擊，不願留給鐵湘菱喘息之機。

鐵湘菱微微一笑，身形一錯，避開了陽無毀的掌力，嗤的一聲，一指向他的脅門點去。

鐵姑娘聰明絕頂，怎肯再跟他浪費氣力，鐵門潛形身法獨步武林，跟他捉迷藏豈不更好？

這一指來得十分突然，陽無毀如非應變夠快，幾乎中了道兒。

他一退再進，雙臂掄動有如柳枝迎風，展開一套詭異莫測的掌法。

此一掌法是由千手摘花蛻變而來，威力的強大則超越千手摘花。一掌擊出，如同萬弩齊發，被擊者縱然生有八條手臂，也接不下他千掌環擊。

而且只要被他擊中，所中的絕不只是一掌，此等不可思議的掌法豈不可怕。

更可怕的是掌如雷鳴，勁風四溢，不要說被掌力直接擊中，就算被掌風掃到，一般人也承受不了。

鐵湘菱哼了一聲，身形一動，快如魔影，無論陽無毀的掌法如何凌厲，就是沾不到她一絲衣角。

一晃五十招，陽無毀忽然掌力一收，看着白衣飄飄的鐵湘菱道：「累了吧？鐵姑娘。」

鐵湘菱道：「是有一點，你呢？」

陽無毀道：「我累死了，憑空胡亂的擊了五十餘掌，那能不累。」

鐵湘菱道：「你不打了？」

陽無毀道：「咱們誰也奈何不了誰，再打也是白費。」

鐵湘菱道：「那我走了。」身形一飄，逕向明月店他們遇伏之處馳去。

她不放心諸葛麟及武烈，所以想回去瞧瞧。

但她忽然脚下一窒，冷冷道：「你要作什麼？姓陽的。」

原來是陽無毀跟來了，此人是敵非友，鐵湘菱不得不防着一點。

「怎麼啦，鐵姑娘，在下只是走路嘛，莫非這也碍着妳了？」

「你走路我管不着，但我不喜歡有人跟着。」

「鐵姑娘誤會了，也許咱們是去同一個地方，才走上同一條路綫。」

「你去那裡？」

「這個麼，請恕在下賣個關子。」

「哼，一派胡言。」

「不，在下說的是實話。」

「好，你先走。」

「這……咳，在下正想歇息一下。」身形一側，逕向路邊的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去。

鐵湘菱撇撇嘴，輕身一躍，向前面一陣急馳。

她是以潛形身法馳行，無論陽無毀功力多高，必然追趕不上，但她心中一動，忽然將速度減慢下來。

陽無毀的內力比她高，她一人實在鬥他不過，如果加上一個諸葛麟，他們師兄妹聯手，一定可以收拾姓陽的。

這是她放緩脚步的原因，片刻之後，她果然聽到一股輕微的喘息之聲來自身後，柳眉輕輕一挑，仍以不急不徐的速度向前馳去。

到達明月店，已是炊煙處處的向晚時分，她雖是急欲尋找諸葛麟，無奈飢腸轆轆，勢非先塡飽肚皮不可，於是她在一家麵攤上進食。

忽然一股細如蚊吶的聲音鑽入耳鼓，道：「慢慢吃，鐵姑娘，令師兄不在此地。」

鐵湘菱並未抬頭，只是冷哼一聲道：「那你是知道我師兄去了何處了？」

她知道說話的是陽無毀，也急欲知道諸葛麟的下落，但她不想求他，所以連頭都不抬。

陽無毀就在麵攤對面一個酒館中飲食，鐵湘菱的一切舉動，他都瞧在眼裡，因而微微一笑道：「在下的確知道一點。」

鐵湘菱道：「哦……」

陽無毀道：「在下雖然知道一點，但說了就是出賣朋友，所以……」

鐵湘菱道：「我沒有請你說，你不必出賣朋友。」

此時她麵已吃完，付了賬逕向日間遇伏之處奔去。

她找到遇伏之處，打鬥的痕跡處處可見，也瞧到觸目驚心的斑斑血跡。

但沒有一具屍體，沒有一個活人，自然更沒有她的師兄諸葛麟及武烈了。

暮色籠罩着山林，陰森森地冒着寒氣，回想日間的惡鬥，鐵姑娘忍不住滿腔怒火。

「爲什麼？姓陽的，咱們招誰惹誰了？你們爲什麼這麼無恥？」

聽她的口氣，好像陽無毀寃魂不散的又跟來了。

不錯，他是跟來了。

「咳咳，對不起，鐵姑娘，妳的確沒有招惹咱們，不過父債子還嘛，咱們找妳也是迫於無奈。」

「好理由，請問你家的傳家之寶，究竟是什麼東西？是怎樣失落的？」

「金采衣，當今之世，獨一無二的寶衣，它刀槍不入，水火不侵，而且……」

「怎麼不說下去，是怕洩漏金采衣的秘密？」

「這……在下不方便說，否則我爹不會饒我的。」

「令尊是那位高人？」

「我爹是大藏殿主。」

「閣下原來是少殿主，失敬，只是我不懂，金采衣既是貴殿的傳家之寶，必定收藏得十分嚴密，縱然是貴殿之人，也不見得能接近收藏之處，你們竟說被我爹取得，豈不太過荒謬！」



「姑娘說得不錯，但有錢能使鬼推磨，如果買通了看守秘室的弟子，那就又當別論了。」

「你說我爹買通了貴殿看守秘室的弟子？他是誰？」

「他是誰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他臨死之前，親口供出是妳爹主使。」

「好一個死無對証，看來咱們是百口莫辯了。」

「姑娘，在下很想跟妳交個朋友，只要妳爹交還本殿的金采衣，咱們可以化干戈爲玉帛，不再追究往事了。」

「交朋友在下高攀不上，待見到我爹，我會把少殿主的話轉達的。」

一頓接道：「我師兄呢？你們將他怎樣了？」

「諸葛少俠一身功力武林罕見，誰能將他怎樣？據在下所知，他是自願跟舍妹走的。」

「啊，你說我師兄跟令妹走了？」

「是的，鐵姑娘，舍妹日常冷如冰霜，對兩位兄長也從不假以顏色，我爹因而給她取名無情，其實她是封閉着自己的感情，一旦有人敲開了她的心扉……」

「不要說了，告訴我，她去了那裡？」

「也許去了泰山吧，咱們原是要到神狐宮支援四師兄的。」

「多謝相告，告辭。」

語音甫落，業已騰身而起，一閃之間，便已失去踪跡。

* * *

在明月店附近山道遇伏之時，諸葛麟聽到了鐵湘菱招呼上樹的聲音，他却未能當機立斷，行動上稍有遲疑。

他遲疑的原因是要跟鐵湘菱一起動作，以免在混亂中造成失散。

不幸他却吸進幾口毒煙，雖能勉强躍上樹梢，但已頭腦暈眩，胸口發悶，神智已不如平時清醒了。

他知道中了毒，隨時可能倒下去，由於不放心鐵湘菱，以致無心顧及自己的傷勢。

他在樹梢向四周瞭望，發現一條人影正向東南奔走，步履蹣跚，好像受了傷。

「不好，是師妹。」他認爲趕赴東南的白衣人是鐵湘菱，因而躍下樹梢，以全力向東南追去。

他原已身中毒烟，此時全力一追，怎能不導致毒力提早發作，追出不及一里，他終於一頭栽了下去。

他一身功力十分高明，這一栽要不了他的性命，但要繼續追趕，却也力不從心，在無可奈何之中，他掙扎着坐了起來，雙膝一盤，以他深厚的內力向體內劇毒逼去。

不足一盞熱茶，他已將劇毒逼入府舍，腹結二穴之間，這是權宜之計，待找到鐵湘菱，再將毒力逼出體外。

他還沒有站立起來，一陣急驟的脚步之聲忽然傳入耳鼓，不到片刻，五名身着黑衣的彪形大漢已湧到他的身前。

其中一個尖嗓門噫了一口聲道：「這小子怎麼啦，裝死？」

另一個粗嗓門道：「不，他在運功逼毒。」

尖嗓門道：「逼毒？嘿嘿，如果他當眞將毒逼出，他必然會十分後悔。」

粗嗓門道：「將毒逼出是件好事，他爲什麼還要後悔？」

尖嗓門道：「你知不知道他跟鐵湘菱那姐兒的關係？」

粗嗓門道：「我當然知道，他們是師兄妹。」

尖嗓門哼了一聲道：「說你孤陋寡聞，你還不服，告訴你吧，他們還是一對戀人，相愛極深。」

粗嗓門道：「那又怎樣？」

尖嗓門道：「那關係可大了，如果他知道鐵湘菱一箭穿心，他還能活得下去？」

諸葛麟聽到這裡，再也忍不住了，身形向上一拔，落地之時刀已撤入手中。

「你剛才說什麼？再說一遍。」

他身材修長，面目英俊，個性溫文爾雅，是一位風度翩翩的典型書生。

此時却面色發青，雙目如火，全身上下都放射着一股殺機。

長刀高擧，單足挺立，一片駭人的霸氣繞體而生，相信只要他一刀揮出，必然是雷霆萬鈞。

黑衣人心神一震，身不由己的連退三步。

尖嗓門咳了一聲道：「不要生氣，諸葛少俠，你雖是暫時尅制住體內的劇毒，但生氣對你沒有好處，尤其不能妄動眞力，否則，劇毒再發，神仙也救你不得了，何況人死不能復生，希望你看開一點。」

此人尖嘴薄腮，身材瘦長，說話時眼珠亂轉，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生性狡詐，極富心機的人物。

他不僅擊中了諸葛麟不能妄動眞力的弱點，還再度肯定鐵湘菱的死亡，在急怒攻心，毒力遽發之下，不必他們動手，這位鐵門高弟，可能會落入他們的計算之中。

他千算萬算，還是算錯了一點，諸葛麟隨師辦案多年，對於事理分析，與遇事容忍，受到極深的薰陶。

黑衣人多半是羌笛怨的匪徒，彼此之間是正邪不兩立的對頭寃家，他們知道他中了毒，無法使用

眞力，在以五比一的優勢下，早該動手了，何須說這麼多的廢話？

既然是廢話，就不會眞實，那麼這般匪徒是別有用心了。

於是他冷冷哼了一聲，一刀揮了出去。

這一刀威勢絕倫，是山也會劈爲兩半，何況血肉之軀的人類！

黑衣人不約而同的撤身暴退，一直退到丈外，才一起停止下來。

尖嗓門黑衣人嘆口氣道：「咱們栽了！」

粗嗓門道：「是的，他根本未用眞力，只是虛晃一招。」

尖嗓門道：「不要緊，他既然不能使用眞力，就不怕他逃出手去。啊，人呢？」

人，不見了。

其實五名黑衣人適才雖在後退，目光並未離開諸葛麟。

現在是大白天，在五名高手注視之下，諸葛麟竟然像鬼魅般忽然消失。

粗嗓門不安的道：「你說這小子是不是有點邪門？」

尖嗓門道：「也許他會障眼法兒。」

粗嗓門道：「就算這樣吧，障眼法治不了毒傷，他逃不遠的，咱們追。」

尖嗓門再度一嘆道：「追，怎麼追法？你知道他去了那個方向？」

粗嗓門一怔道：「這個……」

「哼，不要丟人現眼了，讓一個身中劇毒的在眼皮子底下溜掉，結果連人家去的方位都不知道，還好意思說追！」

說話的不是尖嗓門，更不是另外幾名黑衣人。

她是一名小丫頭，紅衣綠裙，梳着兩條鬆鬆的大辮子，眉目清秀，模樣兒可愛以極。

她身旁還有一名裝扮相同的少女，兩人跟在一位白衣姑娘之後，快步走向五名黑衣人。

「啊，參見大小姐。」

敢情這五人跟白衣姑娘是一夥的，而且還是她的部屬。

祇不過，「參見大小姐」之前，先來了一聲驚呼，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

白衣姑娘年歲不大，約莫十七八歲上下，但豐顏盛鬋熱浪四射，不只是美艷無匹，在眼波流轉之際，更是媚態橫生，任何男人只要瞧她一眼，三魂八成會失去兩魂。

黑衣人只是幾個凡夫，忽然瞧到美似天仙的大小姐，驚詫自是難免。

但人影一閃，晶芒若矢，幾聲悶哼響起，五具狂噴鮮血的屍體已仆倒下去。

「小姐：這幾人不敬。」

由於那聲驚訝，造成對大小姐不敬。

不敬就該死，而且一死就是五人。

好嚴酷的門規，好毒辣的手段！

大小姐並未向死人瞧看一眼，只是用鼻音嗯了一下。

「那呆子去了何處？」

「稟小姐，他他去了東南。」

「是上了官道？好，咱們追。」

在新縣城小北門外，約莫三里之外的官道上，正團着堆瞧熱鬧的人羣。

喜歡瞧熱鬧是人們的習性，加上這是官道，所以瞧熱鬧的越聚越多。

人們究竟在瞧些什麼？外圍沒有瞧到的更增加了一份好奇之心。

於是有人在向裡面擠。

裡面原本沒有什麼出奇，只是一位藍衫公子臥倒路旁而已。

但這一擠，竟擠出人們的興趣來了。

因爲擠進來的是一位白衣勝雪，嬌艷如花的少女，她身後跟着兩名婢女，全都是人間殊色。

白衣少女一見藍衫公子，立即奔了過去，由懷中掏出一隻瓷瓶，倒出兩粒靈丹，餵入藍衫公子的口中，然後吩咐兩名婢女道：「將公子扶到馬上，咱們到城裡去投宿。」

如此一來，熱鬧是瞧不成了，人們還是目送白衣少女主婢走遠才相繼散去。

進小北門不遠就有一家雙昇客棧，白衣少女包下東跨院，將藍衫公子安置在緊鄰着她的上房之中。

兩個時辰之後，藍衫公子醒來了，他發現自己睡在客房的床榻之上，還有三個桃花爲面，秋水爲神的美麗少女。

他神色一呆，雙手一撐床板，意欲起身下床，但他雙臂無力，竟然撐不起他的身體，只得嘆息一聲道：「姑娘：請恕在下失禮……」

白衣姑娘嫣然一笑道：「公子身體不適，不必客氣。」

藍衫公子再度一呆，吶吶半晌道：「這個，沒有……」

他是怎麼啦？神情呆滯，語無倫次，莫非當眞是身體不適的原因？

不，他是被白衣姑娘害成這樣的，那傾國傾城的嫣然一笑，勾魂攝魄的美目一瞬，他已經頭腦一片空白，而忘掉自我了。

白衣姑娘道：「你是怎麼啦？公子。」

藍衫公子似乎不敢再瞧她，雙目一闔道：「我很好。」

兩名婢女較大的一個撇撇嘴道：「還好呢？毒力擴散，命在頃



刻，要不是咱們小姐救你，你早已往極樂世界去了，救命之恩，如同再造，你怎樣謝咱們小姐？」

白衣姑娘道：「不要這麼說，金花，江湖中講的是道義，咱們只是偶伸援手，豈能望報！」

名叫金花的婢女道：「是，小姐。」

白衣姑娘對另一名婢女道：「玉葉：妳在這兒照顧公子，有事招呼我一聲。」語音一落，轉身帶着金花姍姍而去。

藍衫公子口齒微動，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末了一聲輕嘆，雙目又闔了起來。

玉葉道：「公子：你有話要說？」

藍衫公子道：「這……咳，在下只是覺得咱們萍水相逢，就如此打攪姑娘主婢，實在難以心安。」

玉葉道：「咱們小姐說過，這是江湖道義，公子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藍衫公子道：「在下諸葛麟，還沒有請教小姐怎麼稱呼，當眞失禮得很。」

玉葉道：「原來是鐵門的諸葛少俠，失敬。咱們小姐姓陽，閨名無情，小婢跟金花，是從小就侍候小姐的。」

諸葛麟毒傷未癒，這一陣交談，感到有些疲乏，因而輕咳一聲道：「玉葉姑娘：妳去歇息吧，我想小睡一會兒。」

玉葉嘆口氣道：「少俠儘管睡，我……擔心死了，那裡敢去歇息！」

諸葛麟道：「姑娘擔心在下毒傷會生變化？」

玉葉幽幽道：「公子所中之毒，已向經脈擴散，七日內如果拿不到解葯，咳……」

諸葛麟淡淡道：「生老病死平常得很，姑娘不必替在下擔憂，只是辜負了賢主婢相救之恩，在下只能表示一點歉意。」

玉葉道：「公子有所不知，小姐她……」

諸葛麟道：「小姐怎樣了？」

玉葉嘆口氣道：「小姐帶着金花去找血手鬼醫要解葯，她一心要救公子，我却替她擔心害怕。」

諸葛麟大吃一驚道：「聽說血手鬼醫兇狠殘暴，毫無人性，找他要解葯豈不是與虎謀皮！快，玉葉姑娘，快去追她們回來。」

玉葉搖搖頭道：「追不上了，縱然追得上，小姐也不會回來的。」

諸葛麟道：「哦。」

玉葉道：「公子似乎不信？」其實我也有些不信，又不是她中了毒，爲什麼那麼着急，急得連要命的危險都不顧了？」

諸葛麟心頭一緊，他也爲陽無情的蹈危履險，感到眩惑。

不錯，江湖中人是要講道義，但也有個限度，爲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賣命，在世風澆薄的今天實在少見。

再說他沒有權利要一個初次見面的姑娘，爲他去冒生命的危險，自然也沒有義務接受陌生人的施捨。

於是他呼的一聲坐了起來。

「公子：你怎麼啦？」玉葉吃驚的扶住他，同時焦急的詢問。

「我要去阻止她，我不能要她去冒險。」

他要阻止陽無情去冒險，伸手抓住床沿，却無力讓身體離開床榻，掙扎了一陣，還是頹然倒了下去。

玉葉嘆口氣道：「你這是何苦，劇毒已經擴散，你還這麼倔強，如果有個三長兩短，豈不枉費咱們小姐的一番情意！」

諸葛麟喘息一陣，道：「我不能……不能……」

不能怎樣？沒有了下文，因爲他已經暈了過去。

時間在悄悄流轉，也不知流過了多少晨昏，他終於醒了過來。

夜已半，燭淚成堆，除了輕輕掠過樹梢的寒風，四野一片靜寂。

身中劇毒，而且毒力擴散的諸葛麟居然沒有死，他從暈睡中甦醒過來，略一運功，便感到眞氣流暢，絲毫沒有中毒的現象。

這是奇蹟，但却是陽無情與金花冒生命危險換來的。

燈光在微風中輕輕搖晃着，它照着三條嬌小的人影，她們自然是陽無情主婢了。

沒有人吭出一聲，只有六隻關切的美目，三張帶着喜悅的嬌靨，投向暈睡醒來諸葛麟。

陽無情的右肩左臂血跡斑斑，染得白衣一片殷紅。金花的傷處更多，前胸後背，粉臂玉腿全都掛了彩。

她們是血戰歸來，爲了挽救諸葛麟的生命，險死還生，付出了頗高的代價。

夜還是那麼寂靜，似乎天地萬物都已進入了夢鄉，只有一處例外，那就是雙昇客棧東跨院的一間客房。

其實客房裡面的一男三女，表面上並沒有例外，他們全像泥塑木雕一般，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例外的也有，那是他們的內心。

諸葛麟不幸中毒，一隻腳已經踏進鬼門關去了。想不到萍水相逢的陽無情，竟然仗義相救，還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找血手鬼醫要解葯，他自己劇毒盡除，人家姑娘却血染

羅衫，他的內心怎能不像怒海澎湃，激動不已？

再說陽無情吧，她與陽無毀兄妹兩個，是奉命下山幫助八大弟子中的四六兩位師兄，準備共同對付鐵山，以便奪回金采衣的，途中遇到羌笛怨伏擊鐵門弟子，他們自然要插上一脚了。

這雙兄妹是西天大藏殿主陽千鶴的兒女，他們身負過人的武功，却欠缺江湖閱歷。

大藏殿規戒嚴苛，養成他們外表的冷酷，一旦離開樊籠，受到外界燈紅酒綠，多采多姿事物的感染，那麼胸襟一經開豁，便如脫繮之馬，再遇到自己衷心喜愛的，就會不顧一切的付出了。

陽無情就是這樣，她原是要殺掉諸葛麟的，竟然莫名其妙的愛上了他，這就叫一見鍾情吧。

為了拯救諸葛麟，她向血手鬼醫要天花粉，只有此種特製靈葯，才能消除散入經脈的劇毒。

結果一言不合，她們主婢與鬼醫師徒展開了激戰，最後她們擊斃了鬼醫師徒，也取得天花粉，但她們主婢全都負了傷，以陽無情身中血手，傷勢最為嚴重。

現在諸葛麟劇毒解除，他醒來了，陽無情却無力再支持她的傷勢，口中一聲呻吟，嬌軀同時向地上仆去。

諸葛麟吃了一驚，由床上騰身而起，不待陽無情倒地，已經將她抄在手中。

玉葉由衷的稱讚道：「公子好俐落的身手，快將小姐放到床上。」

諸葛麟將陽無情放上床榻，轉身對金花玉葉雙拳一抱道：「承蒙三位相救，在下十分感激，但敝師妹存亡未卜，在下無法再留下來了，不情之處，還望原諒。」

金花面色一沉道：「好一個絕情絕義，毫無心肝的東西，咱們小姐為了救你，中了鬼醫一記血手，如今生命垂危，你却要一走了之，難道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金花在罵，也在講理，鐵門弟子怎能見死不救，作一個忘恩背義之人？

玉葉接着幽幽道：「公子不要怪金花姐出言不遜，這件事你的確有欠考慮，想想看，如果不是咱們小姐冒生命危險去找解葯，現在你屍骨已寒，還能去找你的師妹麼？再說你要是這麼一走，必然臭名滿天下，為師門帶來極大的侮辱，就算你當眞天良喪盡，你師妹會諒解你？你師父會饒過你麼？」

雙婢這一陣連珠炮，轟得諸葛麟滿面羞慚，幾乎無地自容，急忙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兩位姑娘，在下不知陽小姐中了鬼醫血手，現在，咳，要在下怎樣，但請吩咐。」

金花道：「你不走了？」

諸葛麟道：「就是在下要走，也要等待陽小姐的傷勢無碍之後。」

金花道：「那好，小姐就交給你了。」

諸葛麟一怔道：「這個，在下不明醫道……」

金花道：「那你也不知道如何醫治血手的內傷了？」

諸葛麟道：「是的，不過在下有師門的療傷靈葯，再以內力相助，我想必然可以穩住陽小姐的傷勢。」

金花哼了一聲道：「如是你想按一般療傷方法治療，那你就害死咱們小姐了。」

諸葛麟愕然道：「為什麼？」

金花道：「血手掌力十分奇特，如果用外力一催，就會力道攻心，吐血而亡，公子久走江湖，連血手的特性都不知道麼？」

諸葛麟尷尬的一笑道：「這是在下孤陋寡聞，姑娘不要見笑。」

金花道：「公子不必客氣，你究竟救不救咱們小姐？」

諸葛麟道：「在下願意，但不知如何救法。」

金花道：「只要公子願意，救治並不困難。」

諸葛麟道：「好，姑娘請說。」

金花道：「不能由外向內，自然要由內向外了，公子還不明白？」

諸葛麟道：「這個……」

金花櫻唇一噘道：「咳，公子，你說過願意的，怎麼？反悔了？」

諸葛麟道：「姑娘誤會了，在下只是不知道這由內向外應該怎麼作。」

金花道：「很簡單，只要將眞氣由小姐的口中輸入，經九宮、過雷府，上通百會，下達湧泉，如此不停的運行，直待百脈皆暢，傷勢自然痊癒。」

諸葛麟一呆道：「由口中輸入眞氣？那……」

金花道：「那怎樣？嫂溺尚援之以手，何況咱們還是江湖兒女。」

諸葛麟道：「兩位姑娘功力深厚，救治陽小姐之事，何需求助外人？」

玉葉嘆口氣道：「只要能救小姐，咱們萬死不辭，可惜咱們沒有那股陽剛之氣，因為我姐妹不是男人。」

諸葛麟愕然道：「眞要這樣？」

玉葉道：「如果不是這樣，咱們何必求你。公子，大丈夫言出如山，你可不能說了不算！」



諸葛麟面色一紅，現出一股手足無措的神情，這回當眞難為他了，他活了二十八九，接近的女孩子，只有青梅竹馬的師妹鐵湘菱一個，他倆雖是相愛，最多不過偶然携手而已，如今要他與一個陌生女子接口渡氣，他實在提不起這份勇氣。

但這位陌生女子，對他有救命之恩，她是為了救他，才身中鬼醫的血手，於情於理，接口渡氣之事他無可推辭。

於是他對金玉二婢道：「在下沒有渡氣療傷的經驗，現在只是勉為其難，如果有什麼不妥，希望兩位不要見怪。」

金花一嘆道：「只要公子全力以赴，其他的只好付諸天意了。」

玉葉神色一肅道：「有一點小婢要告訴公子，如是小姐不能活命，小婢姐妹也不會獨生，公子你要盡全力啊！」

玉葉這是暗示，也是威脅，陽無情如若不能救活，金玉雙婢固然不會獨生，他這位諸葛公子也得賠上一條性命。

諸葛麟淡淡道：「我明白玉葉姑娘的意思，現在請兩位到房外替在下護法。」

金玉二婢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向床上的陽無情投下一瞥，雙雙晃身退出房外。

陽無情睜開雙眼，向呆立床前的諸葛麟道：「諸葛兄：如果你牽掛你的師妹，乘兩個丫頭不在，你……你走吧。」

諸葛麟吶吶道：「不，我要救妳。」

陽無情雙目一闔，兩串淚水由眼角淌了出來，道：「你不後悔？」

她是一個美人，美人的一顰一笑，舉手投足，甚至任何一個細微的動作，都是一種美妙的旋律，任是蓋世英雄，也會為她陶醉的。

因此，當陽無情淚淌粉頰，嬌聲詢問「你不後悔？」之時，他那「絕不後悔。」四字，幾乎是衝口而出。

她的雙眼睜開了，射出兩縷神采逼人的目光，同時嬌靨含羞，媚態撩人的嫣然一笑道：「你上來坐好。」

「是。」

「抱我坐到你的腿上。」

「好的。」

她兩腿分開，跨坐在他的腿上，雙目再闔，一張吹氣如蘭的櫻桃小口緩緩向前送去。

當兩張嘴唇嚴密的吻合之後，諸葛麟已為這前所未經的艷遇，弄得血液奔騰，心神大亂，鼻翼急速的噏動，幾乎喘不過氣來。

陽無情雖是身負重傷，也查覺諸葛麟正遭遇極大的危機，一個處理不當，可能導致走火入魔。

她立即伸出雙臂，摟着他的腰部，然後吐舌入口，力聚舌尖，點向他經外奇穴的「聚泉穴」。

將眞力提聚舌部，以舌尖點諸葛麟舌頭中央的聚泉穴，此等點穴方法，陽無情固然是初次嘗試，在武林中只怕也是絕無僅有。

但她却獲得滿意的成功，將諸葛麟由走火入魔的邊沿救了過來。

她身負血手重傷，這一強提眞力，那還支持得住？嬌軀一軟，就暈在諸葛麟的懷中了。

適才的經過，諸葛麟全都明白，陽無情再度捨命相救，使他的內心感動以極。他不再作任何考慮，立即提聚全身眞力，深深不斷的向她櫻唇之內送去。

這是一個艱巨而漫長的工作，憑諸葛麟深厚的內力，逐漸為她打通閉塞的穴道，治好血手的內傷。

他的眞力還沒有收回，忽然感到熱血澎湃，心跳加速，一股突然而來的慾火，迅速蔓延全身。

他的神智陷於模糊，連內衣是如何褪掉的，也茫然不知。

陽無情是雙腿分開，跨坐在他的身上的，此時因利乘便，使問津的漁人，得探桃源仙境，於是滿室生春，無病呻吟，原是療傷的動作，換作另一番情景了。

良久，騷動平靜了下來，陽無情却發出一聲幽幽的長嘆。

「諸葛……咱們……怎麼會……」

「對不起，陽姑娘，我該死。」

男女之間，發生了此等事兒，無論責任在誰，似乎男人都脫不了干係。

但陽無情哭了「嗚嗚……諸葛麟這不能怪你，當時……咱們都無法抗拒……它因發生得太突然了，只是今後……」

她不怪他，因為當時事出突然。

其實那時她居高臨下，主控在她，要怪只能怪她，怎能把責任推給別人？

她沒有怪他，只是提出一個切身的問題：「今後」。

是的，她把自己一身清白交給一個男人，那男人也佔有了她，那麼他就負有今後的責任了。

但諸葛麟吶吶半晌，却一個字也沒有說出。

陽無情幽幽道：「我知道你有一個青梅竹馬的師妹，但我並不想爭什麼。」

諸葛麟道：「妳太好了，妹子，我想……」

陽無情道：「你想找你師妹？好，咱們去山東。」

諸葛麟道：「妳知道我師妹去了山東？」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鍾一豪等人到雪山峯拜祭胡柏齡，他們想挖掘出冰塊再瞻仰胡柏齡的遺容，但其遺體却不知去向，令衆人大感疑惑。苗素蘭已是盟主夫人，所以麥小明只好一人到呂梁山向陰手一魔討取「向心露」解藥，在呂梁山下遇到一名白衣少女，由她帶麥小明見陰手一魔，麥小明騙他說自己是奉酆秋之命前來的，但却被陰手一魔識破，關在「寒冰室」……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 妙絕天香

## 背叛師傅　放走人質

麥小明做此決定，不外是擔心受了白衣女郎的騙，萬一下面是萬丈無底的深淵，即使輕功已達到登峯造極之境，只怕仍難以保住性命。

在感覺上，今夜確是最長的一夜，稱得上是「度夜如年」。

坑洞下方的景物，終於漸漸清晰起來，半點不錯，下面是一處深溝巨壑，深度也正如白衣女郎所言，大約三、五丈的光景。

由此可見，這處「寒冰室」是在一塊巨大的突岩上，若再向外挖掘，那就要透空了。

麥小明不想再等，當即雙手按住坑洞兩旁，雙腿先行懸空沉下，然後雙手一鬆，直落而下。

當落下大約一丈距離後，已可接觸到崖壁。

接着運起輕功，轉瞬便落下地來。

雖然他的輕功已到落花飄葉、寸草不驚的境地，但因以這種方式降落不易控制，落下之後，雙脚仍然淌入澗中半截。

他一躍出水上岸，此刻的歡愉之情，不難想見，像死囚逢到了大赦，死裡逃生，到現在他才眞正領會到生命的可貴。

他打量形勢，心知只要順着澗水的下游走，不難找到道路走出去的。

＊　＊　＊

這條山谷極長，足足走了頓飯工夫，才到達谷口。

剛出了谷口，突見一抹白影，由路旁掠出。

麥小明閃電般掣出長劍，正欲出手迎敵。

只聽一個脆生生的聲音道：「別出手！是我！」

麥小明急急收回劍勢，楞了楞道：「姑娘怎會在這裡？」

原來由路旁閃出之人，竟是白衣女郎。

白衣女郎嫣然一笑道：「難道我就不可以和你再見一面麼？」

麥小明自昨日和白衣女郎見面後，雖見她人長得很美，而且頗似苗素蘭，却總覺得她過於冷酷無情。

此刻，她這嫣然一笑，終於使他感覺到她的明麗動人，似乎也有溫柔多情的一面。

「姑娘又有什麼事見我？莫非要捉我回去？」

「你眞的以為我是要捉你回去？」

「妳是陰手一魔那個老王八蛋的徒弟，我私自逃出，毫無疑問的妳是來捉我回去，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妳絕對不是我的對手，即使現在陰手一魔那老王八蛋來了，我也未必就怕他啊！」

白衣女郎又是一笑，這一笑笑得有如春花綻放，緩緩說道：「我若要捉你，又何必放你！」

麥小明哦了聲道：「我怎會是妳放的？」

白衣女郎道：「『寒冰室』下那塊石板的秘密，是誰告訴你的？昨夜我在『寒冰室』臨走時，還特別提醒了你一句，你是聰明人，不該會不過意來吧！」

其實麥小明早就有所警悟，只是難免心中納悶而已，此刻聽白衣女郎一說，終於完全恍然而悟。

白衣女郎再道：「實對你講，連那顆『暖心丹』，也是我偷偷給你的，家師根本不知道。」

麥小明大為感動，抱拳深深一禮道：「多謝姑娘救命之恩，大恩大德，必當後報，只是在下擔心姑娘回去之後，陰手一魔那老王八蛋必定不放過妳。」

「我回去只有死路一條。」

「這樣說是我連累姑娘了，姑娘為了救我，而犧牲自己，究竟為了什麼？」

「為了我自己。」

「姑娘這話……」

白衣女郎淡淡一笑道：「難道我必須再回『九天玄陰洞府』不可麼？」

麥小明連忙頷首道：「對，姑娘大可不必再回去，只是我想知道妳準備到那裡去，至少我該護送妳一程。」

白衣女郎道：「我要到那裡，你該心裡有數。」

麥小明不覺喜道：「原來姑娘是要隨我到北嶽迷踪谷？」

「算被你猜對了，不然我何必救你。」

「那太好了，至少我們綠林總寨又添了一份力量！」

「你可知道我要到北嶽迷踪谷的原因？」

「姑娘請說明白！」

「你昨天不是問過我的姓名麼，我現在告訴你，當你知道我是誰，自然就知道我要離開『九天玄陰洞府』，前往迷踪谷的原因了。」

「姑娘請快說出芳名！」

「我叫苗素苓！」

「莫非和苗素蘭是姐妹？」

「不錯，她是我姐姐！」

麥小明越發喜出望外，難怪她的模樣，和苗素蘭十分相似，也難怪她會背叛陰手一魔，改投迷踪谷。

苗素苓幽幽一嘆，繼續說道：「自從三年前姐姐隨胡柏齡而走後，我就受家師百般監視，而且差一點被他處死。」

麥小明道：「可是現在那老王八蛋好像對妳很信任。」

苗素苓道：「這完全是我對他的忠貞表現所爭取的。」

她說着，回到路旁拎起一個行囊道：「這是我的隨身貴重之物，有話慢慢再說，現在最要緊的便是快快離開此地，若被他追上，你我就全活不成了！」

麥小明道：「我對這裡不熟，就請姑娘前面帶路！」

於是，兩人一前一後，急急向前奔行。

離開谷口不遠處，前面便是一片叢林。

就在他們快接近那片叢林時，突然由裡面珊珊走出四名綠衣小婢！

苗素苓猛見那四名綠衣小婢，立即臉色大變，情不自禁停下脚步。

麥小明也覺得不妙，急急問道：「她們是什麼人？」

苗素苓尚未來得及開口。

一個髮挽道髻，手執拂塵，臉長如馬，雙顴高突，胸垂白髯，身披黑袍，滿面死灰的瘦高老者，緩緩由林內走了出來。

這人正是名震武林的一代魔頭陰手一魔。

苗素苓越發神色慘變，幾乎僵在當地。

陰手一魔一對白多黑少的眼睛，閃射着湛湛精光，邊走邊嘿嘿冷笑道：「賤婢，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苗素苓那裡還能說出話來。

陰手一魔又冷笑了一陣，笑得有如鬼域裡吹來一陣陰風，接道：「自從苗素蘭那賤婢叛離師門後，老夫就有意把妳處死！偏偏妳這賤婢竟能在老夫面前，表現得千依百順，騙得老夫居然相信妳是眞的忠貞不貳！想不到妳終於現出了原形，自己逃走不算，還膽敢放走姓麥的小子，妳自己說，要怎麼死法？」

只見麥小明一挺胸，長劍已經出鞘。

麥小明大聲喝道：「陰手一魔，你用不着發威，苗姑娘會怕你，在下我却不怕你呀！」

陰手一魔兩眼斜瞄了幾瞄道：「小子，別急，老夫先宰了她以後，難道還會留下了你！」

麥小明雙目圓睜道：「有小爺在，你這老混蛋就別想動苗姑娘一根汗毛！」

陰手一魔兩頰一陣抽搐道：「你罵誰老混蛋？」

麥小明道：「當然是罵你，叫你老混蛋，是對你客氣。」

「如果不客氣呢？」

「你就是老王八蛋！」

麥小明雖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此刻難免也想到自己必定凶多

吉少。

因為他早聽說過，當年連胡柏齡都險些栽在這老魔頭手裡，自己武功再高，也高不過胡柏齡。

因之，麥小明開口就罵，除了藉以壯膽外，另一個想法，就是能痛痛快快罵上一頓，總是賺到的。

陰手一魔如何忍得下這口氣，只見他肩不晃動，腿下屈膝，倏忽間已欺近了麥小明的跟前。

右手拂塵一揚，一招「倒轉陰陽」，疾掃而下。

麥小明頓感一股剛猛無儔的陰冷勁風，有如驚濤駭浪般直向自己撞來。

他猛吸一口眞氣，一面暗運內力，凝聚罡氣護身！

接着，麥小明縱身而起，頭上腳下，施出了一式「迅雷擊頂」，閃電般攻向陰手一魔上盤。

陰手一魔冷冷一笑道：「好小子，你想找死！」

一面「呼」的一聲！又拍出一掌！

這一掌掌風之猛，更勝方才拂塵掃出的「倒轉陰陽」，使得麥小明凌空的身子，生生震摔回來。

所幸麥小明輕功佳妙，落地之後，仍能不搖不晃。

如果換了一般武林人物，至少會摔個連滾帶爬。

陰手一魔見拂塵和掌力，居然都沒傷着麥小明，他不覺也暗暗地為對方的身手稱奇不已！

麥小明功力無法與陰手一魔抗衡，既然硬拚不成，便只求能設法脫身。

陰手一魔並不追襲，卻站在原地，左臂平伸，掌勢微揚，五指箕張，不大一會，手臂幾乎粗了一倍。

掌指之間，也霎時顏色變黑，而且發出咯咯聲響。

麥小明只看得心頭暗凜，忖道：「傳說中，這老王八蛋已練成陰風掌，莫非要發出陰風掌力？」

只聽陰手一魔嘿嘿笑道：「小子，你可敢過來接老夫一掌？」

麥小明冷哼一聲道：「老王八蛋，你若自信陰風掌厲害，何不原地發出一掌來試試呢？」

陰手一魔道：「好吧！你就試試看！」

說罷，果然原地不動，左掌一揚一推！

掌風挾着飛沙走石，直撞過來！

這時雙方相距至少兩丈開外，麥小明仍有些站不住腳。

尤其那掌風有如從冰窖中湧出來的一股寒颼般，直侵肌刺骨，使得麥小明一面急急躍退，一面連打兩個寒顫。

豈知剛剛躲過一掌，陰手一魔的第二掌又已襲來。

麥小明連忙叫道：「苗姑娘，咱們快走！」

雖然眼下已是在谷口之外，但兩旁仍是懸崖峭壁，而且必須穿過前面那片叢林才可脫離險境。

好在麥小明料定陰手一魔的輕功，必不可能勝過了自己，因之，並不擔心會被對方捉住。

那知剛掠出四、五丈後，便聽到身後苗素苓的尖叫聲。

麥小明急急回頭看去！

只見苗素苓已被陰手一魔捉住，正像提小鷄般提在手裡。

苗素苓曾救過麥小明，麥小明見此情形，豈能單獨逃走。

他立即停步回身，高叫道：「陰手一魔，昨夜是我自己設法逃脫的，不干苗姑娘的事，你有本領只管找我，拿苗姑娘出氣，算什麼東西！」

陰手一魔根本不理會麥小明，喝令身後的四名綠衣小婢道：「把『斷腸銷骨湯』給這叛師滅祖的賤婢灌下！」

只聽苗素苓顫聲慘叫道：「師父饒命！師父饒命！弟子下次再也不敢了！」

陰手一魔陰森森笑道：「那裡還有下次，妳們還站那裡做什麼？快灌！」

四名綠衣小婢中的一人，立刻從懷裡掏出一隻拇指大小的紫色瓷瓶，拔開瓶塞，來到苗素苓跟前。

苗素苓早已嚇得面無人色，體似篩糠般抖個不停。

她跟隨陰手一魔多年，當然知道「斷腸銷骨湯」的厲害。

麥小明只感體內一股熱血直衝，大喝道：「住手！」

陰手一魔嘿嘿笑道：「小子，才不過一夜時間，你就對她這麼關心，老夫這『斷腸銷骨湯』灌下之後，不消片刻，這賤婢便要腸斷骨摧，化成一灘血水，你如果喜歡她，最好趁現在多看她幾眼，再過片刻，就別想再看到她了！」

陰手一魔邊說邊已探出左手，揑上苗素苓下顎，使得苗素苓非張開嘴不可。

那手持紫色瓷瓶的綠衣小婢，立即近前兩步，瓶口對正苗素苓的嘴向下倒去。

麥小明看到這裡，那顧一切，連人帶劍，一掠而至！

直向陰手一魔撞去！

麥小明這一記連人帶劍，向陰手一魔一閃而至的攻擊，分明是武學中最難習成的「御劍術」。

陰手一魔乍見麥小明小小年紀，居然在劍術上有此造詣，也不免暗暗吃驚，迫得他只好鬆開揑住苗素苓下顎的左手。

趁勢仰腕，劈出一掌，但這次



劈出的掌力，並未將對方阻住。

麥小明疾衝的身軀，只是稍稍減低速度，劍尖依然直向陰手一魔前胸遞到。

這是因為陰手一魔倉促間出手，以致力道未能用實之故。

陰手一魔大怒之下，雖然右手拂塵接着揮出，但左腰衣服還是被刺了一個大洞，若非他閃避得快，很可能就吃上大虧。

這老魔頭立刻臉上青筋暴起，不得不放下苗素苓，以全力對付麥小明。

麥小明自知功力無法與對方相比，然而為了救苗素苓性命，卻又不得不和陰手一魔力拚到底。

此刻，麥小明只能仗着靈巧的身法，以及師門絕技「摘星步」，和陰手一魔展開了游鬥！

麥小明的這種豁出性命，全力卯上的打法，居然能夠一口氣和陰手一魔苦撐了二、三十招。

陰手一魔雖然打得佔盡了上風，卻始終無法將麥小明制服。

又拚鬥了二、三十招！

麥小明終於漸感不支，但為了救苗素苓，卻又不能不强自苦撐，和陰手一魔硬拚下去。

就在這時，突聽林內響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

接着兩名灰衣僧人和兩名中年道士，已由林內閃身而出！

兩名僧人各執戒刀，兩名道士手持長劍，在陰手一魔和麥小明激戰之處的兩丈開外站住了。

四人都面色凝重，看不出任何表情。

陰手一魔和麥小明在這種情形下，不得不自動停下手來。

陰手一魔是在黑道行走大半生的邪門人物，一向對武林中正大門派的少林、武當人物不具好感。

此刻雖弄不清這兩僧兩道的身份來歷，卻已預知必對自己不利，正要出聲喝問，只見林內又緩緩走出一僧一道。

走在前面的僧人，年約六旬，方面大耳，慈眉善目，身披黃色袈裟，身軀高大，神態和藹中帶着莊嚴。

後面的那名道長，年在五旬左右，五綹長髯，身着藏青道袍，背插寶劍，手執拂塵，一副仙風道骨模樣。

這一僧一道的出現，頓使陰手一魔心生凜駭。

陰手一魔認識這一僧一道，前面的黃袍僧人，正是少林派的掌門人天禪大師，後面那道人，則是武當四陽中的青陽道長。

只聽天禪大師高喧了一聲佛號道：「天台山萬花宮一別，不覺又將兩個月，今日路過寶山，尚未趨府拜晤，便已又與陰手施主相會，可謂有緣了！」

陰手一魔只好拱手為禮，卻未開口說話。

天禪大師轉頭望了麥小明一眼道：「這位小兄弟不知是那位高人的門下，方才居然能和陰手施主拚鬥數十回合仍餘勇可賈，若將來假以時日，前途當眞是不可限量！」

麥小明照樣也對少林、武當兩派，不具好感！

因麥小明先後受藝於萬花宮主佟公常和神杖翁，這兩人雖不算大奸大惡，卻也是正少邪多。

再加上胡柏齡和谷寒香之死，也都與少林、武當兩派有關，因之，聞言冷哼一聲道：「老和尚，在下用不着你問，也用不着你誇！」

天禪大師捋鬚一笑道：「好個倔强的少年，你雖然一身武功已算出類拔萃，但目前卻絕非陰手施主對手，再鬥下去，勢必吃虧不可，老衲及時趕來，也許對你大有幫助。」

只聽陰手一魔陰森森一笑道：「天禪和尚，你可是要幫那小子來對付老夫？」

天禪大師又喧了聲佛號道：「老衲自上次經過天台山萬花宮一場武林浩劫後，已發誓不再輕開殺戒，根本不想幫忙陰手施主，或這位小兄弟任何一方！」

陰手一魔道：「既然你不想多管閑事，那就最好走開！」

天禪大師搖頭道：「老衲雖不想相助你們任何一方，現在卻還不能走開。」

陰手一魔道：「不知老和尚還有什麼貴幹？」

天禪大師視線緩緩轉向呆在那裡不知所措的苗素苓道：「不知這位姑娘犯了什麼罪過，惹得陰手施主要向她灌下毒藥？」

「方才的事你看到了？」

天禪大師道：「老衲和青陽道兄隱身在林內，已經看很久了，若非為了救人，也就不出來了。」

「這是老夫自家的事，只怕你還管不着！」

天禪大師道：「殺人害命，非同小可，老衲雖與此事無關，但既已遇上，卻也不能袖手不管。」

麥小明聽到這裡，暗道：「看來憑我一人之力，是無法救出苗姑娘的，為了救人，此刻必須求助於天禪和青陽才成！」

想到這裡，麥小明立即高聲道：「老禪師，那位姑娘姓苗，她是陰手老魔頭的門下弟子。」

天禪大師哦了聲道：「原來陰手施主是要處死自己的門下弟子，卻是為何？」

麥小明道：「這位苗姑娘看不慣陰手老魔頭的陰沉邪惡，決定逃

出他那『九天玄陰洞府』，想不到被陰手老魔半路截住，所以才要用『斷腸銷骨湯』把她毒死。」

天禪大師略一沉吟，再問道：「那麼小兄弟，爲什麼和陰手施主打了起來？」

麥小明道：「晚輩昨晚被陰手老魔囚禁了一夜，多虧苗姑娘搭救，才得死裡逃生，如今陰手老魔要殺苗姑娘，晚輩豈能坐視不管！」

天禪大師雙手合什道：「善哉，善哉！小兄弟知恩能報，十分難得，老衲決定幫助你，救出苗姑娘。」

麥小明連忙抱了抱拳道：「多謝老禪師相助，現在晚輩才知道少林、武當確實是武林中兩大光明門派！」

麥小明這話確實是發自內心，此刻不但不再敵視少林、武當，而且，還充滿了感激之情。

天禪大師視線再投向陰手一魔道：「陰手施主，上天有好生之德，就請看在老衲薄面，放了這位苗姑娘！」

陰手一魔忖度目前情勢，如果不答應對方要求，雙方必定又起拚戰，天禪大師身爲少林掌門，一向領袖天下武林，武功蓋世，更加有武當四陽之一的青陽相助，一旦鬧翻，吃虧的毫無疑問必定是自己。

但陰手一魔却又不便太過示弱，哼了一聲道：「老夫處置自己的門下弟子，老和尚插手過問，不覺得太多事了麼？」

天禪大師雙目神光一閃，面生微慍道：「苗姑娘縱然有叛離師門之心，也罪不至死，老朽豈能見死不救？」

陰手一魔嘿嘿一笑道：「既然如此，老夫就賣你老和尚一個面子，把她帶回洞府，再行處置。」

天禪大師道：「送佛送上西天，老衲既然要救這位苗姑娘，豈能眼看她再入虎口。」

「老和尚放心，老夫絕不殺她就是。」

忽見青陽道長翻腕拔出長劍，臉色一沉，喝道：「大師用不着再和他絮絮叨叨，他若不肯放下苗姑娘，就由貧道和他見個高低！」

原來武當四陽，除前任掌門紫陽外，另三陽便是金陽、青陽和白陽。

天台山萬花宮一戰，紫陽、金陽、白陽全已慘死，四陽中目前只剩下青陽一人。

因之，目前的青陽，在回到武陽三元觀後，已繼師兄紫陽接任了武當掌門。

他年紀較輕，涵養亦不及天禪大師深厚，是以很容易便被激怒。

只聽麥小明叫道：「道長說得對，陰手一魔那老王八蛋，天生賤骨頭，對付他必須動用武力，才能解決問題，您請快快出手，我也馬上進場幫忙！」

陰手一魔一見不妙，不得不見風轉舵，乾笑了幾聲道：「既然你們少林、武當看好了這賤婢，老夫就送個順水人情，又有何不可。」

麥小明擔心陰手一魔遽下毒手，立刻大叫道：「苗姑娘，還不快過來！」

苗素苓隨即快步向麥小明停身之處奔來。

陰手一魔可能已無顏躭在當場，向四名綠衣小婢一揮手道：「咱們走！」

轉瞬間，五人已隱入谷口。

麥小明道：「苗姑娘還不快快拜謝天禪大師和青陽道長！」

苗素苓依言向着天禪大師和青陽道長跪拜下去。

天禪大師單掌立胸答禮道：「姑娘請起，不知姑娘要何去何從？」

麥小明搶着道：「就對老禪師實說了吧！晚輩是北嶽迷踪谷的人，苗姑娘要隨晚輩到北嶽迷踪谷。」

天禪大師雙目神光一閃道：「怪不得老衲對小兄弟似曾相識，上次天台山萬花宮激戰時，你可是隨在谷寒香盟主身旁？」

「不錯，胡前盟主是晚輩師兄，谷前盟主是晚輩師嫂。」

「小兄弟回到北嶽迷踪谷多久了？」

「已有半個多月了。」

「目前由什麼人繼任綠林盟主？」

「老禪師不提也罷！」

天禪大師微微一怔道：「聽小兄弟語氣，似乎對貴方新任盟主……」

麥小明嘆口氣道：「新任盟主是霍元伽那老王八蛋，老禪師一定也認識他。」

天禪大師神色微變，道：「你們爲什麼要推舉霍元伽，由他繼任綠林總寨盟主？」

麥小明道：「誰會推舉霍元伽呢？是經過一番比武決鬥後，才由他坐上了綠林盟主的寶座。」

「難道迷踪谷就以霍元伽武功最高？老衲聽說胡、谷兩位盟主的手下中，有位叫鍾一豪，另一位叫余亦樂的，都武功不弱。他們兩人爲人也正派些，若是由他們兩人其中之一繼任綠林盟主，總比霍元伽要好得多了。」

「老禪師說得極對啦！可是霍元伽那老王八蛋早有預謀，他不知那裡盜來的『向心露』，竟然有高手聽他驅使。」

麥小明接着把當時爭奪綠林盟主的經過，說了一遍。



天禪大師沉吟了半晌，長長吁口氣道：「由霍元伽繼任綠林盟主，只怕不久之後，綠林中又要掀起一場浩劫了！」

麥小明不覺心中一動道：「晚輩倒是有一個辦法，只是不知老禪師肯不肯答應幫忙呢？」

天禪大師道：「小兄弟請說說看？」

麥小明道：「老禪師的武功蓋世，不如由老禪師您親率少林高手，到北嶽迷踪谷來走一趟。」

「老衲去做什麼？」

麥小明道：「憑老禪師的武功來說，定可殺了霍元伽，豈不也消弭了綠林中的一場浩劫。」

「那由誰來繼任綠林盟主呢？」

麥小明道：「如果老禪師客氣，就讓給鍾一豪幹，若老禪師自己想幹，我們就擁戴您幹。」

天禪大師不由呵呵大笑道：「小兄弟說得太天眞了，老衲身爲佛門弟子，豈能再混身綠林，這不成了天大笑話麼？」

麥小明轉了轉眼珠道：「那就讓給鍾一豪幹，他雖然趕不上我胡師兄和谷師嫂，至少也算個人才。」

天禪大師道：「話雖這樣麼，但佛門規誡，老衲不得不遵。」

「老禪師說的是什麼規誡？」

天禪大師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非霍元伽犯上少林，否則老衲絕不應主動過問綠林之事。」

「老禪師這話錯了！」

「錯在那裡？」

「方才老禪師主動救了苗姑娘，可是陰手一魔並沒犯您！」

天禪大師有些語塞，頓了一頓道：「話不能一概而論，事情是被老衲湊巧遇上了，老衲豈能見死不救？」

忽聽青陽道長道：「大師，既然已經救了這位姑娘，咱們還是趕路要緊！」

天禪大師頷首道：「小兄弟就請回北嶽迷踪谷去，彼此後會有期。」

接着目注苗素苓道：「老衲願帶這位姑娘離開呂梁山，不知苗姑娘是否同意？」

麥小明急急搶着道：「苗姑娘是要隨我到北嶽迷踪谷的，老禪師爲什麼要帶苗姑娘走呢？」

天禪大師道：「老衲看苗姑娘慧根天生，資質不錯，很想收她作爲少林記名的弟子，更何況她若隨小兄弟回北嶽迷踪谷去，很可能吃霍元伽的虧，到那時候只怕小兄弟也難以保護她的安全。」

麥小明雖然內心大不情願。

但苗素苓的一條命，却又是天禪大師救下的，他要帶她走，麥小明總是不便加以攔阻了。

麥小明只好問苗素苓道：「姑娘可願隨老禪師去？」

苗素苓似是也大感爲難，她看看麥小明，再看看天禪大師，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只聽青陽道長朗聲道：「姑娘還不快快拜師，天禪大師乃是一派大宗師身份，他肯把妳收入門牆，這等機會，豈可錯過！」

苗素苓稍稍猶豫了一下，立口稱師父，倒身盈盈拜了下去。

天禪大師微微一笑道：「起來隨爲師走吧！」

麥小明內心一陣悵惘空虛之後，連忙向天禪大師抱拳一禮道：「老禪師，晚輩先走一步了！」

＊　＊　＊

麥小明一口氣奔出叢林。

他又奔行了四、五里路，才放緩脚步。

他內心確是有種難以說出的失落感！

似乎連他自己都不清楚，他已深深愛上了苗素苓，麥小明小小年紀，居然會爲情所困。

這在從前，是他連作夢也想不到的事。

說起來，這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因爲在此以前，麥小明內心一直對苗素蘭有種莫名的愛慕，只因爲兩人年齡相差甚多，不敢表明而已。

如今苗素苓既是苗素蘭的妹妹，模樣也頗爲近似，雖然對方的年紀仍比自己大，却也大不了幾歲。

麥小明又怎能不對苗素苓一見鍾情呢？

偏偏天禪大師却又把苗素苓帶走了，這是多麼煞風景的事！

麥小明一路急急奔行。

兩日後，他便已到達太原。

太原又名陽曲，因黃河十里一曲，又居其陽而得名。

位於汾河上游，五代時劉智遠曾在此稱帝，隋末李淵也是起兵於此，因此，而得到了天下。

因之，太原在山西稱得上是第一名城。

麥小明來到了太原，天色已晚。

他決定在城內投宿暫住一晚。

他住的這家客棧，就叫「陽曲老棧」，門面極大。

足有幾十間客房，另有兩處清幽跨院，內專供高官巨賈之用。

麥小明因所帶的盤纏甚多，又喜歡擺派頭，也住在跨院，麥小明剛剛進入上房不久，他便聽到天井中，有個清脆的女子聲音，正和店小二在講話。

這聲音是多麼熟悉！

麥小明急急由窗內向外望去。

頓時使麥小明一陣驚喜！

這說話的女子，赫然正是他兩日來魂牽夢縈的苗素苓。

麥小明情不自禁，由室內直衝了出來。

他大叫道：「苗姑娘！妳怎麼來了？我在這裡！」

苗素苓也頓感一陣驚喜，忙道：「太好啦！我終於追上你了！」

麥小明那裡還等得，急急拉住苗素苓的手道：「快跟我到屋裡去，咱們到裡面再說吧！」

進入房內，麥小明連忙又砌了一盃茶遞上。

麥小明一向桀驁難訓，他從來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

如今他竟然會對苗素苓這殷動，若在三天前，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竟有這種舉動。

苗素苓接過茶道：「公子就在這間上房？」

麥小明道：「快別叫我公子，改個稱呼好不好？」

苗素苓羞答答的道：「那我叫你什麼呢？」

麥小明道：「就叫我的名字好啦，我以後就叫妳苗姐姐。」

苗素苓不覺紅暈飛頰，低下頭道：「這樣好嘛？」

「當然好，這樣咱們就會顯得親……」

「親什麼？」

麥小明本來要說「就會顯得親熱些」，只好改了一個字：「親……親切些！」

苗素苓道：「還是叫我苗姑娘好啦！雖然我的年紀可能比你大些，可也還不親切到做姐姐的地步。」

麥小明這時也想到，不能把對方稱呼得過分親熱，以免回到北嶽迷踪谷後，被人拿來做取笑的話柄。

麥小明眼見苗素苓把一盃茶喝完，才迫不及待的道：「妳還沒說，是怎麼來到了太原的，天禪老禪師他們呢？莫非也住進了這家客棧？」

苗素苓道：「師父和青陽道長在今天上午，便在路上和我分手了。」

「是天禪大師放妳走的？」

「師父若不放我，我怎敢隨便離開他。」

「他不是要把妳帶回嵩山少林寺麼？」

「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爲什麼改變主意，我和師父分手後，便一路急趕，希望能追到你，幸好，終又在客棧遇上了你。」

「天禪大師和青陽道長到那裡去了？」

「他們沒講，我也不方便問，看樣子他們可能有什麼急事，也許不方便帶我同行，所以才會在半路又改變了主意。」

這時店小二又提了一壺茶進來，麥小明交代再爲苗素苓準備一間上房。

店小二道：「這位姑娘來得正好，客房剛好只剩下一間了，若再來晚些被別的客人住進，姑娘就只好到別家客棧去啦！」

空下的一間上房，正好在麥小明的房間隔壁，苗素苓進去之後，麥小明想到她趕路辛苦，需要早早休息。

便不再去打擾，好在來日方長，今後見面機會多得很。

時間才晚飯剛過，麥小明不想太早就寢，便在跨院中散起步來。

這處跨院十分幽靜，牆邊花圃中還種着不少花草。

微風徐來，芬芳撲鼻。

如果，能有三、五好友在庭院中，小酌一番，倒不失是椿賞心樂事！

就在這時，忽聽前面櫃台上，有人吵了起來。

而且，其中有一人嗓門奇大。

只聽那人道：「俺入你奶奶的，老子們辛辛苦苦一大早趕路趕到現在，好不容易進了城，找到你們這家客棧，卻又說沒有住處，既然沒住處，你們他奶奶的還開的什麼客棧！」

另一個陪着小心的聲音道：「大爺，小號的客房，確實住滿了。」

先前說話那大嗓門道：「去你奶奶的，把掌櫃的找來，他如果再說沒上房，俺就宰了他！」

接着又一人的聲音道：「老三，剛才夥計說還有兩處跨院，咱們且到跨院看看！」

那大嗓門道：「夥計！給老子們帶路！」

夥計顫着聲音道：「不瞞三位大爺，跨院也客滿了！」

那大嗓門吼道：「滿你娘個熊，你只管給老子們帶路！」

這時，麥小明早聽出那大嗓門的口音，十分耳熟。

只是一時之間，他却又想不起來是誰。

剛要到櫃台看看，對方却已進了跨院。

來人是三名身佩兵刃的大漢，一名店小二在旁恭恭敬敬的陪着。

這三人都是四旬上下年紀。

走在最前的一個，身材矮胖，步履沉穩。

在矮胖男子的身後，則是個骨瘦如柴，有如竹竿般的漢子。

唯有最後一個，長相最突出，此人身高八尺，臉色亦紅，短髭如戟，根根見肉，壯得有如一座鐵塔。



在他背上還斜插了一柄金背開山刀，刀面足有半尺寬，神威凜凜，看起來十分嚇人。

麥小明立刻認出，這三人赫然是名震魯東的勞山三雄，老大叫笑面佛鮑超，老二叫鬼諸葛洪澤，老三叫勇金剛王大康。

方才那個大嗓門罵人的，正是老三勇金剛王大康。

原來當年爭奪天下綠林盟主時，勞山三雄也參加了北嶽恒山大會。

這三人雖然也都出身綠林草莽，却頗能行俠仗義。

因之，他們雖和胡柏齡素不相識，但在胡柏齡登上綠林盟主之後，在胡柏齡的人格感動之下，他們居然肯衷心擁戴，成爲胡柏齡的忠貞不二的心腹屬下。

後來胡柏齡死後，他們再與鍾一豪等人共同擁戴谷寒香繼任盟主。

直到谷寒香爲報夫仇，必須離開迷踪谷，遣散手下一部份時，他們勞山三雄才重返勞山。

這一晃，不覺就將近三年時間。

麥小明當年是隨胡柏齡進入迷踪谷的，所以他和勞山三雄早就認識，不過當時極少交往。

而且，相處的時間也並不長。

不等麥小明開口，勇金剛王大康早已越過老大笑面佛鮑超和老二鬼諸葛洪澤，趨前大叫道：「好哇，這不是麥老弟麼？你怎麼也到太原來了？」

麥小明向三人拱了拱手道：「三位該先說說，爲什麼千里迢迢的，讓你們由勞山趕到這裡來？」

王大康一向話多，人又爽快，搶着說道：「聽說谷盟主也死了，這事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

麥小明嘆口氣道：「當然是眞的，谷盟主死時，當時小弟在旁親眼所見。」

王大康一跺脚道：「老天眞是沒長眼，讓胡盟主死了，就是大大不該，現在又讓谷盟主死，谷盟主究竟怎麼死的？兇手是誰？」

麥小明神色黯然道：「當時是一場混戰，谷盟主殺了不少人，少林的天明和尚，武當的紫陽、白陽兩個牛鼻子，都死在她手中，她自己也身受重傷，她見大仇已報，自己又傷重，最後就自震胸膛而死。」

王大康右拳在左掌上猛地一搥道：「可惜呀可惜！連谷盟主這樣的好人也死了！咱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麥小明道：「王當家的還沒說明，爲什麼到太原來的？」

王大康道：「俺們弟兄三個，聽說谷盟主死了的消息，便決定要替她報仇，當即由勞山動身，往北嶽迷踪谷趕來，今天剛好來到太原，就這麼湊巧，在客棧碰上了你麥老弟。麥老弟，記得兩年前俺們離開迷踪谷時，你還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兩年不見了，你已長大啦！」

麥小明笑道：「人當然會長大的。」

王大康道：「記得當時你的一身武功，就很了不起，現在過了兩年多，你的武功一定更了不起啦！」

麥小明笑了一笑，道：「再高也高不過你王當家的，你剛才在櫃台那邊，跟他們吵什麼？」

王大康似乎又來了氣，兩隻牛眼一瞪道：「他奶奶的，俺們三個辛辛苦苦的趕了一天路，誰知來到這家鳥客棧，他們竟說上房已滿，你說氣不氣人！」

麥小明道：「那就不妨再換一家，太原是個大城市，客棧一定不少。」

王大康哼了聲道：「其實先前俺們已經去過了兩家，也是客滿了，現在俺們來到這一家，非要他們想想辦法！空出上房不可，不然就把他們的客棧砸掉！」

忽聽身旁的夥計叫道：「我們掌櫃的來啦！」

這位掌櫃的，年約五旬上下，圓臉無鬚，一團和氣相，一進跨院就望着勞山三雄高拱雙手道：「抱歉抱歉！讓三位大爺久等了！」

王大康高聲道：「你用不着說好聽的，快點找房子給俺們住要緊！」

掌櫃的依然打躬作揖陪笑道：「這位大爺，小號的確客房已滿了，如果三位大爺一定要住在這裡，我們只有把帳房先生或夥計們的住處，讓給三位大爺。」

王大康摸着下巴，搔了搔鼻子道：「奇怪，爲什麼太原城的客棧，家家都客滿？」

掌櫃的忽然眨眨眼，帶點神秘意味笑了笑道：「大爺有所不知，這幾天太原城內的客棧，家家客滿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掌櫃的道：「因爲太原城裡最近幾天，忽然湧來一大批各色各樣的人物，他們全是來看跳舞的。」

王大康楞了楞道：「跳舞？什麼叫跳舞？」

掌櫃的嚥下一口唾沫道：「這名詞小人也是最近才聽到，反正就是兩條腿在台上亂蹦亂跳。」

王大康皺了皺兩道濃眉道：「那有什麼好看的？三歲的小孩子，也會亂蹦亂跳。」

（未完・五）

**上文提要：** 玄清道人與悟空到大覺寺求藥，叫馬君武先帶玉眞子等回三元宮。白雲飛替玉眞子療傷，馬君武誤以爲他想殺玉眞子，正想與他動手，他已失去踪跡，但却有一對中年男女出現和他交手，並對他說白雲飛是他們的小主人，之後又消失了，令馬君武莫名其妙，回到客棧，才知白雲飛已替玉眞子療好傷，才知自己誤會了白雲飛……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臥龍生

# 仙鶴神針


報答恩情　協助尋人

白雲飛左手一揚，抓住了馬君武右腕，兩道清澈如水的眼睛，脈脈含情，盯在他臉上微笑，她身上陣陣甜香，仍然是那樣中人欲醉，可是馬君武此刻已無心領受，看着他盈盈笑意，更是怒火高燒，閉上了兩隻眼怒道：「白兄如還有甚麼高明手法懲治我，馬君武唯有閉目領受就是。」

白雲飛緩緩鬆開了馬君武雙手，輕輕一聲嘆息，附在他耳邊說道：「你細心的看看我踏在地上的脚印，照着練習幾遍，以你悟性不難領會，以後祇要用心練習，一兩個月，即可有成。」

說到此際，又復把一種口訣向他傳授道：「記着，蛇走鷹翻，魚逝兎脫，五行生尅，易强爲弱，縱讓强敵環攻，也不難脫出圍困，五行迷蹤步，妙在純熟快速，你……你不恨我了吧。」

馬君武祇覺臉上一涼，睜開眼，但見青衣飄飄，白雲飛已到了幾十丈外，遙見他回過頭白絹一揚，人如電光閃動，兩起兩落之間，蹤影已杳。

* * *

馬君武呆了一陣，伸手摸摸臉上一片水珠，心想必是白雲飛滴下的淚水，就地一跺脚，仰天嘆道：「馬君武啊，馬君武！你怎麼這樣糊塗，難怪別人傷透心了。」說完話，兩眼中汩汩淚下。這一下，馬君武也是眞傷了心，呆立望天，淚水滾滾，好一陣工夫，才擦乾臉上滾痕，細看停身處三尺方圓內，果然有五個半寸多深的清晰脚印，立時遵照白雲飛所囑，描痕踏跡，練起五行迷蹤步來。

這五行迷蹤步看起來雖然像很簡單，實在是一種異常深奧功夫，包含着五行生尅變化，無窮玄機，馬君武人雖聰明絕頂，一時間也難完全領悟。好在他肯下功夫，從天色微明，一口氣練習到日正當午，少說點總有一千多遍，才停下來休息。說他是休息，其實還是用心揣摩，想出一點訣竅，立時又開始練習。想想練練，整整練習了一天，果然被他領悟不少妙用。直到紅日西沉，他才把五個脚印平好，帶着滿身倦意，回到客棧。

進了饒州城，已經是萬家燈火，他折騰了一天一夜沒有睡覺，又加上一天沒有吃飯，縱是一身功夫，也感到體力不支，回到客棧，祇覺困倦異常，勉强振作起精神，跑到師叔房中，祇見玉眞子盤坐床上，閉目養神，龍玉冰和李青鸞全都不見，馬君武走近床前，拜伏地上，道：「師叔，你身體可覺得好些麼？」玉眞子睜開眼，嘆口氣道：「我已不碍事，個中經過，我已聽你師妹說過大概，你怎麼這樣晚



才回來呢？鸞兒上午出去找你，現在還沒有回來，我叫玉冰出去找她，兩個時辰了，也沒有見她回來。」

馬君武聽得心頭一震，倦意頓消，急道：「那我就去找她們兩人回來。」

說話間，龍玉冰正好進門，馬君武不待師叔開口搶先問道：「龍師姊可見着李師妹嗎？」

龍玉冰搖搖頭，嘆道：「饒州附近我都找遍了，却是找不着她。聽人說李師妹出的南門，我一口氣追七八里，就再問不出她的去向。」

馬君武急得一跺脚，道：「她甚麼都不懂，一個人如何能走得路，龍師姊請侍候師叔，我就去追她回來。」

龍玉冰看馬君武焦急神情中隱現倦容，略一沉吟，道：「李師妹天眞爛漫，一個人實在容易遇上危險，你從昨夜到今天恐怕就沒有好好休息過，不如你留在店裡，我去找她。」

馬君武搖搖頭道：「我還不要緊，再說三師叔尚未完全復元，還得師姊伺候，還是我去吧。」

玉眞子一臉慈和，望着馬君武笑道：「鸞兒心地純善，並不是全不懂事，我想她絕不會跑得太遠，也許再等一會，她就會回來，我剛才試行運氣，已覺得好了不少，如果那姓白的朋友說得不錯，這一兩天內我就可以完全復元，你就是去找鸞兒，也先吃點東西再去，今晚你必須回來，因爲鸞兒要是眞的出了差錯，事情就不簡單，等明天她要是還不回來，我們再一起去找她。」

馬君武本來有許多話要對玉眞子說，但他此刻一心惦着李青鸞安危，玉眞子既未深究，也就樂得不再多說，胡亂叫些東西吃吃，立時回房佩上長劍，離開客棧，向南追去。

這時，已是夜色沉沉時候，天上星河已現，路上行人絕跡，馬君武心急如焚，一口氣追出去七八里路，夜色中四野寂寂，那裡有李青鸞的影子。

馬君武停住步，抬頭深深吸一口氣，定定神，心裡暗想：我這樣盲目追尋，那裡能找得着她？這時候，他感到天涯茫茫，玉人何處，不覺呆站着猶豫起來。

驀地裡由夜色中傳來了一陣得得蹄聲，不大工夫，隱見官道對面急馳來兩匹快馬，馬君武正値六神無主當兒，難免作僥倖之想，暗道：「這兩人從對面而來，也許遇見過李青鸞，不妨借問一聲。」

他心裡剛剛想定主意，兩匹馬已風馳電掣般闖到面前，馬君武見兩馬來勢太急，想招呼已來不及，顧不得再看馬上人的模樣，一橫身兩手齊出，硬搶控馬韁繩，想先擋住馬勢再問人家。

那知馬上人亦非等閒，馬君武剛剛發動，突聞得一聲怒叱，道：「甚麼人敢攔去路，你是找死。」話剛出口，寒光電閃，左右兩把刀，一齊劈出，同時馬上人又一齊急勒韁繩，兩匹馬急馳間收勢不住，但聞得兩聲長嘶，猛向馬君武撞去。

馬君武想不到對方一出手就動兵刃，百忙中急收雙臂，一個仰翻退出去七八尺遠，但仍攔住去路，拱拱手笑道：「兩位請恕我魯莽，我攔兩位去路，祇是想問兩句話，此外並無他意。」

這當兒，馬上人都已躍落地上，橫刀而立，聽完馬君武問話，右邊一個四旬左右的瘦長大漢，打量馬君武兩眼，冷笑一聲，答道：「朋友話說得好輕鬆，你這不像是問話，倒像是刼路的模樣。」

馬君武自知理虧，而且又有事求人，祇好陪禮笑道：「我已先向兩位告罪了，請原諒我行動魯莽。」說罷，又深深對兩人一揖。

兩個大漢看馬君武再三告罪，態度轉趨溫和，剛才答話的人收了單刀，問道：「你有甚麼話，請快些說，我們還要趕路。」一面答着話，一面拉起韁繩，準備上馬，看樣子確似有着火急的事情一般。

馬君武問道：「兩位來路上，可遇見過一個身穿紅衣的少女麼？」

兩人聽了馬君武問話，相對望了一眼，又轉臉望望馬君武，搖搖頭，躍上馬鞍，放轡欲去。

馬君武看兩人神情，疑念頓生，心裡一急，厲聲問道：「兩位究竟是見到沒有，不說實話，今夜就別想走路。」

左邊大漢一直就沒有開口，此刻突然冷笑一聲，接道：「見到了，不告訴你又怎麼樣？」

馬君武怒道：「那麼兩位就別打算好好的過去。」

右邊大漢冷冷接道：「朋友你好大的口氣！別說我們不告訴你，就是告訴你也沒有用。」

說完，一抖轡繩，硬向前衝。

馬君武心知不動手制服兩人，他們決不肯說，一聲不響，暗運功力，縱身一躍，一招「蒼鶴搜燕」直撲過去，右面大漢見馬君武撲攻來勢迅猛至極，心中吃了一驚，左掌一招「橫身攔虎」封住門戶，右手「葉底偷桃」五指分張，點向馬君武小腹上去。

馬君武一發動，就有了速戰速決心意，身懸空中，微一吸氣，右手驟然伸出，變招「赤手搏龍」扣住

了大漢右腕脈門，順勢一推，那大漢已跌下馬背，馬君武也從馬上躍過，脚落地上，仍扣着那瘦長大漢脈門不放。

左面大漢見馬君武一擊之下，已擒住了同伴右腕，心中也是一驚。兩足一點馬蹬，飛縱過來，單刀猛劈馬君武後背。

馬君武匆忙裡一閃身，他這一閃身之勢，無意中用了剛剛學會的五行迷踪步，左邊大漢一刀刺去，祇見眼前人影一閃，不見了馬君武，剛覺一呆，馬君武左手已由右側橫打過去，蓬的一聲，正中肩骨，這一掌勁力不小，那大漢祇感到右肩一陣劇疼，手一鬆單刀落地，馬步浮動，馬君武又順勢一脚踢中大漢左胯，這一下，那人如何還能承受得住，直被踢飛起三丈多高，仆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馬君武舉手投足之間，收拾了兩個大漢，自己也感到出乎意外，不覺怔了一怔，回頭再看那被扣脈門的瘦長大漢，雙目半閉，氣喘如牛，頭上汗珠兒雨水般直向下淌，原來馬君武怕他掙脫被扣右腕，不自覺加了勁力，脈門是人身十大死穴之一，馬君武手上加勁，直如一道鐵箍緊收，瘦長大漢這個苦可就吃大了，不但感得半身麻木，而且血道受阻，五腑血湧，氣塞咽喉，頭暈眼花，人已到了半昏迷狀態，馬君武突然一鬆手，瘦長大漢連退四五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過了一盞熱茶工夫，那瘦長大漢才緩過氣來，定定神看同伴橫躺道旁，微微發出呻吟，馬君武凝神佇立，濛濛月色下，眼光却盯在自己臉上。

瘦長大漢慢慢站起身子，對馬君武一聲冷笑道：「想不到我們今晚遇上了高人，朋友既有這等身手，自非沒有來歷人物，江湖上講究恩怨分明，如果你朋友不怕我們將來報仇，請把門派姓名賜示……」

馬君武搖搖頭，接道：「我和兩位動手，原非本意，彼此素不相識，當然更談不上恩怨，我也自知出手重了一些，難免兩位記恨。不過事已至此，後悔也來不及了，今後兩位要找我報仇與否，我倒不計較，要我奉告門派姓名，也不困難，但兩位須先告訴我那紅衣少女下落，要不然就別怪我一錯再錯，心狠手辣了。」

那瘦長大漢又一聲冷笑着：「男子大丈夫，生死算得了甚麼，朋友如果想用強迫手段逼供，那無疑白日做夢。」

馬君武生性本很善良，不願以辣手懲人，但此刻心念李青鸞安危，五內焦急如焚，看那大漢仍是不肯供出李青鸞行踪，更加的心火怒發，左手一收一錯，格登一聲，扭斷了那大漢腕骨，祇疼得那人大叫一聲，暈倒過去。

馬君武看人暈倒，心腸又軟了下來，蹲在地上，先替他接上斷骨，又替他解開穴道，用推宮過穴手法，活了他血脈，一會兒工夫，那瘦長大漢悠悠醒轉過來。

馬君武蹲在他身邊，很溫和的說道：「紅衣少女是我師妹，你們如果遇見過她，告訴我又有甚麼關係呢？」

瘦長大漢看馬君武替自己續骨活穴，心中似很感動，剛想說話，突然又垂下頭去，默然不語。

馬君武看他一副欲言又止神情，心中若有所悟的點點頭道：「你們不肯實說，也許有着難言隱衷，這麼吧！我祇求你指示一條路，細節方面，我絕不多問，兩位黑夜飛馬，想必還有事待辦，這樣躭誤下去，彼此都覺無益。」

那人聽了馬君武幾句話，果然動容，正待答話，突聞得丈餘外傳來了一陣森森的冷笑聲，這冷笑聲音不大，却嚇得那瘦長大漢剛剛張開的嘴巴又趕緊閉上，馬君武霍然躍起，轉臉望去，濛濛月光下，站着一個五旬上下，全身勁裝的人，腰中圍着軟索三才鎚，正是天龍帮黑旗壇主開碑手區元發。

區元發突然出現，確實把馬君武嚇了一跳，定定神，正待開口，區元發已搶先冷笑道：「我以為是甚麼人？原來是崑崙三子的高足，你把本帮兩名弟子截留下來是甚麼意思？」

馬君武心知人家武功比自己武功高出很多，如要動上手，絕難抵敵，鬧僵了事情麻煩太大，自己生死事小，難免要連累三師叔一同遭殃，心裡打了幾個轉，拱手笑道：「晚輩截留貴帮門下弟子，並非有意，到現在為止，如不是老前輩現身喝問，晚輩還是不知底細。」

區元發並不答話，冷笑着跑過去把躺在路旁的一個大漢扶起，又拉起那瘦長大漢，烱烱眼神盯在兩人臉上，道：「你們還不走路，存心留在這裡現眼出醜麼？」

兩個大漢聽完一句話，如逢大赦一般，顧不得滿身傷疼，一蹶一拐的爬上馬背，放轡急去。

區元發直待兩名弟子人馬俱杳，才回過頭望着馬君武，冷冷說道：「凡是天龍帮弟子，都不能受人欺侮，你怎麼懲治他們，我也同樣的擺佈你一頓，這還是看在崑崙三子面上，留下你一條小命。」說着話，緩步向馬君武逼近。

開碑手看馬君武凝神屏氣，竟準備和自己一拚，不覺一聲輕蔑的冷笑，但他心中却是暗暗佩服馬君武的膽氣。冷笑聲音未停，已然出



手，右臂一伸，閃電般指向馬君武肩井穴，左掌由外向內圈打，一攻之勢，用了兩種不同的力道。

馬君武吃了一驚，左掌急施天罡掌中「赤手搏龍」，翻腕疾擒區元發右腕脈門，右手却用悟空大師傳授的十八羅漢中一招「金剛開山」，斜劈左臂。

這一下馬君武也用了兩種不同掌力，一巧一猛，柔剛並濟，區元發一時大意，幾乎上了大當，左掌圈打力道先被馬君武掌勢一震，化解開去，右手略慢一着，竟被馬君武搭上了手腕。

但區元發畢竟是武林中傑出的高手，而且內功火候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一着失機，立時應變，仗深厚功力，借勢反擊，趁馬君武左手尚未合扣脈門，右腕一彈一震，變點為打，上步欺身，內勁突發，掌勢直逼馬君武前胸而來。

馬君武吃虧在內功沒有人家深厚，和對敵經驗不足，以至於坐失制勝良機，微一錯愕，區元發掌勢力道已迫近胸前，再想變勢招架，已自不及，百忙中隨着打來掌力向後一個倒翻，退出去一丈多遠，饒是他應變夠快，前胸仍覺吃一股潛力擊中，幾乎站不住脚，幸得區元發這一掌是求解危勢，力道不足，再者馬君武應付得法，順勢避力，才算僥倖一時，沒有被人震傷。

可是區元發這一緩過手來，立時展開了快攻，這一次，他在急怒之下，一掌比一掌力猛，一招比一招迅辣，馬君武不敢硬接人家掌勢，處處受制，縱有精妙招術，也難發揮威力，好在天罡掌法走的是巧、柔的路子，講求以巧制力，馬君武才算勉強對付着接區元發廿多招猛攻。

開碑手見馬君武在自己手下連走了廿幾招不敗，又驚又怒，雙掌愈發劈打凌厲，但聞呼呼風聲，震得馬君武衣袂飄動，區元發這一輪急攻，直似排山倒海，馬君武不但險象環生，而且已被人罩入掌力之下，此刻縱然想不戰而逃，亦是不可能了。

又勉強支持了一會，馬君武已到了生死呼喚的危險關頭，頂門上汗落如雨，自知已難再接人家十招，剛覺氣餒，心中突然一動，暗道：白雲飛傳我五行迷踪步時，說過縱在強敵環攻之下，亦不難脫出圍困，現在雖然尚未練習純熟，但已略通概要，不妨一試，看看能否逃出對方掌下。

想到這裡，精神突然一震，奮起餘力，施出天罡掌中三絕招中的「雲龍噴霧」，猛攻一掌，這招他用盡了全力，敗象畢呈中絕招突出，而且力道很大，區元發驟不及防，果然被一擊之勢，逼退兩步。

開碑手想不到馬君武在自己掌力籠罩中，居然還能反擊，幾乎又吃了虧，不由大怒，他原想把馬君武活活累倒，然後懲治一番，放他歸去，這一來激起殺機，厲喝一聲，雙掌連環劈出，兩股極强勁風，隨掌而出。

那知區元發掌風劈到，馬君武人影一閃，便失踪跡，區元發一怔神，急收住劈去掌勢，流目四顧，祇見月色濛濛，竟是看不到馬君武人蹤何處，這一驚非同小可，不覺楞在當地，呆呆出神。突然聞得背後一聲輕微的冷笑，區元發久闖江湖，驚愕之間，方寸不亂，右掌疾施一招「迴風弱柳」，一轉身猛的平掃過去，他這一招出手既快，力道又足，心想：縱然打不中，掌勢潛力亦必把馬君武逼迫開去，可是掌風到處，祇擊得一丈開外一株榆樹上落葉紛飛，却仍是不見馬君武人在那裡。

這一下，祇驚得區元發出了一身冷汗，暗想：難道這娃兒有邪術不成，我這一擊力道，武功再高之人，也不能夠形跡不露，心中驚疑未定，驟覺一股掌風，襲到後背。

開碑手匆忙間往前一縱，躍出兩丈多遠，回身看去，馬君武仍站在原地未動，區元發本疑馬君武用的甚麼邪法，但又覺說不出口，遲疑了半晌，才冷笑一聲，道：「崑崙派號稱武林中九大正宗主脉之一，原來練的盡是邪門功夫。」一面說話，一個暗運功夫，準備驟然出手一舉擊斃馬君武。

馬君武却是一語不發，凝神靜立，表面上看他是在蓄勢待敵，其實他是在琢磨五行迷蹤步的竅訣，開碑手說的甚麼話，他根本就沒有聽清楚。

區元發見馬君武凝神待敵，全不理會自己問話，不覺羞怒交加，兩足一點，直撲過去，兩掌平胸推出，這一招他含忿出手，用上了十成勁力，威勢之猛，直若洪流潰堤，罡風猛捲，人隨掌勢一齊向馬君武直撞過去。

祇見馬君武身形一閃，人已不知避到何處，區元發幾十年江湖行踪，不知道會過多少高人，但馬君武這種奇特的避招身法，他不但沒有見過，而且根本就沒有聽人說過，身不離三尺方圓之地，但却如魔影一般，忽前忽後，忽隱忽現，區元發數擊不中，心膽已寒，借發招之勢，縱出去三丈多遠，頭也不回，連着幾個急躍，隱沒逸去。

馬君武初試五行迷蹤步，驚走了區元發後，自己也驚出一身汗水，暗道愧慚，如果不是白雲飛授此奇技，今夜决難逃對方掌下，想到此處，又懷念起白雲飛來，憶此後相見無期，不覺黯然神傷。

呆了一陣，一個人又練起五行迷蹤步來，這一次全神集中，邊練邊想，又被他體會出不少妙用。

突然一聲梟鳴，由靜夜中傳來，馬君武神志一清，又想起李青鸞來。

一想起李青鸞，那還有心情再練武功。定定神，回味剛才那兩個大漢中，已隱約透露出來，李青鸞似是被人劫持而去，祇是四顧茫茫，對方行踪不明，一時間那裡去找。

想了半晌，突然心中一動，暗道：「所遇兩個大漢都是天龍帮中弟子，區元發是天龍帮五旗壇主之一，以區元發武功而論，要想劫持李青鸞，自是易如反掌，目前祇有先到天龍帮去探一下再說。」他越想越覺不錯，立時定了主意。

玉眞子本要他今晚上回饒州客棧，但馬君武既推想出李青鸞下落，恨不得一步追上，生怕多躭誤一天時間，李青鸞就多了一分危險，再說玉眞子蛇毒雖除，身體尚未復元，一兩天內能否趕路，還很難說，自己如回到客棧，再向師叔請命單身一劍到黔北，找尋李青鸞，玉眞子絕不會答應，這一躭誤，也許一兩天就不能動身，他想了一陣，找出背上長劍，把路邊一株樹上樹皮削去一片，留下崑崙派中暗記，指示出自己去向，立時連夜向黔北天龍帮總壇趕去。

一天一夜的急趕，到第二天中午，竟被他趕了四五百里，到了贛江渡口的唐家集。

唐家集雖祇是個小集鎭，但因地處要衝，却是相當熱鬧，酒店林立，客棧毗連，馬君武這當兒也實在累了，而且計算行程，李青鸞若眞被天龍帮劫持，自己這一天一夜急走，必可超到前面，這地方渡口要道，是到黔北必經之路，正好停下來休息一下，一面也可探詢消息，遂在渡口邊，尋了一家酒館，叫了一壺酒，幾盤精緻菜餚，慢慢的喝起來。

他幾天來勞碌奔走，祇覺疲倦異常，再加幾杯酒下肚作怪，不知不覺間竟在座位上伏案沉沉睡去。

* * *

醒來已經是斜陽滿窗，馬君武喚過來酒館伙計結算酒賬，酒館伙計搖搖頭笑道：「相公的酒賬，已由你朋友會過了。」

馬君武驚得一跳，他的失常舉動，可也把店伙驚得一呆，手一鬆，一把細磁茶壺掉在地上打得粉碎。

馬君武定定神，看滿座酒客數十道眼光都集射他身上，趕緊鎭靜下心神，裝作若無其事，淡淡一笑問道：「我的朋友，走時候可留下甚麼話嗎？」酒館伙計還未來得及答覆，他又加上一句道：「我那朋友是甚麼樣子，大概有多大年齡？」

酒館伙計聽他問得奇怪，皺皺眉笑道：「看樣子有五十出頭，很矮很瘦，你相公剛剛進店不久，他就來了，一直在你對面坐着，怎麼，你們不認識嗎？」

馬君武轉頭看看桌上，果然對面多一副杯筷，桌案一邊，隱現字跡，一望即知，是用金剛指之類的功夫刻在桌上，妙在淺淺的僅可辨認，祇見寫道：「玉人無恙，儘可放心一醉。」

下面既無署名，也不留暗記，這就鬧得馬君武莫名其妙，搜盡枯腸，想不出對方究竟是甚麼人。

這兩三個月的江湖歷練，連番奇遇，使初出茅廬的馬君武增長了不少見識。來人既如霧中神龍，自己却想不出一點頭緒，要從酒保口中探得消息，更不可能，索性不再多問，掏出一塊銀子，放在桌上，暗運內功，隨手抹去字跡，對酒保笑道：「這銀子，賠你摔破的茶杯，餘下的就賞了你吧。」說完話，逕自出店。

這地方緊靠渡口，出了店就到江邊，放眼望贛江，浪花滾滾，漁舟點點，渡船頻繁，馬君武徘徊渡口，直到紅日西沉，天色入暮，他已完全浸沉在懷念愁慮之中，行至江岸，忘記了已入深夜。

突然一陣轆轆輪聲，從夜幕中遙遙傳來，馬君武精神一振，抬頭張望，祇見月掛中天，清光溶溶，已經是三更時分了，渡船已停，人踪絕跡，祇有那滔滔江流中，萬千月光閃爍。

馬君武伸手摸摸肩上劍把，閃身躲入一片暗影之中，雙目凝神，注定來路。

約過了一盞熱茶工夫，果然有一輛黑篷馬車，急急駛來，車輪聲衝破了夜幕，月光下，看車前坐着一個白紗裹臂的大漢，單手揚鞭，車行如飛，待近渡口，倏然停車，從懷中取出一個畫角，吹出一陣嗚嗚怪響，劃破夜空，然後躍下馬車，不住向江中張望，待畫角聲沉寂之後，馬車中却隱隱傳出輕微的呻吟之聲。

馬君武看時機已成熟，翻腕抽出背上長劍，一躍而出，待那白紗裹臂大漢警覺，馬君武已躍近車前，長劍疾出，挑開垂簾，定神一看，不覺呆在那裡，說不出話。

馬車中不是他幾天來夢縈魂牽的李青鸞，而是三個滿身傷痕，奄奄待斃的大漢，馬君武長劍挑開垂簾，三個人也就不過是睜開眼望望他，又閉上了眼睛。

這當兒，那白紗裹臂漢已到馬君武背後，出手一掌，猛向馬君武



背後劈去，掌挾風聲，力道竟是不弱。馬君武一飄身讓開掌勢，回過頭橫劍問道：「幾位可是天龍帮中的弟子麼？」

白紗裹臂大漢，聽馬君武問得單刀直入，楞了一下，停住手答道：「不錯，你朋友是幹甚麼的？」

馬君武心中一轉，不答問話，却反問道：「車上的人是怎麼傷的？你們押送的人呢？」

他這若有其事一問，還眞是把那白紗裹臂大漢給嚇得暈頭轉向；因爲天龍帮人多勢大，帮中弟子不下數千人，遍佈江南水旱兩路，馬君武又問的正在點上，那白紗裹臂大漢一時間那裡弄得清楚，怔了一怔，答道：「押送的人已遭人劫走，弟子等四人力戰受傷，尊駕可是派來接應我們的麼？」一邊答着問話，一面右手立掌當空，食中二指半屈，對馬君武躬身一禮，眼却盯在他兩隻手上。

這是天龍帮中特定的暗號，一禮之中，表示是輩份地位，馬君武那裡弄得清楚，略一猶豫，那人已看出破綻，怒道：「好小子，你敢施詐！」右掌一揮，猛向馬君武撲去。

馬君武看他傷着一條臂，出手仍是極快，倒是不敢大意，左手一招「閉門推月」，封開攻來一掌，橫劍冷笑道：「我確非貴帮中人，但也非貴帮仇人，我祇想向你打聽一件事情。」

那人看馬君武出手不凡，而且自己左臂傷勢很重，車上還有三個同伴奄奄待斃，急需施救，想了想，停住手，冷冷笑道：「你要打聽甚麼事？說吧！」

馬君武問：「你們押送的人，可是一位很美的紅衣少女麼？」

那人看了馬君武一眼，點點頭道：「不錯。」

馬君武臉色一變，沉聲又問：「她在那裡呢？」

傷臂大漢答道：「被別人搶走了。」

馬君武忍着一腔悲忿，追着問道：「甚麼人搶走了？在甚麼地方？搶的人走的那個方向？」

傷臂大漢看馬君武越問越急，怒聲答道：「搶的人是兩個行脚和尚，去的方向不知道，我們被劫之處，距此三十里左右，一片墓地旁邊，你可到那裡看看。」

馬君武聽他話風，似非虛語，問了去路，立時趕去。

不到頓飯工夫已趕了三十多里，果然見道旁有一片墓地。馬君武借月光運目力打量四週景物，這地方實在荒涼可怕，觸目荒草，掩着那纍纍青塚，幾株矗立高大古柏，托襯得陰森森的，靜夜中眞使人有置身鬼域之感。細看道旁，果然發現不少血跡，有不少荒草已經踏倒，看樣子，確實有人在這裡動過手。他很細心勘查一遍，但除了血跡和一片經人踐踏過的荒草痕跡之外，再也找不出其他痕跡。

突然一聲淒厲刺耳的夜梟悲鳴，把馬君武從如醉如痴的情愁中驚醒過來，看身上已盡被冷露浸濕，天色已過五更，黎明將近，但馬君武的心情却更是紛亂，他原想到黔北天龍總壇去追蹤李青鸞的主意，此刻也不得不改變了，可是到那裡去呢？天地是這麼廣大，人海是這樣渺茫，李青鸞杳杳芳蹤，有如落海沙石，縱不惜遍歷天涯，也覺得欲尋無處。

他越想越覺得愁懷難解，仰望着寥落辰星，不自覺一聲長歎，一縷情愁，萬千幽恨，英雄肝膽，兒女心腸，任他馬君武自負人間奇男子，這當兒也不覺英雄氣短，潸然淚下。

就在馬君武歎聲餘音未絕之際，驀聞得身後纍纍青塚裡，也傳來一聲悠悠長嘆，這一聲長嘆，祇嚇得馬君武機伶伶打個冷戰。

馬君武運足目力看去，祇見丈餘外一塊石碑上，有一片白影飄動，立時一掌護身，一掌防敵，一縱身躍近石碑，取下一看，原來一方白色羅帕，上用黛筆寫着：「我一時大意，致使令師妹又遭磨難，變起突然，連我也有點亂了方寸，目前烟沉霧籠，玉人行蹤不明，但我料行兇匪徒，志在劫色，令師妹人間威鳳，諒必可逢兇化吉，匪徒等如眞敢行出軌外，使玉人玷瑕抱恨，定當手刃羣兒，誅盡彼獠，以謝歉咎，唯望君能自珍自重，不出一月，定當有佳音奉告。」

字雖娟秀，但很潦草，這說明留字人的心情也很混亂，馬君武反覆閱讀，越看越怕，「使玉人玷瑕抱恨……」幾個字，變成了一團烈火，燒得他心肝裂碎，熱血沸騰，也無暇推想羅帕來歷，隨手放入袋內，翻身跑出那一片荒塚。跑約四五里，馬君武又自己停下脚步，暗自問道：我往那裡走呢？四海渺茫，行止難決。

這時，太陽已冉冉升出天際，陡然間，一個蒼老沉重的聲音，喝道：「馬老弟別來無恙，想不到我們又會在此地碰上。」

馬君武轉身望去，不知何時他身邊已多了一個老者，蒼白長髯，軀幹修偉，正是初離觀時，在洞庭湖中所遇天龍帮主鄭如龍。鄭如龍身後三丈外，另兩個背插單刀的大漢，控着三匹健馬。

馬君武心頭一凜，冷笑道：「貴帮聲勢浩大，遍佈江南，不過作爲究竟脫不了盜匪氣質，鄭壇主快馬趕來此地，莫非還想綁架我馬某

人麼？」

鄭如龍聽得臉一熱，微怒道：「馬老弟這話是甚麼意思？前次侵犯，事非得已，帮規森嚴，令諭難違，我已當面向老弟說明，旬前已得總壇新諭，藏眞圖事出誤會，那歸元秘笈既成泡影，彼此已敵意全消，馬老弟出言責罵，究屬何指？

「本帮弟子昨夜距此不遠處，受人截擊，四個人都受重傷，並被人搶走了押送要犯。我昨夜得報，因此趕來勘查，不想得遇馬老弟……」話說到這兒，頓一頓，又道：「昨夜本帮中弟子，在唐家集贛江渡口，所遇到的使劍少年，可就是馬老弟麼？」

馬君武道：「不錯。貴帮押送的甚麼人？鄭壇主知道嗎？」

鄭如龍搖搖頭道：「據帮中弟子告知，是一位年輕姑娘，個中詳情如何，我也不很清楚，祇是奉得總壇紅旗令諭，要把她押解黔北，不想昨夜遇劫……」

鄭如龍話未完，馬君武已爆出心頭怒火，厲聲喝道：「我師妹初涉江湖，從未和人結過樑子，你們擄一個純善無知的女孩子，是何用心？」

長江神蛟聽得怔了一怔，道：「怎麼？紅旗令諭押解的人犯，是老馬弟師妹嗎？」

馬君武看鄭如龍錯愕神色，不像故意裝模作樣，面色稍見緩和，答道：「正是和晚輩同在洞庭湖中，遇見鄭壇主的那位李青鸞。」

鄭如龍聽得一皺兩條濃眉，道：「這件事我的確是不知情，但我想其中必有原因，也許事出誤會，想紅旗令諭是本帮總壇中五旗壇主勅令之一，而且令中明示要本帮弟子沿途妥爲保護押解總壇，這證明對令師妹並無加害之意……」

馬君武看長江神蛟，再想胡南平以成名武林數十年聲譽，他又爲甚麼刦持李青鸞呢？一時間祇管呆想，站在那裡忘記答人家的話。

陡然間，他腦際閃起一個念頭，白雲飛在鄱陽湖畔說的幾句話，在他心裡泛起了一陣波動，他說蘇飛鳳決不甘心忍着一生的折磨痛苦，她必要想盡方法纏夾自己……她是天龍帮帮主海天一叟蘇朋海的愛女，也許是她出主意叫胡南平刦持了李青鸞……人在情急中，難免自作聰明，他越想越覺得不錯，恨得他咬牙切齒，就地一頓足，道：「不錯，定是那鬼丫頭玩的花樣。」

鄭如龍看馬君武呆呆的想了半晌，突然一跺脚，自言自語說起話來，這就弄得久歷江湖的長江神蛟也莫名其妙了，一拂胸前長髯，問道：「馬老弟，你覺得老朽幾句話，可說得有點道理麼？我鄭某人身受令師救命大恩，幾十年來都無機緣報答，姑不論刦持令師妹原因何在，但當前最重要的事，是先追出令師妹的下落，本帮弟子遍佈江南各地，老朽願借機略效微勞，我立刻用快船飛馬，傳諭各處，着令他們留心令師妹芳蹤去處，好在已知道搶刦令師妹的是兩個行脚和尚，有此線索，就不致於追查不出，祇要聽得令師妹的消息，我們就兼程趕往，本帮中有特殊的連絡信號，一日夜之間可傳達四五百里，如果你馬老弟信得過我，就和我一塊兒走。」

馬君武看人家說得懇切，確有誠意，而且除此之外，也實在想不出別的辦法，點點頭，正待答話，遠見正西方一匹快馬馳來。

馬如電掣風飄，快得出奇，數百丈距離，不過是眨眼工夫就到。馬君武不顧再答長江神蛟的話，轉眼向來人望去，看來馬如一團紅雲般，神駿異常，從頭到尾，足足有九尺多長。

那馬金鞍銀蹬，垂鬃三尺，背離地儘有六尺多高，全身看不見一根雜毛，絕世神駒，罕見龍種，馬君武祇看得暗讚不已，再看馬上人的衣着也很別緻，一件淡黃及膝大褂，腰中束着一條三寸寬的白絲帶子，淡黃綢褲，粉底快靴，玉面劍眉，膚白如雪，唇紅硃砂，兩隻袖管高高捲起，手腕上露出來四隻耀眼金環，看形貌美如處子，遺憾的是缺少英秀氣質，但却風流俊俏。

黃衣人馬接近馬君武後，兩隻俏目流波，也盯在馬君武臉上，一對各極其美的少年，互望良久，那黃衣少年跳下馬，就對鄭如龍拱手笑道：「鄭壇主倒先到一步了，本帮被刦女犯，可查出一點頭緒？」

馬君武聽來人口稱李青鸞爲被刦女犯，不禁又動了怒火，不待鄭如龍答話，冷笑一聲，搶先接道：「貴帮也不過是江湖道上一個帮派，難道還奉朝廷的詔旨不成？非法擄人，居然口口聲聲稱他爲人犯？」

黃衣少年俊臉上現出怒容，俏目裡隱透殺機，翻腕拔出背上奇形金環劍，劍指馬君武厲聲喝道：「你是甚麼人？敢如此潑口撒野。」

馬君武看他手中兵器奇怪，形雖如劍，但劍尖和劍身及護手處，却多三個金環，劍身動處，三環交鳴，鏘鏘鐺鐺如金盤珠走，清脆聲響中，暗合節奏，黃衣少年借拔劍之勢，已運用內功，貫注劍身，抖動劍身金環，暗向馬君武示威。

馬君武也抽出長劍，正想反唇相譏，鄭如龍却搶前一步，攔在兩人中間笑道：「兩位都請暫息怒火，江湖上有句俗語說，不知者不罪，我來替二位引見引見吧。」

說到這裡指着馬君武道：「這位是崑崙派中玄清道長門下高足馬君武。」回頭又指着黃衣少年笑道：「這位是本帮帮主的衣鉢弟子，金環二郎曹香主曹雄。」

曹雄轉臉看了鄭如龍一眼，問道：「刦持的人，不知和這位馬兄有着甚麼關係？」

鄭如龍道：「紅旗令諭押送的少女，就是這位馬老弟的師妹。」

曹雄收了金環劍問鄭如龍道：「胡壇主爲甚麼要傳紅旗令，刦持崑崙派中的女弟子？」說罷帶着歉意的對馬君武拱拱手，笑道：「這就難怪馬兄情急責問了。不過我們天龍帮有嚴峻的規律約束，胡壇主執掌本帮紅旗令，決不致知法犯法，目前我還不瞭然個中詳情，但這件事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現在不但馬兄要追尋令師妹下落，就是本帮也不能眼看着四個弟子受傷不管，祇要能找到令師妹，就不難弄明白事情的因果，屆時或由令師出面，或者馬兄和小弟一起到本帮黔北總壇評是非曲直，自會有合理解決辦法，當前，必需先尋得令師妹下落才好。」

金環二郎曹雄一席話，頭頭是道，馬君武聽完後，點頭笑道：「曹兄高論，使小弟茅塞頓開。追尋我師妹還得借貴帮大力。」

曹雄笑道：「馬兄太客氣了，如果不嫌小弟一身俗氣，咱們就結伴同行如何？」

馬君武臉一紅，笑道：「適才情急失言，望曹兄不要介意才好。」說完話，躬身一揖，慌得曹雄趕忙還了一揖，笑道：「剛才小弟亦有開罪馬兄地方，你這麼的多禮，反而使我慚愧了。」

鄭如龍站在旁邊，看看這兩個剛才拔劍相向的少年，一會兒工夫，却變得親熱異常，宛如故友重逢一般，遂哈哈大笑，道：「兩位是英雄相惜，一見如故，此地不是談話地方，唐家集贛江渡口，現停泊我的座船，何不請到我船上小飲幾杯，再者也好早點傳諭本帮水旱兩路弟子，追查馬老弟師妹下落。」說完話，一擺手，三丈外兩個帶刀控馬的大漢，立時送來健馬。

鄭如龍招呼馬君武上了馬，自己也縱上馬背，笑道：「曹香主赤雲追風駒，日行千里，馬老弟，咱們先走一步吧。」說畢，縱騎當先，加鞭急馳。

馬君武抖韁急追，剛剛跑出去十幾丈路，突覺身側一陣急風捲起，曹雄的赤雲追風駒如狂飆掠空而去，但見一道紅烟如箭，逸塵如飛，一刹那間，人馬俱杳。

馬君武和鄭如龍兩騎趕到唐家集贛江渡口，金環二郎曹雄已早到多時，三個人三匹馬乘小船上了長江神蛟的雙桅巨帆，船艙中金碧輝煌，富麗異常，鄭如龍先讓馬君武和曹雄在空艙中落坐，然後從懷中取出一面白緞子綉着金蛟的旗子，站在船頭上，迎風搖展一陣，立時由後艙中竄出來十二個佩刀的勁裝大漢，一字排在長江神蛟面前，鄭如龍面色很厲肅的吩咐了幾句，十二個大漢立時紛紛躍下雙桅巨帆，分乘大船旁停泊的六艘小艇，搖櫓裂波，如飛而去。

鄭如龍緩步進了中艙，吩咐兩個伺候中的青衣童子擺上酒席，不大工夫，酒菜擺好。

鄭如龍肅客入座，捧杯敬酒，馬君武一心掛念着李青鸞，那還有心情吃得下酒，勉強吃了兩杯，就放下了杯子，悶悶不樂。

鄭如龍看馬君武一副神不守舍的樣子，乾了一杯酒，笑慰道：「馬老弟請暫開愁懷，我已派人通知本帮散佈在贛、鄂、皖、湘一帶的弟子，追尋令師妹的行蹤，也許在這一兩天內，就會有佳音奉告。」

金環二郎曹雄接口笑道：「祇要能得到令師妹的消息，小弟願把赤雲追風駒借馬兄一用，就不愁追趕不上。」

馬君武無限感激的答道：「曹兄感情，馬某人感戴異常，曹兄赤雲追風駒，是世無其匹的龍種，小弟和何能夠借得。」

曹雄笑道：「此馬我已答應送給我師妹蘇飛鳳，大概在兩三個月之後，赤雲追風駒就非小弟所有了，刦持令師妹的兩個野和尚，不但馬兄不肯放過，就是小弟也要看看他們是銅澆羅漢，還是鐵打金剛，好在赤雲追風駒駿異常，我們不妨就一騎雙乘。」

馬君武道：「曹兄如此隆情，我這裡先謝謝了。」起身一揖。

曹雄也起身，還禮笑道：「小弟生性一向孤傲，但和馬兄却一見如故，這也許就是緣份了，請兄暫釋滿懷愁慮。」

說完話，俏目中神光閃閃，雙手捧杯，含笑敬酒。

馬君武推辭不得，一口氣陪了人家三個乾杯，吃過幾杯酒，豪氣迸發，暫時忘記了李青鸞，酒助談興，他和曹雄談得十分投機，一席酒罷，天色轉夜。

這時，曹雄、馬君武同上甲板，月光下急風拂面，看天色初更左右，頓使人精神一爽，看雙桅上風帆滿張，順水順風，船快如箭，不過這雙桅巨帆太大，雖然快逾狂奔怒馬，但在艙中却覺不出快，可是站在船頭上，就感到江風疾勁，拂面飄衣。

（未完•八）

**上文提要：**鐵拐仙率各掌門人和衆俠赴約，已到酆都山報到，按九幽教安排座位列席，但台上不見主持人，却發出「勾魂律令」，隨後九幽教主才現身，勸衆人歸順，否則名登鬼籙，說明參與「盂蘭大會」的人都已身罹奇毒，但少林、武當等各門派起來反抗，梅三公子和紅燈夫人在一起協助他們作戰，混戰之局已成，忽聽到有悠揚琴聲……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神劍金釵

## 武林浩劫 全部消敉

這難不成就是懾人心靈的聲音？因它太以叩人心弦，使人有不得不聽之感。

這也不對！琴音悠揚之中，沖穆和平，正而不邪！

但不管人家如何猜測，這古怪琴聲，確實有它的神秘力量，場中厲吼吆喝，激怒欲瘋的人，漸漸覺得心氣平和。掄刀如風，情急拚命的，招法也同樣鬆懈下來。

大家明知這是中了琴音之迷，但誰也無力抵抗。

琴聲越發古拙，錚錚琮琮，清脆悅耳，羣雄也越發無從違拗！

不！每個人心頭，都感到恬澹平和，雙手自然而然的垂了下來。

爭什麼名？奪什麼利？誰還有好勇鬥狠之心？誰還存逞競雄之念？

霎那之間，台前羣雄一片靜寂，全都停下手來。

慘綠燈火，滾滾黃霧，雖然依然如故，但大家心靈，却隨着琴聲進入了另一個境界。

似乎酆都山腰，盂蘭大會，立時化戾氣為祥和，瞧到的是明媚春光，生機活潑，聽到的是高山流水，竹筠松風。

這是無怨無仇的承平之世，大家需要偃武修文，武功只是一種強健體格的活動罷了，並不是尋釁仇殺的工具。

琴聲還在空中飄揚，在場之人，雖然全部停了下來，但他們既曾接到九幽教主的兩次請柬，身中已潛伏着劇毒，再加上由香爐散發出來的「森羅寶香」，三種奇毒一經混合，本已在逐漸發作。

只因這些人，既有資格被九幽教主邀請，自然都是內功有數十年火候的武林知名之士，他們原可仗着精深修為，逼住毒氣，支持上幾個時辰，也並非難事。

怎奈燈光變幻，黃霧滾滾之中，九幽門的人，羣起襲擊，引發激戰，這麼一來，怒火驟熾，悲憤填膺，自保攻敵，都免不了出手，那麼毒氣也免不了加速發作。

這時一經安靜下來，全都覺得心神怔忡，頭腦昏脹，這可還是一流高手，內功稍差的，已再也支持不住，紛紛頹然往地下坐去。

突然，在霏霏黃霧中，飛起一條黑影。不！這黑影在衆人頭上，繞場疾飛。

他身法好快，似乎還有一點黃星，隨着他飛舞。

大家只覺鼻孔中聞到一股濃馥的雄黃氣味，心頭稍微一暢，舉目瞧去，眼前滾滾黃霧，立如風捲殘雲，逐漸消滅。

同時耳中，聽到一陣嘩嘩啦啦巨響，數十盞慘綠燈火，驟然滅去。



不！圍繞廣場的無數招魂長旛，一齊倒下！

幻燈既滅，黃霧全消，大家只覺眼前一亮，七月十五日的當空銀盤，又吐出無比清輝。

這幾乎只是刹那之事，台下之人雖然聞到雄黃氣味，心頭清楚了許多，但劇毒已發，全都只有眼睁睁瞧着的份兒。

九幽門的十大遊魂，和各大門派迷失心靈，身穿九幽裝束的人，敢情在受到琴聲感應之時，也全都被人點了穴道，此時像泥塑木雕般站在台前，一動不動。

「何方高人，居然敢來盂蘭大會上搗亂！」

一個陰沉的笑聲，打破沉寂。

* * *

大家舉目瞧去，只見竹台前面，同時出現兩人，一個頭蒙黑布，身穿寬大黑袍，巍然而立的，正是隱而復現的唯一大魔頭勾魂律令九幽教主！

他身邊站着的一個，却是頭戴道帽，身穿黃色道袍的玄門修士。此人眼露黃光，頷下生着一部蒼黃短鬚，背負一柄精鋼黃布傘。

此時，在場之人，全都認識此人，是天理教副教主瘟煌道人史長風！

他怎會和九幽教主同時出現？哦，不錯！適才那霏霏黃霧，準是他的傑作……「瘟疫陣」了。

難怪沒有資格接到九幽教主請柬的各派門人，也都昏昏沉沉的有了中毒現象！

九幽教主喝聲未落，「哈哈！」台下接着也響起一聲大笑，一個身穿青色道袍，面蒙青紗的道人，向九幽教主和瘟疫道人拱手道：「貧道未奉寵邀，擅闖大會，還請教主和史副教主多多包涵！」

他說來不徐不疾，却沒有正面答覆，說出門派來歷。

九幽教主雖然黑布蒙臉，瞧不清他臉容，但兩道慘綠如電的目光，從布孔中直射而出，分明憤怒已極。

「嘿嘿，你既敢闖上盂蘭大會，想來也不是無名之輩，何以在老夫面前，還藏頭縮尾的見不得人？」

青袍道人又是一聲敞笑。「哈哈，藏頭縮尾見不得人的，豈止貧道一人？教主自己，何以也不以眞面目見人呢？」

九幽教主敢情已被激怒，眼中殺氣陡射，冷冷的道：「盂蘭大會之人，都是名登鬼籙之人，你難道還想憑着區區一粒『雄黃珠』，就能死裡逃生？」

青袍道人依然含笑說道：「盂蘭大會，齊集了各門各派之士，貧道既然來了，自然要向教主報個門派字號，其實教主早已給貧道師傅排好了座位，只是貧道師徒遲來一步罷了！」

九幽教主聽得大感驚異，自己給他師徒安排好了座位？他綠陰陰的目光不由往台下各門各派的座位上瞧去。

缺席的只有華山、終南兩派，和天理教、聞香教。

當然這青袍道人不會是天理教和聞香教下，那麼只有華山和終南兩派的人！

但華山派掌門人是太白神翁，終南派掌門人是三眼眞人楚雲天，這青袍道人如果不是太白神翁門下，那便是三眼眞人的弟子，他目光瞥過，微微陰笑了聲，不屑的道：「嘿！你是華山派抑是終南派門下？你們掌門人何在？」

「非也！貧道師徒，焉敢混充九大門派之人……」

青袍道人話未說完，九幽教主勃然怒道：「那麼爾是何派門下？」

青袍道人仰天長笑道：「貧道師尊，早已蒞臨會場，只是你沒瞧到罷了！」

他用手向左側斜斜一指道：「喏！恩師就在那邊，至於貧道，算來也是教主舊識！」

他說到這裡，突然伸手撕去蒙面青紗！

站在九幽教主身邊的瘟煌道人，驀地厲喝一聲：「上官毅，原來是你！」

人隨聲起，一條黃影，向台下站立的青袍道人當頭撲下！

「哈哈！史長風，今天是你作惡多端的末日到了！」

一團黑影，比閃電還快，一下撲到上官毅身前，鐵拐挾着呼嘯，往瘟煌道人齊腰擊去！

「拐子，你也送死來了？」

瘟煌道人冷嘿聲中，身形一沉，瘟疫傘倏地張開，迎着鐵拐硬封！

「噹」！一聲大震，兩條人影，各自震退了半步！

「瘟道士，再接我老要飯一拐！」

鐵拐仙鬚髮如戟，單足一點，掄拐再次掃出！

「好極！」瘟煌道人盛怒之下，立即揮傘迎戰！

台下兩人霎時動上了手，可是台上呢？這時也有極大變化，原來在瘟煌道人史長風堪堪撲出之際，微風起處，九幽教主面前，憑空多出兩個人來！

這兩人身法好快，台下這麼多高手，包括九大門派中的掌門人在內，雖然他們身中奇毒，正在逐漸發作，但到底是一代宗師，此時場中變化突起，誰都睁着雙目，注視局勢發展，可是誰也沒瞧清這兩人

是如何來的？

這兩人是一僧一道，僧是老僧，灰衲芒鞋，手持念珠，慈眉，寶相莊嚴！道是老道，面如古月，白髯飄胸。

「善哉善哉！徐道友不認識貧道嗎？」

灰袍道人徐徐道來，但站在他對面的勾魂律令九幽教主，却渾身顫悚！

這位數十年來，只聞其聲，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怎會如此洩氣？只見他目露驚恐，躬身說道：「老……老教主……」

「阿彌陀佛！知機子道友爲了不忍故人之子沉淪邪途，把老僧拖入紅塵，徐道友和我佛有緣，還不脫下這一身血腥外衣，放下屠刀，回頭是岸，隨老僧到東海去？」

這老和尚念珠微微一揚，和風佛體，九幽教主蒙頭黑布和寬大黑袍，立時隨風飄落！

勾魂律令九幽教主，頓時露出本來面目，原來他是天理教教主徐白石！

同時大家也從一僧一道口中，聽出他們身份，老道人還是天理教的老教主知機子！

尤其那老和尚，來頭可更大，他是武林中只有傳聞，沒有人見過的東海神僧天蒙禪師！

正當九幽教主露出本來面目的同時，台下「噹」的一聲金鐵大震，瘟煌道人史長風的一柄瘟疫傘，脫手震起五丈來高！

這一下，直使瘟煌道人大驚失色，一團黑影，往後疾逃！

「哈哈！」

鐵拐仙嫉惡如仇，此時那容他逃出手去，大笑聲中，拐挾風雷，正待追出！

耳中忽然聽到孫存仁喊道：「鐵拐道兄，不用追了！」

鐵拐仙擧目瞧去，却見瘟煌道人已在三丈之外，臉露獰笑，雙手剛從百寶囊中探出。

不由心頭一懍，他自然知道瘟煌道人史長風，以使用歹毒瘟疫，名聞江湖，此時敢情……

這當眞是瞬息之事，鐵拐仙念頭一轉之際，耳中陡聽一聲嬌叱，同時紫影一閃，匹練乍飛，瘟煌道人連慘哼都來不及，早已血花飛濺，被劍光截作兩段！

她正是方才跟着琴聲，在場中施展「千手千眼躡空手法」，並用「蘭花拂穴法」點了九幽門一干高手的紫鳳孫湘蓮。

正因爲此時台上的變化太以出人意外，勾魂律令居然會是天理教主徐白石假冒，而且還引出東海神僧來。

是以大家雖然也聽到台下的聲音，但恁誰也沒時間分神去瞧！百數十雙眼睛，屛息寧神，全射在一僧一道身上。

正當此時，驀地，竹台頂上有人發話。「天蒙賊禿，老夫兄弟，正要上東海找你，不想你也會來趟這渾水，要知你自己是否回得了東海？嘿嘿！還得問問老夫兄弟。」

這發話之人，聲若嬰兒，又尖又細，可是口氣却大得駭人，連武林第一高僧的天蒙禪師，也沒放在他們眼裏，這又是駭人聽聞之事！

大家眼光又不約而同的一齊往發聲之處瞧去，只見竹台頂上，不知何時，蹲着三個奇矮無比的老頭！

中間一個身穿大紅道袍，頭挽道髻，生得一張孩兒臉，活像五六歲的兒童。

在他左邊一個，却是反穿羊皮襖，頷下留着山羊鬍子，方才發話的就是他！

右邊一個，面貌最醜，歪鼻，斜嘴，瞇着三角眼，一股獰惡之相。

這三人全只有兩尺來高，在竹台頂上，似蹲非蹲，似立非立，大有唯他們獨尊之意！

陰山三魔！九大門派的幾位掌門人，雖然自己沒見過三人面貌，但也聽過上一輩的人說過。

那孩兒臉的是三魔中的老大羽眞治，反穿羊皮的是老二羊角叟，生相獰惡的是老三淳于缺！

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氣，這三個魔頭，不知如何會被徐白石勾引來？

雖然已有東海神僧天蒙禪師在場，但聽三魔口氣，似乎並沒把他放在眼裏。他們已有數十年不出了，武功自有絕對自信。

以天蒙禪師和知機子的功力，如果加上九大門派的掌門人，和與會羣雄，全沒中毒的話，大家聯手，自可無慮。

但此時台上只有一僧一道，再加上個鐵拐仙，恐怕也難操勝算，何況人家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大家這一陣打量，說來話長，其實也只是眨眼工夫。

竹台上陰山三魔的老二羊角叟話聲才落，天蒙禪師早已雙掌合十，朝着台頂，低誦佛號道：「阿彌陀佛，老衲皈依我佛，貧嗔已泯，此來不過渡化有緣之人，三位老檀樾百年修眞，已窺天人之境，何苦再入紅塵……」

話聲未落，一絲輕風過處，陰山三魔身形不動，三條人影，業已聯袂落到台前。

只聽中間身穿紅袍的大魔羽眞治，兩道金光隱隱的眼神掃過天蒙禪師，向知機子頷首道：「知機道兄久違了。」

知機子稽首道：「無量壽佛，



三位道兄數十年不見，風采依然！」

羽眞治冷冷的道：「道兄和天蒙大師，兩位聯袂而來，就是爲了對付徐道友？」

知機子平和的道：「善哉善哉，貧道當年受老友勾魂律令之託，要徐道友在天理教任職，不想徐道友受了瘟煌道人史長風蠱惑，暗使『毒瘟』，謀害貧道，還妄想稱雄武林，假扮他的先人勾魂律令，創立九幽教，把天下武林一網打盡，如今猶幸大刼尚未鑄成，並蒙老禪師慈悲，允他皈依我佛，懺贖前愆，眞是無量功德。」

羽眞治微微一嘿，道：「老夫兄弟，既已由徐道友請來護法，自不能因道兄出面，就知難而退，何況咱們和天蒙禪師，還有一段樑子未清，依老夫相勸，道兄還是少管這閒事，免傷和氣。」

「哈哈，陰山三魔，口氣倒眞不小！」

一個蒼老聲音才一響處，竹台左側，立時飛起四條人影，往台上落去。

這四人有老有少，爲首一個，是鬢髮披肩，瘦骨嶙峋的黃衫老叟，他空着雙手，但一雙目光却稜威逼人，看來內功極深。

老叟身邊，是一對青年男女，男的身穿一襲天藍長袍，胸前還繡着一枝玉梅，玉面朱唇，丰神俊秀，腰間橫着一柄通體晶瑩的長劍，宛如玉樹臨風，瀟洒出羣。

女的一身紫色勁裝，黛眉星目，隱隱帶煞，身材婀娜，背插長劍。

另外一個，却是老化子，一頭亂髮，滿臉于思，傴腰缺腿，右手拄着一枝黑黝黝的鐵拐，肩膀上還蹲了一隻金絲小獼猴。

、這四個人，不用說是孫存仁父女，梅三公子和鐵拐仙了！

但正當四人躍落台上的刹那之間，微風輕漾，倏然搶先落到他們之前。

這突如其來之人，使得孫存仁等四人，也不禁微微一怔，立時後退了半步。擧目瞧去，那是一個滿頭銀髮，臉如少女的老婆婆，和一個身穿玄色衣裙，美如天仙的妙齡少婦。

兩人才一現身，站在孫存仁身邊的紫鳳孫湘蓮，突然臉露驚喜，口中叫了聲：「師父！」人已像穿花蝴蝶般向白髮老婦身邊飛去。

陰山三魔的老大羽眞治眼閃金光，打量了白髮老婦和玄衣麗人一眼，微微哂道：「海心山主也來湊這場熱鬧？這位是誰？恕老夫眼拙！」

白髮老婦，原來還是當年羣魔大會的盟主海心山千手觀音。

這當眞出人意外，不錯！和她同來的，自然也不是等閑之輩，只要瞧瞧那玄衣麗人兩道眼神，雖然淺笑盈盈，却有如冷電中挾着霜刃，使人看了由心底泛起一股寒意，就知大有來頭，無怪引起陰山三魔爲首的老大也十分注目。

只聽白髮老婦冷冷的道：「虧你還是陰山老大，居然連這位大名鼎鼎的九天玄女教教主都認不出來？」

羽眞治這時不但瞧清了前面兩人，連孫存仁梅三公子等四人，也已一目瞭然，他雖然自視甚高，目空一切，但眼看飛上台來的六人，竟然沒一個弱手，何況一旁還有東海天蒙禪師和天理教教主知機子兩人，這時再一聽說那玄衣麗人竟然是九天魔女，心頭更是微微一震，微微欠身道：「老夫兄弟，久仰玄女教教主大名，數十年來，恨未識荆，不想竟和海心山主連袂而來，老夫失禮之處，多多擔待。」

九天魔女望着他，淡淡一笑，道：「三位道兄，是不是覺得小妹來得有點兀突呢？」

她玉手微抬，忽然向台下一指，又脆聲說道：「玄女教應邀與會，已有多人着了九幽門的道！」

九天魔女玄裙俏立，雖只淡淡而言，但她玉腕微抬，纖手微指，雍容華貴之中，顯出無比優美，風韻醉人，不但陰山三魔的老二羊角叟、老三淳于缺爲之目迷神蕩，吸引了心神，不自覺的凝目相注，就是老大羽眞治也神情一變，暗暗叫了聲厲害，只見一張孩兒臉上，神情一肅，重嘿一聲，道：「玄女教教主依約赴會，也算不得出人意外！」

他目光忽然轉向孫存仁等四人掠過，回頭一顧左右，又道：「你們六位同時上台，哈哈，既然來了，儘管聯手，老夫兄弟，要是擔待不下，也不敢妄自出頭了！」

他「老夫兄弟」四個字，聲音特別沉重，羊角叟和淳于缺只覺心頭凜然震動，登時收回目光，面露怒容。

九天魔女臉上笑容依然的道：「三位道兄武功通玄，說來自然不會有人目爲狂妄自大，不過今日在場之人，就是除了天蒙禪師和知機道友不說，就是在海心山主和小妹面前，似乎也嫌誇大了些，何況這位天理教老教主的令師弟孫老英雄，和天台佛宗門下的梅兄弟也都來了，恐怕三位一對一，才差不多呢！」

羽眞治還沒答話，三魔中的三老淳于缺再也忍耐不住，厲聲道：「不信妳叫他們一起試試，老夫一人，就已足夠打發！」

梅三公子一聲朗笑，緩步而

出，徐徐的道：「閣下如有把握，就先打發小生如何？」

「小娃兒，你還是回去，老夫那能和你動手？」

「小生既然來了，那能不試而退？」

「滾！」

淳于缺「滾」字才一出口，左手衣袖，已然揚起，他是不屑和梅三公子動手，是以這一拂，並沒用上全力。

但縱目武林，能夠擋得住的，已寥寥無幾！

「砰！」一陣勁風，捲到梅三公子身前，只發出一聲輕響，他連衣角也沒動一下。

「阿彌陀佛，小施主好精純的『般若神功』！看來這裏已沒有老衲的事了，諸位檀樾，恕老衲失陪！」天蒙禪師的聲音，堪堪響起。

「賊禿，老夫兄弟面前，豈容你說走就走？」

羽眞治厲吼方起，人影錯落。

「嗆！」竹台之上，陡然亮出經丈銀虹，像山倒波翻般洶湧而出！這等驚人劍勢，當眞世所罕見，雙方之人，全覺渾身清涼，紛紛後退。

再看天蒙禪師，和假扮「勾魂律令」的徐白石，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追踪而出的陰山三魔的老大羽眞治，似乎是被這驚人劍勢所懾，人向一旁閃開了七八尺遠，孩兒臉上滿露驚詫。

他身法雖然快速絕倫，但仍然被那漫天倒瀉的暴漲銀虹，掃中袍袖，截去一角，攔襲天蒙禪師，却被梅三公子發劍所迫退。

只見他雙目金光如電，緊瞧着梅三公子，心頭說不出的震驚，憑自己百年修爲，居然還認不出對方劍式，只覺這招劍法，博大精深，無邊無際，連躲閃都大成問題。

羽眞治驚凜之餘，自知只憑這少年一手劍法，自己三人已難以抵禦，他不愧百年修爲的老狐狸，臉色瞬即平復，瞧着梅三公子問道：「小兄弟這招劍法，老夫無限心折，不知可否把名稱見告？」

梅三公子料不到自己從「阿耨神劍」中參悟出來的「佛心慧劍」，居然會有如此威力，此時一聽老魔頭羽眞治口氣平和，並無惡意，連忙昆吾劍一收，答道：「小生適才所使乃是『佛心慧劍』。」

「佛心慧劍！」羽眞治驚奇的道：「那是阿耨尊者的佛門無上神通，難怪有如此威力。」他微微點頭，一面回頭向羊角叟淳于缺道：「老二、老三，咱們走！」

「走？」淳于缺橫了梅三公子一眼，臉上流露出無限憤怒。





羽眞治歎息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舊人換新人，咱們多留何益？」

他說到這裏，人已衝天飛起，陰山三魔的老大走了，老二老三自然也不會再留。

刷！刷！兩條人影，也相繼飛出！但淳于缺在飛起的一剎，似乎左手袍袖，微微一揮，立時有四點小黑影，比電閃還快，往台上飛來。

站在台前的千手觀音和九天魔女，突然同時大喝，雙手連揚，這兩人何等功力，這一同時發掌，那四顆小黑影，被兩人掌風一擋，又立即掉頭，奇快無比的往台前山澗中落去。

轟！轟！轟！谷底同時爆起一陣震天動地的巨響，山搖地動，聲勢嚇人！那正是適才自稱南海碧落宮來的紅袍矮小道人先後所發的四顆「碧磷陰雷」！

當時泥牛入海，踪影全無，敢情是被蹲在台上的淳于缺收去，他臨走之時，因心存不服，才把收來的「碧磷陰雷」往台上擲來。

「無量壽佛，兩位道友，不遠千里趕來，共挽浩劫，眞是功德無量！」

知機子緩步走到千手觀音、九天魔女面前，打了個稽首。

千手觀音此時正拉着孫湘蓮纖手，聽愛徒述說別後情形，聞言連忙還禮道：「老教主好說，今天如非這梅兄弟一劍驚退三魔，恐怕還要費煞周章呢！」說到這裏，忽然笑道：「湘蓮，妳還不快去叩見知機子老前輩，和九天玄女師叔。」

孫湘蓮依言向九天魔女恭恭敬敬叫了聲「師叔」，一面笑道：「師父，老教主是徒兒的大師伯呀！」

千手觀音聽得微微一怔，孫存仁連忙笑着把自己父女重逢，及知機子原是自己大師兄，詳細說了一遍，一面自然也把梅三公子和孫湘蓮自幼訂親之事，同時說了出來。一時直把梅三公子漲得俊臉通紅，孫湘蓮更躲到她師父背後，不肯見人。

千手觀音瞧着面前玉樹臨風的梅三公子，心頭一陣欣喜，連忙從身邊取出一隻金光閃爍的鳳釵，遞到孫湘蓮手上，笑道：「蓮兒，這是父母之命，終身大事，有什好羞的？爲師這對『金釵令』，乃是當年江湖信物，妳下山之初，爲師曾給了妳一隻，備作不時之需，如今一併賜妳，充個粧奩吧！」

孫湘蓮含羞接過，但想起另一隻金釵，自己在湘西失落，心頭一慌，趕緊叫了聲：「師父……」她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聽台下有人接口道：「嘻嘻！還有一隻，在我老偷兒身邊，當時爲了老牛鼻子身中『毒瘟』，非『金釵令』難向巴哈老兒討取解藥，才從女娃兒身邊摸來，如今正好原璧奉還，讓它配個對兒。」

大家往台下一瞧，那發話的正是神偷鑽天飛鼠，他一手抹着滿頭大汗，一手托着一支金光閃爍的鳳釵！

知機子忙道：「這事還請千手道友原諒，老偷兒古道熱腸，還是爲了貧道誤中史長風暗下『毒瘟』而起。」

千手觀音怒笑道：「老偷兒就是沒出息，連姪女的東西也要偷，拿來！」

她「來」字出口，隨手一招，只見托在鑽天飛鼠手中的鳳釵突然飛起，一下就到了千手觀音手中。

鑽天飛鼠吐了吐舌頭，雙掌一合，口中朗朗唸道：「南無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摩薩訶！」

他這一滑稽舉動，引得大家不禁笑出聲來！

只聽知機子笑道：「老偷兒，你的任務全完成了嗎？」

鑽天飛鼠腦袋一縮，嘻的笑道：「差不多，我老偷兒手法敏捷，早把『解毒散』全餵了在場中毒之人，你瞧，各大門派的那些老不死，此時一個個正在運功呢！」他說到這裏，回頭瞧了一眼，又道：「唔！你老牛鼻子的寶貝徒弟，倒也手脚俐落，收拾得好快！」

他口中說的知機子的寶貝徒弟，當然就是武公望的女婿，上官燕的親父上官毅了，他是奉命將場中所有被孫湘蓮點住穴道的九幽教黨羽，全都廢去武功，放他們下山，免得再去江湖上爲非作歹，當然這中間還有聞香教主溫如風和無臂天王李殘在內。

孟蘭大會，到此已全部結束，一場武林浩劫，也已全盤消敉，各大門派被九幽教擄來迷失心神之人，像少林智一大師、武當藍袍三劍、青城雙鶴、泰山萬蛟、終南范老三、武公望，葛少瑾夫婦等人，也各自服下解藥，逐漸醒轉。

神劍金釵寫到這裏，也正好綴筆。

並謝謝海內外的讀者，一直讀完本書。

（完）



**上文提要：**三魔被圍攻，突然來了自稱武林王派來的無二公子和無雙公主制止混戰，假三老借機開溜，又被制止，衆人反抗，又受到制裁，帶來的手下的武功一流，據說是執行公務，阻止尋仇毆鬥，原來他們是來邀請參加武林大會的。阿牛、刁男等懷疑武林王可能是任獨行，經他們說明又不是，到底武林王和三魔有否關係，爲何把三魔放走……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女王蜂

## 召開大會　目的未明

接着又有人讚道：「果然國色天香，冠蓋羣芳。」

八號小妞也稱讚了幾句，指着四花主道：「這四位姑娘同樣美若天仙，想必亦是貴教之人吧？」

女王蜂刁男道：「正是本教之人。」

八號小妞道：「既是同一門派，報一個名字就可以了，不必詳細記載。」

芙蓉花主道：「本姑娘芙蓉，另外三位姐妹分別是牡丹、玫瑰、杜鵑，合稱黃蜂四花主。」

八號小妞一一登錄在案，改問阿牛道：「尊姓大名？」

阿牛道：「鐵牛。」

「外號？」

「阿牛，拚命三郎。」

「貴庚？」

「十七。」

「門派？」

「無門無派。」

「可有固定的職業？」

「沒有職業，有一個頭銜。」

「什麼頭銜？」

「黃蜂教的顧問。」

「哦，原來你們是一夥的。」

小秀才不待小妞盤查，便自告奮勇的道：「我叫王文魁，外號小秀才，又叫阿憨，今年十六歲，也是黃蜂教的顧問，尚未娶妻。」

一句「尚未娶妻」引起了衆小妞的一陣嬌笑，甚至還有偷偷拋媚眼的。

八號小妞道：「七位既是一夥的，就住一起吧。」

阿憨大搖其頭道：「不不不！男女有別，公母不同，不可以同榻而眠。」

八號小妞紅着臉龐赧然道：「少俠誤會了，小女子的意思是請七位同住在一個院子裡。」

「好啊，這樣彼此守望相助，也有個照應。」

「十三號院子如何？」

「十三大兇，不吉利。」

「十四呢？」

「四者死也，不要。」

「十五？」

「五者誤也，犯不着觸霉頭。」

「十六總可以吧？」

「可以，可以，十六就十六，青菜豆腐，馬馬虎虎啦。」

八號小妞馬上指派另一位小妞爲大家帶路。

他們却並不急着走，女王蜂刁男道：「本教主想見一個人，芳駕可否代爲安排？」

八號小妞道：「刁教主想見那一位？」

「武林王。」

「對不起，武林王尚未到達。」

「何時可到？」

「現在還不清楚。」



「武林公子與武林公主在吧？」

「在！在！」

「在那裡？能夠見到他們兩位嗎？」

「無二公子與無雙公主正週旋於衆多賓客之中，小妹也說不上他們現在何處。」

阿牛手一伸，道：「將登記簿借在下一閱如何？」

八號小妞遲疑一下，並未將登記簿交給阿牛，滿臉堆笑的道：「鐵公子要看什麼？」

「看幾個熟悉的人來了沒有。」

「是誰呀，凡是完成報到手續的人，小妹差不多都記得。」

「假瘋道、痴尼、不老僧。」

「沒有。」

「他們可能用得是眞瘋道、痴尼、不老僧的字號。」

「也沒有。」

「可有外國朋友前來捧場？」

另一位六號小妞插言道：「有，有。」

小秀才道：「是扶桑人？還是波斯人？」

六號小妞道：「是波斯人。」

「三個男的？」

「對。」

「一個叫賀西尼，一個叫達尼爾，一個叫卜拉斯？」

「對，對。」

「他們來幹什麼？」

「參加武林大會。」

「怎麼？外國人也可以參加？」

「以武會友，不分國籍，多多益善。」

「可有扶桑妞兒與會？」

「到目前爲止還沒見到。」

女王蜂刁男道：「綠林好漢來的人多不多？」

八號小妞道：「不少。」

「都有那些人？」

「塞北雙兇、關中三虎、嶺南四煞等等。」

「黑旋風馬五來了沒有？」

「尚未到達。」

「笑面虎朱有光呢？」

「可能隨時會到。」

「姑娘的意思是已經下帖子請了這兩個人？」

六號小妞鄭重其事的道：「人無分黑白，地無分南北，凡是武林江湖中有頭有臉的知名人物，均在本宮邀請之列。」

阿牛靈機一動，道：「有三個鼎鼎大名的人一定不會遺漏。」

八號小妞道：「不知是那三位？」

阿牛道：「萬惡人魔任獨行，扶桑女王蜂小洋芳子，波斯拜火教主史可拉。」

這三個人名一報出來，站在附近的小妞花容齊皆微微一變，相互投去一道怪異的眸光。

六號小妞半晌始道：「請恕我等孤陋寡聞，其生也晚，除了萬惡人魔之外，另外兩位外國朋友連聽也沒聽說過。」

女王蜂刁男打破砂鍋問到底，「有請萬惡人魔任獨行嗎？」

八號小妞嬌笑道：「刁教主說笑了，本宮雖然神通廣大，但也無法將請帖送到陰曹地府。」

小秀才指着村內道：「裡面有沒有酒樓？」

六號小妞道：「有。」

「有沒有飯館？」

「也有。」

「有就好，免得大老遠的跑到洛陽去吃喝。」

八號小妞長相很甜，一笑兩個酒渦，笑瞇瞇的道：「不但有吃有喝，而且全部免費招待。」

牡丹花主一楞，道：「噢，白吃、白喝、白住？」

六號小妞道：「是的，所有的與會朋友全部白吃、白喝、白住，這是本宮對天下英雄最起碼的一點敬意。」

玫瑰花主道：「嗯，不錯，夠義氣，看來武林王的確不愧是一個人物，但願不是黃鼠狼給鷄拜年就好啦。」

八號小妞一時沒聽出她的言外之意，道：「妳說什麼？」

女王蜂刁男接口道：「沒有，我想我們該進去了。」

被指派帶路的小妞是二十三號，聞言躬身一喏，蓮藕也似的玉臂一伸，脆生生的道了一聲：「請！」

隨即輕移蓮步，慢扭柳腰，領着阿牛、阿憨等人朝村內行去。

* * *

十六號的院子位置不錯，在拐角處，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兩條街上的一切景況。

又是獨門獨院，不受外人干擾。

雖說只是木造的臨時建築，但格局甚是新穎雅緻，是一個中等的三合院，少說也有十來間客房，院子裡花木扶疏，百花齊開，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盆栽，給人一種舒適、幽靜、安全，有如家居的感覺。

十六號院內早有一個三十八號小妞候在那裡，帶領着大夥一間房一間房的查看一遍，然後引至客室，獻上點心、香茗，笑盈盈的道：「臨時建築，因陋就簡，談不上堂皇富麗，僅可聊避風雨而已，如有簡慢之處，還希望各位貴賓大量包涵。」

阿牛笑呵呵的道：「客氣，客氣啦，白吃、白喝，又有這麼好的地方白住，我們已經心滿意足。」

二十三號小妞嬌笑道：「各位滿意我們就放心了，小女子還要到

村口去接引別的貴客，請就此辭。」

拱一拱手，當即轉身退出。

三十八號小妞却沒有走，仍侍立在旁。

小秀才驚「咦」一聲，道：「咦，妳怎麼沒走呀？」

三十八號小妞躬身道：「奴家奉命在此侍候諸位，與大家在一起。」

王八故意拿她尋開心，故作驚訝狀，詭笑道：「什麼？要跟我們睡一起？」

三十八號小妞微紅着臉龐道：「不是啦，不是同睡一張床，而是同住一個院。」

杜鵑花主脫口就說：「哦，原來是做地下工作的。」

三十八號小妞一楞，道：「什麼地下工作？」

阿牛道：「這是個新詞，就是間諜的意思啦。」

小秀才的話更清楚：「也就是說，妳是武林王派來監視我們的特務。」

小妞聞言花容接連數變，矢口否認道：「諸位太高抬我了，奴家只是一個隨時聽候差遣使喚，端茶送水，鋪床叠被婢僕，並無任何特別的任務。」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大家倘若心存介蒂，我可以馬上搬出去。」

女王蜂刁男搖手阻止道：「不必，本教的杜鵑花主、鐵顧問、王顧問是和姑娘開玩笑，幸勿當眞。」

小妞機伶得很，頗懂得進退的分寸，道：「奴家住在西廂最後一間，如有差遣請隨時呼喚，告辭。」

話完一鞠躬，就要出門離去。

刁男將她喚住，道：「還沒有請教這位姑娘尊姓芳名？」

小妞正容道：「我叫林小玉，各位叫我小玉就可以了。」

小秀才又在惡作劇。「叫三八可不可以？」

林小玉可能不知道三八的意思就是十三點，不怒反笑道：「可以，當然可以，小玉的編號本是三十八號嘛。」

黃蜂教主刁男言歸正傳道：「想向小玉姑娘打聽幾個人。」

林小玉道：「不知道是那幾位？」

「三個波斯人。」

「波斯少爺賀西尼他們？」

「是啊，可知他們的住處？」

「知道。」

「在那兒？」

「北街十三號。」

「本教的人可否前去拜訪？」

「沒問題，各位保有絕對的行動自由。」

「小玉姑娘可願爲本教主帶路？」

「能爲刁教主效勞是小玉的榮幸。」

當下毫不遲延，馬上領頭步出小院。

* * *

結果並未去成。

一出門便與人不期而遇。

而且是熟透了的熟人。

乃扶桑三女，百合、白蘭、黃梅是也。

說巧眞巧，領路的人仍是那位小巧玲瓏的二十三號小妞。

阿牛表現得很熱情，疾迎而上，緊緊的拉住百合的柔荑小手，以充滿感情的話語道：「百合，很高興能夠在此與姑娘重逢。」

扶桑姑娘投來深情的一瞥，嬌柔嫵媚的道：「阿牛哥，我也是，一聽接待的姑娘說公子在此，便急急趕來相會。」

白蘭大發嬌嗔道：「我家小姐好想念鐵公子啊，日裡夜裡時時刻刻都在想着念着。」

小秀才的話更露骨，誇大其詞的道：「我們鐵老大的情形更嚴重，茶不思，飯不想，晚上睡不着覺，做夢的時候都百合百合的叫個沒完沒了。」

雖是幾句玩笑話，却也有幾分眞實性，頓使彼此的距離再度拉近一些，相互眉目傳情，心有靈犀一點通。

女王蜂刁男對二十三號小妞道：「這三位桑姑娘住那兒？」

二十三號小妞立道：「南街六號。」

小秀才的腦中靈光一閃，朗聲道：「我看這樣吧，乾脆大家住一起，這樣更方便，更熱鬧。」

阿牛目注百合道：「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上野百合笑面如春的道：「阿牛哥喜歡怎樣就怎樣，小妹沒有意見。」

女王蜂刁男轉問林小玉道：「此地是否住得下？設備夠不夠？」

林小玉道：「房間設備都不成問題，不過……」

「不過怎樣？」

「需要請示上級。」

「那個上級？」

「武林公子或公主。」

「沒有無二公子或無雙公主的許可就不能隨便更動住處？」

「本宮的規定正是如此。」

刁男面無表情的道：「既然有這個規定，妳們那一位就去請示一下吧。」

阿牛冷言冷語的道：「或者叫他們兄妹來一下也可以，老朋友啦，端什麼架子嘛。」



兩個小妞嘰嘰咕咕的商量了一下，由二十三號小妞前去請示。小秀才嘻皮笑臉的道：「且不管無賴無耻准不准，咱們且先進屋去喝喝茶，談談心吧，阿牛哥與百合姐可能正有許多悄悄話要說呢。」

小玉當然不敢反對，大夥携手入屋，重新獻上茗茶，又端來四碟精緻可口的小點心。

這小妮子很會善體人意，不待任何人請她走路，便自動的退出客堂，臨走之前還誠誠懇懇的表示。「各位如有差使，可以喊一聲。」

阿牛與百合並肩坐在一起，道：「想不到百合姑娘會來參加中原的武林大會，是不是也想在此一顯身手？」

上野百合笑靨如春的道：「與會只是表面文章，實際上小妹還是爲尋人而來。」

小秀才道：「三位怎麼不聽話，也學波斯人的樣兒，在身上掛一塊尋人的布招？」

黃梅啜了一口香茗道：「有啊，在村口還掛着布招哩，接待的姑娘說有礙觀瞻，勸我們取下來，說如有這三個人的消息，一定會優先通知我家小姐。」

女王蜂刁男道：「三位算是來對啦，武林大會，盛況空前，各路的英雄好漢必會齊聚在此，即使找不到這幾個魔頭，也應該可以得到一些蛛絲馬跡的消息。」

百合笑盈盈的道：「小妹也是這樣想，但願如此。」

阿牛忽然想到一件事，道：「萬惡人魔任獨行遠征波斯，征服了一個拜火教主史可拉，在扶桑只討了一個老婆，沒有扶桑的大魔頭追隨他？」

百合想了想，道：「也有，據說扶桑聽風會的會長荒木三郎已隨任獨行夫婦來到中原。」

小秀才道：「這個荒木三郎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白蘭道：「厲害得很，在扶桑是數一數二的高手，聽風劍法更是打遍東瀛無敵手，堪稱一絕。」

芙蓉花主一怔，道：「聽風劍法有何奇特之處？」

黃梅道：「很特別，聽風劍法一出，使劍之人便將雙目閉上，有如瞎子，這一種劍在扶桑統稱聽風流。」

牡丹花主道：「瞎子使劍，如何克敵致勝？」

白蘭道：「聽風辨向，百發百中，比睜着眼睛還要快、準、狠！」

阿牛聞言心頭猛一沉，爲武林的前途擔憂，道：「另外還有三個人可有他們的資料？」

百合道：「那三人？」

「假瘋道，痴尼，不老僧。」

「他們也是扶桑人？」

「咱家得到的最新消息，這三個老魔頭確是來自扶桑。」

「可知他們的眞名實姓？」

「這三隻老狐狸，神秘兮兮的，姓名不詳。」

「不知道姓名就難啦。」

黃梅道：「可惜我們還不曾見過這三個老魔頭，若是照個面也許能認出來。」

女王蜂刁男道：「假三老野心勃勃，依本教主判斷，他們可能會來參加武林大會，屆時一見便可分曉。」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二十三號小妞已去而復返。

阿牛劈面就說：「怎麼樣，准了吧！」

二十三號小妞笑嘻嘻的道：「准了，准了，我們公子與公主同意三位扶桑姑娘與黃蜂教同住一起。」

小秀才聞言嘟嘟喃喃的自語道：「哼，諒他們也不敢不准！」

女王蜂刁男道：「妳們公子、公主現在何處？」

二十三號小妞道：「在東街。」

「幹嘛？」

「與武林朋友寒暄。」

「可曾將我們的意思轉告他倆？」

「刁教主是指那一方面？」

「我們想見一見無二公子與無雙公主。」

「已經向公子、公主報告過了。」

「他們兄妹怎麼說？」

「一有空就過來拜訪。」

「好啦，沒事啦，妳可以走啦。」

「謝謝刁教主，再見。」

「慢走。」

* * *

小妞走後，阿牛、阿憨、女王蜂、上野百合等人也準備要離開，去看波斯三男。

孰料，說曹操曹操就到，衆人尚未動身，波斯三男便不請自來，跨步而入。

阿牛吃了一驚，道：「三位怎麼跑到這兒來啦？」

波斯少爺賀西尼笑道：「是專誠爲尋各位而來。」

「賀兄怎知咱們在此？」

「聽這裡的小妞說的。」

「有事？」

「沒有，只是想看看老朋友。」

小秀才道：「三位來得正好，我們正要去北街十三號看望各位。」

賀西尼正容道：「有何見教？」

女王蜂刁男道：「是想提醒三位一下，這次的武林大會可能有重

重內幕，潛伏着無窮殺機。」

達尼爾一怔神，道：「刁教主可否說得更清楚一些？」

刁男笑道：「只是有此預感，並無具體消息，本教主也同樣諱莫如深。」

阿牛補充道：「反正黃鼠狼給鷄拜年，這個自封爲王的武林王一定沒安好心。」

小秀才亦道：「是嘛，武林王又沒有神經病，亦未吃錯藥，怎會平白無故的花大把的銀子請大家來白吃、白喝、白住。」

波斯少爺賀西尼道：「那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個難測的變局？」

扶桑姑娘百合亦道：「可否請那位明示一言。」

刁男道：「目前情況不明，一切言之尚早。」

阿牛道：「待弄清楚武林王的身份與目的後才能對症下藥，籌思對策。」

王八說得最好。「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六位跟着我們走，齊一步伐，就錯不了啦。」

女王蜂刁男道：「現在，我們且先出去轉轉，瞭解一下狀況，以供進退之計的參考。」

上野百合道：「是該偵察一下地形，瞭解一下情況，盲人瞎馬是會吃虧的。」

大家意見一致，當即付諸行動，結伴離去。

＊　＊　＊

選手村的建築，的確匠心獨運，別具巧思，整個房舍曾經過一番周密的規劃，每一條街，每一條路皆相互連接，彷彿是一張蜘蛛網。

處處都有武林王的手下來回走動。

處處都有武林王的鷹犬忙前忙後。

名曰服務，實則是在監視，整個選手村悉在他們的嚴密掌握之中。

轉了一個圈兒，正準備折返原處，却在拐角處撞上了兩個人。

一個是黑旋風馬五。

一個是笑面虎朱有光。

這眞是寃家路窄，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女王蜂刁男一照面，臭罵了一句道：「該死的老賊，看你今天往那裡跑！」

呼！的一聲，馬上揚掌攻過去，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

馬五却不肯硬拚，閃身避開，喝道：「死丫頭，臭婊子，前次上了妳的惡當，這一次休想稱心如意，老子不會再栽在溫柔鄉，掉進胭脂井。」

小秀才吼道：「姓馬的，告訴你，刁姐不僅在床上可以叫你魂飛天外，在床下同樣可以叫你粉身碎骨，你今天是死定啦。」

笑面虎朱有光冷哼一聲，傲然道：「好狂的臭小子，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最好弄清楚今何時，此何地。」

阿牛眼一瞪，道：「今何時？」

朱有光道：「武林大會期間。」

刁男道：「此何地？」

馬五道：「武林王的地盤。」

「武林王的地盤又怎樣？」

「休得在此撒野使潑，耍流氓。」

「哼，少拿鷄毛當令箭，武林王管不到本教主的頭上來，也救不了你的命。」

「刁男，妳想幹什麼？」

「要你的命。」

「妳敢！」

「本教主的字典裡沒有『不敢』這兩個字。」

「刁男，妳……」

「廢話少說，接招！」

說幹眞幹，一點也不拖泥帶水，劈頭蓋面的攻上去。

一人動，七人動，阿牛、阿憨、四花主不願坐視，紛紛出手助陣，將馬五、朱有光困在核心。

扶桑三女與波斯三男也沒閑着，封住了二人所有的退路。

打得慘烈。

打得快速。

也打得狠。

可惜，尚未分出生死勝負便被迫停下來。

武林王宮的高手乍然從天而降，在馬五、朱有光的周遭築下一道人牆肉屏風，强行將阿牛、阿憨、刁男、四花主阻隔在外面。

武林公子無二，武林公主無雙隨後接踵而至。

身後還跟着一名金牌武士、一名銀牌武士、一名銅牌武士。

銅牌武士首先開言道：「刁教主、鐵少俠，以及王少俠，在武林中也算是知名人物，怎可以衆凌寡，以多爲勝，也不怕貽笑江湖。」

小秀才沒好氣的道：「這是我們的事，你管不着！」

銀牌武士神采飛揚的道：「小友說那裡話來，天下人管天下事，本宮管的正是武林中事，這是武林規矩，不可以多欺少。」

阿牛想了想，道：「單打獨鬥也可以，誰怕誰呀。」

金牌武士從鼻孔眼裡哼了一下，道：「抱歉，武林王有令，嚴禁羣毆私鬥，尋仇報恨。」

女王蜂刁男的理由堂而皇之。「這不是尋仇報恨，亦非羣毆私鬥。」

金牌武士道：「那是什麼？」

「清理門戶。」

「本座聽不懂。」



「告訴你就懂啦。」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刁男一揚柳眉兒，擲地有聲的道：「本教主身兼綠林水陸七十二寨的總寨主，馬五、朱有光乃是本寨的叛徒，自然有權全面通緝，就地正法！」

金牌武士不以爲然。「馬、朱兩位大俠既已離開綠林總寨，刁總寨主就管不着了。」

女王蜂杏眼圓睜的道：「歸誰管？」

「歸武林王管。」

「哼，武林王也未免管得太多了。」

「沒有辦法，當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鐘，此乃本宮份內之事。」

小秀才冷言冷語道：「少往自己臉上貼金，依我看這是黑白不分，是非不明，藏汚納垢，甚至同流合汚。」

無二公子一點也不生氣，笑容可掬的道：「少俠言重了，本公子早已說過，這只是暫時性的，一旦武林大會全部結束，所有的恩恩怨怨，仇仇恨恨一古腦兒都會一一徹底了斷，本宮保証不會包庇任何人。」

無雙公主嫣然一笑，也柔聲細語道：「武林大會眼看擧行在即，請給本公主一個薄面，再忍耐一下嘛，何必急在一時。」

這兄妹倆是演戲的好材料，刁男與阿牛、阿憨又都是吃軟不吃硬的性子，聞言態度馬上軟下來。

女王蜂刁男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轉了幾下，道：「好吧，不看佛面看人面，姑且放過今天，讓他們多吃一頓飯，多喝一杯酒。」

情勢急轉直下，馬五、朱有光喘了一口大氣，在小妞的帶領下，匆匆離去。

刁男道：「本教主賣面子給兩位，也希望賢兄妹能老老實實的回答幾個問題。」

無二公子道：「刁教主但說無妨，在可能範圍之內一定回答。」

「首先本教主想知道，武林王現在何處？」

「仍在王宮內。」

「什麼時候來？」

「不一定。」

「到底來不來？」

「可能來，也可能不來。」

阿牛聞言大怒，發火道：「這是什麼話，遍撒英雄帖，要擧辦武林大會，武林王不來成何體統！」

無雙公主淡淡一笑，道：「家兄只是說不一定，並未說一定不來，請鐵朋友勿妄下斷語。」

小秀才道：「假定武林王不來，這個狗屁武林大會要不要擧行？」

「當然要辦。」

「誰來主持？」

「我們兄妹。」

「成嗎？」

無二公子回報一個微笑，道：「保証不會比兩位所主持的馬五祝壽晚會差。」

杜鵑花主花容色變道：「那一場別開生面的晚會你們也曉得？」

無雙公主道：「正確的說法是，本宮派有觀察員在現場欣賞。」

一語驚四座，刁男、阿牛、阿憨、四花主俱皆大吃一驚，爲武林王的神通廣大駭異不已，心頭不由得冒上一股寒氣來。

女王蜂刁男道：「其次，本教主想請教，這一次的武林大會究竟目的何在？」

無二公子笑道：「與往常的情形並無二致，以武會友，共同切磋技藝。」

「也要選什麼天下第一劍，天下第一掌等等？」

「不，是要選金牌、銀牌、銅牌、鐵牌等武士。」

「也就是說，欲將天下的武林人物全部放在你們的手掌心上？」

「這倒未見得。」

「什麼意思？」

「有本事人人皆可以成爲武林王，入主武林王宮。」

阿牛愕然一楞，道：「可否把話說得更明白一些？」

無雙公主道：「武林王是武林人的武林王，我們無意長期霸佔，只要有眞才實學，能夠技冠羣豪，任何人都可能成爲武林王。」

直聽得小秀才眉飛色舞的道：「什麼？這次的武林大會不單單要選金、銀、銅、鐵牌武士，連武林王也要選？」

無二公子道：「不錯。」

「如果別人當上武林王，現在的武林王就要下台一鞠躬？」

「理當如此。」

「兩位的武林公子、公主的頭銜也要取消了？」

「這是必然的結果。」

「眞的？」

「眞的！」

「不假？」

「不假！」

「哇，好民主啊！」

「此乃大勢所趨！」

武林公主的這一番話，引起了女王蜂刁男的莫大興趣，道：「詳細的情形怎樣，可否說得更具體一些？」

無二公子却不願多言，搪塞道：「大會擧行在即，爲了公平起見，此時不宜多言，到時自知。」

（未完・廿一）

新派武林恩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狐仙與我

**上文提要：**謝拐子在尤道士面前裝窮，尤道士打探到他金屋藏嬌，便與龍在山跟踪謝拐子，原來他到白翠兒那裡……謝拐子被龍在山的「狐殺」刺傷，只好叫尤道士到河岸等着拿銀子，他叫兩人站在樹下不許動，自己却在小船上進進出出，又把小船划到崖下，在崖下垂竿釣魚，使尤道士兩人莫名其妙……



墮河被救　金屋養傷

尤道士道：「他怎麼不出來，我看不對勁！」

龍在山道：「怎麼不對勁了？」

尤道士道：「他這是故佈疑陣呀，他不釣魚！」

「師父，你又怎麼知道的？」

尤道士道：「如果是你小子即將要損失一萬兩白銀，我問你，你還有什麼閒情逸緻釣魚呀！」

龍在山道：「有道理！」

尤道士又道：「所以他這是故佈疑陣，八成不在小船上。」

龍在山道：「如果師父說的眞是這樣，這個拐子一開始就把咱們導入迷魂陣裡去了。」

尤道士道：「你小子忽然又聰明了。」

一陣靜守之後，龍在山道：「師父，咱們要怎麼辦？還站在大樹下嗎？」

尤道士叱道：「你是怎麼啦，剛說你聰明你立刻又變笨蛋了！」

龍在山一怔，道：「我怎麼又笨了？」

尤道士道：「謝拐子已看不到咱們，再去站到大樹下幹什麼？」

龍在山道：「咱們怎麼辦？」

尤道士道：「守着小船呀，操，守着小船就是守着謝拐子，咱們守緊了，大家耗，且看誰耗過誰！」

龍在山道：「師父要守，我當然會守，只不過我奇怪呀，師父！」

尤道士道：「奇怪？奇怪甚麼？」

龍在山道：「如果謝拐子在這小船上，咱們看守這麼久了，怎不見小船稍稍動呀！」

尤道士一聽，立刻一瞪眼，道：「娘的，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難道拐子在船上睡着了？」

龍在山道：「就是沒法子去瞧瞧。」

這二人在這崖邊迷惑了，尤道士抬頭看看天，紅日已經當頭了。

＊　＊　＊

龍在山幾乎打鼾了，他累得超過尤道士，以這樣的年紀，閉上眼就會沉睡，一邊的尤道士正聚精會神的看向小船吶，忽聽龍在山打鼾，他一指頭就想把龍在山戳死。

尤道士的食中二指併起，他在龍在山的玉枕上方一寸落下。

他此刻是不會殺龍在山的，尤道士正用得着龍在山，因爲他還有兩個地方未去，那是要拚命的，而龍在山這樣的身手，他實在想永遠據爲己用的。若是不能，至少最近用得着。

尤道士的手指又收回來了。

指頭是收回來了，但龍在山的沉睡令他惱火，不由得一掌拍在龍在山的臉頰上。



「巴」的一聲響，龍在山張眼在迷糊，他叫着道：「幹什麼？幹什麼？」

尤道士道：「小子，你說咱們在幹甚麼？」

龍在山一瞧，笑笑道：「太累了，我睡着了。」

尤道士道：「弄銀子的事情是要小心的，你怎麼就如此大意呀，再睡踢你到河裡。」

龍在山忙點頭道：「我不睡就是了。」

龍在山這時候，忽聽一聲咒罵傳來，道：「他娘的老皮，你二人眞不是東西呀！」

這聲音一聽就知道來自身後面的林子裡。

這段山崖樹木多，十幾棵樹還眞的大，錯綜在這道山崖上長得很茂盛。

這時候忽聞聲音來自身後方，尤道士第一個往側滾，因爲他眞擔心謝拐子的那支鐵杖打過來，那會被打成肉泥醬的。

龍在山也快，他一跳三尺高，就好像他被地面彈升起來似的。

兩個人分左右，這才抬頭看林中，二人也吃驚了，因爲謝拐子就站在他二人剛站過的大樹下。

謝拐子並未打過來，尤道士又哈哈笑起來。

謝拐子變了，他改穿一件淡黃衣褲，足蹬快底靴，好像是個大商賈一般傲岸的站在大樹下。

謝拐子的右臂挨過刀，但換了衣衫遮起來了。

他的左手抓着鐵拐冷冷笑道：「你們在看什麼？」

尤道士道：「怕你跑了！」

眞坦白，他這是開門見山的把心裡話說出來。

謝拐子叱道：「謝大爺跑了嗎？」

「你却叫咱們擔心兩個時辰了。」

謝拐子一聽大怒，叱道：「操他娘的，老子們當年弄銀子，在姚家堡幾乎玩完，而你，只不過叫你二人在大樹下等一等，你們就不耐煩了，娘的皮，這銀子也太容易到手了吧！」

尤道士道：「換是你，只怕比咱們更不耐，你發那個鳥的火！」

他把手一伸，又道：「銀子！」

謝拐子道：「尤天浩，聽你所言，你已弄了不少黑心銀子了，你把這些銀子……」

尤道士已叱道：「並非黑心銀子，姓謝的，你要弄清楚，尤家一家大小四散各地，他們需要銀子，而你們當年能在江湖上橫着走，靠的是紅蓮教招牌，如今出些銀子，也算爲你們稍稍贖罪，求得個良心稍安，你就別在出銀子之前，一副心不甘情不願的大吼小叫，幹什麼呀！」

他伸出的手仍未收回來，他在索銀子了。

謝拐子一聲冷笑，道：「尤天浩，我們心中彼此明白，你弄了這麼多銀子，能花在教主一家人身上去的，大概多不過十之一二，多一半你吞了。」

尤道士道：「那是你以爲。」

謝拐子道：「從你的作風，我就敢確定，銀子多半被你吞了，你當然不會此刻承認。」

尤道士道：「隨你說吧！我不與你作無謂之爭，你可以把銀子拿來了吧！」

就聽「嘩」的一聲，謝拐子手中立刻抓了一把銀票露出來，大大小小一大把。

謝拐子的手在顫，口中咬牙「咯咯」响，道：「尤天浩啊，一萬兩銀子你怎麼花呀，娘的，你一個出家之人，心中仍然忘不了財帛二字，你……」

尤道士雙目一亮，冷笑道：「奶奶的，我尤天浩出家只爲保命，方外之人官家不過問，你姓謝的就休爲我煩惱吧，拿過來。」

謝拐子揚揚手上的銀票，吼叱道：「拿去！」

尤道士急忙接過手中，他哈哈笑着，道：「夠嗎？」

謝拐子大怒，叱道：「娘的老皮，你數呀！」

尤道士當然不會這時候數銀票，他匆匆的把銀票塞入懷中，笑道：「好了，這件事就此打住，如今也只餘下另一件事了。」

謝拐子雙眉一揚，道：「娘的，還有什麼事？」

尤道士道：「嗨，你怎麼忘了，我不是說過嗎，找上你謝大護法，我只有兩件事，一件銀子，這另一件……」

「什麼事？」

「我是怎麼找到你的？」

「個封大川小子啊，我會找他討回公道的。」

尤道士一樂，道：「不就結了？甜郞君說出你的地方來，當然，你也得告訴我另一人的下落，這樣才叫公平嘛，你說是不是？」

「不是！」

「怎麼不是呀？」

「他們可以不仁，我姓謝的不能不義。」

尤道士一聽火來了。

「呸！」

他重重的吐了一大口唾沫，叱道：「你他娘的還道仁說義呀，如果你仁義，姚家堡之後也不會獨吞那麼一大把寶物四散躲起來獨自享受了，却害得教中衆兄弟們一個個空着兩手，抱頭鼠竄亡命天涯了，

他娘的，我是越說越生氣，眞想再敲斷你另一條腿，叫你缺腿吧！」

謝拐子氣得鼻孔直冒煙，道：「你敢！」

尤道士冷笑道：「怎麼不敢，太容易了。」

謝拐子大怒道：「你試試。」

尤道士側身便對龍在山道：「徒兒何在？」

龍在山一聽，怎麼了，這時候還用得着我呀。

他精神一振道：「師父，徒兒在！」

尤道士指着謝拐子，道：「我的好徒弟，他如果再對師父我不禮貌，你出手，師父要他另一條腿。」

龍在山一笑點頭道：「師父呀，太簡單了，只不過我以爲……」

尤道士也一怔，道：「只不過什麼？」

龍在山道：「剛才師父那麼一大把銀票，我想……我想替師父保管幾張……怎麼樣？」

尤道士心中忿怒，他眞想揍人，龍在山會在這節骨眼上來這一手，如果不給，他不聽話揍人，他當然不怕謝拐子，因爲謝拐子身上帶了傷，只是有些丟人現眼了。

尤道士腦筋動得快，立刻摸出兩張銀票，道：「不用徒兒你保管，等會兒送你兩張壓壓口袋吧。」

他抽出兩張銀票來道：「要了他另一腿，這兩張是你的。」

龍在山哈哈笑，道：「師父呀，你眞的大方，你照顧徒兒我，已到無微不至了，你是天下最好的師父，我已沒話可說了，師父，聽你的，你要這拐子那條腿呀？」

他指指發火的謝拐子，又道：「師父，你要他的左腿，我絕不切下他的右腿，你說。」

尤道士立刻愉快的笑了。

他拍拍龍在山，笑道：「我要他那條方便踩路的腿，你記住了。」

龍在山點頭道：「沒問題，我等師父吩咐了。」

謝拐子發瘋也似的一聲罵道：「操你娘的老皮，你二人拿你家謝爺論斤論兩下刀呀，狗東西！」

他運臂掄拐，又道：「花了銀子一萬兩，還被你們如此羞辱，奶奶的，老子砸爛你們狗頭。」

尤道士冷笑道：「你咋唬個鳥，我徒兒只一招就叫你一輩子站不直身子，當然啦，你若到了爬地行時，你的什麼寶藏也別再享用了，還有你的女人，哈，投入別人懷中了，你想過這些沒有？」

他哈哈一笑，因爲謝拐子洩氣了，遂又道：「所以啦，你欲保留百年享福身，就得說出『鬼影子』王冲天他住在什麼地方！」

謝拐子一楞，道：「你打算下一個目標是王冲天？」

尤道士道：「不錯。」

謝拐子心中一喜，道：「你怎麼不找那『星火娘子』尹水月呀？」

尤道士知道，當年紅蓮敎中七大護法之一的尹水月，那是唯一的女人，也是最陰毒的女人。

尤道士更知道，這女人的武功雖然平平，但她却學了不少掌敎大伯不少邪門歪道，她也最拿手打出一把星芒，但中途變成一片烈火燒向敵人。

只不過尤道士不怕這些，因爲他也是紅蓮敎中人物，只是當年他年少而已。

* * *

尤天浩聽得尹水月之名，立刻笑問：「我尊敬的謝大護法呀，你快快的告訴我，那尹大護法如今住在什麼地方呀？」

謝拐子道：「你大概在七人中，也只有兩個人的地方沒去過，是不是？」

哈哈一笑，尤道士道：「不錯，正是兩個人的地方不知道，但我不指望你會全部告訴我，一個就行了。」

謝拐子突然仰天哈哈一笑。

尤道士反而被他笑得有些不自在。

謝拐子道：「行，我這就告訴你那尹水月住在什麼神秘地方。」

尤道士立刻注視謝拐子，兩隻眼睛瞇成了縫。

謝拐子道：「去，去伏牛山，大山中有個地方做『三尖山』，小路崎嶇很難行，三尖山正中的尖山叫『中指山』，她呀，她就住在『中指山』的山下面。」

謝拐子頓了一下，又道：「姓尤的，你如果找到尹水月，絕不能說是我說出她的地方的。」

一笑，尤道士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絕不會對她說出是你告訴我的。」

謝拐子突然怒指尤道士，叱道：「他媽的，你這可惡的小子啊，想那封大川也必叫你別說出是他告訴我的地方的，而你，還不是對我說出是封大川對你說的？你個王八蛋，我一試你就順口溜出來。」

尤道士也罵道：「你娘的，我問你，我不如此回答你，我能說出『是你告訴我的』嗎？」

謝拐子一聽也楞了，因爲這是一句毫無意義的話，說了也白說。

就聽尤道士一聲笑，道：「謝大護法，不管怎樣，我仍然代表我大伯一家數十口人向你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咱們這就走了，你……好生養傷吧。」



謝拐子吼道：「滾！」

尤道士不以爲意的對龍在山道：「徒兒，收刀，咱們走人。」

龍在山的右手仍在腰帶上，他手反握刀把未動。

龍在山還眞以爲要動刀子了。

尤道士已往前奔去，龍在山不由對那忿怒得快哭的謝拐子點點頭。

謝拐子倒也楞了一下，自言自語道：「這小子，他的武功是什麼門派呀。」

* * *

龍在山跟着尤道士，一路走出二十里才停住。

尤道士忽然不走了，他回身只見一張銀票塞向龍在山，道：「拿着。」

龍在山受寵若驚，道：「師父，你這是……」

尤道士道：「叫你拿你就快收下。」

「這是送給我的？」

「是呀，你不是常怪我沒把銀子送你花嘛！」

哈哈一笑，龍在山道：「不是呀，我只是想，師父弄了那麼多銀子，總也得慰勞我一些，這就是我心中想的，你吃肉我啃骨，你吃餃子我喝湯，如果我連口湯也沒得喝，我就沒有勁頭再跟你四處窮跑了。」

尤道士道：「這是五百両一張，你收下。」

龍在山接過來，笑笑道：「那麼，我收下了。師父，有了銀子，我的勁頭可大着呢。」

尤道士一笑道：「徒弟呀，走吧！」

「師父。」

「咱們回去。」

「回仙家道觀？你要教我賭技了，太好了。」

尤道士眼一瞪，叱道：「急什麼。」

龍在山道：「我又問錯了？」

尤道士道：「咱們不回仙家道觀，咱們回去黃河岸，咱們有更重要的事要幹。」

龍在山道：「幹什麼？」

尤道士道：「跟我走，邊走我邊告訴你。」

龍在山迷惘了，怎麼又要回去黃河岸呀！

* * *

龍在山只有聽尤道士的話了，到此刻他才明白，爲什麼尤道士會那麼大方的送了他五百兩銀子。

其實他只是猜中小部份，眞正送他銀子的目的，他是想不到的。

尤道士太精明了，當你從一個精明人手上得到好處的時候，你就要留心了，因爲你有他利用的價值。

龍在山只知道他被尤道士利用，但如何利用他就想不出來了，必竟他太小。

* * *

尤道士在前面走，龍在山在後邊追，尤道士邊走邊哈哈笑道：「我可愛至極的徒兒呀，你只要聽我一說，你就知道爲師的是多麼的有個性，有頭腦了。」

龍在山道：「師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嘛！」

「哈……」，尤道士得意的又道：「你跟師父走江湖，你永遠只吃香不喝辣，你在師父身邊辦事，你就學會不少意外的本事。我的徒弟呀，我現在就告訴你，你一聽就知道咱們爲什麼又回去了。」

龍在山道：「我在聽吶，師父！」

他似乎有些嫌尤道士囉嗦了，說了半天等於放屁。

* * *

尤道士笑着手指黃河方向道：「徒兒你瞧！」

「瞧什麼？」

尤道士道：「滾滾黃河出龍門，到了這一段才緩下來，這地段一半山崖一半平川，荒蕪之中怪神秘的吧！」

龍在山道：「師父呀，你說嘛，咱們回來幹甚麼？」

尤道士哈的一笑，得意呀，他看看左右，才說：「你想想，謝拐子的寶物會在那裡？」

龍在山道：「船上呀，那條小船。」

尤道士叱道：「狗屁不通，絕非在小船上。」

龍在山緊走一步跟上去，道：「不在船上在那兒？」

尤道士道：「你看到謝拐子從船上下來嗎？你看到他何時在船上？」

龍在山道：「師父也沒看到，我怎麼知道。」

尤道士道：「這就對了，咱二人未瞧見，娘的皮，他怎麼上了山崖在咱們後面出現呀！」

龍在山道：「是呀，他神秘，會不會他使了一招你們當年紅蓮教的障眼術呀？」

尤道士道：「不會，那種手段我知道，他休想瞞過我，他的人不在小船上。」

龍在山道：「他在那兒？」

尤道士道：「這就是咱們再回來的主要原因了。」

龍在山道：「師父呀，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我不對？」

龍在山道：「咱們已把銀子拿上手，謝拐子又把那個叫尹水月的女人的地址告訴了，咱們又何必多此一舉的回頭查證他從什麼地方冒

出來。」

尤道士道：「小子啊，你太年少了，你眞的要好好跟我學，好好的學着如何弄銀子了！」

龍在山道：「我天天跟師父學，時時在學習，只不過我最希望學到的賭技你不傳給我。」

尤道士道：「別急呀，我早晚會教你的。」

龍在山道：「我就是活在這無窮的希望裡，可是有時想一想，也被師父你吊足我的胃口了吔。」

尤道士道：「且等此事辦完，咱們回仙家道觀我立刻傳你呀，不是早就說好了的。」

龍在山道：「所以我拚命的跟着師父呀！」

尤道士又哈哈的笑了。

＊　＊　＊

笑就是得意，因爲他已想通了一件事，尤道士對龍在山道：「徒兒呀，我可以斷言，謝拐子的寶物就是藏在那段山崖下。」

龍在山道：「原來師父想的是謝拐子的藏寶呀！」

「哈……」尤道士笑了。

他笑得紅面耳赤，又道：「不錯，機會呀！」

龍在山道：「機會？什麼機會？」

尤道士道：「咱們再回那崖岸邊，咱們只等小船不在，咱二人下去找，我斷定謝拐子的寶物就在那兒。」

龍在山道：「謝拐子會氣死的。」

尤道士冷笑道：「江湖上講的是人吃人，江湖上也講人比人，不論是人吃人或人比人，那都得論手段。」

龍在山道：「師出總要有名，否則便是盜匪。」

尤道士冷厲的一哂，道：「寶物在誰口袋就是誰的，娘的，當年姚家堡一戰，那是血洗！」

龍在山道：「你看到了？」

尤道士不正面答，他只是冷笑。

還眞看不出這道人如此黑心。

＊　＊　＊

尤道士突然站住不走了，他對龍在山道：「你想一想，謝拐子有兩個窩，他金屋藏嬌過的是妙日子，河北岸他擁抱白翠兒，河南邊他還有個女人叫呂芳子，上半月他住在白翠兒那裡，下半月他去找呂芳子，金銀珠寶一大堆他花不了，你說他多美呀！」

龍在山道：「他是美，這樣的日子濟公活佛也不如他美，簡直神仙日子嘛！」

尤道士道：「所以嘛，咱們去抄了他的窩，叫他以後別那麼美。」

龍在山道：「師父呀，照道理，他已送了銀子，兩個條件都履行了，咱們還要去幹缺德事呀！」

尤道士火了，道：「你給我住嘴，娘的，你是不是個三槍扎不透的木頭人呀，我教了你半天呀，操！」

龍在山道：「師父，我是說……」

尤道士叱吒道：「你還想不想學賭技呀！」

只這一句，龍在山如五雷轟頂一般，因爲他是生來愛賭的人，就如同兄弟龍在水一樣，龍在水生來愛磨刀，兄弟二人各有各的一套，可也氣壞了他們的二老。

＊　＊　＊

龍在山聽了尤道士的話，如同中了魔一般，立刻他又軟化了。

龍在山洩了氣似的道：「好嘛，我不反對你去找寶，也不反對你把謝拐子的東西全弄走，只求你教我賭。」

尤道士一聽大笑道：「小子呀，等咱們弄到寶，我分你幾萬兩也沒問題，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你爹他可就又把你當成寶了，哈……」

龍在山道：「師父，你眞的打動我的心了吔！」

尤道士道：「所以呀，這就叫『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我只一說明，你就會知道我所教你的全是金科玉律的求生之道呀，哈……」

「嘻……」龍在山也在笑。

＊　＊　＊

很快走到山林中了，龍在山道：「師父，咱們是不是先看小船呀！」

尤道士道：「當然！」

龍在山道：「如果小船不在山崖下，咱們怎麼才能去到斷崖下？那地方是個灣，河水沖岸還有聲音吶！」

尤道士道：「別管那麼多，先到崖上再說。」

兩個人進入山林走得快，沒多久又到了那幾棵大樹下，龍在山小心翼翼的又爬到崖邊去，他只一看，就回頭對大樹下的尤道士道：「師父，小船不在了。」

尤道士急忙走過去，他伸頭往下看，又笑了。

龍在山道：「師父，你怎麼笑了？」

尤道士道：「我猜呀，謝拐子八成又奔回白翠兒的家中去享受了。」

龍在山道：「咱們又該怎麼辦？」

尤道士道：「快，去找那條小船。」

龍在山道：「小船在灣的那一



邊呀！」

「我知道，咱們上小船。」

「謝拐子如果在小船，咱們怎麼辦？」

「等。」

「等呀！」

「是的，等到謝拐子上了岸，咱們上小船。」

龍在山不問了，他跟着尤道士往灣的另一邊奔過去，沒多久便發現小船仍然停在河邊的柳樹下，船頭繩子拴得緊，把小船拉在柳樹上貼着岸。

尤道士與龍在山走在暗中仔細看，兩個人四隻眼，骨碌碌的看，半晌，龍在山道：「師父，沒人呀。」

尤道士道：「我也沒有看到有人在船上。」

他拍拍龍在山的肩，又道：「徒弟，你慢慢的走過去，看那小船艙中有沒有人。」

「又叫我去呀？」

尤道士道：「你不去誰去？我叫你去你就去。」

龍在山不再多說了，反正說了只有自討沒趣。

聳聳肩，甩甩手，龍在山立刻往前邊走，他不回頭，一口氣便到了小船邊。

那尤道士還在張大眼睛瞧，兩隻脚也踮起來了。

只見龍在山用手對他搖，尤道士已知道小船上沒人在，立刻拔身撲過去。

龍在山見尤道士走來，立刻笑笑道：「沒人呀。」

尤道士搓着兩手道：「太好了！」

龍在山道：「沒有人怎麼會好呀？」

尤道士道：「你又不用腦了，沒人咱們先搜船，快去上船。」

龍在山道：「咱們怎麼搜？」

尤道士道：「你由船頭搜，我在船艙找，掀船板，找密窩，什麼樣的夾縫全要看，一個小地方也不漏掉。」

龍在山道：「好，咱們這就開始找。」

兩個人立刻分開來，跳上小船便翻起來。

尤道士找得最仔細，船艙裡有幾個地方他用刀扎，幾乎把船艙扎破洞。

龍在山掀船板，低頭一看有河水淹在底板下，他還以爲是小船漏水了，其實是裝艙水。

一陣搜找之後，兩個人只找到船艙中的棉被釣竿與一些吃料的東西，麵粉也有十幾斤。

尤道士看看船上沒東西，他對龍在山道：「徒弟呀，又要勞動你了。」

龍在山道：「幹什麼呀？」

尤道士指着小船道：「下水去，到船底瞧瞧看，有沒有機關在船下面。」

龍在山道：「師父，你叫我下水去看船底呀？」

尤道士道：「下水去照照呀，也許船底有什麼寶物被謝拐子藏在那地方。」

龍在山道：「下水我要脫衣褲的呀。」

尤道士叱道：「那就脫呀。」

龍在山道：「我的水性不太好，怕水把我沖入河中我就完蛋了。」

尤道士道：「沒關係，我弄根繩子綁在你腰上，你就不會被河水沖走了。」

他在船尾弄了一根繩子匆匆的把龍在山綁上，道：「小子，這一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龍在山從船尾溜到船下面，他在水中雙手撥，抬頭看看船上的尤道士道：「我下去了。」

尤道士叱道：「快呀。」

龍在山用力吸了一口氣，翹起屁股頭一低就到了水中，嚄……河水黃澄澄，水中只看三尺遠，龍在山在船底邊摸邊看，然後升到水面叫喊了。

「沒有，什麼也沒有，船底下面光溜溜。」

尤道士立刻把龍在山水中拉上船，只見龍在山坐在船上喘大氣，而尤道士……

尤道士反而哈哈大笑起來了。

＊　＊　＊

尤道士好像十分高興的樣子，倒令龍在山不解，龍在山抬頭一怔，道：「師父，找不到寶物你還會這般的高興呀，爲什麼？」

尤道士仍然笑，而且幾乎捧腹，半晌，他才對龍在山道：「徒弟呀，你又不用大腦了。」

龍在山道：「我不懂師父爲何會發笑！」

尤道士道：「我就知道謝拐子的寶物不在這小船上。」

龍在山臉皮一緊，道：「呀，師父呀，你整我寃枉呀，你既然知道寶物不在船上，爲何還叫我下水去受活罪？」

尤道士道：「叫你找上一找，咱們才更安心的去到山崖邊呀，我斷定謝拐子把寶物藏在那地方。」

龍在山道：「師父，你的意思，是咱們划船到大河灣的崖下去？」

「不錯。」

「我們划船去，只不過我不會划呀。」

尤道士道：「我划，徒兒呀，你休息，說不定一會兒你還要多勞累。」

龍在山道：「師父，你划吧！水下我穿衣褲了，才秋天剛到吧，水下還眞涼。」

尤道士道：「艙裡還有酒，你先喝幾口。」

龍在山不喝酒，他穿了衣褲靠着艙門在發呆。

他在想，自己這些天到底在幹什麼事，一心想學賭技已着了迷，可是直到今天還未學到「一技之長」呀！

龍在山想到了紅紅姑娘，唉，紅紅姐呀！

龍在山的面上露了笑，因爲他想到同紅紅姑娘在一起的光景。

紅紅教導他學「狐步」，又教他一招「狐殺」，而紅紅的手上還有三粒晶瑩剔透的骰子，那更令他着迷。

想着想着，龍在山哈哈笑了。

龍在山心中想，再要不快樂，就去找紅紅姐姐，紅紅姐姐也會賭，她必教我學。

「嘻……」龍在山發楞傻笑不已，尤道士划船低聲罵道：「嗨，小子呀，你發的什麼呆，作的什麼白日夢？」

龍在山一怔，他搖搖頭道：「我在想着一件事，師父呀，我在想你爲什麼那麼愛銀子。」

他這是隨口亂應付，尤道士聽得哈哈笑，道：「小王八蛋，你怎麼不看看這花花世界如果沒有錢，你就是個窮光蛋，這世上沒人想當窮光蛋，每個人忙忙碌碌一整天爲的是三餐，咱們這樣忙，爲的是三輩子也花不完的錢，我問你，你幹不幹？」

龍在山道：「幹……哈……」

龍在山聽尤道士說得叫他心動，忍不住笑開懷了。

尤道士道：「徒兒呀，咱們這是去尋寶，你不反對吧？」

龍在山忙笑笑道：「我贊成，師父，咱們這就快快去尋寶！」

尤道士更愉快，操舟盡力往前划，繞了一道山邊，轉右便是那一段斷崖峭壁下的石灣河岸，龍在山見河水在這一段直打轉，好像河水下面有漩渦，不由吃驚道：「師父呀！這地方水勢好厲害，小心划呀！」

尤道士道：「前面不就是謝拐子停過的地方嗎，等一會你上岸把船拴牢就沒事了。」

尤道士力氣大，當然比之龍在山大多了，只見他雙臂猛個勁的往岸邊划，小船箭一般的便到了岸邊附近，尤道士抬頭看斷岸，他吼叫：「跳上岸。」

龍在山一聽，這是叫他往那唯一突出的石頭上跳了，他兩臂一張拔空起，躍身落在那塊石頭上，尤道士已把繩子拋給龍在山。

龍在山接過繩子拖住船，用力的把繩子往那塊大石頭上繞了兩圈才把船穩住。

尤道士四下看一遍，他又把龍在山叫上小船來，道：「徒兒，你看看這一道山崖下，有什麼可疑地方嗎？」

龍在山看了左再看右，看了右面又看左，道：「師父，這是峭壁呀！」

尤道士道：「我知道是峭壁，我叫你看一看，什麼地方可疑呀！」

龍在山道：「師父，我看不出來。」

尤道士也看不出來，否則他不會問龍在山了。

這一段的峭壁有一大段便是猿猴也無法爬得上去，大有斷崖猿聲啼不往，小船難渡這段光滑不溜的這斷崖。

尤道士看了半天直發呆。

龍在山一邊看風景，他想着自己的名字是爹起的，自己的名字叫在山，兄弟的名字叫在水，只不過他既不愛山，兄弟也不愛水。

龍在山天生喜歡賭，龍在水生來愛磨刀，兄弟二人誰也不管誰，倒把他二人的爹娘氣破了肚皮。

龍在山也許眞的長大了，當他想着這一段的時候，心中多少已產生了悔意。

就在此時，尤道士靠在艙門口抬頭看上面。

是的，上面斷崖處他曾與龍在山二人爬在那裡看河面，他二人還盯緊了小船看，怎麼這兒什麼也沒有？

尤道士快要氣餒了！

龍在山道：「師父，我看這兒什麼也沒有。」

尤道士道：「一定有，而且就在這一帶。」

龍在山道：「也許姓謝的故佈疑陣呀！」

尤道士道：「他故佈什麼疑陣？」

突然，尤道士自言自語道：「他娘的，他是怎麼站在我們後面去的？」

龍在山道：「師父，你是說……」

尤道士道：「我是說，當咱倆爬在崖上看小船，那拐子是怎麼到了咱們身後的？」

龍在山道：「我怎麼知道？」

尤道士叱道：「用大腦！」

龍在山道：「不知道的事情用大腦一樣不知道。」

尤道士低罵道：「猪！」

龍在山不由低下頭，道：「又罵我！」

他忽的一瞪眼，道：「師父！」

尤道士立刻應道：「怎麼了？」



龍在山道：「師父，我在懷疑，拐子那身衣衫褲子呀，他在什麼地方換的？」

尤道士一拍大腿，笑道：「娘的，你不是猪，你是猴兒精了吔，哈……」

他一頓，又道：「對呀，小船上並未見拐子穿過的衣褲，那麼，他在什麼地方換的？」

龍在山道：「師父，我有個不太成熟的主意，你要不要我說出來，你琢磨？」

「快說！」

龍在山道：「咱們回去斷崖上，找個地方躲起來，等那謝拐子再來小船上，咱們看他會不會再把小船划到這兒來，如果他來此地，咱們何不下手幹。」

尤道士搖頭道：「不成，那要等多久？如果他半年來一回，咱們難道等半年？」

他冷冷一哂，又道：「莫忘了，拐子有兩個好地方，河北有個白翠兒，河南岸還有個呂芳子，他是不會天天往這種河岸來的。」

龍在山無奈的道：「說的也是。」

尤道士道：「咱們還是多想想吧！」

這二人併坐小船盡着想，尤道士想着想着「呸」的一聲吐了一口唾沫，水面上發出一聲小聲音。

尤道士似乎被觸動了心，只見他雙掌猛一拍，大叫一聲，道：「對，對極了！」

龍在山吃一驚道：「什麼對極了？」

尤道士道：「徒弟呀，你聽着，這段山崖上方必然有山洞，而山洞又通山腹中，那拐子知道怎麼進，他把他的寶物必然存放在山洞中。」

龍在山似在聽說故事似的，他聽入神了。

尤道士又道：「拐子進入洞中以後，他取了銀票換衣裳，濕衣擱在山洞裡，人却由另一秘道走出來，是以咱們未看見！」

龍在山道：「眞如師父之言，咱們就得下水去找那個洞了？」

「當然！」

「這一段水急呀，誰敢下去？」

「當然是你呀！」

龍在山道：「怎麼又要我下水？」

尤道士道：「你不下難道爲師的下水呀！」

龍在山道：「我的水性有限，師父水性無限，還是師父你親自出馬的好。」

尤道士叱道：「我問你，你想不想發財呀？」

龍在山道：「想極了。」

尤道士道：「那就聽我的，你下水游到岸，用手去攀住石頭往水下去瞧瞧。」

龍在山道：「師父，我下去，不過，要弄根繩子拴在我的腰上呀。」

尤道士道：「拴根繩子能游多遠？你小心抓牢就行了。」

龍在山道：「也好，我要帶着刀下去，刀子可以插入石縫穩住身子。」

尤道士道：「爲了別被尖石割破皮肉，我以爲你穿着衣裳下水去的好。」

龍在山道：「衣裳濕了我穿什麼？」

尤道士道：「天並不冷呀，你還是快下去吧！」

龍在山看看水面，他還眞擔心，頓了一陣，尤道士又吼道：「下去呀，你怕什麼？」

龍在山道：「這水太渾了，下去我怕看不見呀！」

尤道士叱道：「你下去便是看不見，用手可以摸呀，你又忘了動腦筋了。」

龍在山咬咬牙，他雙手一張便往岸邊的水下跳去。

他跳的地方是個陡崖子，「咻」的一聲沉進水中去了。

尤道士在船邊看得清，他的眼睛睜大了，那模樣就如同等着龍在山把財寶送上來似的，舌頭也伸出來了。

只不過龍在山在水中可緊張了。

* * *

龍在山溜滑入水中，他心中緊張，急忙把手去抓岸邊的岩石，三丈深處他抓緊了石頭不放手，雙腿往下游擺動，他差一點被水流冲入河中。

龍在山大是後悔，不該聽信尤道士的話跳入水中來，這時候他打不定主意要怎樣才好了。

龍在山憋氣一大口，如今全都吐入水中，逼得他立刻又往水面升上來。

龍在山是一把一把按定了岩石來到水面的，尤道士在小船上一看，立刻叫道：「我親愛的小徒弟呀！你是不是找到甚麼洞口了？」

龍在山道：「水中黃澄澄，甚麼也看不清。」

尤道士道：「那就快快下去再找呀，一定就在水下甚麼地方的，下去。」

龍在山大喘氣，尤道士厲聲吼道：「下去呀，你這貪懶的小子！」

龍在山被尤道士一吼，他只得深吸一口氣再潛下水中岩石邊，心中還眞吃驚。

就聽水中傳來「轟轟」聲，好像天快塌下來似的。

龍在山在水中盡量睜開眼睛

來，他沿着岸邊橫着摸，差不多摸了十丈遠，他要換口氣，便立刻浮到水面來，才發現小船就在右前方，尤道士還未看到他，他立刻又沉入水中了。

龍在山是不想叫尤道士再吼他，乾脆換口氣再到水中去摸。

忽然，龍在山好像踩在一塊平整的石板上，當他低頭仔細看，只見石板是光滑的，上面甚麼也沒有，他便立刻又往石板下方摸，雙手抓緊了那塊兩尺多寬的石板低頭看，龍在山立刻明白，這塊石板有問題，不由得用力左右搖又晃，他打算把這石板搖鬆掉。

龍在山沒搖動石板，卻聽得石板後面傳來噗噗的怪聲不絕於耳，令龍在山大感奇怪。

龍在山又要換口新鮮空氣了，他已經憋得臉紅脖子粗，忍無可忍的又到了水面上。

龍在山剛到水面上，就聽得尤道士在二十多丈外大聲喊叫：「喂，找到嗎？」

龍在山心中不舒服，他火這尤道士，怎不問他累不累，卻偏偏問他找到沒有，太自私了。

龍在山不回答，一個憋氣又入水中，他裝做未聽到尤道士的呼叫。

龍在山又抓到那塊石板了，他順着石板左右瞧，濛濛中似乎附近一堆亂石堆放着。

龍在山當然會查看，他潛到石堆處，立刻發現那是堆上去的，不由精神一振，雙手去撥開幾塊大石頭。

那些石頭很重，只不過在水下就減少了重量，龍在山把石頭撥在一邊之後，他立刻又浮上水面換口氣。

尤道士已把船往這面划來了。

龍在山又潛入水中去，他伸手一摸，噯，那兒有個洞，河水一波波的往洞中灌着，聲音就是自洞中發出來的，聽得人心頭吃驚不已。

龍在山心想，必是這兒了，不由得下了個可怕的決定，他要進洞去了。

隨着水波，龍在山平身而往洞中鑽，想着寶物不要命，還眞一衝而入五六丈，他在洞中升到了水面上，黑漆漆的遠處有那麼一點光亮在閃爍，龍在山大喜，他立刻游水往裡進。

龍在山實在太急了，他未看清頭上有尖岩石垂下來，一跳之間頭一痛，龍在山叫還未出聲，就這麼的昏過去了，他在未昏的剎那間，拚上命的一個回身划，於是，在他昏死中隨着河水被沖出洞外來了。

龍在山不想死，他以爲身在洞中非死不可，出洞自然有尤道士救他。

＊　＊　＊

「轟通」！

龍在山被沖出洞，身子撞在小船身，他由小船底下被流水送往河中去，小船上的尤道士發現河面有鮮血，不由順着河面鮮血看，他發覺龍在山在流血，載沉載浮的直往河中心漂去。

尤道士已抓起槳來了，但他叫「喂，徒兒呀！」了幾聲龍在山沒反應，他有些洩氣了。

尤道士看看遠去的龍在山，再看看峭岩邊，他自言自語的道：「娘的，我早提醒過你要小心，小心水中有機關，你這小王八蛋不聽我言，完蛋了吧，唉，年紀輕輕的就這麼死掉，可惜，可惜！」

尤道士立刻划着小船往原來地方駛去，他不再找謝拐子的寶藏了。

尤道士是不會冒無把握的險，他只有叫別人替他幹，而龍在山已爲他弄了不少銀子了。

尤道士很快的把小船又還原處，看看夕陽在落山，跳上岸他就往東奔去。

尤道士往東是往伏牛山，因爲伏牛山中有個三尖山，大山中住着「星火娘子」尹水月。

只不過這一回尤道士單槍匹馬的幹，就好像他初次找上開封城的鐵雄一樣。

尤道士這一回要栽跟斗，因爲尹水月這女人當年就同紅蓮教的七大護法之一的「鬼影子」王沖天有勾搭，自從血洗姚家堡以後，他兩人「自動自發」的住在一起，成了別人眼中的好夫妻。

這兩人住在三尖山的荒山中，一半山洞一半是三間紅瓦屋，他們十年不問江湖事，過的日子比神仙還美幾分，而謝拐子就是不對尤道士說出這一點，他要尤道士找去三尖山，然後被王沖天與尹水月兩人合殺。

謝拐子相信，尤道士與龍在山兩人必然鬥不過王沖天兩人的。

尤道士當然以爲只有個尹水月，他必順利得手的，他奔去三尖山是笑嘻嘻的。

尤道士當然也就忘了有個龍在山曾經助過他。

＊　＊　＊

龍在山只幾個浪中滾翻，便迷迷糊糊的張口連喝七八口黃水入肚，便也把他喝醒過來了。

龍在山用力抬頭看，他已不辨東西南北方向了，只要甚麼地方近岸邊，他就用勁往岸邊游過去。

就在他一陣掙扎中，忽聽一聲尖叫：「救人吶，有人掉進河裡了。」

叫聲甫落，一條快船已划過



來。

那是一條帶篷小船，小船上的設備眞闊氣，船中央擺着點心茶水好吃的，有個小丫頭就站在船上叫人快划，划到龍在山附近好救他。

那個小丫頭打扮得也挺美，兩條烏油油的髮辮垂在她的前胸上，馬櫻花插在頭髮上，絲衫褲是翠綠的，兩隻大眼可睜得圓。

爲甚麼睜得大，那是因爲她在看着水中的龍在山了。

＊　＊　＊

龍在山也聽到了，聲音尖，當然是女子，只不過龍在山想着紅紅姐，如果紅紅姐來此地，他會投入紅紅姐懷中大哭。

於是，龍在山被人用鐵鉤子鉤到小快船了，鉤得他幾乎衣破。

龍在山被拉上小快船上去，那姑娘一看尖聲道：「許大叔，他頭在流血呀！」

划船的中年人姓許，他回應道：「咱們怎麼辦？」

那姑娘道：「天也快黑了，今天爺又不會來了，這麼辦，快把他背回去，我求阿姨救救他，嗐，是個少年人嘛，怪可憐的！」

姓許的點點頭道：「妳說得對，這是救人一命，比什麼都重要，我往回划了。」

那姑娘用布在龍在山頭上拭着血，姓許的划船就往一條小河划進去了。

那是一條支流，姓許的划船進河沒多遠便靠了岸，他把小船拴在岸邊。

那姑娘對姓許的道：「許大叔，把他背回去吧，我去對夫人說。」

划船的船弄安，立刻背上龍在山往岸上走，不遠處有一座紅樹林，近山坡處有一座十分精緻的住宅，那姑娘已奔進宅內去了。

龍在山時迷時醒的被姓許的背到了大門外，就見姑娘對姓許的道：「許大叔，把他背去左面小客房，咱們夫人會去看他的。」

她還以手去探龍在山的鼻息，又道：「有氣！」

有氣就是活的，姑娘放心的跟着去了小客廂，只見這小客廂中只不過一張單人床，床上一張被子也十分的整齊，龍在山被放在小床上了。

那姑娘端來一盆熱水爲龍在山把血洗去，更把藥拿來爲龍在山的傷處敷上藥，那姓許的已回小船去了。

＊　＊　＊

「阿香呀，妳救的人呢？」

這聲音眞好聽，宛似出谷黃鶯般甜又美，只見一個三十左右的女人一身漂亮衣裳，還帶着一股子香味站在小廂門外面。

那個姑娘叫阿香，立刻去爲這女人開了門，道：「夫人呀，是個少年人，醒過來了。」

女人走近小床瞧，她見龍在山長得人模人樣的，便也十分喜歡的道：「誰家少年郎，怎麼會掉到河裡了，頭上還撞個窟窿，差一點沒死掉。」

她說着問龍在山，道：「你是那裡人吶？」

龍在山道：「夫人，我……是……洛陽人。」

那夫人一怔，道：「洛陽呀，那在東南方，怎麼會跑到上游掉進河？」

龍在山當然不會說是爲尤道士下水去尋寶，他支支吾吾的道：「夫人呀，我從船上落水了。」

夫人道：「也罷，先爲你弄些吃的，再爲你換下濕衣裳，完了你睡一覺吧！」

龍在山聽了直瞪眼，看着夫人又走到門口，阿香立刻也跟了去。

龍在山奇怪，爲何不見這兒的主人？只不過龍在山不能問，他也不便問。

龍在山這時候，只聽門口傳來夫人的聲音，道：「今天又等不到爺呀！」

阿香的聲音道：「這幾天我在船上都是等到日落才回來，爺也眞是的，半個月不見他的人。」

夫人道：「哼，那個狐狸精嘛，她的功夫好，所以我們只有守空房的份了。」

阿香道：「夫人，爺不是說，河北面的白夫人她過生日嗎？我以爲爺爲她過了生日就到河南面來的。」

夫人道：「算了，不來咱們清靜。」

這二人說完便往正屋走去，龍在山還不知道，他如今來到的地方不是什麼人家大戶，而是謝拐子在河南邊的「金屋」，那夫人不是別人，乃「玉珠兒」呂芳子是也。

龍在山並未在意外面，他半帶迷糊的睡着了。

龍在山眞好睡，一覺睡到大天亮，他除了頭上疼之外，一切似乎已正常了。

小廂門被阿香推開了，阿香對龍在山十分照顧，提着一籃吃的進來了。

龍在山一看這姑娘，除了瘦了些，一身皮肉還眞白，兩隻眼睛明又亮，笑嘻嘻的把吃的擱在床邊上。

阿香伸手摸摸龍在山的面頰，笑道：「眞擔心你會受風寒，還好，你沒發燒。」

龍在山把自己衣衫穿起來，道：「大姐姐，眞的謝妳救了我。」

（未完・十）

## 上文提要：

皇甫青僥倖離開了御花園，劉雁賓、胡大爲只好眼看着皇上把阿青送走，阿青回到牧場和父親研討七絕招，並將旗人太妃安娜春一招也鑽研了，準備和清廷的高手大對決。這幾天來的人有赫連光、蔡大年父子，以及未被炸死的四大高手，還有金殿九、李怡、陰七、蕭寒波也到了，只有萬能未到，萬靜也來了，先找皇甫青……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可飛・圖

# 武林滑頭



聯手對敵　再決紛爭

皇甫青道：「什麼事？」

這種久別重逢的見面禮，也該明白一切了。萬靜俏生生地站在那裡，皇甫青難道未看到，爲什麼一句客氣話也不說！

「那件事我要向你說明。」

皇甫青冷漠地道：「沒有必要了。」

「我以爲有必要，我說了一切你就會諒解的。」

「你不必說，我已經諒解了。」

「你……你諒解我了？」

「不諒解又如何？事情妳已經作了，孩子也已經流產了，誰還能再還給我們一個孩子，要不是小蔡及時趕到，自河底撈上九死一生的阿丹，她就活不成了，妳有沒有想到，那不是狠而是毒？」

萬靜道：「你只會幫她說話，你有沒有想到，我被她欺騙，千里迢迢到廣東去爲你找名醫的辛苦？」

「我知道，一開始就是妳先騙人，要不是阿丹有點反應快，她不也被封閉在那個死峽之中。」

「阿青，這麼說，我們的一切都被否定了？」

「否定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別人，因爲只有蛇蠍心腸，才會作出那種種事來，妳也是一個女人，閉上眼想一想，一個有身孕的人被人狂追力盡而流產的痛苦。」

「我就沒有痛苦？我的身子不是血肉做的？」

這工夫蔡根聞聲趕來，道：「皇甫老弟這件事過去就算了……」小蔡扯了他一下。

蔡根又道：「我的看法還是一樣，人的一生，總會做錯一些事，要是根本不給她機會重新做人……」

皇甫青道：「我正在給她機會，讓她回去閉門思過，一個月之後再來，如能痛改前非……」

「笑話，我不以爲犯了什麼大錯，爲什麼要閉門思過？你根本就是偏心，我沒有錯，絕對沒有錯。」

最後一聲已經走遠了，這工夫蔡氏父子和皇甫青相對默然，小蔡道：「這女人至死不悟。」

蔡大年道：「小子，你是局外人，別多嘴多舌。」

「本來就是，她一直以爲她沒有犯錯。」

蔡大年道：「老弟過去和她交往甚密吧？得饒人處且饒人，姑娘較爲任性，你使她下不了台。」

皇甫青道：「姑息足以養奸，犯了這種錯，總要得到懲罰才對。」

巧的是，萬靜含淚狂奔，大約在三十里外遇上了她的老子萬能，而萬能本來不想見他的女兒。



因爲他此來，正是向白道表明心跡的。

可是他隱隱看到，女兒在抹淚。

只有這麼一個女兒，那會不心疼，立刻叫住了她。

萬靜見是老父，不由悲從中來，立刻投入父親懷中放聲大哭，這一手把萬能嚇了一跳。

「小靜，怎麼回事？是誰欺負妳了？」

問了好半天才說是皇甫青。

「好小子，我早就知道你們在來往，也早知道這小子佔妳的便宜，我也睜一眼閉一眼算了，難道他想始亂終棄不成？」

「不是這樣的。」

「那是爲了什麼，說清楚了爹也好爲妳去算這筆帳！」

事到如今，萬靜雖恨皇甫青偏心，却仍怕弄僵了。

「爹，你要管也可以，只能去問問他，爲何厚此薄彼，翻臉無情？」她大致說了一切，當然要撿對自己有利的說了。

萬能大怒，道：「這小子簡直不是東西，怎麼？他想一脚把妳踢開，天下那有這等便宜事？」

萬靜道：「爹，你要去我可以陪你去，只不過也不能把事情弄僵了，而無轉彎餘地。」

「怕什麼？世上只有皇甫青一個男人？」

於是二人又折回牧場。

這時晚膳稍過，正是各卡哨剛換了班的時刻。

卡哨來報，有客人到了。

蔡大年一看是萬氏父女，不由暗叫一聲「不妙」！

果然，這件事處理不當，引起了反彈。

「萬兄，我還以爲是誰哩，這可是稀客，快請進！」

萬靜道：「皇甫青在嗎？」

「在在，他們父子都在，還有些朋友如金殿九、李怡、陰七及蕭寒波等人也都到齊了。」

萬能冷冷地道：「蔡兄，請把皇甫青叫出來，我有話要對他說。」

蔡大年道：「萬兄，既然來了，怎可過門不入？」

「我要問清楚，再考慮進不進去。」

這工夫小蔡陪着皇甫青來到待客室，這兒的一切建築，都是木料造成的，十分古樸自然。

蔡大年知道，萬能爲人剛愎自用，處理這檔事要特別小心，道：「皇甫青，過來見過你萬伯伯！」

皇甫青上前施禮道：「萬伯伯您好！」

萬能冷峻地道：「我不怎麼好！」

蔡大年道：「老萬，進去談好哩！」

「不急！」萬能道：「皇甫青，你對小女不負責任是不是？」

「萬老伯何出此言？」

「我只問你，你要不要她？」

皇甫青見他「咄咄」逼人，就有點反感，「老伯這句『要不要她』是甚麼意思？晚輩和令嬡並無婚約吧！」

「你混帳！」

「老伯不可出口傷人！」

「你想不認帳？」

「老伯請把話說清楚！晚輩和令嬡只是朋友，這次因事弄得很僵，老伯如果站在公正立場，應該先糾正令嬡的不當行爲才對，似不應先來興師問罪。」

萬能臉色一沉，一字字地道：「小子，誰借給你的膽子！敢與老夫這麼說話，是你老子皇甫敢嗎？」

皇甫青道：「有理走遍天下，只要理直氣壯，晚輩從不倚賴長輩……」

萬靜本以爲父親是來作和事老的，這才知道老父來了更糟，皇甫青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人。

「好好！小子，你的意思我很明白，你不在乎老夫，老夫今天就非給你來點苦頭不可！」

皇甫青道：「老伯如果是講理的人，不該先把事情的起因與始末先弄清楚再動手嗎？」

「不必，老夫已經明白了一切。」

小蔡大聲道：「我們却以爲，萬老前輩並未弄清楚，令嬡當初本要賺陰姑娘，想把她留在峽中任其自生自滅，但陰姑娘反應快，反而賺了令嬡，讓她白跑一趟廣東，說起來也不過是年輕人爭風吃醋的事，大人可犯不着也來起鬨，而令嬡記恨在心，竟然使陰姑娘流產，繼而見她未死，又拴以大石，點了她穴道沉入河底，要不是命大，早就死……」

「你是甚麼東西，對老夫喋喋不休？」

「他不是甚麼東西！」皇甫青道：「他是我的好友。」

蔡大年道：「這小子不成材，他却也是我的兒子。」

萬能道：「皇甫青，你今天要是不給我交代，我不饒你！」

皇甫青道：「甚麼交代？」

「馬上和我女兒，文定或成親。」

皇甫青道：「若在以前，這當然一件好事，現在嘛！就不必再談這件事了。」

「好好！」萬能道：「丫頭，爹可是對他仁至義盡，不能怪爹！皇甫青，一切後果責任你要自負。」

皇甫青道：「老伯放心，晚輩一向是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

皇甫敢正好趕到，大聲斥呵道：「大膽，還不退下。」

「爹，只怕您也管不了這件事。」

皇甫敢抱拳道：「萬大俠快請裡面坐，年輕人的事好解決，這小子有甚麼失禮之處，我來教訓他！」

「失禮倒是沒有，他想賴帳！」

皇甫敢道：「蔡兄，到底是怎麼回事？」

蔡大年道：「這『賴帳』二字，我也不清楚，是不是皇甫青這小子向萬大俠借了一筆銀子……」

「少在這兒胡扯！」萬能道：「你兒子不負責任，你這作老子的不臉紅，居然在此裝聾作啞！」

皇甫敢道：「在下只知道犬子和令嬡有過往還，不知發生甚麼糾紛，是犬子有始亂終棄的行爲嗎？」

「沒有！」萬靜大聲否認。

要是當場承認或默許，一個大姑娘多沒面子。

「沒有那就好辦了！」皇甫敢道：「不知『不負責任』這句話如何解釋，萬大俠說明，在下絕不護犢。」

萬能沉聲道：「反正你兒子不是東西就是了！」

蔡大年道：「不能以『不是東西』這句話陷人入罪對不？如果我說你不是東西，你就有罪了嗎？」

「姓蔡的，少在這兒咋唬！皇甫青，老夫要教訓你！如果你老子不服氣，你們父子可以齊上！」

皇甫青道：「家父乃是一代豪俠，正人君子，他怎會作這樣事？萬老伯，您如果一定要動手，晚輩勉爲其難，就接您幾招，還請手下留情！」

萬能豈會把他放在眼裡，一滑而至，道：「小子，不給您點顏色，你那知天高地厚。」

「四大天王」之一，自然非比泛泛。

含怒出手，威力無限，皇甫青急退一步接下第一招，第二招又如驟雨狂風襲到。皇甫青又退了一大步。

第三招第四招時，掌風狂烈，在附近的小蔡都退了兩步。但是，這一次皇甫青居然沒有退。

他不退半步，萬能就會下不了台。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含怒出手是應該立竿見影的。

於是在十招以上，絕活盡出。

至少他要在衆目睽睽之下折辱這小子。

當然，折辱這小子也就等於折辱皇甫敢了。

二十招過去，皇甫青在危機四伏下拖過。

三十招也過去了，也差不多。

直到五十招時，皇甫青雖然守多攻少，在勁烈而機變的攻勢之下，仍未失招，觀者不由連連點頭。

此刻四大高手如金殿九、李怡、蕭寒波及陰七都到了，無不驚佩皇甫青的應變機智和膽識。

一般年輕人遇上這等高手，稍緊張就會走樣。

「五六十招未能挫敗這小子，是不是萬大俠看在女兒份上，技巧地留了一手？」小蔡說風涼話了。

萬能殺機陡起，突變招。

這一變，皇甫青立感壓力大增，每一掌一腿施出，就有打向巨象的感覺，儘管也未眞正撞上，却有這種感受。

對方一拳一掌砸過來，也有巨象撞到的威脅，盡管也未眞正被撞上或擊中一下，可見萬能非比等閑。

皇甫青退了一匝時，萬能來了一個奇招。

觀者都爲皇甫青捏了一把冷汗。

這一招變化無限，力也無限，皇甫青接實了一掌，跟蹌側退三大步，萬能似乎吃定了他。

這一跟上，蔡大年要出手，皇甫敢扯住了他。

這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瞬。

萬能一把抓向皇甫青的左肩。

皇甫青似已無法閃退。但是，就在一般人有此看法時(皇甫敢例外)，皇甫青突然掌握先機，反腕倒扣對方的寸關節。

這種突變，連四大高手及蔡大年都十分意外。

只有皇甫敢不意外。

這是父子兩人苦研了十天剛創的三絕招之一。

兩個練武天才在一起，研出的招式那會不絕。

皇甫敢和兒子合作五六天時，不禁感慨地說：「青兒，我們父子早在一起研究就好了。」

萬能一驚，甩臂、起脚同時暴退。

應變夠快，這動作也出乎一干高手的意外。

衆高手以爲，剛才皇甫青不該有的怪招，他居然在千鈞一髮時施了出來。現在是不應該能接下，他居然也接下了。

事實上，在這眨眼間的實際情況，也只有動手的二人知道。

皇甫青在萬能的寸關節上輕抓了一下。

到底是這小子念在萬能成名不易，且看在萬靜面上手下留情，抑



是力道未來得及用上？

這當然也只有皇甫青自己有數了。

萬能退出五步以外，心中驚震，却有了敵意。

他以爲這小子不能備這等實力，必是他老子或其他高手在一邊以「蟻語蜨音」指點他的……

有了此念，就完全否定了對方的善意。

當然，剛才的微妙情況，除了當事者二人之外，誰也不知道，包括皇甫敢在內，誰也不知道萬能的寸關節被輕抓了一下。

皇甫敢只以爲是兒子應變能力驚人，把萬能唬退的。

萬能一臉寒霜地道：「丫頭，我們走，各位，後會有期。」

皇甫敢道：「萬大俠，在下以爲，年輕人的事且讓他們自己去解決，老一輩的實在犯不着爲此而……」

萬氏父女已經走遠了。

小蔡大聲道：「阿青，你知不知道這顯示了什麼？」

「顯示了什麼？」

「你已經夠資格作該會的『四大天王』了啊！」

皇甫青向父親躬身道：「爹，青兒無狀，爲長輩們惹了麻煩！」

「燕子飛」李怡道：「小子，你有什麼錯，大家都可以看出，萬靜似有妥協之意，都是萬能作梗。」

蕭寒波道：「的確如此，既然皇甫賢姪並非始亂終棄，老鬼來此問罪，就失去了立場。」

皇甫敢道：「總是犬子惹出的麻煩！」

金殿九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蔡道：「晚輩可以代阿青向各位前輩報告一下……」他說了萬靜害陰丹的一切狠毒行爲。

蕭寒波道：「原來有這麼一段，眞是有其女必有其父，一個模子出來的大壞蛋！這次下馬威很好！」

「燕子飛」李怡喟然道：「各位有無同感？眞是後生可畏。咱們都老了不中用了！今日所見誠不我欺！」

蔡大年道：「老李這話眞是同此心。我相信剛才這一招，萬能可能吃了一點小苦頭！」

他們要是知道萬能是來投靠的，也會有點悔恨吧！當然，這件事仍然要怪萬能的態度太衝動了。

＊　＊　＊

一路上萬靜不斷地抱怨父親把事弄砸了。

萬能道：「丫頭，爹是爲妳抱不平！」

「可是爹忘了一件事。」

「什麼事？」

「我並不想放棄皇甫青！」

「丫頭，萬家的女兒還怕嫁不出去？」

「爹，你以爲隨便抓一個就可以嫁了？」

「丫頭，你看不出，那小子對妳已經涼了？」

「都是爹弄砸的！」

「丫頭，爹也承認這一趟牧場之行有點衝動，也不能否認，那小子對妳並不熟絡，甚至對妳的行爲大爲不齒。爹也不想管了！」

「不管最好！放心，女兒知道怎麼辦。」萬靜掉頭要走。她認爲，父親不去，也許會好些。

「丫頭，妳要去哪裡？」

「我說過，我的事不要爹管了！」

「這件事爹不願多管，並不表示任何事都不管！」

「我長大了！什麼事我都能自己作主！」

「丫頭，可不要任性胡來呀！」

「要說胡來，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萬靜離開她的父親，道：「爹要保重了……」

萬能揚揚手，欲言又止，望着女兒的背影深深地嘆了口氣。以爲作父母的，在兒女長大之後，似乎很難作對一件事，往往是一無是處。

就在這時，山坡處出現了三條人影。

萬能目力好，加之三人手持的兵刃特殊，立刻認出，是「窮家之絕」的「窮神」「窮鬼」「窮仙」三人。

三人在五十步外停了下來，「窮神」道：「萬大俠，剛才從何處而來？」

萬能道：「和小女在一起。」

「這個我們也知道，曾去過何處？」

萬能心頭一動，顯然他早被跟蹤了，道：「私事也有必要告訴三位嗎？」

「窮仙」漠然道：「我三人乃是本會中的『巡查』，職責在身，不能不管這種事，況且所去的地方又是不該去的。」

萬能冷冷地道：「什麼地方是該去？什麼地方又是不該去的？」

「窮鬼」大聲道：「那個牧場是你該去的嗎？」

萬能道：「小女和皇甫青有些情感糾紛，在下帶小女去問個明白，這種事也值得大驚小怪嗎？」

「窮神」道：「萬大俠，爲女兒去找對方理論，這當然沒有什麼，我們要查的却不是這件事！」

「那是什麼？」

「萬大俠不久前，也就是在遇上令嬡之前，本來要去何處？」

萬能心中一驚。顯然對方已看出，他要去的方向正是牧場，由於

距牧場很近，要說不是去牧場，只怕也難取信於對方了。

這更証明該會已經嚴密注意他們父女了。

所謂「他們」，當然還包括赫連光在內。

他們二人並非誠心投靠該會，赫連光是被威脅，以數大高手生命爲威脅，只好以數百艘船舶作爲犧牲，暫時妥協，換取「一」會最高負責人的信任。

在該會中，他說服萬能，誘他叛會。

經過就是這樣的。但該會的觸感也很敏銳。

萬能道：「我相信近來三位也聽說百里甲在籌建牧場，作爲與本會分庭抗禮的據點對不？」

「不錯。」

「萬某聽說像『燕子飛』李怡，『大頭刀王』金殿九，『鬼影子』陰七以及『追風客』蕭寒波人都到了牧場中，正要去証明這件事。」

「証明了又如何？」

「三位是眞不知道還是故作不知？」

「窮鬼」道：「這就怪了，我們爲何要故作不知？」

萬能冷冷地道：「這四個人物，當初都在本會計劃爆炸梅花島的名單之中，如果他們果然未死，且在該牧場中，就顯示赫連光是詐降對不？」

「窮家三絕」笑笑，「窮仙」道：「不能不說萬大俠的反應快，應對流暢，但是，我却知道你今夜本是要去投靠的！」

「放肆！簡直是口不擇言！」

「窮鬼」道：「萬能，自你的女兒和皇甫青往來頻繁，而且幾乎上床之後，上面就交代要嚴密監視，你編這套詞兒騙不了人的！」

「怎見得？」

「道理很簡單，你是知女兒和那小子走得很近，却一直不聞不問。而不久前前往牧場興師問罪的交談，却都爲女兒遮羞，好像有女兒送不出去似的……」

「『窮鬼』！你要口下留德！」

「窮鬼」道：「我說錯了嗎？」

「你當然說錯了！本人去牧場，表面上是爲女兒討還公道，事實上是把那兒的人全引出來，証明一下，到底哪些人在牧場中……」

這些話還眞有說服力。

對方三人本來以爲他是去投靠的，這麼一來，却也以爲萬能極可能有此動機，如要爲女兒找場，投靠之後，不更好解決了？

「窮神」抱拳道：「萬大俠，吾等職責所在，不得不爾，你要原諒，絕不是故意找麻煩！」

萬能道：「當然不會。」

三人離去之後，萬能不能不作一決定了。

盡管「窮家三絕」似已信了他的話，又怎知不是表面工夫，待他回去以後再說呢？他已經有了計較。

此刻萬靜在夜色中踽踽獨行。

她實在不甘心陰丹獨佔了皇甫青。只不過今夜反而弄得更糟，她很後悔不該對陰丹下毒手的。

只不過現在後悔，似乎已經太晚了。

＊ ＊ ＊

萬靜一直不離牧場的二十里之內。

她有好幾次想再去牧場，但提不起勇氣。

因爲只要她再去，就有紆尊降貴的趨勢。

她的立場就完全沒有了。

她不去牧場，却又不遠離這一帶。

巧的是，這天正午，萬靜一個人去飯館中吃飯，心情不好，胃口很差，只是不得不吃而已。

就在這時，忽然看到一個人的側影經過門前。

「是皇甫青，好像是他……」

萬靜心頭狂跳，希望見到他，果然上天給她這麼一個好機會，但是，機會來了，却又膽怯起來。

無論如何，這是一次不能再好的機會了。

她在門口探頭一看，可不是皇甫青，剛剛進入一家綢緞莊內，似乎要剪衣料甚麼的。萬靜也走進去。

果然，皇甫青在剪女人的衣料。

這當然是爲陰丹剪的。不由心頭又恨了起來。

她本想製造一個不期而遇的機會，使他們的關係正常化，然後再拉攏交情，解釋前嫌。

心頭生恨，又推翻這念頭走了出去。

出了綢緞莊，仍然不捨得絕裾而去，她很矛盾。

不久，皇甫青提了一些大包小包走了出來。

萬靜終於又改變主意，故意讓他看到她。

皇甫青看到了她，却因萬靜板着臉，而且故作未見，皇甫青不願惹麻煩，也故作未見。

想想她對陰丹的狠毒加害，他眞寒了心。

「皇甫青……」她在他身後大叫。

皇甫青停了下來，但未轉身。

「你沒有看到我？」

「看到了。」

「你爲甚麼不理我？」

「我相信妳，就是看到了我，妳也不理我。不過我已經看穿了！



我們不適合，就此冷下來好些！」

「你……你太狠心了！」

「這句話出自妳口，是個很大的諷刺！」

「你只看到我的缺點，陰丹誆我去廣東，使我長途跋涉冒風霜之苦，你難道一點也不在乎嗎？」

「不是不在乎，但和妳故意使人流產，又把人丟入河底還點了穴道的狠毒相比，你的善與惡相差太懸殊，不成比例……」大步向前走去。

萬靜還想追上去，但自尊叫她不要追。

她看出，似乎已經不大可能了。

她佇立在街上，足有盞茶工夫。直到有些路人駐足而觀時，她才警覺，忍着淚水離去。

傍晚，她坐在客棧後院內發呆。

不知坐了多久，已近黃昏，一個熟人的影子忽然進入眼簾，是蔡培森，一個不錯的青年人。

在過去，他們也有過一段往還，但不很近。

「這不是萬姑娘？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

「在等你呀？」

「等我？」明知不可能，却也不禁受寵若驚。

「怎麼？不信？」

「信是信，只不過……只不過……」

「快別只不過了，去叫幾道大菜，咱們喝幾杯如何？」

蔡培森道：「好好，我這就去叫菜……」

兩人似乎未如此開懷暢飲過。

蔡培森不知道萬靜爲何對他這麼好？

「萬姑娘，據我所知，你和皇甫青很好！」

「那已經過去了！」

「那眞可惜！」

「怎麼？你就一點信心也沒有？」

「信心？」

「是啊，你不以爲自己並不比他差？」

「這……這可不敢自許……」

「眞差勁！我却以爲你的人品絕不比他差。」

蔡培森眞不知此時何時？此地何地？

於是酒後上了床，嚐到了無限的溫柔。

萬靜爲何如此，自暴自棄還是報復心理？

有此奇妙的一夜，蔡培森今生今世甘願執鞭隨鐙，任其驅使。

甜蜜的日子過得太快了，一晃七天。

＊ ＊ ＊

今天小蔡到鎮上來辦事。用過午飯後準備回程，一個小女子上前道：「你是蔡根少俠？」

「正是，姑娘妳是……」

「我是赫連珠姑娘的小婢……」

「有甚麼事？」

「赫連珠知道他祖父是詐降，十分慶幸，也知道你們成立了一個牧場，也很想參加牧場，所以希望見見少俠。」

小蔡道：「我們很歡迎，自管前去就是了。」

「路途不熟，赫連姑娘希望見見少俠，以便請少俠引領前去，不知少俠可願意嗎？」

「當然，當然……」於是跟少女來到一家客棧。

只不過小蔡一進西偏院的上房，忽然吃了一驚。

這兒的確有個女人，却不是赫連珠而是萬靜。

爲甚麼要詭稱是赫連珠呢？小蔡回頭一看，那小婢已不見了，他還以爲萬靜要向他下手呢？

小蔡救過陰丹，萬靜恨他多事。

「萬靜，妳要找我報仇，也不必玩這花梢。」

「報甚麼仇啊！」

「我一向同情阿丹，這次我又救過她，妳當然恨我！」

「你救她是基於和皇甫青的交情，這怎麼能怪你？」

「咦，妳挺理性嘛！」

「當然，我一直是很理性的……」嫣然一笑，媚騷入骨，小蔡不由一窒，萬靜何時學會了這種狐媚功夫？看樣子她已經不清純了。

小蔡當然也喜歡萬靜，却因和皇甫青是好友，從不作此非份之想，道：「萬靜，如果妳想通了，我代妳向阿青說說……」

「說甚麼？」

「爲你們補這情感的裂痕哪！」

「你誤會了！皇甫青他算甚麼……」

「甚麼，妳說甚麼？」

「我喜歡的是你……」竟然貼了上來，那如火的目光中，全是原始的慾火在跳躍燃燒着。

小蔡大吃一驚而急退。

但是，萬靜甩袖向他一撩，小蔡暗叫「不妙」，搖搖倒下。當他醒來時，他聽到了最最驚心的怒罵聲道：「你是一隻狗！甚至連狗也不如，怎會有你這麼一個弟弟……」

小蔡睜眼一看，床前站的竟是蔡培森。

萬靜匆匆穿衣出了屋而去。一切都是她導演的。

小蔡欲哭無淚，欲辯無詞，這從何說起。

迷迷糊糊地，弄不清有未做那

事，却記得摟抱過一女人，這女人和哥哥蔡培森已有了這種事？

萬靜已和哥哥上過床？

那她爲何又要接近他？

「你是個畜牲！」蔡培森抖着手指着小蔡鼻尖，道：「以前我一直以爲你只是一個愛惡作劇的人，沒想到你……」

「哥，你聽我說……」

「我不要聽，你不是人！」

「哥，這件事的受害者不止是你，還有我。」

「你休想胡扯卸罪，告訴你，我早就喜歡萬靜，但我以爲爭不過皇甫青，這一次是她主動找我……」

「主動找你的？那就更有問題了！」

「有甚麼問題？」

「她在皇甫青處吃了虧，她八成是拿你開心！」

「少胡扯！起來，我要教訓你。」

「哥，這是誤會，我也是上了他的當……」

「起來！」蔡培森踩了小蔡一脚，這工夫小蔡已穿上了衣衫，他當然知道，萬靜的衣袖一甩，他就人事不省了。

他隱隱猜出萬靜的狠毒計劃了。

皇甫青不要她，她要報復，而且報復的對象很多。

「哥，你先聽我說，萬靜是在皇甫青處碰釘子，才荒腔走了板胡來，也可以說是有計劃地害我們，而氣皇甫青，這叫着一石數鳥！」

「我不信！她爲甚麼要這樣……」已出了手。

小蔡[illegible]招邊道：「哥！由於萬靜陰謀使陰丹流產，又把她丟入河底，脚上還拴了大石，且點了穴道，後被我所救，因而皇甫青氣極，根本不理她了，她一怒之下……」

蔡培森怒極之下，不信這一套。

他以爲他剛剛抓住了幸福，小蔡却把它毀掉了。

即使是親兄弟，他也無法容忍這種事。

蔡培森這兩套本來比小蔡高出太多，但蔡培森受過重傷，一直未能完全復原，加之近來和萬靜夜夜春宵，耗損過度。

在體力上，他不如小蔡，在招術上小蔡不如他。

兩人打了近百招，都中過掌。

「哥……我以爲……雖然是她主動迷惑我……且用了迷魂藥之類東西使我昏迷的，但我以爲，我們也許並未發生甚麼事的！」

「即使沒有發生也不成……」蔡培森的意思是只要同床而摟抱過，未辦眞事兒也不成。

就在這時，出現了兩個人。

小蔡一看，不由心中打鼓，立即以「蟻語蜨音」道：「哥，這兩人是我的仇人，我廢過他們的武功。」

蔡培森此時此刻怎會相信？

即使是平時，他也不信小蔡能廢了這兩人的武功。

過去，那是皇甫青曾制住了這兩人，叫小蔡廢了他們武功的。這兩人走運，不久遇上了「白骨叟」爲他恢復了。

兩兄弟在繼續打，司徒明及刁藝民却雙手叉胸，在院中觀戰。

小蔡大爲焦急，若死在哥哥手下他認了，要是被這兩個老賊撿了便宜，那就太不值了。

「哥，事後你要殺我，我絕不動手，但大敵當前，不要被別人撿了便宜還要賣乖……」

蔡培森當[illegible]還有理智，一想也對。

「[illegible]兩人[illegible]武，以後再說，這兩人在此隔[illegible]火，不懷好意，立刻停手，道：「兩位打誰？」

司徒明一字字地道：「小蔡這個雜碎。」

蔡培森道：「他和兩位有甚麼樑子？」

「我兩人被皇甫青那小子所逞，這個雜碎乘人之危廢了我們的武功。若非走運，我們早就完了。」

蔡培森心頭一凜，果然有這回事。

剛才要是不停手繼續打下去，到了力盡之時這兩個老賊一招不發就可以撿現成的了。

蔡培森道：「他是奉命行事，寃有頭債有主，兩位可以去找皇甫青，甚至找家父理論。」

「作夢，今夜就要你們的好看！」

兄弟兩人一條心，全力抗拒。

這兩人恢復功力，「白骨叟」又傳了些功力給他們，甘供驅使，「白骨叟」有野心，想作「一」會的主子。

其實他把自己估高了些，他當然還不夠。

兄弟兩人很快就看出，即使兩人剛才根本未動手消耗了體力，也非這兩人的敵手，只是可以支持久些而已。

結果未出二十招，小蔡先挨了一掌一脚。

不久蔡培森也開始失招了。

失招挨打之後，信心就開始瓦解了。

不到七十招兩人被連受重擊，被擊倒再搖晃着爬起，未站穩又被擊倒，兩人幾乎都是如此。

（未完・廿六）